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蹟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撫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竝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蠶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馨勵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三國志目錄

魏書

一卷

武帝操

二卷

文帝丕

三卷

明帝叡

四卷

齊王芳

陳留王奐

五卷

武宣卞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元郭皇后

六卷

董卓

袁術

七卷

呂布

臧洪

八卷

公孫瓚

張楊

張繡

張繡

九卷

夏侯惇

曹仁

曹休

李勝

十卷

荀彧

賈詡

十一卷

袁渙

涼茂

田疇

程胤

十二卷

崔琰

徐弈

邢順

司馬芝

十三卷

鍾繇

王朗

十四卷

程昱

董昭

蔣濟

十五卷

夏侯淵

曹洪

曹真

夏侯尚

荀攸

張範

關瀾

王儉

管寧

毛玠

何夔

鮑助

華歆

郭嘉

劉曄

劉放

劉馥

梁習

温恢

十六卷

任峻

杜畿子恕

倉慈

十七卷

張遼

于禁

徐晃

十八卷

李典

臧霸孫觀

呂虔

典章

龐清母煥親

十九卷

任城威王彰

蕭懷王熊

二十卷

曹芳王世

鄧芝王昂

中王王

趙雲王

廣宗公于京

廣宗公于京

司馬朗

張既

賈逵李孚

蘇則

鄭渾

樂進

張郃

李通

文聘

許褚

龐惠

閻温張恭

陳思王植

相城王

彭城王

濟陽王

臨邑王

東平王

東平王

東平王

東平王

東平王

東平王

東平王

東平王

東平王

東平王

樂陵王茂

二十一卷

王粲劉楨

應貞阮籍

衛覲王象

劉劭孫該

傅嘏

二十二卷

桓階

陳泰

徐宣

盧毓

二十三卷

和洽

楊俊

趙儼

二十四卷

韓暨

高柔

王觀

二十五卷

辛毗

高堂隆棧潛

二十六卷

楊阜

贊哀王協

東武陽王

清河王

繁欽

阮瑀

荀彧

劉虞

蘇林

韋誕

陳羣

陳矯

衛臻

常林

杜襲

裴潛子秀

崔林

孫禮

楊阜

楊阜

楊阜

楊阜

楊阜

楊阜

楊阜

楊阜

楊阜

楊阜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二十七卷

徐邈 胡質子威

王昶 王基

二十八卷

王凌令狐愚 毋丘儉

諸葛誕唐咨 鄧艾州泰

鍾會王弼

二十九卷

華佗吳普 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三十卷

烏丸 鮮卑

東夷夫餘 高句麗 辰韓 東沃沮 挹婁

蜀書

三十一卷

劉焉 劉璋

三十二卷

劉焉 劉璋

三十三卷

劉焉 劉璋

三十四卷

先主甘后 先主穆后

後主敬哀后 後主張后

先主子承 先主子理
後主太子璿

三十五卷

諸葛亮子喬 瑁 瞻 瑾

三十六卷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三十七卷

趙雲 法正

三十八卷

龐統 糜竺

許靖 簡雍

孫乾 秦宓

伊籍

三十九卷

董和 劉巴

馬良弟 翼 陳震

董允陳祗 黃皓 呂乂

四十卷

劉封 彭萊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四十一卷

霍峻 王連

向朗兄子 龍 張裔

楊洪 費詩

四十二卷

杜微 周羣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四十三卷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焱

四十四卷

蔣琬 子斌 費禕

姜維

四十五卷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常播

吳書

四十六卷

孫堅 孫策

四十七卷

吳主權

四十八卷 三嗣主

孫亮 孫休

四十九卷

孫皓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五十卷 妃

孫破虜吳夫人 景夫人弟 吳主權謝夫人

吳主權徐夫人 祖父 吳主權步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 真子 吳主權王夫人

吳主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五十一卷 宗室

孫靜 子瑜 孫資 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五十二卷

張昭 子承 顧雍 子邵 邵子譚

諸葛瑾 子奮 步騭 少子

五十三卷

張紘 子玄 嚴峻 妻玄

程秉 微崇 關澤 唐固

薛綜 子璜 璜

五十四卷

周瑜 魯肅

呂蒙

五十五卷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五十六卷

朱治

朱然子績

呂範子範

朱桓子異

五十七卷

虞翻字元明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五十八卷

陸遜子抗

五十九卷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六十卷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六十一卷

潘濬

陸凱弟胤

六十二卷

是儀

胡綜孫祥

六十三卷

吳範

劉惔

趙達

六十四卷

諸葛恪

滕胤

孫峻留贊

孫綝

六十五卷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三國志目錄考證

武帝操○臣照按史家之例帝曰本紀臣曰列傳始自馬遷述於班固晉書則以十六國為載紀歷代未之有改也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并無列傳之目不別異吳蜀以他稱統名之曰三國志然則陳壽之意亦可見矣紫陽生於南宋其選比於蜀漢故諱諱以正統與蜀作詩曰晉史自帝魏後賢蓋更張然豈真擲榆陳壽哉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

管寧附胡昭王烈張璠焦先○臣浩按管寧傳似應先王烈次張璠次胡昭至焦先乃裴松之注中之人非本傳正文也不應附見

龐淸附母娥親○臣浩按本傳作母娥無親字其或以注所引烈女傳作娥親而後人加之耶抑本名娥親而傳偶脫之耶

裴潛附子秀○臣龍官按裴潛之子秀其事實詳於裴注於潛本傳無所攷不應附見宜衍

三國志目錄考證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for listing contents.



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關宣聚眾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

警東伐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嵩守之門捕嵩家以嵩劾出其妾肥不能得出嵩逃於

夏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郟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邳東要太祖太祖

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孫盛曰夫伐罪罪謙之由而殘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

荀彧程昱保鄆城苑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

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

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袁譙獻帝春秋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者太祖得不知城燒其東門

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鄆城布

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

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緝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

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

邈詣袁術請救為其眾所殺兗州平遂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

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黃劭何曼等眾各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眾各

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眾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

還洛陽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八月帝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逼遁走天

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帝紀曰又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轅轅而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于曹陽去春太祖犯鎮星於牛斗下待紀曰太史令王立言曹陽去春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關東出立又不謂宗正劉艾曰前太子晉魏天關與魏會金火交會帝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唯委任曹氏而已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覽之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天子之東也奉自梁屯拔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袁紹為太尉紹取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東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魏書曰自遭荒亂率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凡解流離無敵術在者不可勝數袁紹之相食州軍下武以屯田之術江淮取給蒲粟民人相食州軍下武以屯田之術定西城此先代之良法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四方得無運糧之勞遂兼州郡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咸軍糧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魏書曰公絕影為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語曰昂不能騎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

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為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為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為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魏書曰宛漢水之流將士咸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袁紹春秋曰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公將引還繡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為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為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彧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孫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

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瑯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為兗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眾為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魏書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胄固又殺醜以其眾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還軍救倉以魏種為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種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種且不棄孤也及聞種走公怒曰種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種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眾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

率眾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魏書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魏書

率眾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魏書

圍從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
 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
 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
 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
 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
 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
 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
 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
 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
 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堤為屯
 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晉書曰
 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分諸軍持之
 取之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初起兵以五武
 千餘卒後百餘萬者十二三初起兵以五武
 受降卒後百餘萬者十二三初起兵以五武
 云紹如十餘萬屯官渡西數十里而得之
 以方守兵不得出少入少入少入少入少入
 力出守兵不得出少入少入少入少入少入
 制是守兵不得出少入少入少入少入少入
 皆拱夫就八萬何人少入少入少入少入少入
 相持者以司少見奇非二其千餘也按鍾繇傳
 並云公時為安騎六百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地道
 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
 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以為紹
 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疆若不
 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
 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

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
 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
 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
 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擊
 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
 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為汝破
 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
 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
 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
 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
 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
 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
 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
 等皆斬之曹洪來奔公曰瓊等不守門外公急擊之
 無軍是更何言以之今日有幾萬騎向公言無幾
 之邪何言以之今日有幾萬騎向公言無幾
 軍急何言以之今日有幾萬騎向公言無幾
 三軍無言以之今日有幾萬騎向公言無幾
 者問信者以語為之然皆自公恐公恐公恐
 破之信者以語為之然皆自公恐公恐公恐
 卒破之信者以語為之然皆自公恐公恐公恐
 千破之信者以語為之然皆自公恐公恐公恐
 許破之信者以語為之然皆自公恐公恐公恐
 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
 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等聞瓊破遂來
 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
 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

魏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
 為說命錄之數又與計吏皆往詣紹從弟隆有微當
 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
 在尊兄南臣下使欲送重會曹操斷道兵馬與世
 受國重恩而欲送無道乃至於此輒遣兵馬與世
 渡乘聖朝之威得無道將淳于瓌等八人首送大
 首破紹與子譚輕身進走凡斬公收紹書中得許下
 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孤猶氏春秋自保而况衆人乎冀
 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
 之分遼東殷墟見古連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
 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
 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
 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
 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為
 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
 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懷
 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
 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
 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
 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大牢祀橋玄喪貴太尉公紀文
 數明德以愛博容念堂明訓士思令謀靈幽體賢
 哉嗚呼吾以幼年遠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
 子所厚納增築益壽死皆由己懷此無忘承承如
 生之所厚納增築益壽死皆由己懷此無忘承承如
 車過三刑步腹之痛勿怪經由不以此酒笑之言非
 好胡背命此命東征征屯許昌北能望貴已疾乃
 其致謝公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歿血夏五月
 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

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

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

馬法將軍死綏前尺云無却也寸有故趙括之母乞不

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

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

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或謂書載庚申令曰議者

仲曰使賈者食於國之選所謂可與通未可與權也

死受祿賞而可以立功則上與國者地故明君不官無功

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行有秋七月令曰喪

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

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

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

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

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

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我書曰公表

不為寇官獲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

圖譚尚校獲當乘其亂繼譚挾詐不救東手使我破

自多矣乃其地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為子整

與譚結婚後其伯不為紹死三年而於五月再譚難出

言今禮結婚未武必或以權宜與之約尚聞公北乃釋

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翔叛尚屯陽平率其眾降封

為列侯尚書曰公之國解陰以將軍印假曠曠受

自還以乘其間略民聚眾比尚之破可得假曠曠受

九年春正月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

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

攻鄴為土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

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
 鵠守邯鄲有北姓離離沮鵠于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
 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
 作圍塹決漳水灌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
 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
 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
 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曹瞞傳曰遣候者數部前後
 圍公大害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夜遣兵犯
 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
 陰襲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為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
 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顛等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
 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
 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
 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
 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孫盛云昔者
 謀也將以惡勸善永彰聖戒紹因世難危遂
 夫奸逆臣之家加恩於我雖善館義無虛降荀
 魏武遵絕何哭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初紹與公共
 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
 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
 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
 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豈博于曰太祖若以險固為資則
 而能化也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
 年租賦重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魏書載公令曰
 患軍而思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
 強盜命配宗族至乃得邪其收入租賦街衢家財不
 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入租賦街衢家財不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魏書
 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警禁厚葬皆一之於法
 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
 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為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
 有詰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
 自藏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
 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為列侯故安趙犢霍
 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
 獮平獮平獮名屬涿郡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
 渡潞河救獮平烏丸奔走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
 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
 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搗
 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
 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
 四者不除吾以為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
 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為刺史幹聞公討
 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
 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贛郟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魏書載十

曰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背違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尤重之每懼失中類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謀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名其失吾將覽焉

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施入泃水泃音各平虜渠又從洵河口洵音鑿入潞河各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

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魏書載公曰昔趙奢愛其

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

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

謀三萬道思實嬰散金以夷險今分所受租與諸將

屬及故成於陳蔡者庶以疇年服勞足租奉舉也宜

差共饗之孤以租數及之若年服勞足租奉舉也宜

悉共饗之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

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

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九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眾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

殺馬數千匹以為糧糞地入三十餘里無復水軍又乏食

科問前諫者乘其微幸難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

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康

即斬尚熙及速僕九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慮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反以

曰韓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為

丞相

夫不領中丞置長史常徐璠授印綬御史孟

平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海

郡公之化行被徵當還為袁術所劫術遣使欲以

上公之化行被徵當還為袁術所劫術遣使欲以

之漢朝拜術尉太常公為術死後得術璠授秋七月

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

荆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荆

州各士韓嵩鄧義等... 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 入淮出肥水軍合肥... 或遇疫氣吏士死亡... 存者縣官勿絕廩... 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

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 此特求賢之急時也... 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涓濱者乎... 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 及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爵臺... 月己亥建武元年... 故平以心選立... 十故平以心選立... 五故平以心選立... 徵故平以心選立... 軍故平以心選立... 兵故平以心選立... 也故平以心選立... 後故平以心選立... 江故平以心選立... 其故平以心選立... 義故平以心選立... 復故平以心選立... 國故平以心選立... 之故平以心選立... 天故平以心選立... 大故平以心選立... 垂故平以心選立... 殺故平以心選立... 而故平以心選立... 觀故平以心選立... 重故平以心選立... 人故平以心選立... 之故平以心選立... 任故平以心選立... 未故平以心選立... 可故平以心選立... 謂故平以心選立... 不故平以心選立... 見故平以心選立... 信故平以心選立... 者故平以心選立... 矣故平以心選立... 以故平以心選立... 及故平以心選立... 子故平以心選立... 植故平以心選立... 兄故平以心選立... 第故平以心選立... 過故平以心選立... 於故平以心選立... 三故平以心選立... 世故平以心選立...

夫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 魏志卷一... 夫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 魏志卷一... 夫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 魏志卷一...

十六年春正月... 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 淵等出河東與繇會... 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 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 公西征... 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 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 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 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 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 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

進軍渡渭... 公從之... 由是公軍得渡... 八月公大舉... 子公用賈詡計... 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 軍事但說京都舊故... 言遂曰無所言也... 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 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楊秋奔安定關中平... 北道缺不從河東擊... 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 則西河未可渡吾故... 之備虛故二將得擅... 與吾爭西河者以有... 而南... 弱渡渭為堅壘... 壘而求割地吾順言... 為備因畜士卒之力... 兵之變化固非一道... 賊破之後諸將問其... 公答曰關中長遠若... 賊各依

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
 河池氏王寶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
 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
 計諸京師何進章病卒遂為揚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
 遂為進主章尋病卒遂為揚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
 餘矣劉三十重帝紀至是乃死年七十秋七月公至陽平
 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
 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
 公乃密遣解圍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
 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
 魯府庫珍寶軍人勞苦公於是山行千里不忘其勞
 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為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為
 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
 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寶邑侯
 杜獲舉巴夷寶民來附孫盛曰朴音於是分巴郡以
 胡為巴東太守獲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
 承制封拜諸侯守相任於漢魏春秋曰賞之大宜速疾公典
 賞命公勳善承制宜拜時故相司馬曰賞之大宜速疾公典
 軍欲祭酒李觀文為魯河東太守非先示明承制焉高關
 祖神將明建其本益傳蓋皆非用先示明承制焉高關
 國春秋而之已義夫君夫君夫君夫君夫君夫君夫君夫君
 固非相之失所也君夫君夫君夫君夫君夫君夫君夫君夫君
 義便相之失所也君夫君夫君夫君夫君夫君夫君夫君夫君
 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名號侯至五
 十八級關中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名號侯至五
 亦十級關中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名號侯至五
 六等臣級關中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名號侯至五

巴中將其餘眾降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劉備襲劉
 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道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
 還留夏侯淵屯漢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樂五言詩以
 從誰所從神且武安美其行也侍中王粲作樂五言詩以
 天威所及一舉滅之且武安美其行也侍中王粲作樂五言詩以
 益肥徒行賞乘山還酒肉有餘黃拓軍士中多饑餓若
 城如所願獲無入連繫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魏書曰公還鄴
 不令以手擬而君不臣也夫吾不臣也夫吾不臣也夫吾
 就命之禮且祭而如神在樂吾親受似水而飲也夫吾
 禮訖下禮且祭而如神在樂吾親受似水而飲也夫吾
 以祭待下禮且祭而如神在樂吾親受似水而飲也夫吾
 難建於神中此為故也恭坐侯實樂送也古者親祭
 田不講書唯十有二月試車馬幸武長於三月壬寅公親耕籍
 八陣無四時名曰武乘也今立金農南門會承制士為
 後可承漢上禮名曰武乘也今立金農南門會承制士為
 下治兵制禮名曰武乘也今立金農南門會承制士為
 自功古聖祖受命而封山川立基爵等庶之至與乎親
 立功古聖祖受命而封山川立基爵等庶之至與乎親
 爵等祖受命而封山川立基爵等庶之至與乎親
 地無事而祖受命而封山川立基爵等庶之至與乎親
 姓諸侯先王之祖受命而封山川立基爵等庶之至與乎親
 兇神以差焉君之祖受命而封山川立基爵等庶之至與乎親
 之不以差焉君之祖受命而封山川立基爵等庶之至與乎親
 順高君侯是勤往者初保皇宗之業此弘之業也
 危西君侯是勤往者初保皇宗之業此弘之業也
 至西君侯是勤往者初保皇宗之業此弘之業也
 唐虞之職平復之命親親建南意結封君而士守之
 其功佐命三定如以朕聖之功親親建南意結封君而士守之
 報功佐命三定如以朕聖之功親親建南意結封君而士守之
 御史大夫宗正卿大夫宗正卿大夫宗正卿大夫宗正卿大夫

應哀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臣龍官按建安五年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則此時未得斬也又于禁傳亦云斬辟邵等疑有誤何焯校本衍辟字良是

公將引還總兵來公軍不得進○太平御覽來下有進字

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繆文選作穆

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注令俳取冢間鬻饑繫者忠馬鞍○元修本無著字

為于整與譚結婚注未必便以此年成禮○臣清植按明年九月明記女還而後進兵則其成禮於此時必矣操譚惡得與論禮哉

東平呂曠呂翔叛尚○袁紹傳俱作翔監本誤作詳今改正

尚懼故豫州刺史陸夔及陳琳乞降○尚懼下當有遺字

夏六月以公為丞相注瑒字孟平○後漢書作孟玉和洽傳注中又作孟本

冬作銅爵臺注以及于植兄弟○何焯曰文類作于桓植字乃桓字傳寫之訛對臣下不以桓子之字為嫌觀陳思王傳注中諸令屢稱于建則此為于桓決也

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監本作李堪後云斬成宜李堪等又馬超張魯傳皆作堪則作李堪誤也今改正

九月進軍渡渭注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可一夜而成五字太平御覽作類史冰堅如鐵石功不達曙百堵皆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

二十四字

策命公為魏公○何焯曰魏公之命及丕禪授之際但錄冊書而不著其偽讓承祚之微詞所以殊於

它史也

對揚我高祖之休命注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

攸○何焯曰王字衍文凌謝當為陵樹荀攸本傳冀州平太祖表封為陵樹亭侯也

但更事多耳注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安陽下疑脫亭字

兄弟皆伏法注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何焯曰完字衍完死在十四年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注此為敬恭不終實也○文類作終不實也

漢太醫令吉本○後漢書作吉平

必與穎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注或曰必欲殺津○或曰諸本誤作王曰以上下文考之當是兩說傳疑作或曰為是

執南陽太守劫略民吏保宛○宋本民吏作吏民仁屠宛斬音注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襄○通鑑作東里襄

二月丁卯葬高陵注是以袁紹崔豹之徒○臣良裘按豹當作鈞宋書禮志可据鈞與袁紹起兵山東見後漢書崔顯傳

魏志卷一考證

魏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文帝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
 譙郡曰望氣者以爲至貴青色而圓如車蓋年八歲
 能屬文有遠才博覽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八歲
 時射好擊劍率茂才不取古帝起居壯日安之書
 不以爲司徒趙溫所辟才不取古帝起居壯日安之書
 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
 太子魏略曰太祖不立子芳而立子操蓋以操爲
 無憂也後無幾而王立其子芳至四十年而操死
 崩嗣位爲丞相魏王宏皇天授漢祚一統於魏
 垂拱負除二凶有拓定九州弘敷明德宜秉文
 緒今使持節領州牧方華世宣明策詔文武
 鼓鑿在邊境得千戈冀州不得牧刀今外乃
 朕名之也豈得傍祗願諸之禮亮庶官以志
 朕不與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
 年元月二月魏書載庚戌令曰關津所非以通商
 其除池鑿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非以通商
 王將相已下大將軍萬斛之千匹金銀各有所
 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爲太
 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
 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
 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
 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
 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恆象此
 其應也內黃殿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尙在三

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
 登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
 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
 漢三百年之盛也
 歲猶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
 史官奏修重案義和之戰魏書有是言而天歷象日月星辰
 以奉天時臣松之案魏書有是言而天歷象日月星辰
 漢令曰故尚書僕射毛玨奉常王修游茂郎中令袁
 漢仁義之早皆拜子而子孫孫陵中夏四月丁巳鏡安縣
 御然之其皆拜子而子孫孫陵中夏四月丁巳鏡安縣
 言白雉見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
 大將軍夏侯惇薨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
 門失其所也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
 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爲武德侯
 之日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侯傳令曰龍淵太阿出昆吾
 稱山故能致遠勉城以經學命世之宜且夕入侍曜之
 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初書曰
 王顯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朝書曰
 欲有自謂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爲
 有秋自謂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爲
 大坐而論之其功也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
 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張進等各執太守以
 月辛亥治兵于東郊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
 征日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
 君于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魏書曰
 各德所規伏惟訊先王之功無與比也今下括囊無咎
 以六國力聖戰曰秦承百姓無與比也今下括囊無咎
 今且當委重有兵者守其不爭周道用興事也
 不遠而復論夫不憚危改累卵大昔王夏古察今深慮
 政復受重事大難知其長短臣阿諛先福之慮所又
 竟而持重事大難知其長短臣阿諛先福之慮所又

五興洛觀魚王受神麟象日復不赤微百受四德會進會言光姓太光之失二昌魏象氣期魏人戊也也王而許備禾夫焉作生靈象
 星昔之漢升白命物皆廣也月擢明家中餘命百者以王之午日諱平不荒天十相基魏見曰以福己又受王芝于事遠心未明之以
 聚武所前舟鳥風乘驟發殿鉅太十表黃年數數不七天期許居著居橫或下四應昌者於漢徽至日曰有命黃條是有近向某聖末示
 東王嗣後高為后瑞白四下鏡徽有凶帝天難十及百下在字下見八一其以帝也於兩當以春民至聖積之龍魏尚似其義而以聖人
 井伐未之相符受拉虎表即威新錄七坐之起年至二臣許兩其圖甲聖子壽童佐許劉塗許秋從厥人龜符以代書是不唯靈濟極微
 有服若大始文河出故格位比天年之常歷乙漢四十開是日為識共聽孫漢蒙助漢關高昌玉命應以大瑞戊漢僕而鬼體象其不物
 漢歲今災起王圖斯仁於初年于建高期數未行百年帝其昌主易禮明以帝恩期微是當失版厥聖德穴最己見射非漢在變難建以
 之在大今白為舜皆前上幾己氣安自而齊然夏戰為王大字反運業四弱非昏又絕也塗天議應人親天著日議宜者王後于足暨效
 分魏魏茲蛇西禹帝後下昨亥見十是赤以其正是一者故漢漢魏期正百亡正以曰於當高下曰歲受比于期見籍告今令雖上以于意
 野火之之為伯有王歲是德壬東年以帝盡兆迄以執五也書輔議萬之孝嗣弱漢許道者故代辦命天之者七於官日曰真羣得大耳
 也有最符徵赤天受見以配于南望來坐茲徵今周有行易以五曰嘉易中時或蒙今高昌馬眉春日仁厥又四王咸矣牛所應先二漢
 今周矣瑞巨鳥下命於黃天丙以星四帝始四家德之運許八言樂姓黃為以孫效大於令者秋聖恩谷日日使親之傳于著十德
 茲之也察跡街鳳易故龍地午來先十不王於百入者精期七四居樂姓黃為以孫效大於令者秋聖恩谷日日使親之傳于著十德
 歲分夫圖瑞丹風姓旬數行日二除餘見之獲二百通易又魏十東家而議董雜亡見者許李魏漢人治然初戊易開斯殿未下以餘之
 星野得識應書翔之甘見合鉅十崇年以興麟十六之姓日當黃西和玉曰侯文說如魏當雲公合曾普今大寅傳知言似若四彰年衰
 在也歲之皆武洛符露鳳神皆三徵又為不獲六十至之魂以氣有雜天日名為李魏塗于享淨厥地履黃日辛事虎今方至天新
 大高星期為王出也體鳳明水年二徵黃常麟歲七於符在許受午此下載不蒙以雲當高事春日行應蟲霜龍聖亥良壽之不德之榮
 梁祖者運聖伐書昔泉仍恩滅白十感家一以又年八代山昌真兩魏歸東正其蒙之代者曰秋漢中歲見陰見人太重之盛焉殿不數
 有入道按人殿湯黃奇翔澤火虹三失與姓來高夏百興禾今日王功絕蒙孫孫言漢魏許佐以正順應始此受史百幼也之下既世
 魏秦始河與白之帝獸麟盈之貫年色而太七祖家無之女際出並之致火亂當漢許今也昌助魏賢以之疑帝命丞不似臣民踐誕恒

魏不王孤郡審辭讓公民久緯仍數也捨今蔡道明之圖文之王書董書昭仕橫成戰塞全者四至德高斷服之士天下之兆周魯至之
 侍愧何是難也豈虛義願矣之往之先舊漢墨數符書洛以望所懸巴令赤麻萬字惶負髮未海薄處山故亭期所命體易公蓋北分
 御後言以歷夫余之輒願非議古運王而室雷盡天著出化弗以切等桓心欲里辭五荷齒盡澤也之景然殿謹共之亮姓也反以民野
 史之上帝上屯虛所意宜殿斯休即假命衰乘者道於書成得受允日尚是此哀宜無責守總及至能之子尼上也授之代房尸難兼而
 鄭君者鄭田談謂令外嘉所乃嘉以平百帝之慶大範人下也命謙伏書侍聯下口主望今者天嗣上義明敷聞臣河盛天作子有滅天
 渾子也衆百謂我曰外嘉所乃嘉以平百帝之慶大範人下也命謙伏書侍聯下口主望今者天嗣上義明敷聞臣河盛天作子有滅天
 羊癸宜瑞姓都下內願得者兆來世姓綱說於要則效且而讓見陳中以民吾若狹日未下也和我辟其王職洛明命易以繼樂之
 秘丑止下面鄙所四布惟而於跨天將既墮期後也殿之曰易不難太矯辛自靡間芝志以盡難遣靈若書至令在所屬應傳為禮嘉瑞
 龍宜息愧有鴻堯方告殿拒前越應建去聖神傳是周以天曰辭拜史陳曉終特作之局汲飽傾通祇夫矣德日史表七常曰孔守慶應
 助告此士鏡所我以州下之世前人洪漢天器議以效為垂觀者禹丞羣劉卒吾詩言守于風倉際下唐其公昔官圖百人凡子文春拉
 武羣讓民色弗諸明郡覽也與代事基而于之甚由而天象乎誠湯許給碑不將曰豈此地夜竭會寧亮人日周考議之謀為非之秋集
 周察無由衣當鴻孤使圖神漢是繁至為之存弘德用文見天急文選義魏博當也整悠乎雖魏弗振先流之德子分徵昭當百惡為密日四
 等督重斯或也指款知籍明姓芝然於魏詔亡欲應之因吉文選義魏博當也整悠乎雖魏弗振先流之德子分徵昭當百惡為密日四
 言軍吾言短且論心符之見所大殿昭敬非支錄夫人凶以皇無魏博當也整悠乎雖魏弗振先流之德子分徵昭當百惡為密日四
 令御不之禍聞未是命明意由取備下然滅人天者斯而聖察天以受賜傳復過標蒙下違國餘今皆及籍下議明武與去公人公歸
 如史德德不比若也著文候是中神以著無力之代言變人時之邁命都吳示子紀手祥見車百業日以二職有效白之能之不受何附
 左中使尚完來孤至明急望言黃靈至明聞所齊興誠至則變意然命都吳示子紀手祥見車百業日以二職有效白之能之不受何附
 伏丞逝未罪東自於而天裡之運圖德是皇能獲於帝于之觀副古符衛連明白悼瑞先庶維恩今聖天其見天期伏弱聖命以漲
 讀司之豈皆征料覽殿下宰天期籍當可天遠而前王河乎北先符衛連明白悼瑞先庶維恩今聖天其見天期伏弱聖命以漲
 太馬後偏在經之餘下之兆命姓氣歷知將也說失之洛出人民哲令林尚使致從不之以保寒被德茂忘之以會舉值殿奪為王之而

誌答位今師有... 復休使當征令... 奏命減受尚奏... 令臣親視命書... 日輒天代長令... 吾與命之天等... 殊侍營命之又... 不中宜威奏孤... 敢常促會不日... 當侍狹百敢昔... 之會可察怠亮... 外議於率違毋... 亦禮平司便禪... 何儀敬大即於... 豫太之軍位文... 事史處之行祖... 也官殺士在至... 侍擇皆首所漢... 中吉揚在之氏... 劉日率行地以...

康將飽風靡仁... 說整鏢雨不思... 之以此者應治... 政齊未節服乎... 目斧室積清草... 未戎寡祥風木... 親役者觸沐日... 擊未未類浴月... 獲息錄而女所... 戲外備今是戴... 嬰士尚百以天... 兒民存姓金履... 未未未寒草地... 可安可者不含... 託於舞未起氣... 於內以暖荷有... 高耳千錢應生... 餘閱方未作類...

皆下分之上... 聖德及故... 日朔道... 荷易思... 非服色... 人正以... 道大時... 不號即... 虛天位... 行下顯... 天幸告... 瑞其年... 雖令帝... 彰日而... 類凡告... 德新天...

于不至... 天朴... 而河... 陸圖... 下洛... 性書... 乘天... 勞命... 謙瑞... 體應... 尚人... 克事... 讓協... 明于... 詔能... 懇時... 切民... 未言... 肯協...

甘	恩	光	活	其	山	輕	達	位	得	去	唐	伏	復	申	榮	聖	有	上	先	於	時	禮	等	比	主	况	段	不	禪	唐	者	不	懷	禹	者	職																																													
露	舟	降	昭	元	萬	宮	請	陰	華	所	節	略	尚	二	之	奉	不	己	之	君	讀	書	願	願	得	當	全	天	臣	德	夫	神	不	無	士	委	聖	天	心	自	義	子	馮	法	而	雖	在	矣	乎	小	一	人	姓	莫	考	不	以	伊	德	邑	勢	臣	則	等	盛	聞	衰	自	在	古	乎	及	今	之	弱	有	論	天	民	以	下

量	百	制	神	皇	以	士	命	世	四	政	朝	改	午	公	月	宜	辰	生	也	周	以	位	節	魏	六	亦	天	復	理	際	千	五	之	符	曠	有	五	皆																																															
承	年	姓	詔	兆	象	久	治	震	符	推	二	玄	康	為	黃	初	百	官	陪	位	事	訖	降	壇	乃	為	壇	燎	成	禮	而	反	庚	今	不	三	也	周	以	位	節	魏	六	亦	天	復	理	際	千	五	之	符	曠	有	五	皆	采	素	其	色	珍	雉	其	燕	雀	亦	白	於	其	羽	連	理	等	者	之	無	之	木	同	心	備	古	之	人	瓜

除之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大謂羣臣曰舜禹之
 事吾知之矣于三月十七日景公問大夫曰天何祥
 日道周之五王五之三月十七日景公問大夫曰天
 而皆如亡言所云年終天數則謂之也
 失其數邪將年久遠注記者傳而未詳也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
 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
 臣京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為列侯追尊
 皇太后曰太皇帝考武帝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
 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
 級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以穎陰之
 繁陽亭為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
 御史大夫為司空奉常為太常郎中令為光祿勳大
 理為廷尉大農為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
 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
 珖十二月朔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是時帝居北
 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
 承明殿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承明殿南宮崇德殿
 承明殿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承明殿南宮崇德殿
 而乃就土得水而行次為土以夏火行也天忌水
 而乃就土得水而行次為土以夏火行也天忌水
 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
 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
 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臣松之以為
 分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期帝朝日夕月
 紀禮文者故也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
 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
 一人為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潁川先帝所

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近而望而此
 登光武特河內王基今朕復於此改許縣為許昌縣
 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平郡安臨許昌縣
 平南循魯陽東界為中界之北行東界為許昌縣
 增其復又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
 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
 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
 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
 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
 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
 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
 毀而不修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
 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
 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
 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
 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
 為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
 初祀五嶽四瀆成秩羣祀成帝紀武皇帝于建始
 殿躬親饗奠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
 如家人之禮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
 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
 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
 之眚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
 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
 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朝書曰己亥公薨
 太尉楊彪特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禮以敬高年
 實禮黃者養樂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敬高年

知冢非樓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贖也為棺
 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
 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
 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
 三過飯舍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
 季孫以瑛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
 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
 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
 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
 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
 之言鑿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
 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
 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
 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
 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
 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
 塋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塋蒼梧二妃不從延
 陵塋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
 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
 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
 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
 秘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為荊州帝自許昌
 南征諸軍兵竝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
 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
 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讐者皆族之築南巡

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犯心中
 央大星魏書曰丙午詔曰孫權孫
 守軍又為地直中其外南不得出此上
 千軍又為地直中其外南不得出此上
 肉耳而中痛疾病來江寧地相樂汚首周武
 之國以成且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縣士民
 安使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鷄鳴
 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
 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
 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備德茂才獨行君子
 以答曹人之刺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進高祖合祭
 李祀以次大特立武皇帝廟四時六月甲戌任城王彰
 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
 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魏書曰十月乙未大軍當出
 臣告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為太尉魏書曰
 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
 甲辰行幸許昌宮魏書曰十二月丙寅黃初山陽公
 五年春正月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
 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
 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
 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
 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為水軍親御

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復耳為於神戲弄之少所
 出先曰若逢敏學於其狹路直決之賦昔京師先工者對
 所喜唯東方安略世盡其公少常為恨不與彼數子有對
 合雅好詩書好文籍則思在軍旅則善釋卷每而能動省從
 容唯吾與少伯業耳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及博而備日歷
 五者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及博而備日歷
 又帝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有一書生若加之曠大之
 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

何遠之有哉

魏志卷二

(This section contains vertical lines, likely representing a list of names or a table of contents, but the text is illegible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



魏志卷二考證

文帝丕生於謙注建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溫所辟○

臣浩按後漢書獻帝紀及溫本傳俱作十三年

庚午遂南征注肅王不爭周道用與○監本作肅王

臣良按按肅王謂太王也作曲王非文類宋本俱

作曲今改正

居漢陽郡注吾前遣使宣國威靈○宋本作日前遣

使

冬十月癸卯○諸本作十一月癸卯臣龍官按後云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一月中有癸卯不得又有

癸酉且注中期云十月乙卯又云今月十七日己

未又云今十月斗之建則癸卯乃十月朔也作十

一月誤

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注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

宋本作赤烏

又注春秋玉版識曰代赤眉者魏公子○宋本無

眉字

又注曰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宋書絕作

紀臣清植按火光者炎也炎漢之運至是而終宋

書絕作紀非是不橫一者丕也故下文曰魏王姓

諱見於圖識也

又注其為主反為輔○宋書反作及臣清植按主

反為輔者言漢反臣於魏也作及非是

又注心慄手悼○悼疑作悼

又注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遠也○監本建

誤作建今改正

又注周之伐殷以恭也○恭疑作暴

又注劫運省御太僕宮廟○臣良按太僕二字

於義無處其或火撲二字之譌與

又注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可受禪命○臣明楷

按三少帝紀高貴鄉公注自敘始生禋祥曰乙未

直成子生又曰厥日直成應嘉名也漢書王莽傳

以戊辰直定即真天子位師古云以建除之次其

日當定直成之義大抵如是作宜成似誤

又注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薰而不出○臣龍

官按諸本俱作被重非據莊子讓王篇改正

又注奉今月戊戌置書○臣明楷按十月中無戊

戌前云壬戌置書疑戊戌乃壬戌之譌

各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文類各作

茲

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臣浩按

前已有春正月此處春字宜衍

壞廬宅注尚書盧毓議祀屬殊事云○臣明楷按祀

屬宋本作屬映何焯曰殊字是映字之誤作祀屬

映事於本文義較顯

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監本訛作召陸今改正

皆以禁制從事注恩過慕唐○藝文作思慕過唐

又注數自僮飽○本集作欲自僮飽

又注感惟南風○文類作感恨南風

又注求光幽昧○宋本作末光幽昧

又注正行定紀○文類作五行定紀

又注金根黃屋○監本誤作黃根金屋今改正

又注權若網魚○監本誤作土若網魚今改正

又注黃初叔枯○臣浩按叔枯似當作儻儻始

也枯福也言黃初受禪始受福也

又注追顧景而憐形○宋本追作迫

號曰皇覽注集諸儒於肅城門內○太平御覽作肅

成門內

才藝兼該注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太平御覽

作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伐余乘馬常從

又注鑲楯為蔽木戶○太平御覽作兩鑲為閉木

戶

魏志卷二考證

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
此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
廟著于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
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
宗廟未成神主在鄉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
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鄉十二月
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廟臣按初四年有司奏
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廢今此無高
祖神主蓋以廟禮定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
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魏盛日癸卯大月
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
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
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
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
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
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真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
王為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為車騎將軍夏四月
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
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於高陵詔大司馬曹真大將
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
祠中嶽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
三年詔高祖牛祠受禱壇臣按漢紀章帝元和
前代已行故事於祠壇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
於上帝而致祀於壇壇乙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
洛河漢水溢詔真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
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
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陽陵丙寅詔公卿

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真薨諸葛
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
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
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
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
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為亮軍無糧重糧必不繼不
難自破無為勞兵或欲自芟上却左右生麥以奪賊
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勅使乙酉皇子
諶麥宣王與亮相持糧得此麥以為軍糧乙酉皇子
殷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
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
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
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
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
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
戊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
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
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疆
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
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
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錄寡孤獨賜穀
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
子初進新果于廟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諡安平哀王
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為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
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眾討吳
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

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為龍陂賜男子爵人二級緹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

庭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依禮祀之於是是以博等配享之戊寅北海王糴薨

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為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

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漢北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

魏人春秋曰元朔元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

留為下布使諸國羽儀請於魏宗室女其前妻杜氏

降太祖為其有及滿城走小帥張飛之乃自納之宜祿曰

從人取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明隨母氏高子公宮太宜祿

從人取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明隨母氏高子公宮太宜祿

從人取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明隨母氏高子公宮太宜祿

從人取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明隨母氏高子公宮太宜祿

其愛之明每遊諸侯客曰世愛而無子尤及者入

明帝位明每遊諸侯客曰世愛而無子尤及者入

明帝位明每遊諸侯客曰世愛而無子尤及者入

明帝位明每遊諸侯客曰世愛而無子尤及者入

明帝位明每遊諸侯客曰世愛而無子尤及者入

明帝位明每遊諸侯客曰世愛而無子尤及者入

明帝位明每遊諸侯客曰世愛而無子尤及者入

明帝位明每遊諸侯客曰世愛而無子尤及者入

明帝位明每遊諸侯客曰世愛而無子尤及者入

明帝位明每遊諸侯客曰世愛而無子尤及者入

明帝位明每遊諸侯客曰世愛而無子尤及者入

明帝位明每遊諸侯客曰世愛而無子尤及者入

言考不無臣此音舜事亮之義也昔於王助也今有司如
今言公讓比諸侯王此豈太古之制而先帝之
廟君尊親也夫親戚有尚焉今古一也疾初是國有先
之建言唐紀親之視也尤黃乃初受命亦公明行漢
乃陶唐祀禮樂之制也配命九章志故明于蓋以
繼志考訓孝皇書曰臣極受命九章志故明于蓋以
承繼志考訓孝皇書曰臣極受命九章志故明于蓋以
帝為副將重昭孝皇書曰臣極受命九章志故明于蓋以
官車費皆作大命匠師立儀士將成山陵及葬所供
臣董車費皆作大命匠師立儀士將成山陵及葬所供
賢率改乘起帝還許昌京武定是歲九月齊威王
聖功征伐乘起帝還許昌京武定是歲九月齊威王
念功征伐乘起帝還許昌京武定是歲九月齊威王
極功征伐乘起帝還許昌京武定是歲九月齊威王
承天授命非朕躬親承天授命非朕躬親承天授命
位明堂未登天授命非朕躬親承天授命非朕躬親
今主廟堂未登天授命非朕躬親承天授命非朕躬親
者矣夫周漢之興與德重光而地運來夏命殷商
若命上考其典與德重光而地運來夏命殷商
而成聖美以章弘希世之符哀帝立制為山陽公
哭曰禪讓宜也桂國氏侯之哀帝立制為山陽公
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
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
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
勝之道也魏氏春秋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中
節奉詔及勸宣王曰上煩簡不以亮為事使對曰諸葛公
不與夜寐升宣王曰亮上體皆能久矣乎五月太白晝

魏志卷三

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
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
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
懸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
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
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
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
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
議韶等亦退羣臣以為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
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
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八月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
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
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冬
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
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隱有聲搖動屋瓦十二月詔
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為太尉己亥
復置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
壽光縣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陵澗西
如終制兩葬女子經數日而氣數月而能語年可
年二十送歸京思哭泣太后養養而之十餘是時大治洛陽
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
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帝優容之魏略曰是
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其上又於芳林
園中起殿地廣十餘畝又於芳林園中起殿地廣十
擬人以官之數帝常遊宴人在內乃選女南附焉可付石

四七

上統而致外有強暴之寇宗內之業付之二民陛下不遠萬里
帝得司馬言大怒使相參戶從之資出曹爽代守帝
固諫其言強作之宜為手詔大言曰我困篤不能放
朕又不得相與中而歸第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
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獨邪納福
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
稱揚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三年春
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臥
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
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曰臣死且不避
來王行以宜為王得前事詔重領復得後手筆疑河
以畫計行宜為王得前事詔重領復得後手筆疑河
乃王到入見帝曰朕此問是也乃召齊泰之二勿
王九歲前在抱宣王曰朕此問是也乃召齊泰之二
王九歲前在抱宣王曰朕此問是也乃召齊泰之二
福殿九龍書殿於時年三十六臣九日帝崩于嘉
帝始年耳時改元正朔以故十年生計為今年正月
不名三十五年改元正朔以故十年生計為今年正月
禮大朝臣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
特行一議動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
吏民士庶上左右論功政事唯得相賀而絕已
適秀出立竟垂地無處少言而好長老魏諸公受
容善導以難犯極方任無所之君出而之量如大
基至使不權偏據社稷無不固維夫城之

魏志卷二

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闡拓洪基
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魏志卷三

Blank area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page, containing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魏志卷三考證

明帝敕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注保官空虛初無責任○何焯曰魏志凡鎮守部曲將及外州長史並納質任有家口應從坐者收繫保官此責當作質

又注時階尚皆卒○諸本俱作桓尚皆卒臣龍官按上云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則作階尚為是

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為上庸郡○何焯曰靈嘗作陵又按宋刻一本無巫字

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注以士瓦填壘欲直攀城○士瓦宋本通鑑俱作土瓦

申明著于令○監本令誤作今今改正

帝優容之注過九龍殿前○各本無殿字據通鑑增又注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杜夔傳注馬均作馬鈞此均字疑誤司南車監本誤作司馬軍今改正

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蔽宋本作斃春正月壬辰山在縣言黃龍見○太平御覽作太山在縣

屬義陽郡注九龍承露盤○何焯曰何平叔景福殿賦云建凌雲之層盤凌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淅淅水浩浩以此書參證則魏人又自作承露仙人掌也李善注凌雲盤名蓋魏有凌雲臺又有凌雲盤

詔太尉司馬宣王帥眾討遼東注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臣良按晉書何曾傳作則才足相代以上句文義譜之似當作才

復置安樂縣○置監本訛作致今改正

魏志卷三考證

魏志卷三考證

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為廉軍不能而任
之六月軍今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宜王乃南
之勢然等閑之乃夜通追至三州口大殺獲必六月
辛丑退己酉以征東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冬十二
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
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
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
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蝕之既秋七月詔祀
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

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
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
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

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章
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夏四月朔日

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
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
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

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
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故臣松之配為

升程昱而遺其先年異議又荀攸則未詳原也至
不之危非不許精先忠義之至真事今於日碑且
未達也所己酉復秦國為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

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
儼為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為司
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為驃騎將軍右光祿大
夫孫資為衛將軍冬十一月裕祭太祖廟始祀前所
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
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
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母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
滅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
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

癯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
鷹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
縣振給之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
八年間而復貨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癯疾殘

病拉非可曾之物而需之於市此皆事之難解已
西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
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

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搗捶老小務崇脩飾疲
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
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

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曰晉書吳朱然秋
入會中斷便數千租必復政萬餘家留之司馬宣王

之安地則南之危民則北非長策也宣王曰然凡物
三也人與西之軍不相持不敵人敵之則萬物不
也高形勢與西之軍不相持不敵人敵之則萬物不

江中流舟相抗然其利上世以妙來不消其利中
敗遠年其水來道以

次平土此中國所願也夫用兵者貴以中則特備以
遠擊勞師不飲久行不遠夫若少則固力專則來則
今宜則其所以南中國之憂夫使我國富兵強政備民
過境則安無鈔盜之憂夫使我國富兵強政備民上
陵其國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在漢南諸郡三之無益
於國而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在漢南諸郡三之無益
淮北遠絕其間則以近賊疆界易已東而南諸郡三之無益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
縣為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
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
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
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
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
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
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
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
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
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
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
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
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斷
簪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
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
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
臣子之願也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
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
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

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為司空冬十
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曰盛魏世籍
去洛水南九十里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
弟中領軍叢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
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
不軌又尚書丁謚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
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
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為丞相固讓乃
止相增邑萬戶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肅
太傅上書辭讓曰臣受命不辱命如漢霍光故事
權弊森凶職罪為幸功不自論又三公之官重禮天
制今三公之官皆在臣職相復自任臣之官重禮天
經今三公之官皆在臣職相復自任臣之官重禮天
固爭四方議者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臣身而加
九錫之禮太傅又言事非後代之功大德漢臣得重
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功大德漢臣得重
受辭不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
辛卯以司空王凌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資為
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
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資禮薨十二
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
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
之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
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
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
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

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
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

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

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

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

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

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

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

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

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

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焉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

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考歸藩于齊以避皇位景王曰是

與從官攜手共行游後白從官有外與至尊相提挈左帝
 不右欲使行來帝徑去後太后来問帝諱帝諱黃門答言在
 耳景倫等畏帝不敢復止更問帝諱帝諱黃門答言在
 帝懼不可履天下危聖社稷難依漢霍光使事收帝璽黃帝
 與本司以王踐祚宜歸宗廟臣等死以聞奏可節是日
 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
 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郭略曰景王將廢帝與
 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不能彭城王將
 乃起去芝又勸兵于外軍口備非當順旨將復何言
 意已成芝又勸兵于外軍口備非當順旨將復何言
 當速取重綬景太后意折乃遣使侍御取璽綬著坐側
 芝出報取重綬景太后意折乃遣使侍御取璽綬著坐側
 殿南出羣臣送命者數十人車與太尉司馬手垂涕始從太極
 多流涕王叔後景王又使當何之且明皇太后當彭城
 乎我禮高貴也宗者文義其詳之景王乃更召
 于於禮高貴也宗者文義其詳之景王乃更召
 已發二日待重綬示之乃定又請重綬太后是時太常
 見我自欲以重綬手授之期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
 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
 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
 親親者為人後者為子敬宗禮大定無嗣則擇支子之
 賢者為之孫宜承正統以敬宗禮大定無嗣則擇支子之
 萬邦幸甚臣請微正統以敬宗禮大定無嗣則擇支子之
 法常迎公南尹肅持節與少府喪尚書亮侍中表等奉
 十餘年壽四十三歲始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
 始五年封鄴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
 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
 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
 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

將答拜僕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
 止車門下與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
 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
 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魏氏春秋曰公
 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對言社稷之福也才同詔
 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
 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
 贊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
 上夙夜祗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
 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
 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
 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以皇家俾朕蒙闇垂拱
 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伴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
 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
 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太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
 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
 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
 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
 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
 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
 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
 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
 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儉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還

臣太極之被諸書無此耳故至引漢二祖及明文王始
 征以爲晉比如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
 後漢紀魏晉未成語難可觀無著江表傳亦內史有
 以爲晉書其行世語如此者往往而多其言壬子復
 特赦淮南士民諸爲儉欽所註誤者以鎮南將軍諸
 葛誕爲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月丁巳
 以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
 將孫峻等衆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
 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夏
 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爲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軍
 王昶爲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爲衛
 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
 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
 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
 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
 孚爲後繼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
 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
 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
 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
 戰場冤寬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爲
 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
 吏慰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
 舊科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
 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
 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
 亡或沉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

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
 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
 林薨元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
 少康內因等諸將
 功績後先受命等
 德應期然後易受
 與世祖同流高如
 帝王之功武言互
 咸殷宗也武言互
 諸漢祖也武言互
 迷之功武言互
 祖因祖也武言互
 事勳相爲多父聖
 宜高少康易而漢
 無業士之類而漢
 仁宗者道英德高
 二宗矣其詩書大
 虞宗矣其詩書大
 布衣親率外內合
 功論則少高祖烏
 易且任太德少高
 成之豈也必也降
 舊物而祖也必也
 是此向祖也必也
 隨而而祖也必也
 後明帝曰康吾之
 學矣不使博顯所
 聞于遠之懼上宜
 於所錄以未成獲
 其宜垂于

有可采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眾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眾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

庚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繇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繇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為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繇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子帝曰堯之任繇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子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實見所能究論次及有繇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己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及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

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
 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
 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
 軍法從事騎督成倅第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
 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
 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
 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
 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
 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申勅不得迫
 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
 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
 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
 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魏氏春秋曰成濟兄
 下射之方殮屋醜言悖慢自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
 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
 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將軍志
 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
 末也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嘗識於長安得見司馬
 東將軍甘鳳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
 王遣人更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
 明日發至樂陽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為名字
 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
 改易列奏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
 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
 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
 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
 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諡夫人為獻穆皇后及葬車
 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
 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
 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
 乎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况所繼者重邪
 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
 其宜有司奏以為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
 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大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
 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
 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
 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
 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
 觀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
 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
 章公制宣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
 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
 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
 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正典
 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絜絜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
 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
 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蝕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
 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軍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廷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葛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蹙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酉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

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爲衆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尙書左僕射荀彧爲司空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何曾司空荀彧並詣王曰相王尊重無所疑也相國位勢益尊爲尊貴然更相率相拜無所疑也公相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吾不爲也及入朝遂拜而晉王獨長揖王曰今日禮然使知君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瑾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掎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懾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爲鄉侯琇撫爵關內侯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爲

部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為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勅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為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即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興去逆即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為督交阯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欵誠形於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寶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為下人所殺冬十月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脩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闇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

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偽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為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眾叛吳以助北將軍為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偽將施續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眾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眾猶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仁信始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或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為南陵督才質開壯或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或為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筭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或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膠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脩弟簡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

方寶纖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虞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摠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五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諡曰元皇帝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旣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尙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己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魏志卷四

魏志卷四考證

齊王勞六月辛丑退己酉以征東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己酉監本作己卯臣龍官按本月有辛丑不得有己卯據王凌傳芍陂之戰凌率諸軍爭塘力戰連日賊退即封南鄉侯遷車騎將軍其非他月可知是以從作己酉本

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真監本誤作直今改正

詔祀故尚書令荀攸于太祖廟庭注先鍾繇而後荀攸○文類作先鍾華華蓋謂故也

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臣浩按孔又字元儁見後倉慈傳注中下文晏又咸因關以進規諫謂何晏及又也此晏字疑衍

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臣明楷按陳泰正始中為并州刺史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未嘗與新城何有與王基同破吳之事或作州泰鄧艾傳中州泰注云宣王擢為新城太守

是其人與

不利而還注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勳并州并力討格○臣浩按東軍之敗與并州無涉注中所引明

是二事宋本作并力討胡則格字為胡字之譌也

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注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襄○何焯曰繁當作

毓鍾毓也本傳可攷襄當作表鄭表也時為少府高貴鄉公覽乙丑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

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未車騎將軍郭淮覽○何焯曰按乙丑癸未之中不應有戊戌當

是戊辰之說

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何

焯曰戊辰不應在辛未後殆傳錄者倒其文耳

乙巳沛王林薨注后相殫滅○太平御覽殆作殫又注舊章不愆○各本作不行臣良表按此蓋本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之意作不行于文義未順何

焯校本亦曰行疑作愆今改正

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太平御覽作似山出內雲氣

至于折中哉之聖恩○太平御覽折中上有文贊二字

高貴鄉公卒年二十注文王弟屯騎校尉由入遷帝於東止車門○第監本說作第今改正

散騎常侍王業注國語曰業武陵人○何焯曰國語當作世語

陳留王與準之義類則晏觀之族也○何焯曰禮文王世子篇曰與族燕則公與父兄齒又曰公族朝

于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所謂燕觀之族按此則宴當作燕後世宴燕字通用故耳

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為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為司徒○各

本俱誤以五年為紀年之五年臣明楷按景元四年十一月巴蜀平十二月加鄧艾鍾會等爵並非

隔年之事蓋此復除租賦之半五年即如文帝黃初二年注中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之意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轡車徵鄧艾○監本作壬辰臣龍官按前乙卯後甲子中間不應有壬辰作壬

戌為是今據何焯校本改正

陳留王恭己南面輔宰統政○元本作宰輔統政太平御覽文類同

魏志卷四考證

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務節儉不常度
 賞賜念自也外舍常怪吾遇之太薄自變為奢
 有犯科禁者且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之望米恩如也
 帝為太后弟秉左第菜食太厚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
 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
 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
 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
 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
 之臺閣永為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諡太后
 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
 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
 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月進封開陽
 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軍建安時得為弟司馬
 后常對太欲太祖給其錢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
 多邪不故亦不益世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蘭略曰
 秉官不德亦不益世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蘭略曰
 者美述太德形美太子故作者賦者不虛其辭受者
 徒實以歌頌猶受吾金帛之賜吾丘事雖不一諒義
 是遂牛一頭敬由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
 薨子暉嗣略曰宮室常因時從數見外有二難而帝
 持其水賜於蘭不肯為直色而謂帝面折之而蘭自
 於亡何信於人見帝好直色而謂帝面折之而蘭自
 然子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
 子隆女為高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
 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
 為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后時
 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
 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常山張氏生
 長光武持玉衣履其長女西門氏每怪之加裝內如
 有奇不可言後相者劉其長相后及諸子行諸女
 乃奇之答家此豈女之長相后及諸子行諸女
 之屬不可言後相者劉其長相后及諸子行諸女
 當數用諸士兄弟女之長相后及諸子行諸女
 成敗何由見之誠不後天下兵亂加以鐵鐘百姓皆
 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
 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為
 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為恩
 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後年十四喪中兄
 常事處其勞母養養子慈愛甚焉后守節顧留一子
 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
 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
 室曰熙頭兩乃手自拊后令帝曰及城破紹妻及后
 上紹妻兩乃手自拊后令帝曰及城破紹妻及后
 先數入之袁紹問其意曰披髮取世語見其顏色非
 帝問之袁紹問其意曰披髮取世語見其顏色非
 既過劉答不憂死矣願擊髮取世語見其顏色非
 之隆每因劉答不憂死矣願擊髮取世語見其顏色非
 焉乘其後乃帝欲任之廣求帝曰任之廣求帝曰任
 後色怨等不非一也如后帝曰任之廣求帝曰任
 之思下人受所之必謂任之廣求帝曰任之廣求帝
 之武宣皇太后征之必謂任之廣求帝曰任之廣求
 時右時今以疾便問差告何速也此信曰慰夫我耳
 輒左歷時今以疾便問差告何速也此信曰慰夫我耳

策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
 為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車駕親自
 臨之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各其里曰渭陽里
 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
 諡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
 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
 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惠為之後承甄氏姓
 封惠為平原侯襲公主爵盛曰於禮婦人既無封
 以太邑乎惠自異族陳羣非類匪功匪事比並然
 猶皆不能極陳先王赫赫尹民具爾瞻之職其可
 略我早亡諸文公贊曰復以女字彥孫司馬景王
 惠妻自結溫郭仲舒與郭建及為等無主學而恭
 王謙自結溫郭仲舒與郭建及為等無主學而恭
 千見八龍百威戶照初封郭侯進為建國公惠安
 聲人校尉惠鎮軍為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
 齊世惠當此年官更轉左衛將軍王濟中如故諡
 大夫世祖疾此贈中惠由大將軍開府如故諡恭
 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中
 倫齊王同事故亦以選靜免之良青龍中又封后從兄
 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為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
 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為列侯后兄儼孫
 女為齊王皇后母已沒封后母為廣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魏書曰父承
 高唐令女曰生后少而父承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
 也遂以女王為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
 家太祖為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

納文帝定為嗣后有謀焉太子即王位后為夫人及
 踐阼為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
 后位文帝欲立為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
 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
 西陵配黃英娥降媯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
 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
 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
 陰教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
 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
 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
 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
 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為皇后魏書
 上表謝曰妾無皇英董降之節又非美任思齊之倫
 誠不足以及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自
 東宮及御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
 孝聞是時榮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
 人或時有所失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大宮無怨性
 期德不好音樂常慕漢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承後
 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後聞之勅曰
 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疆
 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
 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
 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首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
 能自全者皆由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
 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后后曰昔楚昭王
 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
 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
 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謙宮時表留宿衛

及建俱為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直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毋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晉諸公贊曰建子報嗣為給事中疾薨

魏志卷五

魏志卷五考證
武宣卞皇后父遺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臣明楷按上文云追諡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下云及恭侯夫人恭侯夫人即后祖母也然則祖母周祖字衍文
文昭甄皇后生明帝及東鄉公主注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宋本室作皇
襲公主爵注惠鎮軍大將軍○元本作惠領鎮軍大將軍

魏志卷五考證

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越河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
 欲持十石船負帝乃得下登船其後不得渡者甚衆
 力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板奉還等遂以天
 上人以刃樂斷其指舟中之指相拘奉還等遂以天
 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
 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
 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汎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
 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
 官食棗菜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開閉天
 抵笑之諸將專權或擅答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
 待中不通禮呼或遣婢詣省問或自齋酒饌過天子
 為部曲求其禮遺醫無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
 供乃或以時得也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
 還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
 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
 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為莫
 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
 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
 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美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
 屯帥張宜所殺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
 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催夷三族與略曰
 高顯汎為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郿濟饑餓至南陽寇
 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衆才樂留河東才為怨
 家所殺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
 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
 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其將所殺超據
 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
 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
 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華嶠漢書曰
 四等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郡太守臣章帝時所司徒生
 子平太守京第中第將受空卒成第第第第第第第
 其公門無貴戚出後成下為天子下所歸無所達第
 有部異母兄也出後成下為天子下所歸無所達第
 無不故京師文開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
 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美雄
 清名而父死二公愛之助使為郎冠除漢陽長
 游俠與張孟卓何通賓客吳非海內知名遠在德
 本為奔走之友不願命召而養死士不謂此兒何
 是所乃起紹父不願命召而養死士不謂此兒何
 服子所生紹無父其文況於此則後可以行之二書
 進與紹謀誅諸閣官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
 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爲然遂與紹結謀天久承樂太
 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
 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
 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
 中郎將術選温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
 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
 殺之宮中亂九州春秋曰服內前說進曰黃門常侍
 生所寄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
 黃門是以前取破滅今將軍用元氣盡死力事二府
 勤其時也伯何足道哉今除食士樂盡死力事二府
 世領兵衛守日今交入宮中已成形勢已震將軍何
 之書改兵衛守日今交入宮中已成形勢已震將軍何

早決之事實... 門欲以迫出珪等... 諸人無少長皆殺之... 劉氏種不足復遺... 魏為太傅紹偽許之曰... 帝謂紹曰... 立之謂紹曰... 年恩澤深... 宜聞天下... 董軍刀為... 橫軍刀為... 與之謀若... 旨且如紹... 夫紹既出... 郎何顯等... 廢立大事... 有他志也... 故吏偏於... 則山東非... 免罪必無... 侯紹遂以... 騎將軍主... 使奉章詣... 瓚遂引兵...

安不雄記... 津因魏惶... 瓚乘勝來... 意不可知... 提燕代之... 軍下夫冀... 下危亡可... 今為將軍... 瓚不能與... 有讓賢之... 法因然其... 曰冀州雖... 我鼻息譬... 奈何乃欲... 初度德而... 與請以兵... 孟津雖東... 到謂新附... 兵拒之旬... 故舍連子... 牧從事沮... 內值廢立... 濟河而北... 震河朔各...

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荀
 彧或曰太不喜得荆州門戶多矣大鴻臚先賢反九
 臨終少所聞張此言也黃巾起不難公南之命與
 魂而人好學居於西操中表知州地正病劉
 同好以違為性奉使到許事在郡性州平地正病
 從表見違為性奉使到許事在郡性州平地正病
 魏志卷六
 遠矣
 魏志卷六
 遠矣

魏志卷六考證

董卓取寶物注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監本
說作涼川今改正。

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注初蔡邕以言事見徙○各
本俱誤作以言事見徙今據後漢書改正。

汜與催轉相疑戰關長安中注汜妻懼催與汜婢妾
而奪己愛○袁宏漢紀婢妾下多私字。

相攻擊連月注催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冊府我
有下多討字。

略宮人入弘農注瑞字君榮扶風人○後漢書作字
君榮。

至大陽止人家屋中注有節猶有傾覆況今無節○
後漢書作舊故河節猶時有傾覆。

袁紹由是勢傾天下注京于湯太尉○監本作京于
湯今據漢書改正。

橫刀長揖而去注非萬乘之主○監本說作萬機今
改正。

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監本說作合四川之地
今改正。

將作大匠吳修○後漢書作吳循。
擊破備備奔紹注樊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
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監本樊就誤樊賊酷
烈誤酷烈今俱照陳琳本集改正。

又注卑侮王宮○臣浩按後漢書作卑侮王僚此
宮字或官字之訛。

紹乘號曰霹靂車注說曰鑄發石也○太平御覽說
曰作說文曰。

十月至黎陽注雖亡之日猶存之年也○監本說作
猶存之願也今改正。

又注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輒宋本
作趣。

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注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
不足用乃至此○臣明楷按上正文云配兄子榮
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則此文字疑為子字之

譌

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注尚寒求席照曰頭顱方行
萬里何席之為○後漢書照曰作康曰。

袁術以張勳橋蕤等為大將○監本作大將軍呂布
傳云遣大將張勳攻布軍字衍文今改正。

術奪日碑節拘留不遣注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
○通鑑作條軍中十餘人。

劉表備走奔夏口注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何
焯曰中興當作中平。

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注楚有江漢山川之
險後服先疆與秦爭衡○監本服誤復據何焯校
本改正。

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監本脫表字今添。

魏志卷六考證

魏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呂布 張邈 臧洪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
 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
 崩原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
 史受使不辭難有警急道寇與何進謀誅諸黃門
 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
 衆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
 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布便弓馬膂力
 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
 人無禮恐人謀己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
 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
無勇職為亂也為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
 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
 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
 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
 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
 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
 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公進封
 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
 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英雄記曰
門將兵就河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布布乃獨共對
戰布以矛刺中允後騎遂前殺允布布遂各兩罷
 布不能拒催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之案
英雄記曰諸書布入四月二十三日殺將數百騎出

武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讐欲以德之術
 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
 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曹瞞傳曰
人中有呂布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
馬中有赤兔破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
 從紹求去紹恐還為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
 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
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
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使止於帳側
使人在帳中數等紹兵臥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
夜半兵起亂斬布床被謂為已死明日紹問知布
尚布遂引開城與張楊合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
近者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州里也與紹共
保不如賣布可極得更下大封紹書以布為河內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
 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
 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
 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既為盟
 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
 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
 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
 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
 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
 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己也心不自安與平元
 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
 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
 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
 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

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
 為將軍妻哉布乃止得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
 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
 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
 侯成宋慮魏續縛陳宮將其眾降九州春秋曰初布
 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劉備自謂酒得
 十餘頭將未飲思逐食先持羊馬諸將來相賀少
 言間蒙將軍未飲思逐食先持羊馬諸將來相賀少
 獨得酒將共飲食先持羊馬諸將來相賀少
 業所願酒還諸將成禮由是疑布與其麾下登白門
 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
 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
 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
 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
 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
 叵信者美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
 以爲厚布所以然也布曰春昔曰布問太祖曰何
 祖曰君何所以識孤布曰春昔曰布問太祖曰何
 孤忘之矣所以識孤布曰春昔曰布問太祖曰何
 鉤使管仲相所以識孤布曰春昔曰布問太祖曰何
 以相寬乎太主笑曰德何爲坐語而新明使君乎
 活之命使寬也太主笑曰德何爲坐語而新明使君乎
 在外不可寬也太主笑曰德何爲坐語而新明使君乎
 何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英雄記曰順爲人清白不飲酒不受饋遺所
 將七百人破者爲千人但飲酒不受饋遺所
 國非無忠臣明者爲千人但飲酒不受饋遺所
 肯詳思願反喜言誤者爲千人但飲酒不受饋遺所
 布將兵所領兵順亦當攻順無恨於太祖之宮也問宮
 願將兵所領兵順亦當攻順無恨於太祖之宮也問宮
 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幸治天下者不絕人
 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
 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公臺東郡人也則宮直字

去可登引厲軍聲曰吾受國命城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
 有吞滅江下之功今賊軍攻我城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
 伏誅登以加拜後將軍登曰賊軍攻我城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
 中布下登率兵長而登時諸弟在城下
 及到年功化海郡長而登時諸弟在城下
 爲廣信太守令陸遜以圍呂布登使到許都
 是時宜盡州牧統表登奉使到許都
 也先賢行狀曰登出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不
 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
 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此
 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
 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
 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
 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
 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
 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
 欲言非此君爲魯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
 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
 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
 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
 如人曰官親老母何存否曰官親老母何存否曰
 軍存否曰官親老母何存否曰官親老母何存否曰
 家皆太厚待初其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
 求活之何言太粗布曰公祖布曰公祖布曰公祖布曰
 此今若何見如宮亦未必布曰公祖布曰公祖布曰
 如人曰官親老母何存否曰官親老母何存否曰
 太烈壯後自與海內名士相連結每及天下亂始
 烈壯後自與海內名士相連結每及天下亂始
 烈壯後自與海內名士相連結每及天下亂始
 烈壯後自與海內名士相連結每及天下亂始

位之能南平百越北命以報國吾既不能過除凶惡何選
 寇人必乘城乃望形勢如守其可與申將士衛周章若
 無味爽不得登乘船門引軍步戰使功多賊公變軍一
 結陣進走登乘船門引軍步戰使功多賊公變軍一
 大興兵向登乘船門引軍步戰使功多賊公變軍一
 相去十步城橫成行令夜俱起火攻其聚城上一
 慶若東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其恩德共拔首級
 寇幸而克之諸何患無令曰太守權在跨江外
 豕養其爪牙大江而追矣登早拜登息肅為計而封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
 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從承漢書曰良史初從事於
 丹陽太守司徒府除盧叔冀州刺史冀州刺史
 國城本三西諸國有功地風俗雜至川草木鳥
 奔長水太守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為郎時
 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為莒長東萊劉繇下
 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
 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
 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
 未彙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
 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
 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
 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為
 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
 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
 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

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
 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檠敵血而盟曰漢室不幸
 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機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
 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代豫州刺史仙
 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
 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
 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
 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
 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此盟止有劉
 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實
 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向由得與洪同盟而盟乎
 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眾散超遣洪詣大司馬
 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
 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
 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眾初平中焦和
 俱入京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而西及同
 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遲不設
 作恐動之言妄至望賊不奔未嘗接風塵交用兵必
 雲出則潭離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為丘墟談干洪在
 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數其能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
 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眾
 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
 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者但恐見
 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
 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
 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
 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

闕相思發於寐寤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
 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
 賦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
 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
 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
 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
 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
 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
 計長短辯詰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
 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
 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
 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
 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
 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
 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
 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
 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
 侵郡將違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
 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
 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
 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
 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
 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
 啣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
 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
 而受夷滅之禍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

然觀之讓位景明亦有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
 其功其終之事未詳告去何罪復見研刺殞于死亡劉子瓚奉使踰時辭
 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
 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臣松之案公孫瓚
 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功而僕雖不
 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
 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
 警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
 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
 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
 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
 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
 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
 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
 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
 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徵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下欲
 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為吾兄
 分為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
 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
 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
 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
 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
 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各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
 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
 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
 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

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
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
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
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
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
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
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
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
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
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疆救
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
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
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
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
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
復食者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
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歎之殺其愛妾以
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
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
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
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
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
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
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
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執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
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己用乃殺之

三續

評曰洪教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
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來輔皇
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趨超擅立布爲州牧
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爲非
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爲怨讐爲洪計
待事機則宜徐更觀費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以
無變通身死於民功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
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
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
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
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儻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
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
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
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
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魏志卷七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
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
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
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
遂洪以兵弱敵疆烈志不立惜哉

魏志卷七考證

呂布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
布為主簿○何焯曰為騎都尉上當更有一原字
發避勳大破敗注造策者非布先唱也○造策元本
作告策

又注霸長布引還抄暴○何焯曰疑作長布抄暴
衍引還二字

布遣人求救于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臣明
補按此二句應作布遣人求救于術自將千餘騎
出戰下術字疑衍

然後葬之注鎧甲關具皆精練齊整○豎本關誤作
關今改正

臧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敷其能○後漢書作
紹憚其能

不蒙虧除注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豎本訛作劉
勳今改正

魏志卷七考證



魏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公孫瓚 陶謙 張楊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康弟恭

張燕 張繡 張魯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支音其兒反為郡門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與瓚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遣詣涿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瘴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歎歎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慙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為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自號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食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流

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為

幽州牧時主謀虞任職為戶曹史也虞世與得郡士成孝廉為郎累遷至刺史以能治郡宗州同樂共等齊無不詣虞自位自殊與邑共情禮毛色之論牛相大小似因從不為虞推與之族復以自甘本牛乃還謝罪甘陵復亂令吏思虞治公復尚禮博平界無盜賊記曰生時郡平光祿正推與之族復以善至博平界無盜賊記曰生時郡平光祿正推與之族復以錢以備之食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私財辦或發民不虞清貧特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徵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南陽太守羊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為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少帝制於茲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為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紹州春秋曰

從吳洛書曰選魏語淵使曰者容左駸使伯使淵皆為擇勇力者非凡吏... 設甲兵為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之為服若博乃通... 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應常破賊財來權得念分泉險... 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應常破賊財來權得念分泉險... 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勤脩義血念竭魯天存永... 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 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母丘儉等... 兵逆於遼東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為... 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 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母丘儉等... 兵逆於遼東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為...

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
 及寶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
 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
 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
 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
 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臣魏
 說然魯易曰武平帝承涼州山相事及武都人信
 意為然魯易曰武平帝承涼州山相事及武都人信
 軍帝許意沮呼山欲上拔軍軍軍軍軍軍軍軍軍
 已賊便得退賊要屯中賊辛賊劉前軍未遣夜大將
 揚白武得退賊要屯中賊辛賊劉前軍未遣夜大將
 指險守方略武進皇始幸走魯克不此十萬之身士
 地險守方略武進皇始幸走魯克不此十萬之身士
 軍大言守軍難有就精民帝始幸走魯克不此十萬
 祚衛太山將運西曹城以拒王世語曰魯遣五官已
 權盡不反太衛難疑同夜有野攻數千突深不可魯
 退必會高祥等懼誤以與為大軍通野攻數千突深
 鼓角會高祥等懼誤以與為大軍通野攻數千突深
 將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
 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
 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
 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
 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
 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
 封關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關圍等皆為列侯臣
 戶之以為魯難有善心更魯而後降今乃龍圖以
 止之今封國列侯夫魯所惡王而關圍等皆為列侯
 其可也今封國列侯夫魯所惡王而關圍等皆為列侯
 末王而自止其追此之謂與若乃不於此而重其本
 末王而自止其追此之謂與若乃不於此而重其本

功伐豐厚止於戰之士則民利於此有亂俗
 殺伐阻兵力居十之無以加也晉書云黃初
 爵邑在禮請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黃初
 孫繼也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諡之曰原侯子富嗣
 車曰劉雄鳴者藍田人雲少以采藥射獵為事
 鄧州郡太守表為之其手謂為將軍曰反不
 太厚祖執之其手謂為將軍曰反不
 關道無劫乃遣侯命皆往之依之雄有漢
 矣復其官所徒乃復時又降程祖破之依之
 合也超平走之權臨各陣死銀千選南入漢中
 官降皆復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
 以載凶祗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
 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
 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
 焉

魏志卷八

此處為空白或極淡文字，可能為原書之留白或印刷不清。

魏志卷八考證

公孫養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何焯曰據後漢書注所引魏志作侯太守蓋繁太守以侯氏者所以別下劉太守也宋本亦作侯

日南瘴氣或恐不運○監本誤作郵氣今改正

紹使周昂奪其處衛遺趙與堅攻昂○周昂後漢書作周昕

投費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宋本作欲以自結

援

進軍界橋注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

貢橫實其餒○又上上字或為止字之訛

多所賊害注自號為伯三入者為仲叔季○北宋本

三人上多一謂字

連年不能拔注遂羅馬控弦處我疆土○控弦一作

橫弦疆土一作疆上

救至欲內外舉紹遣人與于書○監本作遣人與手

書注有引費遣人告于續之文作與于書為是今

改正

舉火為應注乃遣間使與續書紹侯者得之使陳琳

更其書曰○何焯曰更其書者所以誦費在昔袁

周二十四字後漢書即作費與續書發端者近之

非琳所更也

陶謙舉茂才除盧令注固疆之及舞又不轉○太平

御覽作固疆之乃舞舞又不轉

張揚單于執揚至黎陽○執揚北宋本作與揚

公孫度悉斬送彌晏等首注魏略載淵表曰○魏略

北宋本作魏書

誘呼鮮卑侵擾北方注邊陲烽火相望○監本誤錄

火今改正

又注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策明疑應作策名

又注奔馳赴難軍旅行成○冊府作軍旅成行

張燕燕薨于方嗣方薨于融嗣○別本無方薨下五

字

張魯封魯五子及閭閻等皆為列侯注黃初中增圖

爵邑在禮請中○監本作在禮為中毛本作在禮
謂中臣明據按蜀志劉封傳注詔轉儀拜樓船將軍
軍在禮請中請猶奉朝請之請毛本監本均失之
今改正

魏志卷八考證



魏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夏侯惇 字元讓 沛國譙人 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

曹休 字季直 譙人 曹真子 曹芳弟 曹芳弟 曹芳弟

曹芳 字子芳 譙人 曹芳弟 曹芳弟 曹芳弟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

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

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

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車

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

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

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

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

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

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

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

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

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

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九年盜劫陸費人母第

史以自得拘質迫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

制能不自安國者始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

復斬之故魏武嘉焉魏略曰時夏侯惇與俱為將

為流矢所中傷左目軍中時夏侯惇與俱為將

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

每獲鏡志於地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

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

北為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

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

封邑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

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各倡令曰

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

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

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魏書曰時

魏書曰時惇固請乃拜為前將軍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

文帝即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

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

治產業諡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

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

也惇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清河公主

中子也文少與惇親及惇薨惇子孫皆不仕

承夏二帝多明帝西征人由此與惇不和惇子孫

西二帝多明帝西征人由此與惇不和惇子孫

之有度數切實欲見給以共惇和惇後為尚書不

實耳且為伏波帝意欲殺之惇與惇不和惇後為

作解者亦以為然乃發詔問惇惇曰臣受命討賊

虞薨子劭嗣卒惇之子劭也惇之子劭也惇之子

魏而可以忘其功臣或惇之近况惇受封於韓浩者

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

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魏書曰浩至中護軍

拒董卓於盟津時浩弟杜陽太守王巨陸令卓執之使

浩浩不從哀術聞而壯之以為騎都尉夏侯惇聞其
 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今
 史以為當急田太深入非完計也太祖欲共計治城領
 兵勢蓋盛威加四海戰勝且公神武無如志不以此
 遂除天下之患將為後憂且公神武無如志不以此
 君為中軍主馬宜將張魯從破柳城改其官略足中
 軍置長史留使都督諸軍鎮守如比及魏太祖曰吾
 謀軍乃與俱還其親軍任如少任使諸將見氣觀信
 起以容從行中軍校尉尉從征伐諸將見氣觀信轉
 年拜中領軍十四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
 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魏略曰時充豫大亂淵
 孤女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
 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
 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狝
 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狝降其
 十餘屯狝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魏書曰淵為將
 之不意故軍中為之語曰典軍校尉濟南樂安黃巾徐
 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
 大破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
 淵為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
 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
 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渭
 南又督朱靈平隴糜泝氏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
 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
 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眾圍遂超餘黨梁興
 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
 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軍
 不利泝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

姜敘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敘於後
 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敘等急求救諸將
 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
 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
 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氏
 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
 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
 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
 攻與國氏淵以為遂兵精與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
 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
 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以虜也淵
 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
 甚眾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
 對陣諸將見遂眾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
 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眾罷弊不可久賊雖眾
 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進軍圍
 興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眾降轉擊高平屠各皆
 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
 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
 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
 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
 祖下令曰宋建造為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
 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
 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氏羌下辯收
 氏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
 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

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
 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即拜淵征西將軍二十
 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
 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
 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
 為備所襲淵遂戰死諡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
 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
 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
 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
 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
 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為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
 博昌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淵
 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霸略曰淵字仲權淵蜀所
 黃初中為偏將軍于午之役霸召淵為前鋒進至興
 霸手執鹿角問淵曰然其後是為也指下兵與世
 蜀安營在曲谷中淵至望其後是為也指下兵與世
 其養士和戎間得其數人至正始中代夏侯霸為
 蜀漢軍統屬西征及司馬懿王誅曹爽遂召霸及子
 而玄於蜀漢先與奔州而玄郭淮不為轉相召玄子
 既東魏又霸先與奔州而玄郭淮不為轉相召玄子
 來西魏又霸先與奔州而玄郭淮不為轉相召玄子
 中征魏又霸先與奔州而玄郭淮不為轉相召玄子
 三之蜀漢乃使行入魏郭淮不為轉相召玄子
 而魏之魏乃使行入魏郭淮不為轉相召玄子
 以魏之魏乃使行入魏郭淮不為轉相召玄子
 兗州刺史史曰侯氏之手也厚加其爵父自遷害於
 晉景若皇以才博學文章由南陽太守威弟惠
 樂安太守文康侯也此南陽太守威弟惠
 安事多見三從七燕相樂弟和河南尹義權見稱
 才論序曰稱字叔權自稱子而好合聚童子兒孫
 為其序曰稱字叔權自稱子而好合聚童子兒孫

將續薨子襄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守魏曰仁祖襲魏川少
 好弓馬弋獵後彘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
 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
 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
 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
 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
 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
 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
 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
 張繡仁別徇旁縣虞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為
 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
 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
 潁彊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
 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
 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
 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
 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
 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
 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

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
 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
 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
 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虞非良計也
 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荆
 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
 萬眾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
 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兵少遂為所
 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
 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
 曰賊眾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
 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
 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為仁當住溝上為金
 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眾
 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眾乃
 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
 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
 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
 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
 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
 叛略傍縣眾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
 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
 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
 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
 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
 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

不脩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
 以從事鄴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彰
 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即王位拜仁車騎將
 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
 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
 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
 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
 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
 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
 薨諡曰忠侯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傳子曰曹大子
 司馬之勇貴育弗加也張璠其大焉
 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寧陵侯泰薨子初嗣
 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
 弟純美雄記曰純字子初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
 弟純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無
 紀督懈不夫其理無里咸以為能好學問教愛學士
 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
 二十從太祖征戰邑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
 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
 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縣師深入難以
 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
 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
 部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
 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
 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
 諡曰威侯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
 之備甚得人後卒有司自謙代太祖曰純以選為
 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魏書曰洪伯父嵩為尚太

祖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苑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為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卜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魏略曰文帝收洪豫也今洪必以真為語也帝曰我自為之何今豫也今洪必以真為語也帝曰我自為之何

諡曰恭侯子鶴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脩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魏書曰休祖父書為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數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位為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侯魏書曰休使歸中書母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五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

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諡曰壯侯子肇嗣世諱曰肇肇有當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後為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張隱文士傳曰肇孫字顯遠少屬志操博學有才藻仕晉時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冏輔政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從中郎出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據討賊向吳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為州郡所殺魏略曰真本姓秦曹氏或云其父伯祖攻劫太祖所出為寇所迫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其信初平中太祖與義兵邵募徒眾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宛欲害太祖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驚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為征南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真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

鈇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年即位進封邵陵侯桓侯若非曹真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則事不可論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道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眾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成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諡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特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則彥體皆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

即位為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
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
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
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
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
不名丁謚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
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
重也魏書曰爽使第義為表曰臣亡父真事三朝
之節先帝聖體不豫無忠恪之節先帝聖體不豫
告臣之應與序賢太尉俱受遺詔且憂且懼且懼
報功之博與博序賢太尉俱受遺詔且憂且懼且懼
之首選博序賢太尉俱受遺詔且憂且懼且懼
仍立名臣鎮義足歸率下也包懷遠略親受文
之政論家內外所向吉甫仲也萬里之志親受文
朝政論家內外所向吉甫仲也萬里之志親受文
凡此數者則實兼之知進而不名而處其右天
馬克免昭以宗室見之明中顯為身武大司馬
昔吳漢佐光武是直有征使四書監行今以前
位者太尉不願久是直有征使四書監行今以前
乃欲引賢長馬等既合順先帝本旨耳今將後
帝固如君之樂天知其命下少細疑朕亦當顧
人彭思之深厚至也何意未建耳亦當顧
宗必以厚也其以傳所為備爽弟義為中領軍
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
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
國丁謚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趨於時明帝以其浮
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颺等欲

魏志卷九

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
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
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氏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
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為固兵
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
世語曰魏太子曹芳幼弱上無明帝下無良將且今
宮室新創生民流離上無明帝下無良將且今
為後世之法則不可與與爭於爽前偉曰勝將取
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漢中王曰爽將取
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
知也今與平賊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
費津絕糧軍必失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
胡牛馬運轉者死虛耗矣爽以宣王年德並高
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
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尚書晏典選舉
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
疾避爽初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無推先之舉軌等
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與進
能爭且懼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與進
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
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
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
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
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翫充物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
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
十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
鄴臺使先帝婕妤好教習為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
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義

一一九

深以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
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
其為己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
宣王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為荊州刺史往詣宣
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未
無他功勞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自
得蒙引見進宣王令兩婢侍飲勝衣落復沾指勝
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善屬疾發何上尚効天下
然則情謂明公方善風疾發何上尚効天下
屈更言非州非州非州非州非州非州非州非州
荒州不非州非州非州非州非州非州非州非州
勳今當與君別自願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
相舍去則頻頻區命心因流涕與爽等相見長數
言錯誤口不攝孟指南為徐與吾當共作并時吾
當還為荊州非州非州非州非州非州非州非州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世語是爽
出遊桓範謂曰萬機與禁兵不宜出若閉城
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
乃盡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
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
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
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
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
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
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
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榮牙
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

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凶
凶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
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昔
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
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
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
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
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
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
非常過車語曰爽初宣王勅兵從關下趨武庫當門人
在欲發兵起爽在後率止之日天下事未可知如注
者得過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干
人與爽車駕宿伊水南伐才為鹿角發屯甲兵數千
食具詣行在所太官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
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劍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
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
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
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
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羲猶不
能納待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
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干實看書
赴爽宣王謂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王使許允歸秦解
總爽宣王必不能用也世語曰宣王使許允歸秦解
尉尹大目謂爽與書連官而己以洛水為誓爽信之罷
兵曹氏丹佳人生放兒弟何圖今當放等族
威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洛魏未傳日爽兄弟歸家
郡國與第四角持彈到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
動與許窮愁悶持彈到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

遣也二爽忽閣常數風明奴謫中少也數見送斐德愛彥不每艾侍不實應收及手親是陳私尋甚餉受深將
 文歌狗爽略有侍為召帝客謫常不而我白戲隨備之增公所中復以不實應收及手親是陳私尋甚餉受深將
 欽使者崖亦難所帝拜收日得仕肯完之此對奪行內斐父忠萬忠父尚用勝除玄茂鄧禹後也少得中士名於京師中書
 令郭爽柴敬與彈轉度其支何駁尚其可耶鄭等門人空博遂如我餅太祖求斐由故新貨為及免少得中士名於京師中書
 還太小不之何駁尚其可耶鄭等門人空博遂如我餅太祖求斐由故新貨為及免少得中士名於京師中書
 淮后字可言晏臺書可耶鄭等門人空博遂如我餅太祖求斐由故新貨為及免少得中士名於京師中書
 南出也當無郎中謫用曹爽其何望居書家治太問困多求斐由故新貨為及免少得中士名於京師中書
 皆居其一不屬慮為會爽其何望居書家治太問困多求斐由故新貨為及免少得中士名於京師中書
 謫別意狗從等之人帝宿功使見其傳官有我祖斐乃見犯從友晏之在川中書守拜華大事將發軍被長斥
 之宮言憑故同事外帝宿功使見其傳官有我祖斐乃見犯從友晏之在川中書守拜華大事將發軍被長斥
 計及三駁于位不似與臣去而為聽盜非笑曰私從友晏之在川中書守拜華大事將發軍被長斥
 司道狗作時得確相于王交而人用狗不顧文易之祖非選語內太書守拜華大事將發軍被長斥
 馬樂皆疽謗皆又而後無亦頗後捕入右綴為未嘗以略人易父將發軍被長斥
 宜安欲囊謂之三其內乃爽後無亦頗後捕入右綴為未嘗以略人易父將發軍被長斥
 王王瘡三謂之三其內乃爽後無亦頗後捕入右綴為未嘗以略人易父將發軍被長斥
 由使人狗臺意多拔為帝禮不飲有數鼠不日所人從為斐略人易父將發軍被長斥
 是北而謂中以輕忌謫武聞還起借才歲盜清曹斐白祖軍里丁由邸以長斥
 特謫謫何有勢貴其為衛其具呼而之略病雖曹斐白祖軍里丁由邸以長斥
 深歎尤鄙三屈多在散將有上呼而之略病雖曹斐白祖軍里丁由邸以長斥
 恨又甚丁狗於所臺驛軍父言其知和謫小以接知收吳尉尉字之茂官運送

不開欲呼出兒召城老範輩視心羣意為赴以今君作軍又為諸領林範頭錄尹勝西禁八有鉅賜當魯將之中安州材表害富出才之
 能之求之至又而門宿於何範觀對司冀刀復前諸呂聞岐軍軍左字斷爽勝出由軍數各智二關欲兵休勝之尚危換有日史遷為能畢
 及範見舉平促其以沛沛似心之列酌農州環差在尚所專尚盛元之後人後是歲有與郡內魯太侯守署後散魯不四南休察之顯軌不鮮併入
 遂出詔手昌之於範九郡邪恨範坐之名始其呂坐三實為不還自世日治幸馬為崩長曹用善後散魯不四南休察之顯軌不鮮併入
 遊城書中城範諫為卿仕性因數日清中腹屈欲公仕真直州坐與廣等冠之守長曹用善後散魯不四南休察之顯軌不鮮併入
 側範願版門欲以事特在難論書入世省拜妻是撞復新跪本牧免徐將與族為小書不悅亦政收禁以浮諸破遂中智每入德自後失
 南蕃之示已車指之真殺事示懷論範司懷難徐耳在是還州軍王建荆材一不悅亦政收禁以浮諸破遂中智每入德自後失
 見日言之已車指之真殺事示懷論範司懷難徐耳在是還州軍王建荆材一不悅亦政收禁以浮諸破遂中智每入德自後失
 爽大狗嬌閉農駕召然後亦乃知發右所濟抄範遂作刺能後冀為州充鄒邸典入史激職勝為累勝洛所而讓至太建有智每入德自後失
 勤傳非日門丞在之甚時範怒左撰為撮前墜上史為範州充鄒邸典入史激職勝為累勝洛所而讓至太建有智每入德自後失
 爽圖我有侯使外欲甚時範怒左撰為撮前墜上史為範州充鄒邸典入史激職勝為累勝洛所而讓至太建有智每入德自後失
 兄逆故詔司皆不使觀曹剛謂右欲太漢在胎也衆呂謂統州岐將集丞未聖為累勝洛所而讓至太建有智每入德自後失
 第對吏召蕃止如領也爽毅濟傳以尉書臺死怨謂展妻鎮史屋持覽府之揭慶獎尹厚陽引白勝初以赤露張於國中事器實今再軍數居黃初軌
 以從邪我故範出領宣政而我示濟濟會事曉稱觸為竟言難也長而快節都帝康而符慶太侯多堂游仕勤欠前爽與張見鎮見轉善先
 子去以促舉不範軍王以不祖濟濟會事曉稱觸為竟言難也長而快節都帝康而符慶太侯多堂游仕勤欠前爽與張見鎮見轉善先
 詣蕃敢開使從疑範起範應薄濟濟會事曉稱觸為竟言難也長而快節都帝康而符慶太侯多堂游仕勤欠前爽與張見鎮見轉善先
 許徒爾門也乃有欲兵各德閉里罷公肯虛下以反不乃下曰將意岐徐中羽桓屠南從征原處雅黨附家張北從侍此并人濟暴履末以
 昌行乃蕃範突頃應閉里罷公肯虛下以反不乃下曰將意岐徐中羽桓屠南從征原處雅黨附家張北從侍此并人濟暴履末以

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
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
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
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
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銀進爲牧荆州殘荒外
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爲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
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
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
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
感發病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
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
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泣尚薨諡
曰悼侯魏書載謂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
深敏謀過人不幸早歿命也奈子玄嗣又分尚戶
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
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
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
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林監正始初
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世
曰玄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戰牙門無太
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爲後式
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
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
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
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
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
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
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

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
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
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
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
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
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
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
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
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
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
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
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
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
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難本雖復嚴
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
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
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
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
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
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
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
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
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
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
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
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

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
 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
 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
 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
 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故先王達其
 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
 私以御職茲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
 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
 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
 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
 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
 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
 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
 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
 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
 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
 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
 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
 弊谷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
 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
 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親
 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
 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
 戶之縣各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
 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選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
 進才効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

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
 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使民省費在
 於此矣又以為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
 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
 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
 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
 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統素金銀飾鏤之物
 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
 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
 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
 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
 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
 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
 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
 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
 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
 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
 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
 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
 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
 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
 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昔賈誼
 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
 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立又書曰漢文雖身衣
 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
 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

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離意人地也便治玄正色黃其
 曰吾當何辭下辭廷尉鍾離意人地也便治玄正色黃其
 就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玄正色黃其
 廷尉鍾離意人地也便治玄正色黃其
 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鍾離意人地也便治玄正色黃其
 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威椒房之尊立備世臣並
 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閣豎授以姦計
 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
 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統所正皆
 如科律報統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
 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救賢等皆夷三族臨斬東市顏
 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不交人自華西
 吾豈苟存自容於夏侯處乎宗道不何不傳與之俱
 能通家少矣通我刑元士宗道不何不傳與之俱
 也衛將軍及司馬文王刑元士宗道不何不傳與之俱
 以空齋十之案後至空實越嚴諸首通大將軍軍弟
 中憲都督至十之案後至空實越嚴諸首通大將軍軍弟
 云憲都督至十之案後至空實越嚴諸首通大將軍軍弟
 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
 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
 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
 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
 即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從允
 為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
 收付廷尉徒樂浪道死

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
 子時校也卒止佳看藏人重色君繩範氏世十工相曰有北之難大魏平其詔自之趣旌謂事靜咸知等收出應切選與
 式最對果免便才之其生不有果之賈語可獨印印九乃限以召氏大官促近帝耳旋著而己以士已欲為八嘗同
 字優狂慶其不才婦子德幾德之有而申印入從曰始相謂文求精秋秋故令前九是兄畫典帝意夫乾見守不死與產
 儀奇齒字後皆多藝曰婦奇何許允客職伯九仲精印而妻先領罪尤為子送有廷司顧當會與羣士說華解軍朝怪中領為便
 阻于州刺約嗣母多幸無正猛謂曰有入姓九始經將受法已拜曰其至而妻不廷司顧當會與羣士說華解軍朝怪中領為便
 才字思傳有封教問與父兒神令婦便曰起是然十屬文語陳問不免曰在帝氏怒號詰出謂守道故以歸臣解前中建與劉臣不領為便
 至祖暢治子也事會當事色問有曰起是然十屬文語陳問不免曰在帝氏怒號詰出謂守道故以歸臣解前中建與劉臣不領為便
 漢以晉理孫雖兒語收後不允士妻必交二經從許長送書夫史日也限之謂守道故以歸臣解前中建與劉臣不領為便
 陽清諸才而會兒語收後不允士妻必交二經從許長送書夫史日也限之謂守道故以歸臣解前中建與劉臣不領為便
 史籍贊晉世識之自居白為知其行乏留無法馬利文果刺謂期在九曰則未減廣拉昔我見相朱允靜者我中允重卿收期
 原至猛康九輪命不母景爾所凡德容允使入意世工日術章而此此之見之於帝曰主疑以徒數帝國成耳其州北而豐特等俊子
 太守中樂奇猛雷為司奇之狀哀鐘等鐘會欲走觀好行曰而婢既以漢凶印圖九之鎮視守奪非死
 清當錄字智對離會欲走觀好行曰而婢既以漢凶印圖九之鎮視守奪非死

鄉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
 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
 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為江
 以實對令交市兵馬不擅去對吏杖經五十狀與
 二不復出經申為司隸校尉及經內向雄都官使
 聞業之出經申為司隸校尉及經內向雄都官使
 王不復出經申為司隸校尉及經內向雄都官使
 漢一春刑及經申為司隸校尉及經內向雄都官使
 何不之有我所守志可嘉伯清格冀州匪躬之贊子為晉史
 身不常法然守志可嘉伯清格冀州匪躬之贊子為晉史
 殺意常法然守志可嘉伯清格冀州匪躬之贊子為晉史
 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伯清格冀州匪躬之贊子為晉史
 大司尚書伯清格冀州匪躬之贊子為晉史

魏志卷九

評曰夏侯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
 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效勞爽德薄
 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文以規
 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縷縷榮位如斯曾
 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魏志卷九考證

夏侯惇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臣
明楷按布已死于建安三年此時無與太祖交兵
之事又按武帝紀云二十四年王自洛陽南征羽
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此呂布
二字疑為關羽二字之誤然各本皆同

安西鎮東將軍假節柱乃共構以誹謗公主奏之
有詔收赫○公主宋本作令主

夏侯淵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臣浩按張魯傳
注云劉雄鳴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
雄鳴南奔漢中是其人也此作劉雄疑脫鳴字
姜敘起兵函城以應之○何焯曰西縣屬漢陽西古

作函此函字與楊阜傳皆訛為函
霸第威官至兗州刺史注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
何焯曰陽當作羊此晉景獻皇后也

曹仁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部○毛本作
斬譚首及北征三部

曹洪與太祖會龍亢○監本誤作龍元今改正
曹休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何
焯曰當作休督諸軍宣王與休並為上將分道而
進宣王方從西道當吳上流則東軍之向晉陽者
不得而兼督也

曹真得制其輕重也注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願長少
也○北宋本長少作少長

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受疑當作授
夷三族注以官易富鄧元茂○臣浩按通志略作以
官易婦為是藏艾以父妾與賜故為此語也

又注蓋由交友非奇才○一本作非其才
又注丁謚字彥靖○太平御覽增作靜

又注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獸作疽癘○何焯
曰崖柴藝文作唯喋玉篇唯狗欲噬也類篇又作
噬則偏旁無口字者或古人假借通用獸太平御
覽作獸

又注明帝禁許華而人白勝堂有四憲八達各有

主名用是殺收○臣龍官按堂有四憲八達未必
能得算或堂字為黨字之誤諸葛誕注云以元曉
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是其証也意與曉
古字通用

著述凡數十篇注又其母在內○北宋本作又以其
母在內

夏侯尚至於獲象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
之覺○覺何焯云疑作較

時年四十六注元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統攝諸
之○何焯曰以三少帝紀證之文王於時為安東
將軍非衛將軍也

徒樂預道死注某郡太守雖預編文書先至年限在
後日限在前○太平御覽日限在前上多某守雖
後四字

故以致敗注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臣明楷
按高貴鄉公卒注云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
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則此竟字當作意字

魏志卷九考證

魏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荀彧字文若穎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

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君拔擢李膺漢紀曰淑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錫濟南相叔爽司空皆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

去紹從太祖太祖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

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暴

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

過虜略至穎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

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興平

元年太祖征陶謙任或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

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

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或或知邈爲亂

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

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

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

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

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

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

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

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又與程昱計使說苑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

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

鐵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

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

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

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

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定今以破李封

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

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

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

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

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

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

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苑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臣松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難是抑抗之言要非冀弱之辭曹公傳云自汴移東出多依彭陶間邴太租至坑董卓傳云自汴移水為不流陶謙邴太租至坑董卓傳云自汴移東出多依彭陶間邴太租至坑董卓傳云自汴移

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其或在臺閣不以私欲撓言不意或有羣臣下或才官薄謂者所以表其才也若平正言類此其人太祖征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

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遺疏衡而逐之
衡以交絕於對表智窮於費祖身死名滅為天下笑
有謂之者太祖問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或言荀攸
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
太祖以或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為揚州
章康為涼州後敗亡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北人
丞諳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督軍御史中
五年為孫策所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
以示象康字元將亦京北人不盡其意故其書唯
將元來魏性真實文雅弘毅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
近出老蚌其珍貴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太僕康代為
涼州刺史時其榮之端從涼州超所圍堅守太僕康代為
將名遂為超所傳仲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
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疆太祖方東憂呂布南
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
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眾皆謂以失利於
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
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或曰
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
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
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
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
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
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眾其實難用公
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
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
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己謹儉
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
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

從紹之疆其何能為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
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
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
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
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
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
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
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
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
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
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
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
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
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
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
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
在滎陽成皋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
也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
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
失也太祖乃往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
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
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六
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
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眾離心
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克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
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

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
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
祖錄或前後功表封或為萬歲亭侯表或曰臣聞載太
曲卓所錫賞不後野績不越廟堂先於平陽國勳重是故
古今紛擾忠念守臣始令舉義兵周旋征伐與無悔計
力以同心左右王略顯光日月無疆幸蒙天祐之業臣
由恪恭用如專履高辭以彰元勳與君共事野天職之
忠通相也願亦勿多君之與或夫乃必九年太祖拔鄴領冀
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
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
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
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
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
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
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
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
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
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
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
為謀主或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
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
功封列侯

太尉左之亦名也其少子安或從父兄也其妻長
子輝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並貴重皆謙冲節儉祿
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或邑千戶
合二千戶或曰官俸少又此建國之起臣書入與或
其或慮不職或曰官俸少又此建國之起臣書入與或
南世出也及破大建官俸少又此建國之起臣書入與或
之形無四州之使臣若南官俸少又此建國之起臣書入與或
克平無四州之使臣若南官俸少又此建國之起臣書入與或
尚不重也或曰官俸少又此建國之起臣書入與或
動人非平之或曰官俸少又此建國之起臣書入與或
聖人非平之或曰官俸少又此建國之起臣書入與或
至三公而使復所表其二戶後或曰官俸少又此建國之起臣書入與或
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
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
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
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或或以為太
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
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
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
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
薨時年五十諡曰敬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秋氏春
金契草方腹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於

文帝深恨憚... 憚弟俱御史中丞... 帝曲禮事... 官至虎賁中郎將... 子憚嗣侯... 皆與親善... 咸熙中開建五等... 南頓子荀... 皆與親善... 咸熙中開建五等... 南頓子荀...

早卒... 荀氏... 伯曰... 世... 位... 見... 意... 見... 有... 早卒... 荀氏... 伯曰... 世... 位... 見... 意... 見... 有... 早卒... 荀氏... 伯曰... 世... 位... 見... 意... 見... 有...

二書所云荀彧位亞台司不與同班無緣方得待中
 荀彧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荀氏家傳
 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侍中父彧州
 為從事與弟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彧
 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
 茲衢寤乃推問果殺人命由是異之魏書曰彧年
 後與族父膺俱著名所與孔融論內刑惜後徵有
 聖人優劣並在融集所位至濟陰太守後徵有
 祭酒相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彧等二十餘人彧到
 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彧與
 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
 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
 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
 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
 憂懼自殺張璠漢紀曰顒字伯求少與郭泰交
 是起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與顒
 事起其友是時天下士大夫皆慕之顒與泰交
 奔走其友是時天下士大夫皆慕之顒與泰交
 術入洛陽從顒計議未嘗不與顒共顒與泰交
 名錄曰高亮而伯求親之數一罪也許德遠先覺
 性行伯求肥而伯求親之數一罪也許德遠先覺
 業而伯求肥而伯求親之數一罪也許德遠先覺
 王德而伯求肥而伯求親之數一罪也許德遠先覺
 宗且伯求肥而伯求親之數一罪也許德遠先覺
 積財巨萬求書則於濟道是罪也許德遠先覺
 南陽承其會下假而欲使伯求復牛名發以去
 天殺承其會下假而欲使伯求復牛名發以去
 卓願承其會下假而欲使伯求復牛名發以去

與使并置顯尸而攸言論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得免與此不同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
 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
 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
 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
 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攸名
 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
 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二年從征張繇
 攸言於太祖曰繇與劉表相特為疆然繇以遊軍仰
 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
 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獲
 與戰繇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
 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
 魏書曰繇者云表繇在後而還繇呂布其危必也攸
 以為表繇者云表繇在後而還繇呂布其危必也攸
 淮泗間表繇者云表繇在後而還繇呂布其危必也攸
 破也太祖曰善此行布以敗劉備而滅其心未附若
 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
 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
 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
 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
 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
 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道輜重
 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
 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
 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
 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
 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日暮至其將韓萇銳而輕

敵擊可破也臣松之案諸書韓嬰或作太祖曰誰可使彼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遺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情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檣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尙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尙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平之譚尙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違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尙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魏書曰太祖

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等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臣松之案攸從征孫權

道薨太祖言則流涕魏書曰太祖薨時年六十九歲

者太祖曰荀公達與公達交久而未嘗言其短也

明以之舉其行無不謀世大賢君子也

君子之難善其行無不謀世大賢君子也

長子緝有攸風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爲陵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證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九將春秋

者時也天下無不謀世大賢君子也

而智者必因機而發今將軍將軍也

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魏書曰太祖

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魏書曰太祖

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魏書曰太祖

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魏書曰太祖

之朝以朝... 能之空... 功之已... 合之南... 雖之不... 命之在... 兵之共... 死而... 行數十... 我家必... 故謂假... 以實非... 輔屯陝... 汜張濟... 盡誅涼... 不如率... 而事濟... 然催乃... 仁之言... 始開一... 民嬰周... 大有如... 曰此救... 射謂曰... 非所以... 尚書典... 曹公必...

會母喪去官... 惟與不... 吾自受... 召光胡... 計謂許... 由引去... 天此善... 索何善... 軍段煨... 大日建... 備謂愈... 謂將行... 多疑有... 喜又望... 得謂則... 善視其... 變多疑... 續自追... 交戰大... 曰不用... 有變亟... 還問謂... 擊勝兵... 曰此易... 曹公必...

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
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
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
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繡書結援繡欲
許之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
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
謂繡曰若此當何歸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疆曹
弱又與曹爲讎從之如何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
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疆盛我以少
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
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
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太
祖見之喜執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繡
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
軍事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繡計焉出
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
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
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
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繡爲太中大夫
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繡諫曰明公
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
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
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臣松之以爲繡
之謀未合當時
之宜于時韓馬之徒尚狠顧荆右魏武之勢未
都也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曹孫權之計固已
非也荆人服繡所之抗禦故曹孫權守江陵不
越安之得行稱服之具藉荆楚之權既新乎江
越資對表水戰之具藉荆楚之權既新乎江

敗蓋有成如之勢天實爲之與以根安侯之於赤自
東下非失算也此規爲無當夫魏武後則武平張
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難斬之不能止由及即亦
劉璋之類也世咸謂劉備難斬之不能止由及即亦
爲是即愈見言言非也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
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繡以爲可僞許之
又問繡計策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繡謀
語在武紀卒破遂超繡本謀也是時文帝爲五官將
而臨留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
使人問繡自固之術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
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
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繡曰嘿然不對太祖曰
與卿言而不答何也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
太祖曰何思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
笑於是太子遂定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
懼見猜嫌閨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
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即位以繡爲太尉魏略
曰文帝即位以繡爲太尉
帝德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三公具瞻所傳曰晉
司使關武帝問其人於蜀答曰三公具瞻所傳曰晉
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用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
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爲列侯以長子穆
爲駙馬都尉帝問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
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
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
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
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
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
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

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
 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詡年七十七薨諡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
 模嗣子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顯於晉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
 充其志也臣世論者多識或難規魏氏以無漢祚君
 功既建義識亦成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豈不識魏
 武之志非言作漢之未得遠者亦同乎豈不識魏
 流已極非虎視之懷異心哉良以撥亂之時資杖順
 略則屯運非斯人之與首類是故經緯之遠航若
 救宗首用能於中荀子大享仁蒙之遠航若
 及至業既布誠於百代後身任重道遠志行
 全大正於業既布誠於百代後身任重道遠志行
 義立於業既布誠於百代後身任重道遠志行
 充其殆誣之數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
 良平之亞歟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相從張
 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不共其類矣且荀詡今為程郭之
 光之與蒸燭乎其照其均質則異焉荀賈之評共
 區別之宜也失乎其照其均質則異焉荀賈之評共

魏志卷十



魏志卷十考證

荀彧叔爽司空注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讓切梁氏○

蓋本訛作讓切梁氏今改正

太祖讓奉迎都許○臣清植按奉迎之後用董昭勸

乃都許耳其初未有都許之讓也事見武紀甚明

此都許二字乃史家隨筆之誤

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

○何焯曰太平御覽高祖東伐上有晉文納周襄

王而諸侯願從十一字

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臣清植按史於或官獨

書漢蓋原其本志非魏純臣與攸詡等異

皆與或籌焉注衡蓋布單衣疏巾履○北宋本作疏

布履

韋康為涼州後敗亡注懿性貞實文懿篤誠保家之

主也○臣明楷按懿訓傷此係孔融讓仲將之言

于義無取疑是懿字懿即敏又與懿通輾轉而訛

也

又注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蓋本牧誤按今改

正

以功封列侯注謹于閔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據○蓋

本訛作字學據今改正

又注閔從孫暉字景文○臣龍官按閔荀彧第四

兄謹之子也其從孫似不應與彧子暉同名疑有

誤

以彭殊勳密以詔或○北宋本作密以詔詔或

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臣清植按史家此言所以

原或本志也先臣光地曰朱子謂陳羣為賊佐命

詞嚴而義正荀攸賈詡自應入此例或之侍中原

是漢官未嘗任操操建國稱魏則或死而後操為

之其阻董昭以致殺身一節亦自可取或之罪當

從末減

荀攸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毛本作百萬何

焯校本作十萬

賈詡謂詡有良平之奇○太平御覽作良平之計

注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何焯曰萬字疑衍

想因下方字而妄增加也

文帝即位以詡為大尉注文帝德詡之對太祖故即

位首登上司○德蓋本作得

未能充其志也注世之論者○此處疑當有書名或

前人姓氏名今脫落

又注橫流已極○蓋本作橫流已及今改正

魏志卷十考證

魏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袁渙 張範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寧 張昭 王烈 焦先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袁宏漢時

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

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

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

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

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

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

且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

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乃止布破渙

得歸太祖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

中物唯其所欲太祖又給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

發已眾入關之大懸重載唯渙取數卷黃糧

益恨之太祖渙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

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

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

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

其道歟渙聞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

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

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

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

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

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

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

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

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曰夫民安土重遷不

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

不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為梁相渙每勅

諸縣務存饒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

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

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為政崇教訓思而後行

外溫柔而內能斷魏書曰渙長呂岐善朱淵袁津

淵師友祭酒決疑皆酒殺等因各歸家不與渙出

大怒將吏唯渙等與名不謂渙曰夫師友之誼

義則名相伐不可謂渙曰夫師友之誼

則然矣君謂渙等與名不謂渙曰夫師友之誼

之官者所以敬之師友也夫師友之誼

不論其名而加君誅之師友也夫師友之誼

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

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躍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黃育不過也渙子侃亦精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袁氏世紀曰渙與四子侃高與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謙退不為也時人交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郎卿號為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高字宣厚精幹有操理好道約而理當少微病未嘗動筆字尼忠信公正不取言問唯恐人言之不勝己論以世多險故常恬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也荀韓九州記聖人之備才秦始中為給事申袁氏位貴達至今初渙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晉諸公贊曰亮子黎字儀書尚霸弟微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袁宏漢紀曰初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遺民以義存唯強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微曰古人盛衰知幾亡矣夫有見幾而作君子也天理盛衰可知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衆微將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微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

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眾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眾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眾欲徵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眾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為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眾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為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

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魏書曰文帝即位以範子參為郎中承孫劭晉中謀軍與勇楊駿俱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

以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

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

千餘家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之廣八寸長轉為樂浪

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為

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

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

臣松之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無守備則

太祖定鄴後也案度傳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

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有不復在矣又顧謂茂曰於君

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

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

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壽率義兵為天下誅殘

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

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

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

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為魏郡太守甘陵相

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茂以選為長史遷左軍師

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為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

茂復為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名在八友中茂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名在八友中茂

觀其人必為國器吾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

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

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

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

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

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為

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

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

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

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

有功淵竊取之太祖大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

謗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

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

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

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

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

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

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

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恭儉自守卒官魏書曰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

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

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

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

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

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

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

為衆所指各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

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二十騎俱往
 虞自出祖而遣之先賢行狀曰鳴將行引虞與
 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既取道鳴乃更
 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聽既取道鳴乃更
 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閉徑去遂至長安
 致命詔拜騎都尉鳴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
 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
 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鳴至謁祭虞墓
 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鳴謂曰汝
 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瓚答曰漢室衰
 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
 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
 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
 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
 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
 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
 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
 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
 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
 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
 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擇其
 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
 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
 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
 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
 傷犯盜諍訟之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
 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

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
 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袁紹
 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
 留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
 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
 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
 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
 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
 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
 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
 者即奉茂才拜為舊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
 水雨而濱海洿下滯滯不通虞亦遮守蹊要軍不得
 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
 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
 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
 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虞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
 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
 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
 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
 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虞候
 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為鄉導
 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
 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
 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疇亭侯邑
 五百戶武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疇時度理備出

合義州始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衝清靜隱約

於耕而後食人易化與共首尾及後及子威後加
 臣奉命大易九長首自使到部曲王放塞九
 胡中九民或公之來兵五九百啓導山谷遂滅焉
 平塞表應文武以旌其美自以始為居難率眾遁
 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
 心許而不奪奪將欲使太祖令曰昔伯成棄國夏后
 一也其遠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
 應袁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盡規魏祖建盧龍
 其為賊胡為復弔祭使其首至也此舉止長為進
 中則不應與王備哭喪其至也此舉止長為進
 譚說同而心異也 嘯蓋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
 家居鄴太祖賜嘯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
 荆州還太祖追念嘯功殊美恨前聽嘯之讓曰是成
 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嘯
 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嘯精令田疇至節高尚州
 里戎夏交戰太祖命曰嘯精令田疇至節高尚州
 詔征定河北盛命召不願懷德志以徵真主及嘯
 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寇時加禮命嘯
 長驅於城而嘯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
 侯食邑五百而嘯無久留王與失嘯上疏陳誠以死
 之多矣宜從表封之無久留王與失嘯上疏陳誠以死
 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
 嘯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
 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大臣博議世子以嘯同於子文
 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
 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傳書載其美所以昔遠赦
 會夫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刑於法焉重魏略載
 設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先官加刑於法焉重魏略載
 求教仁得仁嘯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

之遂如時志即歷善復愛尚同之事而老嗚使民結
 夫守志聖人各因道或出或入以爲原思辭已故
 不與子路拒不合牛謂之益善雖可以爲清濁金足
 多能業呂氏春秋魯國之法置人而爲臣妾於諸
 有松之者取其金於國之府子貢曰人而爲臣妾於諸
 其子曰失之者自其金於國之府子貢曰人而爲臣妾於諸
 此語之與邪而事將別有所出 太祖猶欲侯之嘯
 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
 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嘯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
 不能顧乎嘯答曰是何言之過也嘯負義逃竄之人
 耳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
 哉縱國私嘯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嘯者猶復
 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勿首於前言未卒涕泣
 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
 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嘯德義賜嘯從
 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儵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
 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
 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
 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爲
 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
 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
 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
 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郗原融
 不聽融集有融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
 曰諒不患無位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謝不俸余嘉

乃勳應乃懿德用升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
 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
 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
 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為營
 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
 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
 難脩雖休歸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
 辟脩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
 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
 墨令後復為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
 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
 敗劉詢起兵澤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背叛
 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
 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
 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
 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
 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
 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
 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
 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
 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
 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
 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
 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
 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
 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

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傳子曰太祖既誅
 受命之者及不哭非義也長死義何立世謂曰
 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長行其義不謂命
 也故之臣松之案田疇傳疇為袁尚所辟不謂命
 之有違事實以脩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
 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
 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
 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
 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
 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
 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
 姓稱之魏略曰脩為司金中郎將
 無於事放之勢是以在職七年未嘗不昭於時坐
 見其於何者乃少任重不報未嘗不昭於時坐
 祖餐然之乃少任重不報未嘗不昭於時坐
 深至熱非徒耳目而已察觀人甚遠論以心知君
 成無利足聽眾國之用已也初立陶正公此君元
 餘先滿建侯是陳近桑弘羊位也三公君元
 兆自告者也侯是陳近桑弘羊位也三公君元
 開意以軍師衆賢之議以士為不建君然舉君為
 之所底以軍師衆賢之議以士為不建君然舉君為
 見此以軍師衆賢之議以士為不建君然舉君為
 使不若沉滯治官始張甲李乙尚後百變此主不
 斯不若沉滯治官始張甲李乙尚後百變此主不
 正衡少府鍾期不孤懼有也空其聲復出守令平
 備此復試君三輔非業有所副也孤意曰守令平
 而運魏郡太守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太祖
 議行肉刑脩以為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為奉常
 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
 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

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

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

子臺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

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與有管少卿年十六喪父

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少卿年十六喪父

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賜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

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郡原相友俱游學於

異國竝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

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

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

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子康

絕命不宣乃因山為廬寧度子康

禮讓非居旬月而成邑遂講安其賢民化其德

龍性剛直清議無見物由是下皆安其賢民化其德

還度麻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輔之終莫敢發言其

或男如女雜或甫欲官士寧居屯落會井汲者

乃各相以待不復關訟牛主得而怪之問知牽牛者

涼刑是以為左右無關訟牛主得而怪之問知牽牛者

者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

賈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行狀

為友烈通類達荀道義不阿李穎川陳太丘為師二

君於學見烈器業過人服所屬亦與相親泣是英名

命遂以宗族稱孝廉序其誘歸仁以金廣遂與相親

以遺器門人承出風成遠序其誘歸仁以金廣遂與相親

別盜州人承出風成遠序其誘歸仁以金廣遂與相親

之盜幸無日承出風成遠序其誘歸仁以金廣遂與相親

曰昔之或穆公此盜既聞盜之長食君之與盜者何也

是其死取惡知穆公此盜既聞盜之長食君之與盜者何也

年之問中姓行路老父擔重之人老父復行數十里欲至家置

而取而購或恐置而去懼後之人老父復行數十里欲至家置

代今人將復告王父劍擊其決未問曰若子前之仁請告吾得

有名仁人吾未成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父時盜於劫也烈世

使國入詔樂九或望盧而異以和人能直感曲直不察孝廉三府

至望國主皆親或望盧而異以和人能直感曲直不察孝廉三府

四民皆不衣蔬食不董卓其樂東避地東射農器編三府

世多弊議真不所害少烈國黨之歷人互相譏諷自避世若君東

東為弱解而不暴寡商買安之二市三不費有患使避世若君東

終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

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即位徵

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

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

西渡盡封還之立傳子曰恭是時康弱而己死婦子不立而

寧曰慶嫡立庶下有東連心亂七所起乃歸也後將果

乘海侯位微寧在東而南連心亂七所起乃歸也後將果

宜文侯位微寧在東而南連心亂七所起乃歸也後將果

冥紅也人盡或莫知所治望見有光如星時帝使相

神無居人又無皇火南望見有光如星時帝使相

大夫固辭不受聞傳子曰寧上書感天且以寧為太中

大勳周臣之器神實之非才於聖主用能釋巨帝即位太

願使病一日老西得盡微陛下書聽野食山觀焉之明帝即位太

尉華歆遜位讓寧王傳子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

仁者遠伏見真士北海管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寧

虛空可致至拜光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備清

化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王道衰缺浮海遁

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

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尚書君也造或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其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虚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脩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

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為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寶融而蒙璽封之寵塗稅驚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閻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節高乎審老疾廷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為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復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飭法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闕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為守高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虞首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鷲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為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絮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闡奧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

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
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嚙諮羣公思
求備又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
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
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為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
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藁門偃息
窮巷飯鷺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
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
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衰職
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
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
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
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
祖招賢故典賓禮備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俾於前
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
前世王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
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
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
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
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
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尚書
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雖出處殊塗俯仰異
思魏都賦曰優賢者於揚歷也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東
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為
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
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傳子曰寧以

多矣變氏族者其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者氏
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如湖如魯如里
有困窮者家儲不盈石必分以贖救之忠人子
言教其順與其行雖若不可及之者無不化焉寧
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
之亡天下知與若此不亦至乎時鉅鹿張琦字子
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琦少游太學學兼
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
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
遷居任縣太祖為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
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琦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
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琦毓教曰張
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
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
辛亥詔書張掖郡立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
像靈龜宅于川西巖然磐峙蒼質素章麟鳳龍馬煥
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
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尚書
曰大玉璽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注事班天下任令
曰河圖圖出於河帝王受之于綽連齋以問琦琦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
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
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
正始元年戴篤之鳥巢琦門陰琦告門人曰夫戴篤
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
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
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
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
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

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
 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
 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
 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
 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
 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
 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為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
 等謀害帝昭聞而步涉險處生於昭鍾之閉止生共
 盟不肯昭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之信行
 著於鄉鄰建安十六年百姓聞昭解之是以寇難
 千餘家幾無相劫略昭常避解之是以寇難
 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部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
 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
 擾民孫狼等因與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
 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
 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爲賊寇到陸渾南長
 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
 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高士傳曰
 杜意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正始中驃騎
 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顛鍾毓太僕
 庾嶷書廣氏譜嶷字劭然穎川人子靈玄駙晉尚
 史嶷通之孫門侍中嶷弟通字德先太中大夫通胤
 今至弘農太守何植等有文士傳曰植字元幹豫州
 州刺史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植子懿後將軍
 昌車騎將軍豫州刺史其後多至大官自後漢世
 俾卓也貴達至今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
 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高士傳
 以戒車未息微命之事且願後之本州評議故不即
 頭休復與夷皓昭之有詔訪於本州評議故不即
 等位皆賢伯納士王致爲卿佐重足也古者考行於
 下忠

臣之所高行也昭宿德者艾遺也山至熹平二年公
 林世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
 鍾繇邯鄲淳衛覲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楷
 焉外傳曰胡君純怡心無非其好也雖僕隸必加禮
 十而先河東人於書略者吾於胡君然中見之
 先與相扶接避餘白波東侯揚州取相安陽初年
 武陽諸太占諸先食草飲界至無武陽時太陽長
 家屬獨竄於諸先食草飲界至無武陽時太陽長
 南望見注其籍給士日五升後有取疫病語人多
 人耳遂及童兒皆取皆大輕易不踐其衣者必
 循常使陌履其童兒皆取皆大輕易不踐其衣者必
 草作以爲瓜牛科頭淨徒每出獨營見林則草須
 自寒已構火其直又出於中語人爲草須去乃
 食道藏匿或問其故嘗持一杖南渡河與水人遇
 委語太甚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河與水人遇
 官可故過其是處人疑其非我君與我君與我君
 與之語曰國不家我疑其非我君與我君與我君
 乃曰先學今是更相追逐本心好當推其意疑
 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好當推其意疑
 邪謂吳不嘉異節與於先非故人密謂之經也
 東董經特嘉異節與於先非故人密謂之經也
 其白經特嘉異節與於先非故人密謂之經也
 波時不肯復如與之先非故人密謂之經也
 遂不念武陽後邪與之先非故人密謂之經也
 世莫知所應後邪與之先非故人密謂之經也
 兄弟莫知所應後邪與之先非故人密謂之經也
 又無草河以見室衰言生乎漢末不言及陝居
 之乃使人問或受身親室衰言生乎漢末不言及
 口亦嘗有言難守董衣因事遇而又不與語物皆
 而太安守言難守董衣因事遇而又不與語物皆
 賢其後定野火燒董衣因事遇而又不與語物皆
 不度移其後定野火燒董衣因事遇而又不與語物皆
 不度移其後定野火燒董衣因事遇而又不與語物皆

趣者室宅也口者不親也口者不親也口者不親也口者不親也口者不親也
 難者室宅也口者不親也口者不親也口者不親也口者不親也口者不親也
 形之不親也口者不親也口者不親也口者不親也口者不親也口者不親也
 繩已量未及以行其至豈視聽其形而歷已百耳以目足
 處以榮愛不居身於野心以視聽其形而歷已百耳以目足
 雖上議不尚也自義皇已之仙人年以驚其目以目足
 秋性同禽獸並刺為史之職而莫先也魏略載魏氏期
 及先寒生字者正累如客伯三重曉兆人星也魏略載魏氏期
 牛及先寒生字者正累如客伯三重曉兆人星也魏略載魏氏期
 歲箱夫荒初華年似四如餘十隨亂徒又謂之謂其已百耳以目足
 中婦至黃初年入安蜀十餘年隨亂徒又謂之謂其已百耳以目足
 以婦至黃初年入安蜀十餘年隨亂徒又謂之謂其已百耳以目足
 年視八星九宿為初年入安蜀十餘年隨亂徒又謂之謂其已百耳以目足
 取升食五不升九宿為初年入安蜀十餘年隨亂徒又謂之謂其已百耳以目足
 石字不升九宿為初年入安蜀十餘年隨亂徒又謂之謂其已百耳以目足
 儒樂文德安足衣食四書或論之宿陽不復言至夜居道中
 初不事吟業者門徒數千常中老六亦就學是長安諸內漢書中
 不復吟業者門徒數千常中老六亦就學是長安諸內漢書中
 食不取如無所求其獨居窮巷小屋無親至不足與人謂寒
 其言不取如無所求其獨居窮巷小屋無親至不足與人謂寒
 肯言不取如無所求其獨居窮巷小屋無親至不足與人謂寒
 止其而中臣與瓜之案案蝸蝸牛及蟲有故謂於右角牛者
 呼子為黃中臣與瓜之案案蝸蝸牛及蟲有故謂於右角牛者
 莊子曰黃中臣與瓜之案案蝸蝸牛及蟲有故謂於右角牛者
 逐日袁渙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為松之履
 評曰袁渙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為松之履
 近也非履清蹈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
 也張承各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
 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璠胡昭闔門

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魏志卷十一

(Larg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blank or faded, with a large watermark '愛知' visible in the center.)

魏志 卷十一

一五二

魏志卷十一考證

哀漢袁漢字曜卿○何焯曰漢當作煥今太康縣猶有魏袁煥碑臣浩按蜀志許靖傳亦作煥

外溫柔而內能斷注遣使行學還召用之○監本脫

還字今添

魏國初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監本脫為字

今添

涼茂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常據北宋本作多據

田疇好讀書善擊劍○宋本無善字

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宋本無相字

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留○毛本作

皆拒不當元本作皆拒不受

又命田預喻指○預北宋本作豫

邑五百戶注蕩析離居靡所依懷○蕩析監本誤作

傷拆今改正

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注至于田疇方斯近矣

○北宋本作方斯遠矣

王脩賊入孫氏吏不能執○太平御覽作吏不能得

百姓稱之注魏略曰脩為司金中郎將○太平御覽

作河北始開冶以脩為司金中郎將多河北下六

字

世稱其知人注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悴○北宋

本讀詩上多一每字

又注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為其郡右姓○北宋本

無其字

又注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達北宋本作達

郡原源從行卒注當以書相分○臣明措按分子于

文義晦冊府作介蓋謂孫崧以充豫士多相識欲

以書為介紹而先容之下文非若交游之待分而

成也亦當作介其誤同

又注某今孤負恩施○監本脫今字今添

又注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監本脫則字臣浩

按此二語與下句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為對舉

之文今照別本添

又注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監本作拾

以繫樹枝別本作拾干義較長今改正

河南尹扶風龐迪○何焯校本作龐迪

管寧王烈者字彥方○何焯曰本為彥考後漢書注

可據北宋本亦作考

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宋本無既字

而失考父茲恭之義○茲當作滋

宜蒙徵命以勵風俗注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

高尚識宜嘉異○宋本無世所高尚四字

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北宋本作

嘉平二年

動見模楷焉注遭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為死

就視知生○宋本作就視如故今改正

又注先等作團舍形如蝸牛故謂之蝸牛廬○

宋本作形如蝸牛廬無破字及故謂之蝸牛五字

魏志卷十一考證

魏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崔琰孔融主許攸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顛 鮑勛 司馬芝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
事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
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
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
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
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
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
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
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
勅郡縣掩骼埋斃示懼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
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
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
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
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
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
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
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
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
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
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
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

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
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
禮以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
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
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
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
企踵所思者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
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
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而
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
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禩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
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禩
賢已壞矣禩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為丞
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掾時教曰君有
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
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
尚書時未立太子臨當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
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
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
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
制命還家賜死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
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
初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道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
明拔朝廷歸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
高天下稱仁太祖即禮辟之後太祖為魏王訓發表稱贊功
伐褒述威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為失所舉

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
 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
 行狀曰孫亮公正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賢
 華僑進選行神阿黨諸官治民功績舉拔貞賢
 賜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子時四海軍吏人
 朝服徒行人長史還者垢面衣帶乘柴車軍吏人
 欲之累賤者絕矣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乎下民
 無之今時太子未定而臨儲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
 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
 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
 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
 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
 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
 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
 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棗漢
 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
 於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
 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
 神明之意而當致早案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
 則亢陽所以為旱玠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也急
 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
 魘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相值不衛
 人伐邢師興而兩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
 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
 時見黥面凡為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
 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
 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
 困於石顯買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

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
 前或害其後臣垂齟齬積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
 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
 淫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為臣
 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
 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
 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
 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
 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
 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
 無怨民枉直當則折無不舉直措枉庶幾則國
 高爵之謂新可以至重四海惟清編照者也昔漢
 豈不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
 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征馬
 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
 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史復還為東
 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與蓬伯玉之智得久行其偽
 乎且森以事君者吾所能也奕曰聖主當以規信顯
 日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
 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
 奕失位而崔琰被誅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
 為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
 嚴昔西門豹佩章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彊者望
 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
 既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
 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

以吾爪牙之臣無邊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奔其人也太祖乃以奔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族之為人奔無子紹以其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照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華嶺夔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司隸校尉大司農丞初二年南單左右和帝佳之歷位以照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為九夔幼喪父與母

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魏書曰夔未從父衡為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中諸父兄皆避亂

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廩陽廩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廩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瀟山術知夔終不為己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難恨夔而不及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

見及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前上

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承等郊迎奉牛酒詣郡卒平賊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餘家齊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綱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鐵鐙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慮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

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志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懷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

謂書曰僕不弟方進龍僕與夔不合尚書僕射

二傳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夔諡曰靖侯子會嗣咸熙中為司徒時晉紀曰會字穎考正元中為司徒校尉

以武衛將軍荀勗所表咸為議曰大魏承秦漢之

刑顯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顯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刑顯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顯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刑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顯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為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刑顯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顯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刑顯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立靜澹泊言少禮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顯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

問願顯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
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
阼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為司隸校尉徙
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晉諸公贊曰願會孫喬字
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
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
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為濟北相協
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魏書曰信父

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魏書曰信父
鮑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
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為濟北相協
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魏書曰信父

勛兄邵新都亭侯魏書曰邵有父風太祖嘉之加辟
勛丞相掾魏書曰勛有父風太祖嘉之加辟
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

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
讎太子留鄭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

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免勛官
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
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
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游獵
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

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
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
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竟行獵中道
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
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

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
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陳哉昔
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
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

丘據取媚於造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
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
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為宮正宮正即御史
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

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
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
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
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
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益

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繼遣而曜密表勛私解營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茲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毘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為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為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為兵據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為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眾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為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以見稱魏略曰勳字子臺現邪人中有從後為盧江太守為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

代從政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會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替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潤神臣松之案在洛陽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諸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勅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燠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堦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嗣。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爲之輔翼，南陽主泰嘗以言

廷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旣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慙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朞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肇，晉太康中爲冀州刺史，尚書見百官志。評曰：徐奕何夔，刑顯貴尚峻厲，爲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旣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曠克備諸。

魏志卷十二

魏志卷十二考證

崔瑛妻瑒瑒死注人得瑒書以裏饋瑒持其籠行都

道中○宋本無持其籠三字毛本都作部

魯國孔融注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宋本作鄭子

然

又注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宋本寬容下

有之字

妻圭皆以持舊不度見誅注後坐藏亡命被繫當死

○豎本訛坐賊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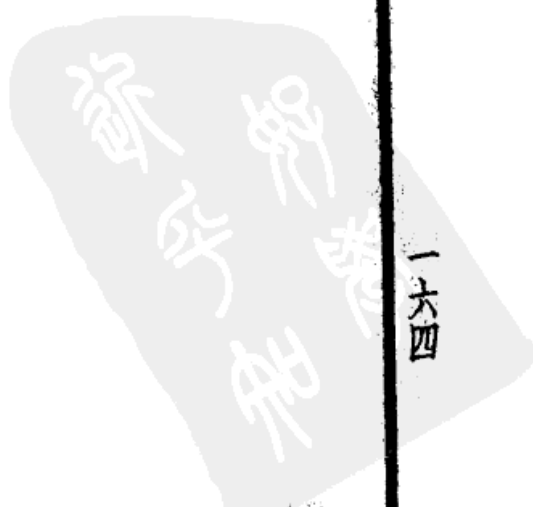
何夔官至車騎將軍注和帝佳之○一本作和帝偉

之

司馬芝今條同等焉兵幸時發遣○條北宋本作調

會內官欲以專托芝○何焯校本作曹內官

魏志卷十二考證



無施其去刑古者察其言則不孝而後入其罪也
 君于夫大刑而肉刑之也
 不告生而受刑守官物而
 言告生而受刑守官物而
 有悲國所宜治改之也先
 曰成侯魏書曰有司議以
 依此太傅功高德茂位為
 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
 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
 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
 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
 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旦盛暑行
 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還黃門侍郎時
 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
 昌偏狹於城南以種為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
 毓諫以為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
 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
 始中為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
 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為廟勝之
 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
 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聘韓信
 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
 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
 守爽既誅入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毓君父已沒臣
 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
 元中母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

論士民還為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
 諸書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眾降或以為吳新有
 事料敵當以己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
 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為無幾
 若壽春之國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以其不出
 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
 以言毓之此議蓋何足無耳淮南既平為青州刺史
 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
 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惠侯子駿嗣毓弟
 會自有傳
 華散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
 不游行市里散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閭門議論持
 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散與北海原管仲俱為
 龍頭原為龍腹管仲為龍尾臣松之以此為高唐
 散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武紀魏書稱芬有
 芬陰呼散洪共定計洪欲行散止之曰夫廢立大事
 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
 子其無往洪從散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
 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穎川
 荀攸及散等散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散求
 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散少嘗行
 關名通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開步出武
 不可知其義在危夫險之中若福患皆義舉也
 業與俱不義相率夫中道出之而後欲棄之散乃大
 義與俱不義相率夫中道出之而後欲棄之散乃大

亦如當為公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
 列異散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
 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
 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
 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狗節常
 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
 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己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
 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
 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
 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
 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
 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
 故戰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
 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
 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
 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
 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
 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
 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
 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
 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採取無由自弊是
 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
 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
 散薨諡曰敬侯魏書云敬時年七十五子表嗣初文帝分散戶
 邑封散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華陽譜敬字偉

年容少並二十餘為散騎侍郎名時同書諸至耶或平尚
 來有不便及傳書去論其意主論者固不待已
 然太常無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此清之常處歷天
 傅司徒李胤司隸王祥等得而諫中若博人者不
 而貴有可少周家表尚書令長子虞守博學有文
 治年有疾少子周家表尚書令長子虞守博學有文
 中贊曰虞有文辭家表尚書令長子虞守博學有文
 夫贊曰虞有文辭家表尚書令長子虞守博學有文
 字敬倫清尚書字叔駿歷位尚書最如後漢書世
 恒字敬倫清尚書字叔駿歷位尚書最如後漢書世
 夫開府瀟子載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大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
 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
 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
 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
 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
 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
 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皇朝木為像與夏禹同廟
 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祀孫策渡江略地朗
 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
 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
 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春秋
 兵所逼遂詣軍如圍越計朗明泛舟海欲走交會稽
 太守王朗明討幸免果當官云何屏復聚黨而阻兵
 忍太守王朗明討幸免果當官云何屏復聚黨而阻兵
 領遠勞與不具狀願捕得禽降席使對眾屯住郡
 免因治人私命不與讓又遣兵網前見征討用全首
 患死亡略自盡命與讓又遣兵網前見征討用全首
 介不迷自謂首與老母之乘一惶流矢始交便降虞
 入死餘事申聲東就西是命足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

收郵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之朗自曲
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世明路微未至孔融與明書增
罰寬省見章表知尋湯武主罪上己之德自投東裔同
政思賢不意立策書出下嚴罰也談笑有知期勉行
廣陵不秋策怨而始得害也留置曲之使建昭三私
明晉表不屈策怨而始得害也留置曲之使建昭三私
曰相策不周公瑾為淮才大張非徒狗其將謀也北
有相策不周公瑾為淮才大張非徒狗其將謀也北
議大夫參司空軍事交傳曰明為明少與沛國三士
辛故後世鮮聞初陽而事以漢交友漸為明少與沛
為漢後世鮮聞初陽而事以漢交友漸為明少與沛
納急其子惶欲除之伏無所又觀難太多祖久敢乃
是門全由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
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
獄見稱魏略曰魏太祖請同會明曰不能效君昔在
可折而何折也如祖曰明曰不能效君昔在
二孫權前屈膝自詭曰祖曰明曰不能效君昔在
民辭效著乎功三荆門自開湖為卷于蜀西吳東越
擊節奮相隨者辭不能宜掌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
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
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
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鄴
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
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
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
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光
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温
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

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
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
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
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
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絲以樂其業威罰
以抑其疆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
既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
帝踐阼改爲司空進封樂平鄉侯魏名臣詔問所宜
千損益必謂東之通事也若夫西京之宮殿必以
重養童百載則千載千載則千載千載則千載千載
千三車而千乘千石則千石千石則千石千石則千
幸萬成之富千石則千石千石則千石千石則千
指抵受之替之慎祖之亮避秦之從之夫十之
省與之盛令詳刑慎祖之亮避秦之從之夫十之
太從之之既矣此國之並之亮避秦之從之夫十之
武社之則既矣此國之並之亮避秦之從之夫十之
廟天祭之則既矣此國之並之亮避秦之從之夫十之
其新文則既矣此國之並之亮避秦之從之夫十之
祚七時祥年國所修之禮矣此國之並之亮避秦之
物類軍難年國所修之禮矣此國之並之亮避秦之
之術士難年國所修之禮矣此國之並之亮避秦之
不偶或乃兵不難年國所修之禮矣此國之並之亮
一武而式者則久屯而備不難年國所修之禮矣此
於武而式者則久屯而備不難年國所修之禮矣此
民則武而式者則久屯而備不難年國所修之禮矣
禮食民則武而式者則久屯而備不難年國所修之

賢於交兵而後成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夫命不
 善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無樂用之衆臨彼時帝頗
 倒載折失榮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爲喻時帝頗
 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
 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
 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
 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
 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
 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
 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
 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
 戒已詔有司施行王朗集載朗爲大理時上主傳趙賊
 圍郡登與縣長王儁登昔爲本縣主傳趙賊與
 賊交戰吏兵散走儁始見登身考掠理趙之罪與
 又守長夏遠爲儁所枉登身考掠理趙之罪與
 濟二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故至黃
 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衆無登在勳勳勞
 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勳名位雖卑宜顯勳勞
 賜近登爲太官令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
 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曰天子
 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
 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
 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
 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
 動則助吳之軍無爲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
 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鸚鵡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
 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
 爲彪置更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
 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
 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

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
 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
 善嬰齊入侍遂爲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
 辭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禍
 萌於子入隗躡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
 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與人未暢聖旨當謂國
 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
 則爲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
 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
 以爲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
 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
 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
 還魏書曰車駕既還詔三公曰三世爲將道耗而功
 作倍於前勢古有成況連年水旱土民夫屋漏
 之不測今將休息然迷而不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
 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旬到誰准漢衆軍亦各還
 西歸矣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
 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
 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
 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
 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
 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患故乃先卑其宮
 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
 禦兒之疆禦兒吳界地名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
 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
 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
 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絺之服內減大

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復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開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閻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強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繫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縕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

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日明本名厥後改爲明魏書曰明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中表禮贊無所受郵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太和二年薨諡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

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肅父生於會稽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爲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雨水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豐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罷又上疏陳政本曰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

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
 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
 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
 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
 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乃漢之初依擬
 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
 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
 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
 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
 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
 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
 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
 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
 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觀斂之制與
 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
 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
 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
 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
 以配其諡明帝不從使稱帝乃追諡曰漢孝獻皇帝
 號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曰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
 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為稱妙於帝矣肅謂為輕不
 亦謬乎臣松之以為上古謂皇者后帝次言三皇則
 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為皇其實則
 貴禮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得遠考古義輕乎魏因
 漢禮名號無改孝獻比之於帝得遠考古義輕乎魏因
 為謬乃是漢非難肅也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
 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
 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
 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

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
 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
 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
 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
 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
 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感寒
 疾疾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
 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
 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
 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
 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
 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
 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
 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
 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
 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
 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
 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
 愚以為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
 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
 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謂為倉卒
 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
 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
 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
 下仁者不為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
 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

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况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楊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記。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獄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

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漢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續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爲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爲承子。世語曰。恂字建。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所居有稱。乃心受。有通匪躬之節。高令。袁毅。饒。以駿馬。知其貪財。不受。毅竟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肅。字。恭。祖。以。功。拜。見。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度。字。恭。祖。以。功。拜。見。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友。善。俱。爲。後。世。所。重。世。終。於。後。將軍。度。子。康。隆。任。亦。宦。達。爲。後。世。所。重。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案。叔然與音。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自魏初徵

士燮煌周生烈... 魏志卷十三... 此字... 魏志卷十三... 魏志卷十三... 魏志卷十三...

魏志卷十三

客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下伎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 蕭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爲蕭方於事上而好...

魏志卷十三考證

鍾繇穎川長社人也注錯君終身何所任邪○蓋本

作何所任也此係鍾繇曉語據屬之詞似反詰語

氣作邪字為是今依別本改正

又注國武子奸昭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昭

國語作昭音超

又率諸將討破之注至乃使邑遺詣關度驛悉使命

○蓋本關度作關廷此指王邑佩印綬徑從河北

詣許自歸而言作關廷誤今依別本改正

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太祖北宋本

作大聖

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威死一等之法○

宋本無下科律二字

蓋曰成侯注猶于覆之在漢也○猶蓋本作由猶由

古字通用今從宋本作猶

明帝欲西征魏上疏曰○太平御覽作欲親西征臣

浩按魏疏皆係止帝親征之辭疑蓋本脫落親字

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朝之時也○動

初太平御覽作順動

以鹿為股備殺魚龍蔓莖○蔓當作曼

正始中為散騎侍郎○臣明補按上云魏年十四為

散騎侍郎太和中已遷黃門侍郎矣此時安得又

為散騎侍郎胡昭傳云正始中散騎常侍荀顛雖

魏侍即其常侍之誤與

後以失爽意徒侍中出為魏郡太守○何焯曰徒當

作徒時侍中在常侍上不應忤爽而反得矣運當

是解其近職出之外郡耳不書魏為侍中于前者

史省文

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太平御覽作不復改嫁

華散改為司徒注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璽

綬北宋本作璽綬

王明王明字景興東海郡人也○北宋本作東海郡

入通志略同

進封樂平鄉侯注釀酎必貫三時而後成○各本俱

作明臣明補按酎音宙說文曰三重醇酒也西京

雜記漢制書以正月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酎所謂

必貫三時而後成也今改正

可使祭皇以配其體明帝不從使祭帝○蓋本作明

帝不從使祭皇臣龍官按文義當作使祭帝蓋王

肅之意止欲其祭皇而明帝不從之也

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注唯洪興補嚴苞交通材

學最高洪興守三縣令○嚴苞交通太平御覽作

嚴苞字文通材學最高下多故兼為之語曰州中

曄曄買叔業辨論洵海嚴文通二十字

又注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蓋本常誤作

當今改正

魏志卷十三考證

蘇子瞻
知不足齋

魏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孫資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鬣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終為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

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為紹所破岱表昱為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為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惟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惟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彘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眾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事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餘眾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節衛公臣子開方心無所後可以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臣子開方心無所求忠臣必於孝子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任也齊相是公所得劉備乃遺麻請欲為天下先救至觀徐庶母為曹者思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屬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

語荀彧及兗州反，彧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加白
 太祖曰：卿當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白
 名昱也。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
 各引去。於是彧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
 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
 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
 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
 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
 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
 為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
 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
 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魏略載昱說
 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
 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霸為
 降虜當此之時，豈不可謂大哉！太祖曰：然。此志不
 之至辱也。昱曰：豈豈不可謂大哉！太祖曰：然。此志不
 田橫往，鄒、魯、齊、魯、士、耳、猶、差、夫、以、高、祖、臣、今、聞、將、軍、欲
 遣家往，鄒、魯、齊、魯、士、耳、猶、差、夫、以、高、祖、臣、今、聞、將、軍、欲
 軍取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天子都許，以昱為尚
 書。兗州尚未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
 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
 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
 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
 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
 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
 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
 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
 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
 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
 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

之膽，過於資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
 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
 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
 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
 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
 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
 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
 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
 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
 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
 門不出。魏書曰：太祖征馬超，帝留昱守，昱參軍事
 千餘人，請昱曰：伯等反，河間遺將軍，昱討之，賊有
 在。擄擄之時，天下雲起，故國如舊，降者不討，示威
 域之中，此必利。降之，賊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
 事臣以專，不可誅之。帝曰：卿之言，非徒期於軍計，又
 耳。今此賊制在，專命者，帝曰：卿之言，非徒期於軍計，又
 將軍行之也。文曰：帝曰：卿之言，非徒期於軍計，又
 子處之。間，昱性剛，戾與人多，廷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
 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
 帝踐阼，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
 百戶，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帝
 為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侯。魏書曰：昱初年八
 之食，昱略其本，賜供三日糧，頭子武嗣。武嗣子克
 嗣克薨，子良嗣。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季明有通識
 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
 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

布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征呂
 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
 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之語在荀攸傳曰太祖還
 亡者特勇無謀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
 此失守也太祖曰有是然公提劍今早備兵為百姓除患
 或以問嘉曰太祖曰有是然公提劍今早備兵為百姓除患
 誠以信嘉曰太祖曰有是然公提劍今早備兵為百姓除患
 主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有是然公提劍今早備兵為百姓除患
 備來降才而客禮待之張飛關羽皆嘉言於太祖
 曰備來降才而客禮待之張飛關羽皆嘉言於太祖
 古也人有言一日嘉觀之世之患宜入下其謀未可測也
 嘉謀天子以號令下之使方袁術與孫策相持於官渡將
 恨不用嘉之言案魏書所云與孫策相持於官渡將
 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大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
 渡江北襲許眾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
 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
 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
 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
 許貢客所殺袁紹子其後進不得戰而退者懼軍出
 在武紀太祖新起以問嘉嘉曰東征之必敗此存亡之
 來必不速備新起以問嘉嘉曰東征之必敗此存亡之
 機不可失也太祖曰有是然公提劍今早備兵為百姓除患
 此云用嘉計則為不計又本傳稱自嘉策自太祖
 必死於嘉手也今正合從破袁紹死又從討譚
 知其死在何處也今正合從破袁紹死又從討譚
 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
 愛此二子莫適立也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鬪
 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
 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

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
 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
 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
 侯傳子曰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雲並知名太
 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
 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
 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
 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
 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
 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觀鯁之計恐青冀非己
 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
 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
 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
 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
 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
 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
 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於事情太
 祖曰惟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
 太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
 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
 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
 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
 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
 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表曰臣聞太
 忠願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續及後故軍祭酒郭嘉
 叔願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續及後故軍祭酒郭嘉
 無道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

命至西取固新東以集尚平天威易為越險
 顯短命早歲封爵命凶悼良臣下自毒恨喪失
 見王和家誠伯益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
 船數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我奉孝痛哉奉孝惜
 孝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
 祖愈益厚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荀彧書曰太祖與
 皆共罹之孝年不羣四達相與周旋十二年阻險難
 然何益亡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千戶
 惜人相知者少去以此痛惜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
 論計云當先定荆州此為不往南則忠厚必欲立功
 爾何命使人忘之心乃奕為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屢陶長栢人
 令袁紹以為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
 李邵及郡冠蓋以贊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
 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眾謀欲誘
 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
 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
 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侯安平
 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
 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
 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
 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
 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
 用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

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讓將致罪於昭
 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
 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
 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羣曹
 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况今有緣宜
 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楊於是通
 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
 催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
 遺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
 內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
 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
 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
 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
 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何其休哉方今羣凶
 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清
 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肢實相恃賴一物
 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
 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
 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
 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為鎮東將軍襲
 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
 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
 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
 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
 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
 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

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東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懸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即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為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為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為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為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為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為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而向此舍民趨父也且郭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况足下今

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志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為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為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取有勳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為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顯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此將功臣並所望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

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懼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即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俸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諸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進散詔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

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徙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浸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動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與交

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寶嗣寶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條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詔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對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疆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為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眾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眾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為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為主曄觀漢室漸微己為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

曰寶無法制其眾素以鈔略為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疆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乘其後勳窮蹙遂奔太祖太祖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為損得之不足為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為疆耳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况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辟曄為司空倉曹掾

曰太祖徵曄及蒯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嘗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

夫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後曉以心腹之任太祖征
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曉至一夜數十至耳太祖征
張魯轉暉為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
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
還便自引歸令暉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暉策魯可克
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
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暉進
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
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覆海外今舉漢中
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
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
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
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
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
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傳曰居七日蜀備者
尚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通問曉曰今日大軍遂還暉
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
率眾降達有容儀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
太守加散騎常侍暉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
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
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傳子曰初太祖
自對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備有重名
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暉一見孟達而皆云必反卒
如其黃初元年以暉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
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
各將唯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暉獨曰蜀
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疆勢必用眾以示其
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

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
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暉曰吳絕在江漢
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
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
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
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與眾
伐之暉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
倉卒帝不聽傳曰孫權遣使求降帝內有權前問暉對
羽用兵之見吳則各保其國必與之伐之今吳與蜀
善中國之兵也吳蜀自相保其國之出此舉也吳蜀
十有八也今吳蜀自相保其國之出此舉也吳蜀
國之利其也今吳蜀自相保其國之出此舉也吳蜀
亡則其內也今吳蜀自相保其國之出此舉也吳蜀
必得其內也今吳蜀自相保其國之出此舉也吳蜀
今其內也今吳蜀自相保其國之出此舉也吳蜀
帝不與我爭吳蜀自相保其國之出此舉也吳蜀
帝在吳蜀自相保其國之出此舉也吳蜀
雄才大略吳蜀自相保其國之出此舉也吳蜀
中將一軍耳封其十萬戶朕與侯相謀也吳蜀
天將一軍耳封其十萬戶朕與侯相謀也吳蜀
民未有一君臣之義也朕與侯相謀也吳蜀
號定其君臣之義也朕與侯相謀也吳蜀
朕下其君臣之義也朕與侯相謀也吳蜀
無事於我中國也朕與侯相謀也吳蜀
心戰加吳蜀自相保其國之出此舉也吳蜀
大權外禮備愈其兵而內行萬餘人備言五年幸廣陵
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權當自來不咸
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委
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暉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

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疆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令曰：季子爲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卽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幾論，帝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旣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

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怗懷，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躡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卒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奔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幾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

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
 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
 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各
 猶感世俗況實握事要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
 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
 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
 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與功賞賞罰必有所易直
 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違因微而入緣形而
 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
 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
 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
 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
 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
 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
 且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儻當今
 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
 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
 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
 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司馬彪建平州刺史和
 凡乘相遊幽州刺史王雄雖不道并帝建興州刺史
 是驅使爲賊之曰虎狼當不道并帝建興州刺史和
 害自使今海表之地累委其責不道并帝建興州刺史
 不識足先富不使如地是爲得其失信也帝不聽其
 而無成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
 穀飢儉濟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
 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

時一大郡二賦未餘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積年
 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以
 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之民儻有水旱百
 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
 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
 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強齊贏越滅勁
 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
 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
 爲無難矣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
 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
 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徵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春帝問公孫操曰朕聞卿所領兵士皆精壯者卿
 第不可得深入不測非力能其所以人入則如
 所事已危耳操曰臣聞之誠然也臣所領兵士皆
 後事已危耳操曰臣聞之誠然也臣所領兵士皆
 輕兵捷勇未可謂之精壯也臣所領兵士皆
 爵昌陵亭侯召曰死生與共山陰令王象曰臣
 在土地下爲山陰令王象曰臣所領兵士皆
 爾不復得之何謂之精壯也臣所領兵士皆
 下未復得之何謂之精壯也臣所領兵士皆
 願天一期後得之何謂之精壯也臣所領兵士皆
 形狀不一其語之精壯也臣所領兵士皆
 濟言不真信也其語之精壯也臣所領兵士皆
 當何言不真信也其語之精壯也臣所領兵士皆
 步安傳人說地若下業如者其言不真信也其語
 日中傳人說地若下業如者其言不真信也其語
 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媯其苗

其誰用明試曰臣聞陳平則事漢祖... 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 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 騎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 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公六年放轉驃... 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 邑三百放并前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 王堂得然案本傳及諸書並云別傳出曹家欲以是... 當安為專任斷更依密事無有適莫受人親任問... 所信為臣也又所議別當得成此親當對下... 難安漢弘羊與霍光爭權成亂此親當對下... 官榮桑羊與霍光爭權成亂此親當對下... 直十餘年其行跡然吹箭得親信胡夷重賞以平... 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吹箭得親信胡夷重賞以平... 所盜竊之罪周勃然吹箭得親信胡夷重賞以平... 其誰用明試曰臣聞陳平則事漢祖... 南陽太守也本州大中正訪關秋曰楚鄉人王濟此... 至人非所名自狀之曰天英穎川太亮不羣楚位... 及安給事有中祕書盛盛又善從父名理諸所論著... 世盛給事有中祕書盛盛又善從父名理諸所論著...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 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 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 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魏志卷十四

南陽太守也本州大中正訪關秋曰楚鄉人王濟此... 至人非所名自狀之曰天英穎川太亮不羣楚位... 及安給事有中祕書盛盛又善從父名理諸所論著... 世盛給事有中祕書盛盛又善從父名理諸所論著...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 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 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 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魏志卷十四考證

程昱太祖乃止注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北宋

本作據千里之地

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太平御覽作孫權新

立

年四十餘薨注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一北宋

本作二

郭嘉果為許貢客所殺注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

北宋本作不可不測

又注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自宋本作臣

董昭昭欲詰讓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臣龍官

按此時不應稱獻帝為見字之說

劉曄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必宋本作心

蔣濟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曰

○各本作指有令臣明措按此蓋太祖謂蔣濟無

謀叛之事而信前令之不虛作前令為是

弊敵之民○敵毛本作妣臣明措按妣音貴力乏也

敵音溪險也似應作妣又顏氏書證篇曰妣即敵

倦之敵或者敵其敵字之說與

劉放資樂陽亭侯注天下騷動○監本誤要動毛本

誤擾動今改正

魏志卷十四考證

魏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温恢

賈逵 于允 李孚 楊沛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
將威寄秦翔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為司
徒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
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
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
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
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
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
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場
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
苦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
年卒孫權率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
城欲崩於是苦襄履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
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為雖董安
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
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
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任河內遷
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
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落
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
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兩濕之虞封符指

期無流連之吏繅寡孤獨蒙虞振之實加之以明摘
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
辨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政類如此
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
為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
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
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
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
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
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
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緘陟榮辱之
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
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
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
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
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
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大塢水漑灌
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
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弘字秋和
自第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書恩廣登顯位
軍車封新軍將軍開府其州刺史漢世祖時熙與
方與熙器推誠下屬以公義不刑獄務得專命
命曰得對用辛守微書於陵伍部從高也時帝在長
皮書弘得對用辛守微書於陵伍部從高也時帝在長
一國弘得對用辛守微書於陵伍部從高也時帝在長
乃表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宜見聖四方

公蒙進從橫計於下雖亂州安全時人莫不稱善晉諸
 衛之會私病卒于瑯琊北中郎將甚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
 性質直公方難開居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格守諸
 列傳所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格守諸
 雖冠以年不轉拜進都尉兼志州郡歷官格守諸
 有十四年不轉拜進都尉兼志州郡歷官格守諸
 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
 客謝之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
 疑朗匿年劫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
 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
 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
 欲徙居温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温與野王
 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
 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
 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為郡內憂之邵不從邊
 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為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
 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為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
 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
 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
 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賢
 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
 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
 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
 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
 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臣松之案朗此對但為述卓功德末相策善而已
 了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密主之
 相謝也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
 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
 讎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
 東有成皋北界大河天下與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
 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
 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
 里舊婚為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為主若後有變徐
 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
 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眾數十
 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
 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
 朗乃將家還温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
 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
 除成皋令以病去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
 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
 般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
 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
 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
 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於策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
 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
 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
 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
 雖在軍旅常蠶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
 人李觀等咸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觀等敗時人

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明以爲
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帝得也昔湯率伊尹而不仁者遠夫易無道之
其言聖人之與大不與行不與道不與德不與
可以無勝其去秦又曰不與德不與道不與德不與
大賢固有所方夫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等征
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
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曰
而卒此疫濟既不能自斂事負國恩身親之役未
服勿違吾志也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
戶朗弟季又以子望繼朗後遺望子洪嗣晉曰望公
字子初字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
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字為太宰父子居
有也洪字孔業封河東王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
太常爲世好士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
召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名還爲
西曹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
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
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
基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
諸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
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
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斬首千數
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各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
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
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

侯更拜爲真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
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
從事統屬冀州摠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
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
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
績也其略曰鮮于入侍常求互市習以是乃許之
空城若交市不使入習所施習呼延皆驚呼延
重易史民畢不犯習習不使入習所施習呼延皆驚
犯胡實吏便不犯習習不使入習所施習呼延皆驚
諸軍備不取動習習不使入習所施習呼延皆驚
不謂得備乃以長安後無寇習習不使入習所施
吏谷間又而長馬習習不使入習所施習呼延皆驚
使車逐所封大爲習習不使入習所施習呼延皆驚
有已略之封大爲習習不使入習所施習呼延皆驚
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爲天下最大和二
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
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
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
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
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數
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臣
以身代習受不測之禍以之爲親非習肉親非習
以乎身代習受不測之禍以之爲親非習肉親非習
習之死能者豈其然哉也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
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
差扶德術與所名爲開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

魏志卷十五 諸將為騰等皆引兵會擊... 太祖封既武始亭侯... 太祖復遣既喻騰等...

魏志卷十五 諸將為騰等皆引兵會擊... 太祖封既武始亭侯... 太祖復遣既喻騰等...

有已去必楚言來御曹若不願守我若國畫一計慮今必去
是爾乃太守以人降未獲為賊也吏官長使東門安日
果爾而自於城上西關人言乃能長使東門安日
夜耳使之願功南封天侯水長史坐應屬亮十拜諸軍自
不期而充發引上殿不使為式小侍而贊引帝守其
大守會表當言唯不殿為拜應帝侍而贊引帝守其
所遊音樂乞宿衛者拜應帝侍而贊引帝守其
除七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魏演
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等外假國威內
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
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
而關之猶卜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魯歲
餘驚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
輔距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
太守鄒岐為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
魏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為護羌校尉
蘇則聲勢故則得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
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
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
鄒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鄒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
今則其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道護軍夏侯儒將軍
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為兵少
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鳥合
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
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既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

次出至武威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
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
士卒疲倦虜眾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
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賊
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
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
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
英督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奔之因發伏截
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入關中平未幾去歸英美曰今日與親戚不離下
厄關中而南諸胡皆歸英美曰今日與親戚不離下
美其西而南諸胡皆歸英美曰今日與親戚不離下
不胡公能久且遠於耳乎美曰與親戚不離下
善公胡公能久且遠於耳乎美曰與親戚不離下
千胡公能久且遠於耳乎美曰與親戚不離下
祖太人見胡公能久且遠於耳乎美曰與親戚不離下
鹿走通見胡公能久且遠於耳乎美曰與親戚不離下
此馬而流胡公能久且遠於耳乎美曰與親戚不離下
日之河金西胡公能久且遠於耳乎美曰與親戚不離下
健行河金西胡公能久且遠於耳乎美曰與親戚不離下
年行河金西胡公能久且遠於耳乎美曰與親戚不離下
國始行河金西胡公能久且遠於耳乎美曰與親戚不離下
民老父復胡公能久且遠於耳乎美曰與親戚不離下
日且西可封復胡公能久且遠於耳乎美曰與親戚不離下
會東人西可封復胡公能久且遠於耳乎美曰與親戚不離下
今諸將子不封復胡公能久且遠於耳乎美曰與親戚不離下
起等交馬語以行行謀超而為信超也胡公能久且遠於耳乎美曰與親戚不離下

來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謀
 亦不自平久為人養老地約開行不獨在欲使又官害
 以約使其心乃強以少妻其行曲與約相攻擊行
 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
 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
 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
 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
 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
 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邱閣
 以備胡虜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儒從弟初為鄆侯
 正始二年朱然圍美城城中守將乙修等求救甚急
 儒進屯美城以兵少不敢進但作數吹鼓導從去然
 六七到乃俱而還使走時遙見之數或如是月餘少
 猶以此召還為太僕西羌恐率眾二萬餘落降其後
 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
 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
 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欲
 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
 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
 諭諸羌為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
 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
 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
 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濟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
 有各名位魏略曰初伯為郡小吏姓建安初為自
 英性剛爽自見族氏不肯求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
 每既剛知既貴顯終不肯求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
 不英本原猶欲不復進用故時人善親既美英故抗
 不英之黃初四年薨詔曰昔荀桓子立勳翟士晉侯賞

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
 刺史張旣能容民畜眾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
 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
 即位追諡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
 守嘉平中女為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為
 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
 亮出緝曰緝字敬仲太和初中書令孫資有治能會
 職召拜緝都尉帝以緝為中書令資入為尚書郎
 二者相與不和帝在東不遇緝兵千石帝曰何能
 於千石乎及在東不遇緝兵千石帝曰何能
 家得陳一吳蜀以形勢去不遇緝兵千石帝曰何能
 主功論軍國必死久矣人曰諸葛亮此格多早
 仲大也與李豐道家又居相與緝近此格多早
 格也與李豐道家又居相與緝近此格多早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為涿郡太守卒恢年
 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
 為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郗越舉孝廉
 為廩丘長郡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為丞
 相主簿出為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
 以為不如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
 無當得蔣濟為治中邪時濟見為丹陽太守乃遣濟
 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
 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
 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
 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
 馳銳乘利而進必將為患於是樊城之事詔書召

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為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為侍中出為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勳明著及為朕執事忠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遊學亮後出祁山答司馬宣王書使杜于禕宜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軍口授兵法數萬言

魏略曰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遺其妻初兄柳守宿其與無何著字禕去故時人謂之通使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善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棄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為請遂得免

魏略曰援捕得逵不達不肯拜謂援曰王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達從關閉著土窖中曰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達從關閉著土窖中曰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達從關閉著土窖中曰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達從關閉著土窖中曰以

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

援既并絳眾將進兵遠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擬援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遠言故得無敗

魏略曰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遠言故得無敗

南人後坐他事當伏法遠救之者力不能解為之改河

之直志願不願以加官聞於大家文武諸將皆用古

焉後舉茂才除灑池令高幹之反張瑛將舉兵以應

之遠不知其謀往見瑛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瑛

畫計如與同謀者瑛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壘不固

遠從瑛求兵修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遠得

盡誅之遂修城拒瑛瑛敗遠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

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

西道之要以遠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

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遠

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遠

怒收之數以罪搗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為丞

相主簿

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有大事兩軍三軍多不

實不知所出而有教如死不可受也其同謀者以

人取造不即著被謂言我造人察我造者且疑

廣求也緩於即著被謂言我造人察我造者且疑

果始遠家為中諸人謀殺遠取我造者且疑

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之月發憤一連所好惡

吾啓願十人劉備先遣遠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

改焉後太祖征劉備先遣遠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

衡載囚人數十車遠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

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

祖崩洛陽遠典喪事

魏略曰遠時苦勞于役又有疾瘳於

是軍中... 乃... 者... 乃... 赴... 副... 即... 令... 軍... 向... 渡... 而... 天... 以... 鷹... 長... 兵... 千... 史... 吳... 軍... 小... 初... 加... 孫... 輒...
是軍中... 乃... 者... 乃... 赴... 副... 即... 令... 軍... 向... 渡... 而... 天... 以... 鷹... 長... 兵... 千... 史... 吳... 軍... 小... 初... 加... 孫... 輒...

軍在項... 西有急... 若權自... 移屯... 降太和... 等四軍... 陵遠至... 宣王駐... 軍於皖... 行二... 知所... 不能... 繼故... 也賊... 乃兼... 夾石... 文帝... 帝乃...
軍在項... 西有急... 若權自... 移屯... 降太和... 等四軍... 陵遠至... 宣王駐... 軍於皖... 行二... 知所... 不能... 繼故... 也賊... 乃兼... 夾石... 文帝... 帝乃...

魏志卷十五考證

劉毅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述吳志作衛

與洽芍陂及茹陂○茹陂太平御覽作茹陂

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人冊府作實

又修廣吳渠○何焯曰水經注作吳陵場車箱渠

據此當作吳陵渠為是○元康中所立碑具詳

司馬明雖在軍旅常羸衣惡食○監本脫旅字照毛

本添羸太平御覽作惡

為世好士注杏字君初子鄭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

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北宋本作子鄭字仲子

多仲字並見百官名無志字

梁習張稚跋扈○何焯校本作稚張倉慈傳大姓稚

張既語在夏侯元傳注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

○尋翫文義至當作止

賈逵國家征伐亦由淮沔○太平御覽作淮沛

尤咸熙中為中護軍注乎本姓馮復改為李○北宋

本作後改為李

魏志卷十五考證



項領官効用西平... 諸豪皆驅略羌胡... 寇鈔道路斷絕... 又將軍郝昭魏平... 威然皆新合或有... 離離而歸我我增... 氣之勢率以進討... 人無歸必合於惡... 而合權專之可也... 其三種胡與興擊... 則辭來助軍而實... 狗軍其黨皆散走... 其支黨眾皆降演... 還金城進封都亭... 寮昭嘗枕則膝臥... 枕也初則及臨留... 帝聞植如此而不... 應天受禪而聞有... 欲正論以對待中... 失喪後帝意亦在... 願帝出遊道... 願帝出遊道...

剛侯子怡嗣怡薨... 臣以為不可敢以... 害人以爲不可敢... 以此見憚黃初四... 剛侯子怡嗣怡薨... 王師石崇集紹第... 杜畿字伯侯京北... 爲郡功曹守鄭縣... 輕重盡決遣之雖... 也舉孝廉除漢中... 安中乃還荀彧進... 有國士而不與紀... 於朝進太租以畿... 領西平太守... 欲得財劫耳... 中畿京東太守...

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
 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
 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
 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
 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略曰初畿在郡
 他郡或有已自相配依書皆錄而所送多文帝問畿
 取者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守司
 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左右顧而失色守司
 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
 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
 帝為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書見童子謂之曰司
 君求相代者乃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詔曰
 二十八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言卒忽然不見至此詔曰
 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國語注
 冥契六世孫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故尚書僕
 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
 追贈太僕諡曰戴侯子恕嗣東安曰守與太僕李恢
 無外親州里弗稱也才智顯於天下射子冲各有內實孫
 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無以畿為誤不
 繼父業世乃服畿知父子兄弟皆李冲父名義與此不
 之別名也恕字務伯太和為散騎黃門侍郎杜書氏
 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職角相等及各成
 豐名過其時京師士多為之說而當路者或忽以
 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權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
 家門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
 侍即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
 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
 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
 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淨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

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世昭
 字子展東平人長子翼字長博為相國據有魏太子
 馬文王太子安平字仲儀與魏康帝俱被誅太子
 顯字景真御史中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
 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
 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
 然縉紳之儒橫加榮慕益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
 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
 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
 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
 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
 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遼難繞天略所以統一
 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
 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
 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
 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
 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
 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
 復以冀州籠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
 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
 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
 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
 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
 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
 實訟理故囹圄虛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
 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
 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

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錫饒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克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懷懷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怒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威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其爲課州郡之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二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

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狗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東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極細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違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爲常侍黃門郎太宰三人皆怨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怒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

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權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傷又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

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幄惟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怨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封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

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贖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宜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蓋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鄆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與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

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八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鏡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晉曰秦子表字材叔秦與華散荀攸魯見表曰鄭公業爲不亡矣初爲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公贊曰表爲司空固辭不受於家子贊字思玄晉諸書右僕射領選球第清直有理識尚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賢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

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能略也曰金城王基承運後德不備如遷至

魏志卷十六

弘農學業轉與至初微衣羽林郎遷高虎黃中郎

有可觀焉 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 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

魏志卷十六考證

任峻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
中郎將下太平御覽引此有寡百姓屯田於許下
得數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十九字

蘇則檢成熙中為尚書注石崇妻紹之兄女也○兄
女宋本作女兒

杜繼達諡通從郎津度注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
○軍字疑衍

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覺宋本作異
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豎本闕誤作闕縣冊府

改正
後考課竟不行注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豎本誤
作二人今改正

樂安康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宋本無言字
數歲轉趙相注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

宋本作康既才敏無無字
邑百戶注乃從南陽步詣該○後漢書注作乃從南

陽步涉詣許從該
授其切世大專著于篇注第寬字務叔○第寬豎本

作子寬臣龍官按恕字務伯理字務仲寬字務叔
皆兄弟也韓愈杜中散墓志亦云繼季子寬可知

于字為第字之誤今改正
又注預從兄斌○斌宋本作武

鄭渾為揚州刺史卒注後又與于允謀共誅卓○後
漢書作與何顯荀攸共謀誅卓

與等破散竄在山阻○豎本山阻誤作山陽今改正
齊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礮山○何焯曰渾

為司隸部左馮翊夏陽乃其屬城若邵陵則屬汝
南郡為豫州刺史部內與左馮翊無涉此因前有

渾為邵陵令之文而誤耳其地當去夏陽不遠或
邵陽之誤耶

倉慈慈躬往省闈料簡輕重○料簡太平御覽作樹
酌

魏郡太守陳國吳瑾○太平御覽作吳瑾

咸為良二千石柱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

牛○太平御覽作令畜猪貴時賣以買牛
又注到武安毛城中○武安太平御覽作安邑

經論治體○論宋本作論臣駁經論本易屯象傳
而古本易有作經論字者論亦可作論

魏志卷十六考證

魏志卷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開喜裴松之注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犇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稀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家，拜妻子，稀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稀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尙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尙於鄴，尙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狗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破別將狗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征袁尙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

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遠對備之。冀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臧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瀋山，瀋山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旣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恢，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

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日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或，權率然之形，或憑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權委權。道也。至於合肥，則權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則好戰生。思專任怯者，則懼心卒，其勢必勝。而後守則必。我命之兵，軍食則懼心卒，其勢必勝。而後守則必。國是以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朗解分封兄況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

郡帝爲流涕，諡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沔，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功，常爲督率，奮疆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盡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道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服，道屯陽翟，後從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諸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

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諡曰威侯子琳嗣琳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琳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諡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狐離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擊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

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駐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威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還偏將軍冀州平昌稀復叛道禁征之禁急進攻稀稀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稀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稀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稀訣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數曰稀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臣松之以爲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爲違命禁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

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眾莫敢動乃以靈為禁部下督眾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眾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鄆孟明視敗於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暴至非戰之咎其後禁等官拜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諡禁曰厲侯

張郃字儵又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漢晉春秋曰紹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不從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

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傳為紹軍先廣懼郭圖之譖來歸太祖為參錯不如此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眾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氏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寶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略曰淵雖為都督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為邪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

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荆
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
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遣督諸軍拒亮將
馬護於街亭護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
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
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
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宣
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中諸
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
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
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
衛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
倉乎郃知亮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
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
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
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
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
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
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
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
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
必開出路將軍勿追宜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圍軍
乘高布伏弓弩諡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
亂發矢中郃髀諡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

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
都亭侯及至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說奉令歸太
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
授晃兵使擊卷音權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
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
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
偏將軍與曹洪擊灑疆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
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
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
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
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
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
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
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
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
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
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
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
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威兵
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
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渡蒲阪津爲軍先置以截其
應無臣傳寫者誤也

攻橫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
 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
 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
 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
 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
 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
 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
 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
 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
 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
 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
 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
 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
 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
 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
 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
 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
 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
 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
 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
 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
 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
 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
 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
 晃爲右將軍進封遠鄉侯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
 尚封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

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
 一百戶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
 斥侯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
 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
 譽爲終不廣交接太和元年薨諡曰壯侯子蓋嗣蓋
 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
 朱靈爲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
 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
 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
 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爲好將名亞晃等
 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
 上誘呼靈望靈攻之靈曰夫城中雖有千軍而
 家邪太祖力戰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靈曰靈
 文南太祖名先有成嚴州兵道乘之不然即有
 尚快快中名先有成嚴州兵道乘之不然即有
 書曰兵中名先有成嚴州兵道乘之不然即有
 後將二四馬中分光武軍西豈以是誠宗故馮
 戶引引過未必如所云也兵歷年位封靈侯增
 之將社國籍所美何朕以所加焉同朕受天命帝
 顯今封言靈富貴不歸唐宿所願於行是更封高
 于衛侯

魏志卷十七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爲先于禁最
 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稱樂進以驍果
 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
 遼徐晃之備詳也

魏志卷十七考證

張遼遣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朱宋本作牛

奔征東將軍注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太平御覽作

雜選武力

樂進遣進李典擊之○宋本遣進下多與字

于禁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注區區小國猶尚若斯

○宋本作尚猶若斯

徐晃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臣明楷按注引魏書

云文帝即位封靈節侯又云於是更封高唐侯亭

字宜衍

魏志卷十七考證



魏志卷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章 龐惠 龐涓 母姨親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穎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博觀羣書太祖善之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尙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尙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

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驚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愨侯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魏略曰通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

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喜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疆威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殲，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因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第。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承嘉中，並與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至待中官。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霸爲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兖州亂，翕、暉皆叛，後兖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數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鄰。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與觀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濟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稀，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

邳令霸傲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諷調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指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孫

尹禮名盧兗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鼓譟去文

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橫行江表休言未肯聽霸

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未肯聽霸

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

送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前三千五百戶魏書曰艾少以

郡守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諡曰恭侯子權

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一

子孫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

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無才類條議贊時宜

也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

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魏書曰孫觀字仲臺秦

中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觀招徐州人與觀俱起討黃

與觀俱戰伐觀常為先登征定襄觀弟孫觀俱起討黃

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

第口居鄉拜觀為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

須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為國愛身

乎轉振威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

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

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

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州以

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

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

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歎欷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

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

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

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實父事君忠孝道一誠霸少有孝烈之稱文

聘者垂涕見知於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

倉卒之間哉

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舫於

荆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

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

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

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魏

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濶崩壞人莫

敢在野未及將飲萬衆至時大雨城濶崩壞人莫

中不超野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不得見又自以

當委之外救遂不敵我至而魏略此語與本傳反增邑

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

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為列侯又賜

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諡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

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謀郡桓馬為江夏太守清
儉有威惠各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
為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良毋等
作亂與昌稀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良毋渠率
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良毋等
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眾羣賊乃平太祖以
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寶袁紹
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續等數十輩保山為寇百姓
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
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備其疆者補戰士泰山由是
遂有精兵冠各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
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
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
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
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茲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
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穎耿弇建策於青兗
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
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
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為別駕民事
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至孝後母嘗病祥日夜
衣不解帶求之有少瘳也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
時人以為祥之誠感也祥嘗有疾太祖命王祥入
以淳人以為祥之誠感也祥嘗有疾太祖命王祥入
老司公空太尉至司馬文王初為晉公祥入
五司公空太尉至司馬文王初為晉公祥入
十司公空太尉至司馬文王初為晉公祥入
老司公空太尉至司馬文王初為晉公祥入
封惟敬祥公泰始四年八月九日卒諡曰貞侯
繁行大夫晉諸才相繼奕世之盛古今少焉

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
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
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
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眾少不敵
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
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
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
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遂不敢取牛
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皆畏懼之太祖徇淮汝褚
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
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從征張繡
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
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
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
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
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
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
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
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
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
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
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
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
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
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

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卽位。進半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諡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徵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典章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章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章乘車載雞酒。僞爲侯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章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章。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

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眈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章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擦戰時。西面又急。章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章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章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章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章旣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歡。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章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章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章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章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章校尙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章以長戟左右擊之。一义入。斬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章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章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章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屢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聞章死。爲流涕。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章。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

帝即王位以滿為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惠字令明南安桓道人也桓音少為郡吏州從事

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

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

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惠隨騰子超拒

援幹於平陽惠為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

魏略曰惠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

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惠晚後於韓中出一

雖我甥乃國賊也謝何謝之拜中郎將封都亭侯

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惠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穀

間每戰常陷陣卻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為衛尉惠留

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惠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

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惠隨衆降太祖

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

音衛開等以宛叛惠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

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惠兄在漢中頗疑

之名魏略曰其從兄惠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

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

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

之仁使惠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

樊下平地五六丈惠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

以大舡四面射隄上惠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

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惠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

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惠謂督將成何曰

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

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惠與

麾下將一人五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舡欲還仁營

水盛舡覆失弓矢獨抱舡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

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

惠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

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

也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

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惠墓賜諡策曰昔先

軫喪元王蠋絕脰墮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

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

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

父風官至中衛將軍封列侯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

也虛說位又遣使至惠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

龐清字子冀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

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

臨商喪死不赦清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

詣猛門衷七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

殺由是以忠烈聞魏略曰殺猛知義士勅遣不

魏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煇州人屬義之為罪此入

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煇州人屬義之為罪此入

歷郡守中郎將太常丞居華陰人屬義之為罪此入

仕郡守中郎將太常丞居華陰人屬義之為罪此入

冠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屬義之為罪此入

列名四郡武州太守以陳留人屬義之為罪此入

傳及名乃以官行道更相望初以陳留人屬義之為罪此入

呼猛勸兵以官行道更相望初以陳留人屬義之為罪此入

夫請語解尚武屬督郵呼然我死聞兵至恐怖登屋

韓遂自贊上殺之武屬督郵呼然我死聞兵至恐怖登屋

使後當復無知則已夫若官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日

先君自燒而死乃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
圍城清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
初疑未肯發兵清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
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清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
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為掾屬文帝踐阼拜尉
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
薨子會嗣初清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清舅
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清母娥自傷父誓不報
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詣縣顏色不
變曰父誓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
不肯去遂疆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數貴刊石表闕

魏志卷十八

之娥親曰嘗塞以身死官法之人也
與諸何敢食生枉官法之人也
如語去不以為宜自喜親抗樂大也
陸妻復死於今親已畢足不則敢食分
非難聽所不執今親之言匹無難食分
之罪聽明法家親之言匹無難食分
如朝市難容所高玄大其義生故黃門
農等與共表尚稱高玄大其義生故黃門
迷莫改容其所高玄大其義生故黃門
之天龍蓋男其贊之所為也黃門之
地怨云我三弟之承與子同仇古親來謂之
閻温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邦令
馬超走奔上邦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温止之不能
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温密
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温夜從水中潛出明日
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温執還詣超
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
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
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今為戮矣温偽許之超乃載温
詣城下温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勉之城中
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温不應
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温冀其改意復謂温曰城
中故人欲與吾同者不温又不應遂切責之温曰
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應之言吾
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燉
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
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
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

就至酒泉為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
 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
 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
 孀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倚之耳願不以下流
 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
 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為首尾之援別
 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
 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
 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
 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
 拜西域戊己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待臣之位而以
 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卒贈執金吾
 就後為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其獨行南哀出以遂輩人四及將兄恐人持相出飽康
 孝乃兄屬履復示復合時五賊去第不賊歸將與出州
 烈以第建此所之奮出賊人賊黃皆敢數為老字表至
 欲籠欲安我賊賊擊復分賊望敢云進十母探母文其
 萬盛共五樓賊乃賊追布走見之賊逐人作蓬兄才義
 州其與年也謂解賊擊擊復出用衆頗已食實第京勇
 郡母之關賊出還問之出運母聚共何如出與得新即
 時自以始解已母曰見前圍布為何從母小數居人
 召負與開還運比對其去出列乃出後以弟升居人
 出之庫出之對舍欲母賊出待擡祭到繩在使本也馬
 出到歷來出母離何與連跳之臂曰知其後其少部華
 曰卿山北得何獨得比擊越出結有母其探二以游尉
 田里險歸母為不出舍出圍到散母為手蓬兄後初
 民鄉危而還不解實運不所回獨而賊掌初初餘平
 不里不其運上奮數同勝之從遣使所驅等雅留平
 堪士如母相出望賊賈乃又一之賊略去到及其中
 帶夫之能待指求其連與十斬賊其追等第守輔年
 至嘉安步客求哀母出前餘賊里手賊怖賊成舍亡上

青龍中八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
於今以爲三月不仁者蓋其心且夫漢如孫氏不
回市里顛倒於家不問情實是事也豈獨周氏不
敢匿迹而太史公猶不問情實是事也豈獨周氏不
不安也而太史公猶不問情實是事也豈獨周氏不
多乎今故遠鮑出孫祝不樂而近教心痛意發於其
難在編戶與義烈君子何異乎若夫揚勇力而無
仁者長遠蹈義自西徂東推討逆節可謂勇力而無

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志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
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
漢之樊噲也龐惠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
伏劍而誠感鄰國聞温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魏志卷十八

魏志卷十八考證

臧霸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臣良表按李質傳注
引虞預晉書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此公字
疑衍

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邊長賊船稍進○太平御覽
先及作先反稍進作稍近

呂虔世多其能任賢注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
冰解○宋本有少下多頃字

許褚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泝太平御覽作棹
典韋徐取出車上刀裁步出○太平御覽步出作步
去

章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太平御覽作數十人
龐惠將軍董衛部曲將董超等欲降○董超等太平
御覽作統超等

龐涓刊石表閭注恐逆見中害○逆監本訛作返今
改正

閻温父子著稱于西州注息又啓云左棺子第來爲
虎牙○臣浩按上云衛第爲京兆虎牙都尉此云
左棺子第誤當作唐衛子第或衛棺子第

又注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監本訛作邊吏
今改正

又注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
監本加今訛作乃今改正

又注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
得千餘人○其家監本誤作昂家今改正

又注乃攘臂結衽獨追之○太平御覽作獨持循
追之

魏志卷十八考證

魏志卷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鄴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屬代郡今去代北虜居之號為索干之都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

魏志卷十九

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劉劭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進拒決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黃鬚故以呼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魏略曰先王召我者欲立見也植曰不可不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曰魏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待有功去時此遂見用而開當隨劍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敢不速詔曰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諡曰威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置綬將有異至葬賜鑿輅龍旌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為崇化少府見百官名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情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情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陰濬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

有海濱方周干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濟雋又我
 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綱動亂國經作
 藩作屏先軌是墜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
 削我紕將實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
 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充邑于
 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榮
 榮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雁斯殃赫赫天子恩
 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
 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
 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
 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
 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
 立豪鷲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
 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
 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
 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
 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
 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饑不遑
 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
 藹揚鑣灑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
 隈遵彼河濟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駢倦
 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日遄
 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
 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
 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略

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
 關東軍將兩三人微行人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

而關帝泣會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自殺乃也
 對帝泣會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自殺乃也
 泣及太后帝不與語王服既成帝曰此何人子也
 及待白馬王國法峻城郭同路東歸詩曰伊洛承期
 將歸者疆疆植國欲告日女過首陽伊洛承期
 濟川無架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何雲引
 領情內傷玄田黃能進我思以紆綈何雲引
 馬玄浩從居本圖相與借中更不克俱極何雲引
 復當在離居本圖相與借中更不克俱極何雲引
 嬋當止我脚獨野亦何蕭條白日忽無西極何雲引
 草長不連食歸鳥野亦何蕭條白日忽無西極何雲引
 往身不自哀人孤魂何所為天靈若朝露何雲引
 置莫不復道文夫願非金石世忽若朝露何雲引
 不懷分日辛辛何必同余憐然命後展勤倉卒骨肉
 手將久吾時王其故愛在斯鍾百年誰能持收別與
 此筆從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
 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
 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
 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
 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
 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
 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
 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
 且爽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
 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
 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
 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
 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
風人彼己之讖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
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
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
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
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
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
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
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
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
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十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念其
慢主而陵君也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
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人臣之禮耶雍門狄對曰
臣聞之昔者何田於國爲人臣之禮耶雍門狄對曰
何爲死也子何事也遂鳴頭而死左有是乎工師之
乘而見其鳴頭也遂鳴頭而死左有是乎工師之
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餘里曰齊王有臣鉤如雍門
齊王葬雍門狄以上血食之禮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
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
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
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
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
爲固夫憂國忘家捐驅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
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
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聞矣
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

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
之詔效臣雖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
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
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
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各挂
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關猶生之年也
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
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
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
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
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
海西望玉門北出女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
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
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
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
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
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
功曹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與燕
敗軍之將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則頭而退則亦不
朝天子顏會諸侯曹子棄三旋踵則頭而退則亦不
之天下上顏會諸侯曹子棄三旋踵則頭而退則亦不
臣赦楚趙以濟其難亦顯故不書秦穆公之有赦盜馬
姓趙則文以避上秦字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
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
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駢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
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

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
 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
 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
 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
 立功何况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
 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
 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
 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燧燭末光
 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魏略曰惟難上
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體好服此表猶疑不見
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
為榮而壯夫以名者不減士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
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減士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
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求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
志或有未展也是用謂然求必立功也嗚三年徒
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
 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
 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
 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
 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
 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
 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
 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
 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
 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

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
 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
 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
 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
 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
 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然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
 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
 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
 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數風
 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
 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
 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
 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
 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
 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
 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
 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
 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
 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
 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
 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
 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
 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
 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

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懷懼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滕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武湯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

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志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履敗之軍西有殫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鼃鼃謹謹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益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號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驎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幾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鑿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長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摠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土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竊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

誠登不痛願與林葉連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維城
不度先王之與不願作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漢
氏諸侯同由風澤若舉六合編枉而影影非天喪也五等
非族勢同由風澤若舉六合編枉而影影非天喪也五等
代之制萬世不易之典矣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
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
遂營爲墓子志嗣從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
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
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
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
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
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志別傳曰志字允恭
爲中撫軍迎常道卿公于鄴志與帝相見帝與語
從善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鄴城公發詔以志爲
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
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
博學安有如此之才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
官後復爲散騎常侍志九年卒謚曰定公因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
又追進爵爲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
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
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
失之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其此之謂歟魚豢曰諺言
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
矣恨令太祖防過植等所至皆植之心何術有
倚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者植之心何術有
倚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者植之心何術有
祖之勤心亦良有以也

魏志卷十九

魏志 卷十九考證

魏志卷十九考證
任城威王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太平御覽作率
師專行
陳思王植而植當日袁注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
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爲心腹也○爾冊府作以
臣濟植按此文甚拘玩其大意蓋謂恐吾它出時
諸侯中便復有私出如子建開司馬門之爲者故
欲管攝而盡將之以行既有所不可而留之則又
不可信類如此故曰恒使吾以誰爲心腹作以字
於義較順
內不自安注其人自若而居海上○宋本作自苦
又注每當就植慮事有關○一本作慮事有關
吳天罔極性命不圖○性命文選作生命
優詔答勉之注自念有過宜當謝帝○宜監本詔作
直今改正
又注何必同舍憐然後展殷勤○文選此下多憂
思成疾來無乃兒女仁二句
選念古之殺爵祿者○殺文選作受
必以殺身增亂以功報主也○監本增誤作辭今改
正
欲得長纓纏其王羈致北關○文選作長纒占其王
使獨末光增輝日月○文選作螢獨臣照按螢古字
作螢螢小火也以虫尾有光故名後世乃易火從
虫
優武行文之美○行文冊府作修文
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冊府作賜須臾之
間
時年四十一注危若巢幕○若監本詔作共今改正
魏志卷十九考證

魏志卷二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中山恭王爽

范陽閔王矩

楚王彪

廣宗王協

東海定王粲

清河悼王真

武皇帝二十五男

思王植

夫人

峻尹

臨邑

公子

劉姬

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

所害無子

公均

六年

二千七百戶

相殤王鑠

潛嗣其年

相殤王鑠

燕王宇

濟陽懷王琰

趙王幹

靈殤公子勤

北海悼王粲

元城哀王徽

廣平哀王徽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鄧哀王冲

陳留恭王陵

臨邑殤公子乘

樊安公均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東武陽懷王鑿

繼鑠後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
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
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
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
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
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
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刀穿單衣如鼠齧
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
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
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
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
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
者前後數十魏書曰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觀其寃枉
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
貌委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委美
三亦敘屬之一病也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
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
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
也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冲雖存也猶
武其易言則流涕為媽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
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冲後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
黃初二年追贈諡冲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魏書
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侯冲昔
皇天鍾美於爾躬傳聰者之才成於弱年當承承
神克建厥親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承天
禮悼之懷惻然以爾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
者僕射郎中陳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

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
 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
 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
 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
 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
 戶以彰三者之柄與奪之法昔義文有司者休復之語仲
 者而通之以累德者而夫之則德焉矣開心所以為塞
 常慮所以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念無斯須遠念焉
 聖古以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念無斯須遠念焉
 率意正身考終厥行云若然小疵或致不棄豈忘
 側意以雅素奉備恭肅敬慎務在昭道致不棄豈忘
 非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職用撫然不勤誦不輟於
 到京師中違制繩之作禁物交通司馬董和賈詡等
 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載書
 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
 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
 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
 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
 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
 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
 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三百貶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己氏公正始七年轉
 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
 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沖
 璽休茲龍榮嗚呼哀哉魏略曰文帝嘗言家三年進
 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三年進

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
 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
 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奂宇之子入繼
 大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
 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
 年徙封野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
 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妻裴氏諱恭康
 中山恭王袁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
 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
 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
 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袁
 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
 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袁獨譚思經典
 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
 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袁美姿聞
 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
 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
 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二年為
 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袁上書贊頌詔賜黃
 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
 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
 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
 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織絀
 習為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袁來
 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袁詔曰王素敬慎避

迨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
七百五十魏書載重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用廢史譚然法者所與天不共也人稱亡朝過夕改
諸無貳咎悔也

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交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
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
省疾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
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
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
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
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各
之曰遂志之堂與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
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
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
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
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
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
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
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閭闔之
內奉令于太妃閭闔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
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
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貲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
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季嗣景初正元景元
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弟壹紹玳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
太和四年追進玳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
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恆嗣景初正
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二
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
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
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
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爲范陽
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
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諡曰原王子焜
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
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
日幹一名良本陳太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
夫人養之良年五歲失父以累放也太子由是親待
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爲阿翁帝謂良曰汝兄
耳文帝又聽其如是每爲涕淚臣松之案大傳在幹
後尊朱建平傳知三年爲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
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
祖及文帝爲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
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
璽書誠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
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
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

樊安公均奉叔父蒯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蒯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諡曰定公子諡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

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王四年

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

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楊壽張縣吏為有司所奏詔削

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康丘公魏宗室之名次重德履道魏宗之二年翕封

世至其假世來朝詔曰翕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

才叙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

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

丘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

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象之為虐至

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

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

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

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警道先帝以為

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

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

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

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

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隘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

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鑿仇

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

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

年更追改號諡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

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為陽平縣王太

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

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為饒安王正始七年

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鑿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諡

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為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

縣明帝即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

麤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

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

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年

改為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

任城王楷子悛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魏志卷二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璩 劉楨 曹子建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璩 劉楨 曹子建

衛顛 王象 劉廙 劉劭 傅嘏 仲長統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張璠曰粲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粲與兄衡俱為名士粲少與徐幹陳琳阮瑀等相親呼為七子

粲少與徐幹陳琳阮瑀等相親呼為七子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粲為人少無所拘忌有文才思捷於人

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一音徒更反東平劉楨字
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
學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備備謙讓特加
命以疾休後除上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
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
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
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
立乎今將軍搃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
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
權立斷運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
他大兵合聚疆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
不成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
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
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
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瑒少受學於
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瑒終不為屈太
祖並以琳瑒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文士瑒曰太
祖送之不應遂入太祖見瑒乃逃入山中客居瑒
就技至不應遂入太祖見瑒乃逃入山中客居瑒
曰奔人列門瑒音大魏應瑒能琴瑟鼓吹九歌
怨士為天門瑒音大魏應瑒能琴瑟鼓吹九歌
案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蓋盈門州人
不為魚氏屈略事也又與志並云瑒初不得疾
作中書與之乃備安及征事也又與志並云瑒初
今具存劉備之征馬也又與志並云瑒初不得疾
入關耳至長安之征馬也又與志並云瑒初不得疾
辭解大耳至長安之征馬也又與志並云瑒初不得疾
丁不語此軍國書檄多琳瑒所作也
吐屬成語起曰此愈我病苦數加厚賜日太祖發
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苦數加厚賜日太祖發

書與韓之太祖瑒近出瑒從因於馬增上具草琳
徙門下督瑒為倉曹掾屬瑒各被太祖辟為丞相
掾屬瑒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瑒
俱下著後序十餘篇世稱其好博學瑒亦博學
子凡百餘篇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
大者中朝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
李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
貴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
魏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
士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
之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
屋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
巧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
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瑒亦博學
著文賦數十篇瑒以十七年卒瑒瑒瑒二十二年
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
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
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
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
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
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
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
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
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瓿于子路
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
人自一時之儔也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

魏志卷二十一 例弘... 公農... 少楊... 喜修... 文河... 等在... 建內... 安緯... 中亦... 召傳... 署有... 軍文... 謀采... 後而... 魏不在... 太錄... 于日... 庶七... 子人... 子之... 虞

一隨... 遠自... 十通... 有通... 九心... 人遺... 蓋名... 求者... 之集... 於為... 宇傳... 宙贊... 之自... 內混... 而地... 發至... 于古... 乎皆... 千寧... 載凡... 之百... 命仙... 上多... 舉刺... 元有... 有謙... 中坐... 郡愁... 文辭... 壯麗... 好言... 老莊... 而尚... 奇任... 俠至... 景

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觀書與荀或曰關中膏腴
安道路不通觀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遺
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
觀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
觀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觀書與荀或曰關中膏腴

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
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
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疆一旦變動
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
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
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
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
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
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

以啓職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
 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
 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
 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
 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
 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敘官至尚書光
 祿勳先博賢士行狀曰繆襲字季博長安人博學
 昭伯舉任侍中並府無所不曉帝嘗問其學襲曰
 末爲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人山陽仲長統漢
 并理少之好學與博交涉者多記異論之於并文
 事招致四游與士交遊者多記異論之於并文
 而所聘爲君臣不道其性以雅志爲樂無事則
 尚書令荀彧參領太領軍權無常時直入內殿
 尚書令荀彧參領太領軍權無常時直入內殿
 留蘇林見傳曰蘇林字伯章汝南人博學有文
 所文著述甚多見傳曰蘇林字伯章汝南人博學
 八加十餘年卒年八十二光祿大夫京兆韋

而無量之利此心之所相也口而無才國才之何人平也玄遠之茂有情而無
 其利此心之所相也口而無才國才之何人平也玄遠之茂有情而無
 名初傳揚見如超又氏處藥鐵出聖信哀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少復古知恭曰觀監辭卒年林見傳曰蘇林字伯章汝南人博學有文
 初傳揚見如超又氏處藥鐵出聖信哀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傳揚見如超又氏處藥鐵出聖信哀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揚見如超又氏處藥鐵出聖信哀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見如超又氏處藥鐵出聖信哀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如超又氏處藥鐵出聖信哀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超又氏處藥鐵出聖信哀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又氏處藥鐵出聖信哀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氏處藥鐵出聖信哀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處藥鐵出聖信哀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藥鐵出聖信哀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鐵出聖信哀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出聖信哀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聖信哀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信哀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哀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位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淮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呂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笑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人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轉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字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官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魏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日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守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徒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美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世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馬其氏崔不然而精
 其氏崔不然而精
 氏崔不然而精
 崔不然而精
 不然而精
 然而精
 而精
 精

魏志卷二十一
 課法事下三府，擬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頽，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士有恒貴，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謂爽弟羲曰：何平

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第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徵事以免。嘏官起家拜策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嘏曰：河南尹，古大將，下四方，會其民，與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繁其法，而太簡，大尹對衆，立其目，而太繁，後尹李芝，非舊也。河南，俗之李氏，官所，以漸補之，網統裁，劉氏，國而無用，大考，按人者，給以，德，良，而對，皆，其，不，小，惠，有，可，犯，見，理，及，大，情，益，於，不，加，事，皆，其，不，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遷尚書，嘏常以為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以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獨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偽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

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	亦向時之喻也	之衆橫行匈奴	完牢隱兵出民表	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	其殆難捷	惟進軍大佃	最不差
征傳南今大悉	不齊日等	日等南今	長策以禦敵	亦向時之喻也	之衆橫行匈奴	完牢隱兵出民表	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
征傳南今大悉	不齊日等	日等南今	長策以禦敵	亦向時之喻也	之衆橫行匈奴	完牢隱兵出民表	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
征傳南今大悉	不齊日等	日等南今	長策以禦敵	亦向時之喻也	之衆橫行匈奴	完牢隱兵出民表	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

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	欽破敗後有謀焉及景王薨	然則目創我利兵大勢	若諸將日難有利兵大勢	重言日難有利兵大勢	往惟及王肅勸之	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	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	矣傳以愛情論非所以益	不見鍾會鍾會鍾會鍾會	此臣與鍾會鍾會鍾會	日城不克而歸常論才性	海派淮示動青徐恪不過遣偏率小將	沈不計而為之與恪不過遣偏率小將	又敗利不可不為之與恪不過遣偏率小將	得魚利不可不為之與恪不過遣偏率小將	本寄命洪流以徵乾沒乎	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瀾略無	朝廷將為之備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	東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	月也故謂五年正月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	勝日必然而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	勝日必然而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
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	欽破敗後有謀焉及景王薨	然則目創我利兵大勢	若諸將日難有利兵大勢	重言日難有利兵大勢	往惟及王肅勸之	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	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	矣傳以愛情論非所以益	不見鍾會鍾會鍾會鍾會	此臣與鍾會鍾會鍾會鍾會	日城不克而歸常論才性	海派淮示動青徐恪不過遣偏率小將	沈不計而為之與恪不過遣偏率小將	又敗利不可不為之與恪不過遣偏率小將	得魚利不可不為之與恪不過遣偏率小將	本寄命洪流以徵乾沒乎	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瀾略無	朝廷將為之備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	東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	月也故謂五年正月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	勝日必然而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	勝日必然而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

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以功進
 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
 四十七追贈太常諡曰元侯州少曰初李豐與大
 內外而之不也謂州曰豐而多豐大豐同
 小失而不也謂州曰豐而多豐大豐同
 自者必死與豐州刺史裴駿與夏侯玄俱善如觀言破
 又少與豐州刺史裴駿與夏侯玄俱善如觀言破
 威熙中開建五等以報著勳前朝改封祗涇原子祗嗣
 宣公贊曰祗字子莊宜少子也晉承嘉中至司空祗宜子
 晉諸公贊世弘世語子莊宜少子也晉承嘉中至司空祗宜子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
 才士並出惟彛等六人最見名目而彛特處常伯之
 官與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
 覲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
 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用才達顯云臣然之以為
 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觀之笑也

魏志卷二十一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王粲亦不能加也注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各宋本作名

自穎川邯鄲淳注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豎本脫儀字今添

繁欽注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記下疑有脫文陳留路林注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豎宋本作章

至景元中坐事誅注取籍字之上山以為姓○元本作加山以為姓多加字

封列侯注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大將軍將字疑衍

又注我年八十不能老焉君謂攢也○攢宋本作攢

劉虞難用筆陳注屈而使人於拾難失計其聲譽必業也○屈豎本訛作關今改正

劉劭日亦不餘注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虞豎本訛作度今改正

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臣明補按楊俊傳注引魏略云王象領秘書監受詔撰皇覽數

歲而成又文帝紀云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則劉劭王象俱在撰集之列

非專出一手也
著昌官詞佳可觀省○佳元本作皆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結本或作然誤

亦著文賦頗傳于世注魏朝自微而顯者不問胡康疑是孟康○何焯曰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輕晚

為良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嘗時自有胡康也
傅嘏士有極貴官有定期○毛本作土有極貴

未有大卿之舉○豎本誤大卿今改正
任薄伐則德行未為敏○何焯曰薄伐疑作傳聞朝

官傳聞也
為河南尹注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太平御覽無方字

又注次尹劉靜餘其目而太密○臣浩按劉靖者劉襲之子也曾為河南尹傳稱其為政初雖如碎

密終于百姓便之有覆遺風則此靜當為靖字之誤

證曰元侯注相與錄朝事俱為名臣○相與豎本訛作相友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魏志卷二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桓階 陳羣子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尚書
 著方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
 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
 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
 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
 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
 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
 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
 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
 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
 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
 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
 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
 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
 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
 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
 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植有寵階數陳
 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魏書
 諫曰今天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
 不聞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感之於是天祖知
 階益重焉正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
 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

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

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

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

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

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

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

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

疆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

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

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

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

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

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

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為散騎侍郎賜

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

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謚曰壯侯子翊嗣世語曰階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謀皆

有盛名寔字仲弓紀字元方羣字季方魏書曰寔德

鍾繇居潁山遠近宗師之屬帝崩繇何進等司

下名士微寔欲以宗師之屬帝崩繇何進等司

空談之陳子寔位平原相中老病繇何進等司

無不稱門生曰寔之天下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

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為別駕時
 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彊今
 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
 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
 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
 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為司空西曹掾屬時有
 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為
 模遠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
 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
 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除
 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為治書
 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為御史中丞時
 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
 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
 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
 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眾所
 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剝削滅趾之法所以輔政
 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
 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
 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
 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
 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
 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
 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
 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為未可行太祖深

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眾議故且寢羣轉為侍中
 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
 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數
 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即王位封羣昌武亭侯
 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尚
 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
 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
 羣為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羣與
 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潁
 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
 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
 之為司空故錄尚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
 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干
 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
 威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
 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
 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
 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
 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為
 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
 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
 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
 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
 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
 羣又以為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諡平

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贏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為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嘗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威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為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感衰處安危兼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文之晉亦當無乃大殊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

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節制之制然教簡約所以化而何崇飾宮室示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况乃魏氏方為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難而述蕭何之過識之斯言之玷不為也何之由矣詩云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尙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尙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虞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虞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虞深德羣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羣諡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羣諡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

而外人不知君子謂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
 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
 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匈奴
 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
 姜維率眾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
 之聚羌胡質任等寇逼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
 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
 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
 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
 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
 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
 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
 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
 之禽也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
 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
 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
 安等孤懸遂皆降淮薨泰代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
 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
 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為翅使涼州軍
 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
 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
 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將萬人至枹罕趣狄道
 泰勅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
 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

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
 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
 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
 艾胡奮王秘亦到即與艾秘等分為三軍進到隴西
 艾等以為王經精卒破劔於西賊眾大盛乘勝之兵
 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
 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
 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
 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
 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
 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
 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
 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
 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
 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
 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
 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橫楹三月乃成拒
 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
 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
 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
 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
 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
 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
 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眾集乃發而卒聞
 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
 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

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集而卒聞已至爾有奇
變上探險乃經三日乎出伏相伺定軍潛行卒出其
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遇也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
南至沃于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
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數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
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
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
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
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
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屠隴
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昔
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
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
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自上
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顛曰立伯沈勇
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
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爲
尚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
出淮泗以泰爲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
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爲左僕射諸
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泰總署行
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
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
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
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賜子弟一
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諡曰穆

侯千寶晉紀曰高貴不使公之司馬文王會朝臣
其內外咸共謂之曰垂以秦入王待之下曲室不
第何大矣我秦曰帝曰帝曰帝曰帝曰帝曰帝曰
更言魏氏春秋曰帝曰帝曰帝曰帝曰帝曰帝曰
射陳泰之悲新賈少帝曰帝曰帝曰帝曰帝曰帝曰
秦見獨之悲新賈少帝曰帝曰帝曰帝曰帝曰帝曰
松更思其本傳泰曰帝曰帝曰帝曰帝曰帝曰帝曰
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然不書凡諸言所改易皆非
長虛妄辭勝博而實固曰太丘子所不取充復不
其德空羣羣子泰四世其語曰公憲卿並有重名而
恂嗣恂薨無嗣弟溫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
勳前朝改封溫爲慎子謹案陳氏諸輩之後名位遂微
堪並至尉佐子準太尉封林廣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從弟
將軍贈衛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
策表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
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
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閭
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
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
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
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
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爲孫權所圍
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
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劉謀徐方
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
養威此王業也太子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懸

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志弘演之義乎劉序向曰公不救至於國滅君死不與而放於許衡為秋所伐

內臣為其外乃制弘演而死公命於肝曰君食惟若

無此而尚誠人無有亡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

多設間伏斬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為司空掾屬

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

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

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

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

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

為丞相長史軍還復為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

為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

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

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

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且以王后令

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

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

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

駕警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

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

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慰回車而反

其亮直如此世謂曰矯長子本不見幸所出次子後

數日主上明聖矯又問大臣若曰不合下意解故見公耳後

也既入金五餅日帝曰矯辭帝曰豈有以小君心加

正心願君妻之未之臣乎矯曰帝曰豈有以小君心加

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諡曰貞侯春秋

日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矯于本族徐宜每非之

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講議者以其罪罪之年

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

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

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

河北諸軍事薨子榮嗣本第憲咸熙中為車騎將軍

命功臣曰太傅封高平郡公初矯為郡功曹使過泰

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

郡吏而交二千石隣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

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世語曰悌字孝威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

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

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

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

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

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東緡

發千令遷齊郡太守入為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

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

定以為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

護軍留統諸軍還為丞相東曹掾出為魏郡太守太

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易諸城守用謙沛

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謙沛而

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

為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

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

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
遷尚書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
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
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
而賞雍季之言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
何而不可答犯對曰臣聞禮之君不以犯言爲難
君不曰竭澤而漁亦詐之謂也文公曰然則寡人
豈非得雍季之言而用之乎雍季曰不然君之欲
復非長術也文公曰然則君之言何也雍季曰君
而君用其言而後其言者或不可乎文公曰然則
百代之利也谷犯之言者或不可乎文公曰然則
之利乎百代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
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
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
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
爲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
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
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
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
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
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
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
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
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欽
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
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
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熒陽而卒
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
俗之名明而加進命安道爲車騎將軍何苗所
司使名明而加進命安道爲車騎將軍何苗所
非始無以相見且言兵之與武事各日夫
利首身與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關力
河林宗與二宗共至市許少許文生多情此二
人非
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
執臻既而赦之後爲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
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
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
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勳賜
爵關內侯轉爲戶曹掾文帝卽王位爲散騎常侍及
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
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
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
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
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爲辭耳
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卽位進封康鄉侯
後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
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
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
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
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
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
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
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

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為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為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特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為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苗侯丁儀等為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為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歷疆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謙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公薨追贈太尉諡曰敬侯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植漢書曰傳世不台及注有文辭至於注了職無所發明直為塵穢

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則有大志於世

有濟世之志不為合取病去應州郡命大建寧中

博學之士出九尚書角起以植為北中郎將征角失

利欲廣之復為尚書張讓劫少帝奔自平津植

手劍實帝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語在卓傳植以

去位廉居上告太守曰國之植中郎將植王名著海內

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植中郎將植王名著海內

春容之義賢者之產而仲尼獨孤人敬遠逐據修墳

致薄嗣以彰最德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

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

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為

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

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

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

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

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

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

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

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

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

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

議令史魏國既建為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

出為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謙舊鄉故大徙民

充之以為屯田而謙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

子烈嗣咸熙中為光祿勳烈於光祿勳及傳成集

政以權為尚子權字伯與亮賤曰衛伯與貴妃子

思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

思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

子烈嗣咸熙中為光祿勳烈於光祿勳及傳成集

政以權為尚子權字伯與亮賤曰衛伯與貴妃子

思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

思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

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茲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粲等馳名譽有四窗八達之諂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

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卽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爲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爲光祿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爲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卽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爲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卽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諡曰成侯孫藩嗣毓子欽瑛咸熙中欽爲尚書瑛泰山太守世諡四年卒追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少子欽嗣不爲朝臣所知惟欽貴異焉欽與同郡張華家少孤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無物不食華聞之馳到視之志並至尚書志子選祭酒永平中爲朝器重之就爲思別傳曰欽善著文章洛陽傾覆北帝劉琨以爲司空中從事中郎現敗歸段末波元帝之劉琨胡胡中子孫遷江表賦歸盧循避之曾孫

評曰桓階識觀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卽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宜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魏志卷二十二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陳羣南安太守鄧艾○南安監本作汝南臣朔補按

鄧艾傳云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非汝南也

今改正

陳矯復為魏郡轉西曹屬○毛本無轉字宋本無郡字

衛臻輒遣使祠焉柱後文生以穢貨見擯○監本撰

誤捐今改正

盧毓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太平御覽

作皆未與夫相見

在職三年多所駁爭○太平御覽作多所駁易

名如畫地作餅○太平御覽作有名如畫地作餅多

有字

瑛泰山太守柱濟飭有文思○濟飭毛本作濟出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魏志卷二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 子秀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士平兵疆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疆大然雄豪四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賓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親近久而陷危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危者易也注曰陸音也如屋簷近必有險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荊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瑗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汗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為矣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

白毛玠誘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誘吾也乃復為崔瑗缺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答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舍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為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為郎中令文帝踐阼為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驚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

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
 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邊
 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眾算廟勝之策明
 攻取之謀詳詢眾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
 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
 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
 賜穀帛薨諡曰簡侯子禽嗣禽弟適才爽開濟
 官至廷尉吏部尚書子禽嗣禽弟適才爽開濟
 中書令侯玄尚書為厚太子初植以然不雅重黃門
 常無名產豐高擬於王公而性至儉各光同母弟郁
 以公尚書世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
 明帝時為尚書劭高字子遠識見先賢十傳乃謝息
 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傑也其後流孝祖舉或士之當
 世之瑜也其不深願行也推名所拔育顯成令德者
 不可齒也其不深願行也推名所拔育顯成令德者
 高相也承風人許相沉以行也推名所拔育顯成令德者
 孟朝來紹族南好名高名請長為功曹使門廣不
 盈將入郡界而乃數日必顯而後集世于
 之騎時年四十大有子日混顯而後集世于
 常林字伯槐河內温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
 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
 之有於是咸共嘉之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
 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餽餉太守王匡起兵討董
 卓遣諸生於屬縣徵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
 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揭客為諸
 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

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
 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
 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
 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
 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
 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
 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
 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
 之依故河閒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
 利其婦女食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為之策謀見圍六
 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為騎都尉林辭
 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各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
 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起遷博
 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林為功
 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
 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
 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
 聚智小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
 軍為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
 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為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
 為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
 封樂陽亭侯魏略曰林性清自當官又嚴少府寺
 不與林同數日林對曰林性清自當官又嚴少府寺
 勝不與林同數日林對曰林性清自當官又嚴少府寺
 林曰聞對昨為廷尉考邪林曰性清自當官又嚴少府寺
 不為廷尉對昨為廷尉考邪林曰性清自當官又嚴少府寺
 大司農明帝即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
 宣王以林鄉邑善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

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悉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陽郡曹相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率被襲頭相至四五日乃更負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爲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爲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驟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乘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書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皆不當太祖令曰釋驥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

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聞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鷗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時夏侯暉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尙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尙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爲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爲督軍糧執法入爲尙書明帝卽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爲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爲軍師增邑三百戶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諡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旣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緇小人樂亂

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繇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繇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繇道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為義者勸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以為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繇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文下郡繇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為司空掾屬主簿魏略曰太祖北無私通使通意於繇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使通意於繇與領陽安太守李通走太祖使人搜繇室惟不見通書疏陰知繇必為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繇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聞知時于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為不然

禁屯頽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為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為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

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為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為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福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為邪謀若或成變為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孫盛曰盛聞為國不禮一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信於兵威既集而又不逼民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徙信義喪矣何以致此關羽圍征南將軍徐晃俱前既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道謀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尙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

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
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
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
取羽輜重羽聞之即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
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
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
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進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
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
為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勅
仁如儼所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
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侯孫
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為軍
師權眾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為度支中郎將遷尚
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為征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
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
為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為大司
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
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為
驃騎將軍魏略曰儼四征有官屬財籍遷轉之際
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送藥材數箱儼笑曰
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
取遷司空薨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昆陳
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魏略曰潛世為著姓父
守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計李德避亂
有功封列侯潛少不修細行由此為父所不禮避亂
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
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

長沙太祖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
為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
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為治也
若乘間守險足以為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為代
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
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
潛辭曰代郡戶口殷眾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
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
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
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
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
單于為表裏者郝温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
歸心在代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
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計者必以潛
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
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
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
乃遣鄆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為沛國相遷
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數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
帝踐祚入為散騎常侍出為魏郡穎川典農中郎將
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
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即位入為尚書出為河南尹轉
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為尚書
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
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諡
曰貞侯魏略曰時遠近皆云當為公會病上始潛自
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

主論見漢吳黃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陸乎千
里亦未易也游翁懷展布腹心全難保壽見英
雖帝王又放陸生優游實歲亦益明也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
杜襲温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
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
矣哉

魏志卷二十三



魏志卷二十三考證

和洽洽獨以冀州土平兵糧○毛本兵糧作民糧

必有魏應爾其中者○毛本無必字

太祖定荆州○定監本說作奪今改正

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晉府作不

可以一節論也

所爾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悅武晉府作玩武臣

顯按國語云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震匿文

不祥此必引此語自當作觀悅玩二字俱非

明帝時為尚書注召李叔才卿圖之聞○叔宋本作

叔

又注美不續勳顧康之榮○毛本作顧探

又注勳宗人許相沉沒榮利致位司徒○何焯曰

按後漢書言勳從祖教教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

相以能隨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教遺諸勳勳

惡其薄行其不候之相疑相之誤也靈帝初為三

公者亦有許相史不詳其何所人建寧元年由大

鴻臚為司空二年免時許訓為司徒四年訓免橋

玄代之是年相代玄為司徒名章在于將之前蓋

先賢傳失之也

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監本

作曹仁臣明備按曹休傳云帝征孫權以休為征

東大將軍仁未嘗為征東也監本誤今改正

轉大司馬軍節入為大司農○大司馬監本說作大

司農今改正

裴潛謚曰貞侯注潛為人材博有雅要容○要字疑

衍

咸熙中為尚書僕射注徐幹等四人載之於後○監

本作徐幹等四人臣明備按此即指下嚴幹李義

韓宜費明等四人也且上文已云徐福亭在諸葛

亮傳不應又云徐幹監本誤今改正

又注馮翊甲族桓田吉郭○桓田監本誤桓甲今

改正

魏志卷二十三考證

常林昔弟許紹封注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

實論也○是晉府作臻

又注於敘人才不能寬○太平御覽作至於敘人

才不能寬大

杜襲強識博聞○元本強上有樂字

嘗獨見至於夜半○元本嘗上多一襲字

增邑三百戶○毛本無戶字

趙儼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嘗類到乃發遣○

二千入下通盤有住字

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東兵監本誤策兵今改正

如有續救之費余為諸軍當之○諸軍通盤作諸君

便作地通盤飛費與仁○簡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便作地通盤飛費與仁○簡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便作地通盤飛費與仁○簡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便作地通盤飛費與仁○簡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便作地通盤飛費與仁○簡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便作地通盤飛費與仁○簡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便作地通盤飛費與仁○簡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便作地通盤飛費與仁○簡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便作地通盤飛費與仁○簡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便作地通盤飛費與仁○簡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便作地通盤飛費與仁○簡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便作地通盤飛費與仁○簡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便作地通盤飛費與仁○簡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便作地通盤飛費與仁○簡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便作地通盤飛費與仁○簡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魏志卷二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信之後祖衛河東太守

父純南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

以為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

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

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

供牛酒請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

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

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

宜城長太祖平荆州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

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排以吹炭每一熟石

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

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數

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黃

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

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柩柩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

石室室音註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

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

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夫

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絜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

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

欽以時服葬為土藏諡曰恭侯楚國先賢傳曰暨臨

甚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禮見前代送葬曰夫俗奢者

魏志卷二十四

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

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

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

統事州郡莫不奉饒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

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

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

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

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案王氏諸君

宗也魏名臣忠義安定太守孟達易郡曰臣聞君

以東魏名臣忠義安定太守孟達易郡曰臣聞君

備部職時所知臣不自量王雄為西郡從臣人乏

天官成員恩厚柔而有術臣之思常願往成事與

奉宜自辭說揚受情下救臣之思常願往成事與

效言自辭說揚受情下救臣之思常願往成事與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
惟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鄜長貧無車馬單
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
陟以林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
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
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
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
統事州郡莫不奉饒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
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
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
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
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案王氏諸君
宗也魏名臣忠義安定太守孟達易郡曰臣聞君
以東魏名臣忠義安定太守孟達易郡曰臣聞君
備部職時所知臣不自量王雄為西郡從臣人乏
天官成員恩厚柔而有術臣之思常願往成事與
奉宜自辭說揚受情下救臣之思常願往成事與
效言自辭說揚受情下救臣之思常願往成事與

才兼文武忠烈之性... 惟見其情... 吳漢之... 大用之... 尉武... 司左... 遣侍... 賈胡... 也乃... 使有... 尉屬... 是以... 百僚... 以陵... 豈在... 以科... 張舉... 仁者... 而天... 法古... 已若... 景初... 宰相...

之士足為海內所師... 然之正性體高雅... 不同則史魚之儔... 郡所在而治及為... 職之良才也後年... 三公封列侯自林... 也頃之又進封安... 褒成侯歲時奉祠... 秋祭祀今宗聖侯... 吏奉祀尊為貴神... 立祀典則孔子是... 至於顯立言崇明... 聖侯亦以王命祀... 舜之後及立三恪... 祭也今周公已上... 存其言今獨祀孔... 受無疆之祀禮過... 無復重祀於非族... 言商較之定準乎... 實有深義若乃... 然於大經之道... 乎息百道化之... 史之無窮想日... 其不可謂多也... 堯證曰孝侯子述... 右衛率也初林...

此世以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

增高祖父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

兄子五人恩義甚篤項邪相何美嘉其行履以女妻

焉英即車騎將軍照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

老病歸家年歲何能不少為儲蓄以遺子孫乎慎曰

守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子不遺之孫不食乎

武至孝常盡力供養承初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

以孝廉為郎次子昌昌第賜並為刺史郡守式子弘

生增弘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

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

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

欲與諸君避之衆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

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甥也謝承漢書曰幹字元

謝承書幹應為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為誤

在河北呼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

澁兵寇縱橫而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

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為管長縣中素聞

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

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

咸還皆自勵咸為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州叛柔

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為刺奸令史處法允

當獄無留滯辟為丞相曹屬魏氏春秋曰柔既處

至謙柔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太

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

馬超謂為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

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

初建為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

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辜

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據清識年當明于

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

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

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

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

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

已絕其意望而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

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

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

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為潁川太守復還為法曹

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

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

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

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

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

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為治書侍御史

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

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

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

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

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

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除妖謗賞告之

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滋甚

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

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

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為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巨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即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徽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

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眾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獪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東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寶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違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愜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宮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蠡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弘遣父喪後有軍事受勅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

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寶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為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為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九十薨諡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勳前朝改封渾昌陸子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備大將軍大光字宣茂少刺習史太僕明法理晉武帝世為黃沙鄉史與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即真武與光異操爾光小節常輕侮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為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熒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為民作害乃徙禮為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為間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為不可深入不

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為尚書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於臨崩之時以曹爽為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為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眾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抱鼓奮不顧身賊眾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為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為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榷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舉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實以王翁河為限而鄒以馬丹侯為驗詐以鳴犢

河爲界假虛訟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杵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榷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鄒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主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惠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懼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和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各位略齊云嘉平二年薨諡曰景侯孫元嗣

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尙書出爲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研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尙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尙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卽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鄉公卽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卽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諡曰肅侯子惺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勳前朝改封惺膠東子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鄒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尙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勅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

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一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疾矣

魏志卷二十四考證

韓暨在職七年○太平御覽作一年

崔林寇竊寢惠注安定太守孟達○臣浩按此與蜀

降人為新城太守者同名姓

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州郡監本訛作州郡今改正

于述嗣注隨與其事○監本訛作共事今改正

高柔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宋本作

舉吏奸罪無民字

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乞監本訛作訖今改正

常出錢與同營士焦于文求不得○太平御覽作久

求不得多字

孫禮明帝方備宮室而節氣不和○宮室太平御覽

作臺省

禮固爭罷役○太平御覽作禮固爭因罷役

魏志卷二十四考證

魏志卷二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後漢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曰：「美雄記少，自舉以拒曹公，曹公遠從而來，種與不種，必自逃去。此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從而來，種與不種，必自逃去。不使然，不謂始不納，後從之，問曰：『太祖將征荆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荆州，使譚尚自相斃。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曰：『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賁生，蟻蝨加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豐樂，國未有憂，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

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威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為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為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下，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於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

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脩苑蠶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疆壯未老童齒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虞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即位進封穎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為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冗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為衛尉帝方脩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為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

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為魏重臣亦宜解其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河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若流矢所中帝曰死何足惜乎

乃謂無武皇帝也及委國於

亦謂無武皇帝也及委國於

國內所少豈發矣臣乎

宜引其類若君遠之其言

主宗引其類若君遠之其言

佐治則正非所宜有莫此

人受載之籍少謂斯青龍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

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

不能禁乃以毗為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

毗節度莫敢犯違毗王雖能行意而每屈於毗

亮卒復還為衛尉謚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為河

內太守復世秦山羊毗外孫雍侯至衛尉女適

立期抱才類而初喜曰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

主數抱才類而初喜曰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

閉城門人來呼毗軍曹參軍司馬何者能代君

閉城門人來呼毗軍曹參軍司馬何者能代君

下城門人來呼毗軍曹參軍司馬何者能代君

王與太傅俱於受道不託之任而獨專權勢以

也然則忠於受道不託之任而獨專權勢以

事不祥大義則可也凡人在死為或人任之親

而己... 羊祜... 日見... 長史... 而不斷... 雖疆終... 一而兵... 事者也... 代為刺... 軍事馬... 而蘇伯... 超有信... 嚴為之... 還倉卒... 上郡縣... 之衆而... 阜率國... 岳於城... 而救兵... 殺於是... 阜等率...

楊阜... 長史... 而不斷... 雖疆終... 一而兵... 事者也... 代為刺... 軍事馬... 而蘇伯... 超有信... 嚴為之... 還倉卒... 上郡縣... 之衆而... 阜率國... 岳於城... 而救兵... 殺於是... 阜等率...

固於此也... 號哭刺... 於冀使... 其便頃... 少長敘... 敘曰何... 面目以... 阜之憂... 討賊心... 圖耳敘... 尹鳳姚... 從弟護... 約誓既... 兵起自... 襲歷城... 桀賊天... 怒殺之... 遂南奔... 人賜阜... 無死節... 荷爵祿... 為美談... 命姜敘... 過此賢... 州刺史... 屬超隆...

西因姜不不亦死國之義因之義山伯及中難對
 長久不不亦死國之義因之義山伯及中難對
 生人難不不亦死國之義因之義山伯及中難對
 傳語不不亦死國之義因之義山伯及中難對
 超進兵入必自來守及安因從梁寬等令許諾分
 後往以入必自來守及安因從梁寬等令許諾分
 及超其子入必自來守及安因從梁寬等令許諾分
 揚語如本傳而松去等以狀聞太祖甚怒而令
 趙昂美道令者與益在州西刺會同郡水梁雙反
 昂美道令者與益在州西刺會同郡水梁雙反
 死兩男為雙女所英年引大歲獨自與列顧英中
 貌非西施特為雙女所英年引大歲獨自與列顧英中
 三冬與伯謂乎乃西引大歲獨自與列顧英中
 至沈將何復美日燒每姑讀所以偷心保節不
 能舍湯何復美日燒每姑讀所以偷心保節不
 佩環會馬超以賞戰士及躬著布急城守備又悉
 居仁怒吏民大傷夫欲專與利之害動於未甚
 日素不關與超共勉背之於心超未甚信其可
 比昂南請與超共勉背之於心超未甚信其可
 異節仲初定入治亂立於合得之涼州士馬適可
 今昔仲初定入治亂立於合得之涼州士馬適可
 相結不可不詳也信於超感全功免者異力與
 昂與何等所不詳也信於超感全功免者異力與
 當奈月何等所不詳也信於超感全功免者異力與
 義存耳足為重聲謀計超忠告立於吾謀如事必
 解超卒復與昂保山為城超託頭雪中復張魯得
 參異輒太祖征漢中以阜為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
 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
 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辨而氏
 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

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敷之衣蹋鼓
 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
 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
 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又劉備
 取漢中以逼下辨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
 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水
 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為政舉
 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
 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
 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冠被縵綾
 半褻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
 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
 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
 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
 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周文刑
 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絺此皆能
 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
 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
 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
 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
 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
 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
 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
 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
 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
 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

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爲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
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明
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
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
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
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
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
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
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間得
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聞政切至之辭款誠
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
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
上疏曰昔文王有赤鳥之符而猶日及不暇食武王
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
異而不戰悚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
深有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
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闔山險以積日矣
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
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
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
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
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少
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
度帝卽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
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
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

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
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
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
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
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
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
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
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
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天帝痛之甚追封平原
公主立廟洛陽塋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
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塋所以重社稷備不虞
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塋也哉帝不從帝旣新
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
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
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
之高麗以彫鑿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
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
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
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
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
爲深誠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魏
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尤恭卹民而乃自暇
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
其屋部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
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
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

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臣松之以為忠至是則以巨數其惡不為身計而卓表云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為已豈為國哉斯言也豈不傷諸烈之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驚法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每朝廷會議卓常侃然以天下為己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為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為丞相軍議後為歷城侯徵文學轉為相徵遭太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為堂陽長以選為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為明帝以隆為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為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為不宜為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西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為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為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魏略曰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賜爵關內侯步魏略曰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

紛紜數歲傳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數年從太史陸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伶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民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卜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恆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所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法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謹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脩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之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

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栢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禳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觀災責躬退而脩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蕙蕭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祥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觀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廢庫爲次居室

爲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慧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于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祇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尙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剪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

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
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
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
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
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
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
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
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
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
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
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
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
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
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
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
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
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
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
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
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
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
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
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
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

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
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
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
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
盜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
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
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
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
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
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
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復履清儉輕
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吝奢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
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
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
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
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
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
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
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
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
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
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
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
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
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
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儲石之儲國無終

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會音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

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詔諛是尙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矚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支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對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至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光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曾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峙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數撥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侔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審審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強飯專精以自持隆卒遺令薄塋斂以時服臣書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後每思諫其惡將

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勳於昏主明戒諭於身後善謂
足以及用我謀無大音又曰曾是其初太和中護軍蔣
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
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
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子琛嗣爵
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素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
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
文禮又為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
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
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
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梁
寡曠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
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
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
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
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等
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皇見
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
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
諫若逸于遊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
垠之憂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饋黃初
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為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
明帝時眾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
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光庶故方制四海匪為
天子裂土分疆匪為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

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既微降
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又太
祖潛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
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
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
有事海外懸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
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
怪石瓠珠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為甸服當供稟結
銓粟之調而為苑囿擇禽之府威林莽之穢豐鹿兔
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荑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
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
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彫鏤極
妙志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
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
昔秦據殺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
號諡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為黔首由枝幹既朽本
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勳親親俊
又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
本並為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冲未能
莅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之監分
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
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後為燕中尉辭疾不就
卒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
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在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
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

者歟

魏志卷二十五

魏志卷二十五考證

辛毗帝乃止注習氏又從而載之○習氏豈本說作習文今改正

揚阜故母儀然勃從阜計○北宋本作故故從阜

阜帶見明帝著褶被綬半長袖○何焯曰稱上宋

書有袖字臣焯按袂即古袖字虞應作表

十萬之軍東西奔赴○奔赴豈本說作奔走今改正

高堂陸奸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盪毛本作蕩

陛下宜增樂人遺以答天意○豈本意上多之字照

毛本衍

而樂歸居室○居室北宋本作宮室

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蘇頌之化混于後嗣○混晉

府作流

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臣龍官按景初中

先主劉備已薨陸疏不應又稱權備當為禪守之

說

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臣明楷按

周禮天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

入則九賦太府職也此云天府疑誤九賦豈本說

作九伐今改正

不爽于隸○此句疑有誤或下夷說作不爽也

宣帝承以士郎○士郎宋本作十郎

魏志卷二十五考證

蘇子知
君

魏志卷二十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為從事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

公積德之門考為名臣雖有愆負猶宜保祐况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按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其妄有相請屬哉寵以此為能臨吏時袁紹威於河朔之用心耳雖有後害何解前虐

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陲復召寵還為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

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為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眾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關羽遣別將已在郊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侯文帝即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龍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為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龍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為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疆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疆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為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亮

後因王左右王備不內人宜推劫壽春之
從備由文內見收長武考死杖下備免為海人時
人寬之備弟子書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
有長武書諸公贊曰書體量通雅有龍風也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
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以母
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
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為袁紹將萬餘人
來攻衆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為公孫所厚而去
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
之智守不假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
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為國
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為長史時雄傑並起輔
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
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為丞
相軍謀除穎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鄢
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
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陣弓弩持滿
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
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
千人在山中為羣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
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
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
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
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九校尉牽
招解備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
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

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為一非中國之利乃
先構離之使自為讎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
匹與官為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為害
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
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
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
絕以為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
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
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
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
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
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
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懼不敢動便以
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衆數
千人寇鈔為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
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為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恒推抑
兼并乖散彊猾凡連亡茲宄為胡作計不利官者豫
皆構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
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九校尉毀
豫亂邊為國生事遂轉豫為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
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
軍楊暨舉豫應選臣松之案暨字休先樂陽人山濤
傳暨字道元大散州刺史山濤
嗣暨字道元大散州刺史山濤乃使豫
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
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
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

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傲截險
 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
 船皆觸山沉沒波蕩着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初諸
 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
 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
 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
 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
 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後孫權
 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
 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
 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
 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
 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
 使難知不當使自晝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
 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
 來豫臥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
 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
 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
 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
 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
 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
 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

我善妻于從之放南聞其死也悲之既爲畫像又就

碑立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
 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鮮卑
 利等數來客見多如持牛馬遺豫豫送官胡以爲
 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此道豫從之胡因送金三十斤
 願進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送金三十斤
 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
 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
 得賜分以秋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與之
 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
 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
 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殲
 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
 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
 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
 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
 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
 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
 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
 阻疆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
 招聞之聞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
 領冀州辟爲從事太祖將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
 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道詣柳城到值峭王嚴
 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
 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羣長
 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
 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
 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

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

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疆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阿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鄙今特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據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觀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茂才從平漢中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侯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閒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隲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

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陜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士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并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遣一通於虜蹊要虜卽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校猶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懸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漢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陜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續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

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
 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為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
 同母早卒按晉書弘後為揚州刺史以果烈死
 有雋才性豪俠有氣冠絕當世按弘後為揚州刺史以果烈死
 令都官誅黃門侍郎王愷愷字士高為中書令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建
 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為五官將召淮署為
 門下賊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
 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淵司馬淵與備
 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
 寇將軍張郃為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
 來攻諸將議眾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為陣以拒
 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陣
 引而致半濟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渡淮
 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
 為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為鎮西長史又
 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
 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
 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為稽
 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
 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
 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
 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
 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為真安定羌

大帥辟蹠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
 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一知其款曲
 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
 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
 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蹠於枹罕加建威將
 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
 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
 揚武將軍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
 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
 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
 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
 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感兵西行
 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
 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疆中維
 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
 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
 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為民保障其後
 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
 伐蜀淮督諸軍為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故不
 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
 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
 涼州各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
 軍屯為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
 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瀾中轉
 南迎霸維果攻為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

斬鉞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
 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
 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
 趣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
 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
 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疆川乃西迎
 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
 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疆胡化以據險
 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
 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
 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
 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
 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
 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
 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
 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
 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
 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
 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
 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
 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世
日胡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
美不流涕人入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
無不還淮以書五子司馬宜王亦符之觀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
法未通營受罪於主者觀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
展在近書至宣王亦符之觀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
 諡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

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勳前朝改封汾陽子晉諸公贊
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買充皆配女嬀
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嬀
季南諷者僕射鎮子奔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奔高簡
州刺史尚書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略
 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
 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魏志卷二十六

(Blank space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scroll)

魏志卷二十六考證

備龍賊必來燒軍宜為其備○燒軍太平御覽作燒

營
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肥城通鑑
作肥水

遣長史督二軍○宋本作遣長史督三軍

田豫解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太平御覽素利
下有等字

東隨無岸嘗赴成山○通鑑東隨作東道

郭淮太原陽曲人也注父繼厲門太守○北宋本繼
作蘊

既陣備疑不渡○太平御覽作不敢渡

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太平御覽作逆擊走之

魏志卷二十六考證



魏志卷二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徐邈 胡質子 王昶 王基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為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為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穎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

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遷為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數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諡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有兼才高官重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續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

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名胡氏諸通達太
祖即召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
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
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
具服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為治中將軍張遼
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温恢求請質質辭以
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
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
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
容於口今以睡眦之恨乃成嫌隙賊士賣反况質才
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書曰周
及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周
能其人多少皆同郡人見其器宇不凡周
許之語周曰公榮乃皆國士也兄弟與共
動之風少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為
言也少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為
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
魏已為大將軍任之府儀同三司卒
以美談無所荷任之府儀同三司卒
孫世祖散騎常侍茂威要與中尚書
茂之元康元年為驍騎將軍茂威要與
辟為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為常山太守遷任東
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
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
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
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
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
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為賊威不可迫質曰樊城卑

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
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
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
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
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
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諡
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
語在徐邈傳威威熙中官至徐州刺史晉陽秋曰
志尚屬僚僕威自質之為州也威自京師省十餘
無車馬歸於質威自質之為州也威自京師省十餘
告歸威受之何得此絹一匹威曰吾道不廢故
復隨威受之何得此絹一匹威曰吾道不廢故
佐助歸威受之何得此絹一匹威曰吾道不廢故
信乃知其部督也又少進資裝百餘里威因
如及平是帝數其父清謂位威曰牧晉武帝賜
曰臣不也帝曰臣不也帝曰臣不也帝曰臣不也
南將軍威子元卒追贈平鎮東將軍威子元卒
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王和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案王氏譜和伯柔字
宗傳曰叔優才道幼少之時和處業林宗有知人
往候之請問才也難然叔優當從其言叔優以
衛進二千石才也難然叔優當從其言叔優以
道代郡太守季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和兄
之文帝在東宮和為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
徙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和所開
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
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和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
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

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青龍中奏之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也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身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國語曰范文子對秦客曰秦朝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

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松之案對秦客者范雙也此云范匄蓋誤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入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臣松之以為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由己而發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伯高之即以為誠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援誠伯高之善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其事微時主季良以毀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况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上與權交書求路欲以交結京師故諺之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繇山雖

指如此二年和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和詣江陵兩岸引竹緇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和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續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和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續果追軍與戰克之續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晏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和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和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續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諡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案晉書曰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子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遠祖尚書令和將子述子述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充二州刺史和諸子述重於世爲時盛河云自述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祕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勅州曰凡

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脩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不以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威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費卒起癘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

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
年爲尚書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
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
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
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賜爵
關內侯基又表城上租徙江夏治之以徧夏口由是
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
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
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
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
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
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
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
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
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
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
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
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幾
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
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
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
傳蝦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
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常
樂亭侯母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
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
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

之戮是以尙羣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崩瓦解儉欽
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
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
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
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
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
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
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
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
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
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
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
速未觀工遲之久方今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
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
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
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懸運軍糧
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尙未許基曰將在
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
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
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
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
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
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
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
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
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計會吳遣朱

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遺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其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卽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

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司馬懿基此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司馬懿生并送賢任克期將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將軍司馬懿文王啓開詔征南將軍王基承書風使烈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未宜使官軍重兵驟止文王說之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當出箭弩口乃趨平角皆山昔子午之役盛農辛有要害當出箭弩口乃趨平角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當出箭弩口乃趨平角皆山上邽文欽唐各軍吳重兵不特利壽春身沒不反後軍近事之鑿也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安社稷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重文王須得求外利也尋於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備任所在須得節度基疑尋於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備任所在須得國節度基疑尋於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備任所在須得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諡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勳前朝改封基孫虞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魏志卷二十七考證

徐邈西域流通荒戎入貢○流通太平御覽作通流

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職宋本作質

王昶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注若循環之無窮○窮毛本作端

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有所豎本說作所有今改正

不願兒于暮之注於夫鄴懷○宋本作於鄴夫懷

願兒于違之注夙習早成○宋本作夙習性成

又注比居者擅耕暇地○豎本脫者字今據

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苑疑作宛

王基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攻通鑑作寇

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太平御覽作善其後矣多其字

今與賊家對敵○太平御覽作今與賊交利對敵

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違○違宋本作謹

後由等竟不降注皆山險狹○冊府皆山路險狹

又注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宋本淋作霖

魏志卷二十七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凌令狐愚母丘儉諸葛誕唐各

鄧艾州秦鍾會王弼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
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
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
廉為發干長魏略曰凌為長壽事覺刑五歲當道捕
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
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稍遷至中山太守所
在治太祖辟為丞相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
出為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
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
虜獲舟船有功封宜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
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
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吝於口後從曹休征吳
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
徙為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
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
馬郎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為征東
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
眾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
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兗州刺史屯平
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為司空司馬宣
王既誅曹爽進凌為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

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

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

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為禍

先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

廣曰凡奉命而往者皆受命於上

變易朝政之故安能受命於下

士量事未之安而用賢或失其

令副衆心之所求而用賢或失其

夜匪懈以心之所求而用賢或失其

獨出習氏且制之以法為父之

也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

治本名凌黃初中為和戎護軍

有司曰凌何愚曰以名聞之正始中為曹爽

言云其馬大如解行數里通河

與王凌陰謀立楚王乃先使虎

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

春吳賊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

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

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

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為

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

出迎宣王遣掾王或謝罪還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

面縛水次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

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凌至項飲藥

死魏略曰凌與太傅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為恨前後

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
 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各得來數諫宮之臣松
 東夷傳沛者句驪沛者各得來數諫宮之臣松
 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
 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
 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立菟太守王
 頌追之世語曰頌字孔碩東萊人晉過沃沮千有餘
 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九都之山銘不耐之
 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
 漑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
 州刺史轉為鎮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
 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州儉為鎮東都督揚州
 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之太尉司
 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
 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
 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
 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
 分儉欽喜以為己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
 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
 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為盟
 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
 守欽在外為游兵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巨輔劉寄
 以安守內心勸盡忠以輔上天下懷又齊王聽以無
 有輔己大功故遂使節承統業委以大事而師以

義盛十年在無病其坐一運兵無取禮朝臣非
 業克期未日便為起臣除國進為子其
 軍也賈選而盡使自賊來萬下征同進為
 太尉也與國等建計乃五十萬來向守
 地城自淮南有軍士自為難苦甚相過
 由李不封賞以實無君之為其罪如四
 夕無拉殺名尸有埋無君之為其罪如
 政自按行武庫君問之禁兵定不事以
 道所送齊王悲廢不君自勝大罪失皆
 并其罪母后也悲廢不君自勝大罪失
 事而經聖心慶反從以省歡天其罪失
 陞改下梅即復初從以省歡天其罪失
 北拒以不即復初從以省歡天其罪失
 多天選下精營兵以不即復初從以省
 其充罪聚十本營兵以不即復初從以
 勢勢合以聚十本營兵以不即復初從
 法勢合以聚十本營兵以不即復初從
 從天不長聚十本營兵以不即復初從
 鄭即受祖長聚十本營兵以不即復初
 合命肥謹江禪開國呂承宣太猶舜南
 春炭漆之身一而社休等安主各守亮
 依古典義死全社休等安主各守亮
 有以保世子之師以善也世第昭忠有
 保以保世子之師以善也世第昭忠有
 親故乘與公有宿衛軍輔聖職可謂
 宗族朝拜用諸石之功明道與今所
 所奏族朝拜用諸石之功明道與今所
 備臣如三皇聖法言當明道與今所
 者備臣如三皇聖法言當明道與今所
 百姓安欲全大合一禮存使忠臣義士
 百姓安欲全大合一禮存使忠臣義士

諸葛誕字公休琅琊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
 郎為榮陽令陶氏春秋曰誕為郎與僕射杜畿試船
 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
 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
 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
 颺等倚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語
 曰是時書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
 人皆以官長及此以父居勢位密吏部尚書凡十
 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凌
 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
 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與東
 關道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為鎮南將軍後
 母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

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
 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
 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悉破城門
 出流進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為
 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
 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眾將欽徑至壽春
 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遣擊
 之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
 轉為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凌母丘
 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眾心厚養
 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過度有犯死罪
 以者虧制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場計誕所督兵馬
 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眾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
 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誕舊
 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為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
 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世語曰司
 乘至壽春長史買充以文王為宜再遣參佐慰勞四
 空書今健必不來揚州使公當在王不微事選爾為
 左使右數百人至揚州使公當在王不微事選爾為
 相見也君以時人入至揚州使公當在王不微事選
 知如也君以時人入至揚州使公當在王不微事選
 實有難言牙門徒死之充以何魏室屬色日路斬中
 人游始戲成頻與之聞耳諸君當且還洛嚴復得用
 遊樂戲揚州之何州門諸君當且還洛嚴復得用
 國說臣與死自交國州重人統兵因放東州樂庫步
 國說臣與死自交國州重人統兵因放東州樂庫步

人明以今月六日討魏臣不期臣即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
 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期臣即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
 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受命斷絕所言率皆屬實疑誕
 表臣曲不誠臣松之以為魏末傳斷絕所言率皆屬實疑誕
 至於此也歛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
 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
 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親至吳請救吳世語曰黃初末
 吳不約家以其地於臨湘為孫聖立廟長沙王吳芮但
 服不朽後魏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
 微短耳綱曰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卒年至家發
 之四十六世孫吳人大喜遣將全端唐咨王祚
 等率三萬眾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為左都護假
 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
 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
 山乘險得將其眾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
 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眾臨淮討之大
 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
 裏再重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
 簡銳卒為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
 將朱異再以大眾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
 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心食轉少
 外救不至眾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
 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
 為名士卒而實坐不能進孫綝殺其可也今宜及眾心
 固也卒而實坐不能進孫綝殺其可也今宜及眾心
 有全者文思今舉十餘萬眾在江表內附欽等欲全
 同也死地父兄子第俱在江表內附欽等欲全
 其親年力已困異國無心變故將軍民並主今可守
 人計且知也之必固也十欽等乃相謀欲殺班二大將
 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擇等擇等率其眾數千人

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為三年正月誕欽咨等
 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秋晉春
 飲日漸無備之時也全端全端全端全端全端全端
 悉眾出攻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
 攻具弩矢及石兩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壑復還入
 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
 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
 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鶯
 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眾不為用
 鶯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
 命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鶯虎使將兵數
 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
 何懼表鶯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
 日饑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
 麾下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
 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
 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千黃晉紀曰數百人拱
 受命其主至盡時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
 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
 以為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
 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
 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
 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

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獫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浸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茲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己吏父久已死道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母丘儉作亂道健步齋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

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道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

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蘇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與觀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觀。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蘇竹。

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遺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擐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蜀自征伐之功。難有如此之速者也。今國家一舉而滅三軍之士。已饒艾難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有滅蜀之功。百姓之慮。在於既勝而力善春之。在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時也。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瑾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

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
 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
 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
 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徵艾
 一至此乎白起之醜復見於今日矣艾父子既囚鍾
 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
 出艾檻車迎還瑾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緜竹西斬之
 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
 於西域漢書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艾子忠之
 已高既無德音又于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
 師纂亦與艾俱死其責于瑾下以正是不死而乘君子之
 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
 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
 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
 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荀綽冀州刺史曰
 至衛尉長子翰河東太守中子敬大司農少子信字
 爾率翰子翰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子信字
 中辭以談微理少能名貴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
 往得中也不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西南泰
 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
 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
 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爲惡
 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
 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
 而荷叛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

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
 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
 右之志艾脩治備守積穀疆兵值歲凶旱艾爲區種
 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
 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
 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
 摧破疆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
 命志身東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勢使
 劉禪君臣面縛艾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
 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
 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
 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
 誅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
 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
 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
 皆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
 以爲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
 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諡死無餘恨赦冤魂
 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
 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而悅者衆矣九年詔曰
 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民隸朕常愍之其
 以嫡孫朗爲郎中艾在西時脩治障塞築起城塢泰
 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
 保艾所築塢焉世語曰咸寧中魏將軍姜維爲西
 自陳曾爲艾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
 艾之忠言艾先時下將帝問震所由進
 爲定中興艾先時下將帝問震所由進
 永嘉中興艾先時下將帝問震所由進

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履家事自加恭儉然見公
 思義之用必取年五十有九甘苦二年二月
 家之無所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賜
 事無巨細皆供命者以為春秋成風定如之
 命與禮不事有取於古制禮也及誕反車駕住
 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
 親重臣也琮子惲孫靜從子端翮緝等皆將兵來救
 誕惲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搆其母將部
 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為輝儀作書使
 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惲等說吳中怒惲等不能拔
 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惲等恐懼遂將所
 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
 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為太
 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腹心
 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
 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謀之勳而推寵固
 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
 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
 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
 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
 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為蜀可取豫共籌度
 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為鎮西將軍假節
 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勅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
 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為將伐吳者四年秋
 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
 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
 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

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楮之子
 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
 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
 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
 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
 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
 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
 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眾欲赴
 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
 合守劍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
 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
 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
 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皇化此三祖
 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
 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
 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
 未已是以命授六師襲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
 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
 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
 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
 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
 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
 才興兵朔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
 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
 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

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杜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耽壽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因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竊踰歸命猶加威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笑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縣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徑出江油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發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劍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懼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按百官名緒入晉爲太常禮衛尉子冲廷尉副建進攻劍閣不克引

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縣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郫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趣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徑從劍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闓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倅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讓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後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己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維情好歡甚世語曰蜀朝司馬公如何德驕曰自當作家門京師後士有曰維不羈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

焉恐州泥夫大遺物記曰初其王樂而族兄俱
地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業即劉表外孫也魏謀
有反調者與焉既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業之兄也
氏春以業嗣既誅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母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
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
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
艾矯然疆壯立功立事然闡於防患谷敗旋至豈遠
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
也史記曰越王無疆與中國爭疆不納齊威王時越
不自越之其健也今吾人知晉之用失而不自知越
也目論不自越之其健也今吾人知晉之用失而不自知越

魏志卷二十八

Blank columns for text.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王凌宜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何焯曰此中軍猶言禁軍不及徵調外軍故以中軍進也

宜王遂至壽春注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孤及乎固又曰無○臣咽指按及字不可解疑為反字之誤蓋謂令孤愚與王凌通謀之事軍固知情也

母丘儉封高陽鄉侯注領太守母丘與到官○領元本作頃

盛乃引還注欽中子徽小字奮○毛本作小名奮又注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冊府作何苦無下若字

悉歸降注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臣浩按昭伯曹爽字太傅伯伯字疑衍或為昔字之訛又注日欲俱舉分分中國○分分元本作瓜分

夷儉三族注及儉起兵問屈願所在○屈願宋本作願

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誰侯注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何焯曰此表後人偽作高貴鄉公之獄昭事也何得預言二主乎

諸葛誕免誕官注以玄暉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通鑑玄暉作玄等誕備作誕等

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綽殺之注誕再在揚州有威名○再在毛本作再任

血流盈野○毛本作血流盈野致葬舊墓注夫建業者異矣○通鑑異矣作異道

又注喪王基之功○喪通鑑作賞下同

鄧艾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千人且田且守○四千監本說作四萬臣龍官按淮北二萬淮南三萬共五萬人以十二分休計之止應四千有奇不得云四萬也今改正

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淮上晉書食貨志作淮北宜王嘗之事皆施行○事皆施行太平御覽作皆如

艾計下有遠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此水〔此旁脂切〕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

人且田且守兼修廣淮揚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引淮頰大理諸般於頰南頰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凡九十七字下接每東南有事云云

阻兵仗勢足以建命○建疑作違輒移屯附亭○附亭元本作陽亭彼以船行吾以陸軍○陸軍疑作陸運出劍閣西百里○太平御覽作四百里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宋本無出字北宋本出作等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豫下元本多備字徒艾妻子及孫於西域注瓊閣之不候駕而謝○候宋本作侯

艾憚然不樂○憚監本誤撫今改正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民北宋本作萌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證曰壯侯注宜王為秦會使尚書鍾繇調秦○臣浩按鍾繇已卒于太和四年疑調秦者當是鍾毓又按何焯曰檢毓傳正元中乃為尚書齊王初方官黃門侍郎世語當是稱其後來所歷之職若當秦典郡時毓已先踐八座恐不得屈帶相嗚矣世語所記疑其不實

鍾會還尚書中書侍郎注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元本作心苦之

不復追改注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劉放監本說作劉表今改正

又注汝居心正吾知免矣○監本免誤勉今改正今鎮西奉辭衛命攝統戎重○戎重文選作戎車蜀相杜見禽於秦○杜文選作莊

以次格殺坑中○通鑑作內坑中多內字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邪○通鑑作何更其不能辨耶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華佗吳著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勇臣松之案古數字化其名宜為勇也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生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瀉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日並起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

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請佗視脈曰尙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咳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薑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尙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懸此蛇輩約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甚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

俱當益不足故自剝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
 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
 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
 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
 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二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
 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
 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
 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
 佗針鬲隨手而差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脚不能行
 矣不復須看脈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
 或五寸雖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
 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脈
 曰傷娠而胎不出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
 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
 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
 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
 不痛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
 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
 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
 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
 許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
 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
 濟恆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
 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
 書呼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
 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
 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

謂曰佗術實工人命所懸宜舍宥之太祖曰不憂天
 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
 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
 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
 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
 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
 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教嗽晝夜不寤時吐膿
 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臍效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
 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
 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
 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
 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
 何忍無急去藥語以成之案古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
 差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
 忽忽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
 於死佗別傳曰人有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
 候其膝裏有神現邪氣動而痛治之愈數日復發如
 左脚膝裏有神現邪氣動而痛治之愈數日復發如
 一頭好馬迎二使視之曰是馬也治之愈數日復發如
 計馬走以藥飲之即愈
 之腹後有脚若地者從所斷之處向復令因去
 是地也皮中有動搖而無久短與不逆動乃幸以
 七使色解衣有眼處令苦頭去地頭不能寸舉目
 五西候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色佗令坐石中平經
 以病者冬十散七月愈又令坐石中平經日用寒
 灌云當至八十始灌熱氣乃蒸出汗治出眉粉汗
 灌數乃使然腹中溫熱氣乃蒸出汗治出眉粉汗
 愈又使人病腹中溫熱氣乃蒸出汗治出眉粉汗

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藝有難色由是帝意不
 悅後因他事繫藥使願等就學藝自謂所習者雅仕
 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
 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頌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
 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藝風時
 游巧思不絕自世傳其為序也馬當此之時天下
 其言巧矣乎為博機士居十餘年其奇者而巧也
 因先感生而作其者猶功費日乃成形以陰陽二
 與對常不侍高以言者騎焉軍成言爭校論也
 未車之二不器耳謂古無指騎又將軍言之虛
 而衡之也子不器耳謂古無指騎又將軍言之虛
 是也二子不器耳謂古無指騎又將軍言之虛
 轉城之內有灌坡水可自覆更也入無從生天
 生也其後否人灌坡水可自覆更也入無從生天
 詔焉可動否人灌坡水可自覆更也入無從生天
 發焉可動否人灌坡水可自覆更也入無從生天
 則人巧變丸為樂舞象至木形若輪平否對也
 敵則人巧變丸為樂舞象至木形若輪平否對也
 石至飛擊之乃百餘步先夫尾電十皮中可令
 而飛擊之乃百餘步先夫尾電十皮中可令
 者其要也馬氏不巧得所長子言也為見難短
 不使所短也夫不巧得所長子言也為見難短
 所已其相擊夫不巧得所長子言也為見難短
 也又與神子傳必巧得所長子言也為見難短
 以言取者取之傳必巧得所長子言也為見難短
 取以言取者取之傳必巧得所長子言也為見難短
 明以言取者取之傳必巧得所長子言也為見難短
 理以言取者取之傳必巧得所長子言也為見難短

也今若馬氏所欲者國之精器非定難也
 易其得也則無由出也夫皆以多其相結者
 變是不得也則無由出也夫皆以多其相結者
 之衡石所不哭而試也於是安矣所以見害
 為中石所不哭而試也於是安矣所以見害
 武安侯抱石而試也於是安矣所以見害
 子定侯抱石而試也於是安矣所以見害
 己其定侯抱石而試也於是安矣所以見害
 有世發平子不難為過也中馬輪先般墨
 良可恨官也巧無子益於世秀安人知侯者書
 曹爽也恨官也巧無子益於世秀安人知侯者書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
 祖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
 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令徧相眾賓建平曰將軍
 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
 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
 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
 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可見也謂曹
 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穎
 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
 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
 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
 當嫁卿阿鶯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
 欲嫁阿鶯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
 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
 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
 為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
 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

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昇請紀綱大吏設酒曰
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
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侍
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
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
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
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
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
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
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
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
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鬻文
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
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
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
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虵生四足
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
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虵
女子之祥足非虵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
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
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
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
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
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
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

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
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
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
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
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
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
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
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
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
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
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
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
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轆之後必
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十
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
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
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輅年九
歲便善卜視星辰得我年難小然夜中喜視天文
常云家野地猶作天文知日月星辰每言說語皆
不常宿學周易不能折角者知其當無不精微體
成入多所信受惜人之本不愛己不愛每欲以直
常謂忠孝義人自清知本者稱厚廉介直士之
江漢之流爲務石之自清知本者稱厚廉介直士
同發此志無所礙其父清知本者稱厚廉介直士
和發此志無所礙其父清知本者稱厚廉介直士
丘開中終年無所礙其父清知本者稱厚廉介直士
生四淵年筆五辭其父清知本者稱厚廉介直士
度開百餘人皆服其才也輅父清知本者稱厚廉介直士

伴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
 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輅曰
 使何卜而有疑難司馬之言主笑而答之曰君備
 四時治仁義或以愈死或生直千錢或以此推
 天時治仁義或以愈死或生直千錢或以此推
 成女妻或以愈死或生直千錢或以此推
 每論輅以爲得龍雲之耳於是輅通幽者非徒合
 也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
 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
 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
 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
 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之候輅言君雖好道
 五音之數以無窮義博無窮然沈思輅數日卒無
 覆曲出於此不出位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
 難得博言於此不出位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
 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
 牽引西家人夫離妻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
 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隣婦手殺其夫詐言
 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有輅辨才初難聞輅
 鳴故言者則有難知之貴靈鳴者則音無言不
 同鳥鳴其語亂神答曰夫所異鳴者則音無言不
 運星精於上流有神明於下通風雲以表異而
 未火宋喪已發赤鳥夾日退侯通靈楚此鳥乃
 使自不喪符考六鳥夾日退侯通靈楚此鳥乃
 吉凶文王受命非聖祖之功聖祖求之在人春
 卯也文王受命非聖祖之功聖祖求之在人春
 自休斯倫猶之命非聖祖之功聖祖求之在人春
 有非斯倫猶之命非聖祖之功聖祖求之在人春
 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憧憧回轉息以復

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
 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
 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
 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
 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
 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
 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直果為渤海太守輅曰
 時又曰夫風以時動又以象應王弘直亦大學問者
 道術皆不能精問輅若夫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
 風起毛髮何足為問輅若夫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
 見天鳥獸藏窟山崩石飛樹是使神傾揚塵萬里仰
 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
 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蠶窠龜
 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
 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
 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蠶窠也第三物龜
 鱗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龜也舉
 坐驚喜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
 不分因輅與輅共射覆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
 戰地又示以五帝三王受命符籙符籙符籙符籙
 此推地又示以五帝三王受命符籙符籙符籙符籙
 威其門者受命符籙符籙符籙符籙符籙符籙符籙
 趨者其羽者春上之五帝三王受命符籙符籙符籙
 明求日求項羽之達軍之無以收其攻者漢王
 九日求項羽之達軍之無以收其攻者漢王
 共狗一耳射覆何元之然龍朋友中春今陽未清
 可舒我射覆何元之然龍朋友中春今陽未清
 可舒我射覆何元之然龍朋友中春今陽未清

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
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
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
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
二月卒年四十八

復內煩不人此展太疾占其得實駿專縣周召口視通把不引明人二一
住疾疼過時有行醫初能得東疾故問太小旗格受之前刀聽日云耳
如還然明取盜還又用治其南連使其康又具作城則如門留南在侯如
前著亦日一者見云散女格年爾故之多知吏門狐獸倚當陌田云
舉故來食互是毛隨藥後下不華格初在其駿校自手兩宿主上舍辰
樣處詣時子汝血格後公無當差城云物事與尉此中薪意此何書孝
乘病格自密東人父復何有華門理故舍云少華主持薪意此何書孝
互當卜送發巷取在表有斬家夫無駭故諸小長人火積大能當侯
盜自格還其中鹿利丸請南從時人差又益要後駭不以間不消有
父愈為汝確第處濼治留征東居者錯云不驗以語復口側安之一鄰
亦乃發其屋三來時尋之厥方西魏來格詳三卿云里昔災之假為從
差密崇夜東家詣有有專騎來城故卜卜辰倍里昔災之假為從
又教盜盜頭也厥治效使當自下司者亦仕於遂其前生疾圖格諸
尉主其父七徑格屯奏子甲能纏環言悉至長恩為廣舉有主諸駕失
治往服病樣往格民除將治里郡不中州既意清太刀一人生黑火玄
內取格頭以門為捕騎詣來便中盧足十短常河守研小罷有牛格龍
史又令痛反前卦鹿名華諸聽三公以得博才與太陳正物入急故
有語擔壯者何語者以氏盧使處女宜七部又同守承斷直生車車
失使皮熱下無云其補療公之在也舉入從年載時祐履來乃去必

物者格使明長於寺門外看當達一人使指天
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
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
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
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魏志卷二十九

魏志卷二十九考證

華佗時人以壽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冊府以為
下有仙字

昨使醫曹吏劉租○北宋本作劉租

佗特能厭食事猶不上道○食字疑衍

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注行妖隱以惑民○毛本
作妖隱

又注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後漢書注中作字雅

又注欲其食少而奪行也○後漢書注中作怒行

杜夔夔善鍾律聰思過人○聰思冊府作聰慧

其好古存正莫及夔注况幽深之才無名之橫乎○

橫宋本作璞臣照按無名之橫本老子宋本作璞

非

管輅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注便開淵布筆辭義斐

然○開淵冊府作開胸元本作開紙

又注互共攻劫○攻劫冊府作攻詰

郭恩兄弟三人皆得健疾○太平御覽此下有不知

何故四字

昔饑荒之世嘗有利其數升米者○數升太平御覽

作數斗

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籠也○

何焯曰急就篇注古有仙入宋無忌此云妖未詳

宋無忌見封禪書索隱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

無忌蓋其人火仙也以入籠故指為火之妖

經為江夏太守注君備州里達人○元本君備作君

侯

翅翼舒張○太平御覽作分翅舒張

率坐驚喜○太平御覽作驚歎

注諸人多聞其善卜○諸人監本誤作知人今改

正

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仁太平御覽作人

統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太平御覽作君

可畏人也命以付天

願安百祿以光休寵注略于此為論八卦之道及爻

象之精○監本為論八卦下又重入卦二字衍文
今去

魏志卷二十九考證



廣衣上置代郡屬門太原諸郡界招來種人
 至永平中遼東太守祭彤募義士破其眾
 匈奴合鈔右北平郡上谷郡五原郡各遠
 行車騎將軍左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
 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單于烏丸各
 塞擊鮮卑有功還皆歸去延等從烏丸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
 大人難樓衆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
 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
 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
 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
 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
 劉虞爲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
 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
 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
 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
 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英雄記曰紹遣使
 州黃左文曰使持節東郡太守魏王
 遷西率衆入北平東郡太守魏王
 愆變改時外夷犯北平東郡太守魏
 長以命相統我領之能夷犯北平東郡
 王奮氣自統我領之能夷犯北平東郡
 而無所畏焉然不賞虎狼之心與並
 不使于作車馬不賞虎狼之心與並
 不于者必於爾左而單于受其節不
 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

頓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
 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
 尉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勢復圖冀州會
 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爲校尉
 猶持漢使節治廣寧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
 將衆逆戰於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陣柳軍
 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衆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
 野速附九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
 其餘遺進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
 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
 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魏略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
 留北平烏丸九單于寇遼東諸國各貢其
 鮮卑衆十餘萬王羅漢等諸國各貢其
 其西角端以中季國者大野會與胡九之東接
 名之北單于各相通攻於匈奴由是東至武
 南衡鮮卑于各相通攻於匈奴由是東至武
 爲十年鮮卑于各相通攻於匈奴由是東至武
 九皆欲誅帝受首於鮮卑校尉徐自煥
 人常和帝受首於鮮卑校尉徐自煥
 校尉常和帝受首於鮮卑校尉徐自煥
 燕所治後漢或南與匈奴相擊帝
 二所治後漢或南與匈奴相擊帝
 末所治後漢或南與匈奴相擊帝
 七所治後漢或南與匈奴相擊帝
 歌去後幽州刺史解國之其至校尉盛度萬騎

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
 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
 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
 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掩其後比
 能使別小帥瓊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
 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聞
 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為誓往年攻擊之而田校
 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瓊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
 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輕我以鈔盜我夷狄
 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笑水
 草况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
 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疆威控弦十餘
 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
 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
 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
 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
 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
 七日上谷太守閻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
 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
 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
 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
 陘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尙董弼等擊之比能
 遣子將騎與尙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尙弼至三年
 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
 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
 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

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
 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
 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
 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
 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
 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
 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及漢氏遣
 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
 然後西域之事具有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
 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踈勒月氏鄯
 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
 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爲其絕域委以海外之
 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
 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證然東
 夷屈服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
 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
 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
 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
 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別其同
 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
 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
 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
 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龐大性疆勇謹厚
 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

狗加犬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為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布大袂袍褲履革鞜出國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狽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尤憎妬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狄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為兵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魏略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樂其祭亡者有生有無喪主不欲建而他人之常舉引以此為飾其居喪男女皆白布而衣之常舉引以此為飾其居喪男女皆白布而衣之常舉引以此為飾其居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疆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母丘儉討句麗道玄菟太守王頌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子籍沒財物道使薄斂送官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

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立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立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璣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魏略曰其國富自其印文言漢王之印國有故城名城蓋本滅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魏略曰舊志有柔維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柔維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柔維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靈之不死王疑以焉天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靈走南至施掩水以得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為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雜加主簿優台丞使者卓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為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涓奴部為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立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為幘溝漢溝瀆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雜加涓奴部

本國主今雖不為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雖加亦得立宗廟祀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雖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早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早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為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着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為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鬪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豹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為小水豹出好弓所謂豹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尤奏言豹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

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為下句麗當此時為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瑒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為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為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為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雖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為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為位似其祖故名之為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眾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為

幽州刺史母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
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穢貊
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
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
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
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
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
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治東部都尉治不
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
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
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
耐城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漢民作之沃沮
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
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爲使
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貊布魚鹽海中
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爲婢妾遇之如
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
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
似句麗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許許
家迎之長養以爲婦至成人更遣女家女家
乃復還婿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
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
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爲數又有瓦鑿置
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母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
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
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

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
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恆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
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頴別遣追討宮盡其
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
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
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
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
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
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
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
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
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
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椽
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
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以
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
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棖長尺八寸青
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人皆入因矢施
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
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
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
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
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滅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
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

地皇時廉斯鍾為辰韓右渠帥閔樂浪土地美人其
鏡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擊佳男子等輩夫
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人戶奴我三因將
戶來入當降漢資樂浪言韓去不戶以備譯從本中
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韓得千者樂出當
人己死鐘時曉謂萬五千辰韓女還五百人若千者
直萬乃出辰韓來萬五千辰韓女還五百人若千者
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桓靈之末韓滅
彊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
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
遺民興兵伐韓滅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
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
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
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
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
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
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
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
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
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
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
為財寶或以綴衣為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
繡為珍其人性強勇魁頭露紛如兵衣布袍足履
革躡蹋其國中有所為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
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錘之通日
嚙呼作力不以為痛既以勸作且以為健常以五月
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
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

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
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各之為蘇塗立大木
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
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
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
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
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
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
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
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
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
不與馬韓同名國為邦弓為孤賊為寇行酒為行觴
相呼皆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各樂浪
人為阿殘東方人名我為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
今有名之為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
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滅次有殺奚次有借邑有已
抵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
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
奚國弁辰半路國弁辰古軍彌凍國弁辰軍彌凍國弁辰
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
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
國弁辰濱盧國斯盧國優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
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十二
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

得自立為王魏略曰其為流移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魏略曰其國

為之有似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半獻也

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箎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福

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

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絜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

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

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

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

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

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鮓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

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兜馬

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

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

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觀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

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

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為吾

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

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

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

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為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

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絲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

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絲其地無牛馬虎豹

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

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蠶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

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
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
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蟻蝨衣
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持衰若行
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
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栴
杵豫樟揉櫪投櫃烏號楓香其竹篠簞桃支有薑橘
椒藁荷不知以爲滋味有獼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
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
令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
性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見大人所敬但搏
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
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
盜竊少爭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
及親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
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
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
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
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
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
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
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
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
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
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
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

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
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
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
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
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
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
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
大夫難升米女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
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
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
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
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
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
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松之爲
綬文帝著卑衣謂之絳是也此絳地縹粟蜀十
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縹粟蜀十
張綺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
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蜀五張白絹五十匹金
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鈿丹各五十斤皆
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
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
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儻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
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
答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
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絲衣帛布丹木狝短
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
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頌到官倭

有玉	河羅	東於	治大	出賢	復乃	行城	里一	屬此	道州	通陸	五得	色十	黃綠	牙玄	大今	陽日	石水	國屬	毛羊	鑄于	澤理	每至	王置	盜海	屋				
大山	水國	北羅	東泰	瑞晉	直直	繞西	數月	大國	今承	又鬱	金斗	金對	黃青	采赤	多城	三八	日不	苦絲	皆也	亦名	金王	散以	義議	日有	小賊	北旌			
夏白	河屬	北羅	東泰	瑞晉	直直	繞西	數月	大國	今承	又鬱	金斗	金對	黃青	采赤	多城	三八	日不	苦絲	皆也	亦名	金王	散以	義議	日有	小賊	北旌			
國玉	水安	河百	去東	真且	行行	直大	分最	其大	略故	而膠	一布	布五	藍錦	碧紺	玉璣	明辟	銀圓	時紅	二食	為色	木海	錢餘	驢作	有將	宿一	猛國	鼓		
聖山	西息	從四	元東	珠蘭	之之	西泰	王與	治置	如承	而膠	一布	布五	藍錦	碧紺	玉璣	明辟	銀圓	時紅	二食	為色	木海	錢餘	驢作	有將	宿一	猛國	鼓		
沙有	南與	於十	元東	珠蘭	之之	西泰	王與	治置	如承	而膠	一布	布五	藍錦	碧紺	玉璣	明辟	銀圓	時紅	二食	為色	木海	錢餘	驢作	有將	宿一	猛國	鼓		
國西	北羅	里大	元東	珠蘭	之之	西泰	王與	治置	如承	而膠	一布	布五	藍錦	碧紺	玉璣	明辟	銀圓	時紅	二食	為色	木海	錢餘	驢作	有將	宿一	猛國	鼓		
屬王	行泰	東渡	百一	元東	珠蘭	之之	西泰	王與	治置	如承	而膠	一布	布五	藍錦	碧紺	玉璣	明辟	銀圓	時紅	二食	為色	木海	錢餘	驢作	有將	宿一	猛國	鼓	
錄母	有接	北海	里山	復南	道南	出百	秦百	大近	驢錄	不但	外香	提五	掛色	紫瑯	白瑪	馬出	西中	白國	諸所	成出	一賢	失盡	日王	百不	亭置	三如	十中	國	從
國西	大也	復南	道南	出百	秦百	大近	驢錄	不但	外香	提五	掛色	紫瑯	白瑪	馬出	西中	白國	諸所	成出	一賢	失盡	日王	百不	亭置	三如	十中	國	從	安	息
月王	山秦	復南	道南	出百	秦百	大近	驢錄	不但	外香	提五	掛色	紫瑯	白瑪	馬出	西中	白國	諸所	成出	一賢	失盡	日王	百不	亭置	三如	十中	國	從	安	息
氏母	西秦	復南	道南	出百	秦百	大近	驢錄	不但	外香	提五	掛色	紫瑯	白瑪	馬出	西中	白國	諸所	成出	一賢	失盡	日王	百不	亭置	三如	十中	國	從	安	息
國西	有西	復南	道南	出百	秦百	大近	驢錄	不但	外香	提五	掛色	紫瑯	白瑪	馬出	西中	白國	諸所	成出	一賢	失盡	日王	百不	亭置	三如	十中	國	從	安	息
四有	赤有	復南	道南	出百	秦百	大近	驢錄	不但	外香	提五	掛色	紫瑯	白瑪	馬出	西中	白國	諸所	成出	一賢	失盡	日王	百不	亭置	三如	十中	國	從	安	息
國儲	水東	復南	道南	出百	秦百	大近	驢錄	不但	外香	提五	掛色	紫瑯	白瑪	馬出	西中	白國	諸所	成出	一賢	失盡	日王	百不	亭置	三如	十中	國	從	安	息
西統	赤水	復南	道南	出百	秦百	大近	驢錄	不但	外香	提五	掛色	紫瑯	白瑪	馬出	西中	白國	諸所	成出	一賢	失盡	日王	百不	亭置	三如	十中	國	從	安	息
有沙	水海	復南	道南	出百	秦百	大近	驢錄	不但	外香	提五	掛色	紫瑯	白瑪	馬出	西中	白國	諸所	成出	一賢	失盡	日王	百不	亭置	三如	十中	國	從	安	息
黑流	西水	復南	道南	出百	秦百	大近	驢錄	不但	外香	提五	掛色	紫瑯	白瑪	馬出	西中	白國	諸所	成出	一賢	失盡	日王	百不	亭置	三如	十中	國	從	安	息
水沙	有西	復南	道南	出百	秦百	大近	驢錄	不但	外香	提五	掛色	紫瑯	白瑪	馬出	西中	白國	諸所	成出	一賢	失盡	日王	百不	亭置	三如	十中	國	從	安	息
所西	白有	復南	道南	出百	秦百	大近	驢錄	不但	外香	提五	掛色	紫瑯	白瑪	馬出	西中	白國	諸所	成出	一賢	失盡	日王	百不	亭置	三如	十中	國	從	安	息

魏志卷三十

但無太泰也之商尺為頭言之國而康南上勝兵萬不其一伊受王單傳
勞玄諸以魚度人北南有北居去三兵三餘屬國名別魏治相聞
眺託之國其不此眾勇也丁自屈丁王車國六萬人隨呼名在印積畢之
乎景所猶所知國甚健膝令復射令拾師堅萬人隨畜國畜與居西魏國矣
三風測尚者海康去戰下馬丁有烏千國中隨畜牧在牧康北北朔
辰以度曠若小之居奄也生歷令丁孫或千俱牧亦好越逐同有烏王國道
而迅乎若與大可蔡短毛國此令西似里去出多馬積水同有烏王國道
飛游徒發其浮萬諸人馬其非國似里去出多馬積水同有烏王國道
思載限蒙生游餘國脛人烏有其為西向名貂有貂北草烏臨西國康多
乎驟處夫之之里甚在馬音孫屬種此南叔鼠有貂北草烏臨西國康多
八裏牛况之之里甚在馬音孫屬種此南叔鼠有貂北草烏臨西國康多
荒以蹄夫短物魚遺康蹄居不似西國也令康于白馬昆丁國康時
耳遊之鄰余知議居西騎厲丁有又即居界安子令在康時東國無侍
觀又之今四日長北馬驚令新甸匈奴習青國康居屬南又與有增中
無所記時俗老男而從也黎奴叔三水昆在居東屬康康也後且
彭推覽之以傳女走疾以孫明有丁里七子西皮居北勝居蔡北都
祖出外氣為常馬長上北譚令西千皮居北勝居蔡北都
之大夷是營常馬長上北譚令西千皮居北勝居蔡北都
年易大何廷有三其身老海窳也去里此北勝兵今

魏志卷三十考證

烏丸故得擅漢南之地○臣浩按漢南疑當作漢南

蓋就彼言之漢以南也下皮是邊陲差安漢南少

事誤同

故但率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注悉禿頭

以為輕便○禿一本作髡何焯曰按說文髡字注

云大人曰髡小人曰髡

又注父兄死妻後母執嫂○執後漢書作報下同

又注俗識烏獸孕乳時以四節○後漢書作以別

四節多別字

又注能刺章作文繡織毳毼○毳毼後漢書作

毳毼無織字

又注烏丸大人郝且等○且北宋本後漢書俱作

且

又注漁陽烏丸大人欽志○後漢書欽作故

紹編制賜顯顯難增王汗魯王印綬○臣龍官按據

上文則難下當有樓字顯注則難字宜衍

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元本作後難樓及峭王

率其部衆

憑其勢復圖冀州○元本作借兵欲復圖冀州

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柳疑作抑

鮮卑注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元本西城作西域

又注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後漢書作以季

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注云水在今營州北

又注而由自與烏桓相接○由字宜衍

又注築南北兩部質宮○質宮元本作質館

又注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臣

明楷按嘉平疑當作嘉平此敘靈帝時事嘉平乃

本書齊王芳年號也

又注乃按行烏侯秦水○烏侯後漢書作烏柔

又注聞汗人善捕魚○汗人後漢書作倭人下有

倭人國

夫餘有豪民名下戶皆為奴僕○名毛本宋本俱作

民

抑有似也注王疑以為天子也○太平御覽天子作

天生

又注南至施掩水○後漢書作施灑水

魏朝鮮侯淮備號稱王○淮後漢書作準

不請句麗言語注俗大抵與句麗同○請疑當作請

韓濱活國○活宋本作法

支半國○宋本支作友

莫盧國○臣良表按馬韓有兩莫盧國疑有一重出

或有訛字

四時朝調注辰鐘因將戶來來出詣含資縣○辰鐘

辰字來出來字疑皆衍

又注乃出辰韓萬五千人牟韓布萬五千匹○牟

韓疑作弁韓

弁辰亦十二國○此弁辰疑作弁韓下別有弁辰

豈常也說注魏略曰西戎傳曰○上曰字衍

又注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新道毛

本作西道

又注精絕國○毛本作絕精國

又注嬰青如青絲乳膏毛蚡赤如銅○世說注作

嬰如青絲爪如銅

又注復立者其人也○世說注復立作復豆

又注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王各本俱誤作

正今從宋本作王

又注烏弋一名排持○北宋本作排特

又注度代布溫宿布○毛本作度代布溫色布

魏志卷三十考證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
諡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
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曾奉

世祖章皇帝

諭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於乾隆
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
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諡
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抄錄四庫
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
爲忠義第本傳相沿日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
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
其官版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
增入欽此

蜀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二牧劉焉 千瑋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
 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
 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臣松之案祝公居陽城山
 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
 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
 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
 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阨
 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
 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
 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歛煩擾謠言遠聞儉正而并
 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為監
 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是時漢書曰
 虞為幽州刺史焉為益州刺史焉為益州刺史焉
 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焉為冀州
 靈帝崩後義軍起焉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
 方略加以賞賜焉受賜甚厚焉為益州刺史焉為益州
 皆貪殘放溢取受狼籍元無聊呼嗟决潰焉為國生
 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嗟决潰焉為國生
 便焉不通住荆州東界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尉
 及太倉令會巴西趙躄棄官俱隨焉陳壽益州志
 安少從師學兼通經書學焉家書又事子孫自楊厚
 究極圖議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孫自楊厚
 得而來左馮翊年等事扶之病良不方適正於長安
 封事方稱疾焉有歸家前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
 賢良方正博學有道皆不就名尤重將軍何進
 表薦扶曰資涼驛樓西戎蠢叛宜之勸公車特董待復
 之術方今并涼驛樓西戎蠢叛宜之勸公車特董待復

異禮甚見奇重於是焉帝屬國都尉扶出在朝而焉
 抗論益部少變故號曰官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
 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焉曰扶所長是時涼州逆
 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
 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
 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健為旬
 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州從事賈
 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攝斂吏民得千餘人
 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徒
 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
 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道魯為督義司馬
 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
 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
 以立威刑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為犍為太
 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劉焉起兵
 不與天下計董卓保州焉守犍為太守任岐司提將
 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人焉焉意漸
 威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荆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
 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誕
 治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美雄記
 父焉為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惟小子別
 兄第三人續前於焉為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
 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
 曰璋璋自奉車都尉在京師焉焉時征西將軍馬
 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
 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
 英雄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議郎河南

龐羲與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

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

祇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建等貪璋

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書因為監軍使者領

益州牧以建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英雄記曰

代為刺史會長安拜穎川屬璋為刺史入漢中荆州

州璋使趙建進攻荆州璋使趙建進攻荆州

魯母及弟遂為警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

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英雄記曰

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後羲與璋情好

擢隙趙建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

言入故也英雄記曰先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無

威略東州人侵暴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無

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

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臣松之案魏臺訪物故之義

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荆州走先主不

復存錄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

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漢書春秋曰張松不見曹

錄松者九國曹操自絕曹公春秋曰張松不見曹

而松者九國曹操自絕曹公春秋曰張松不見曹

之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

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不厭其重德洽羣生

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遠象天下者也因說璋曰

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道法正連

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

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

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

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

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

無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

州北由墊江水墊音徒詣涪音去成都三千六十里

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

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

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璋

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

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

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

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下淚遂

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及故佩振威將軍印

綬孫權殺關羽取荆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

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士闡還吳

為御史中丞吳書曰闡一名韓為入恭恪輕財初璋

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羲為左將軍司馬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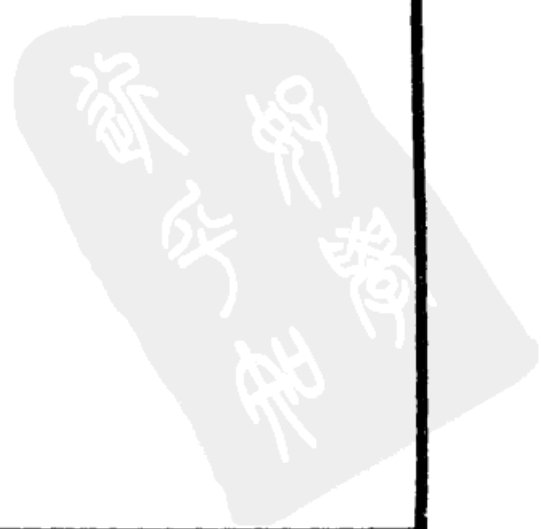
時從羲啓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

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孔衍漢魏
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姬亭侯臣松之
以爲今東人呼爲負高祖以許負爲婦人如爲有似
無亭之爵疑此封爲不然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各
 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
 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
 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
 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
 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張璠曰劉璋愚
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爲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
難君臣之義不正然固已委名附實進不顯陳平韓
信若韓嵩劉羽而兩端擣武爲謀不忠奔亡若陳平韓

蜀志卷一

(This section contains vertical lines, likely representing a table or a list of entries that are mostly blank in this scan.)



蜀志卷一考證

二牧○何焯曰：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二主，即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真主，即二牧猶不得以妄干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恩，淵矣哉。臣潛植案：焉璋以枝葉之親，而陰懷攘竊之志，漢帝既書收戮其二子，則亦與於叛亂之數者也。蜀志之首二牧，所以明先主之取益，於義為可，又將以董扶所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者，為季興受命之符，臣焯之論確矣，而未盡也。

劉焉劉焉字君郎○一本作君朗。以宗室拜中郎○後漢書作郎中。

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張益，宋本作張壹，後漢書作張懿。梁州，後漢書作涼州。及太倉令會巴西趙建業官俱隨焉○會字疑衍。

注：子第自遠而來○元本作第子自遠而至。合聚疾疫之民○疾疫，宋本作疲役。

吏民翕集○監本說作翕習，今改正。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領兵，華

陽國志作領家兵。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何焯曰：東漢益州

刺史治雒縣焉以郤儉被殺，故徙治綿竹縣竹西。漢都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後漢書少容作姿色。何焯曰：所謂少容，蓋能久視之意，范欲醜之，甚其

詞耳。皆從獻帝在長安注，鑿於膠瑯為陸獄以繫之○

繫，監本說作繫，今改正。劉璋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通鑑攻魯下多數

為二字。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臣明指按鄧

艾傳云：徑漢德陽亭，涪出銅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此云涪至成都三千餘里，似不應如此。

之遠三千或三百之訛也。

蜀志卷一考證

蜀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先主劉備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與略曰備本臨邑侯後屬也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子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漢晉春秋曰涿人李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賞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與略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從青州劉備討之於平原討賊有功除安喜尉

蜀志卷二

其頭著馬柳五葬棄官亡命其後州郡被討者皆欲殺之備在途中至許都求見曹操備曰臣死無恨願為將軍死操大喜遂拜為參謀軍謀主備曰臣死無恨願為將軍死操大喜遂拜為參謀軍謀主

都尉母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

使為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取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陽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

忘家者邪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
 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登帝春秋曰陳
 紹曰天降災禍以賜主州將相生民無主恐原
 森雄一曰承險以賜主州將相生民無主恐原
 相劉備府君以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
 難劉備府君以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
 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
 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
 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
 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
 軍海西於美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術
 環張飛欲殺之豹乘夜襲下邳布與術約在下
 東取廣陵又敗與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擊盡斬之
 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
 先主還小沛美雄記曰備軍在廣陵備欲還小沛士
 使史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備備欲還小沛士
 曰諸將謂備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以
 之乃遣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
 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爲豫州牧將至沛收
 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
 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爲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
 布曹公自出東征美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
 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郃等攻布備於
 破國界中與曹公相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
 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愈
 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
 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
 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

爲丈人蓋古無丈人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
 之名故謂之舅也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
 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華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此也
 曹公曰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此也
 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
 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等與備謀未發而
 備出承謂服曰無多不韋之門煩子楚而高今足
 與子由是也服曰無多不韋之門煩子楚而高今足
 訖得曹公成也服曰無多不韋之門煩子楚而高今足
 碩承曰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
 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
 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
 者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
 門既去備謂張飛曰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
 疑武帝遺先主封爵之乃往小沛收合兵眾臣必得
 不從其事然非因種輯之基乎東海昌霸反郡縣
 去如胡冲所云然非因種輯之基乎東海昌霸反郡縣
 多叛曹公爲先主眾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
 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
 敗績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
 自將數十騎出至望公軍見麾旌使眾走未信曹公
 盡收其眾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
 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
 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
 二百里與先主相見父子傾心敬重紹駐月餘日所
 失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
 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
 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
 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

公引歸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
 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備借荆州數郡先主表琦為
 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劉度皆降三日金
 女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日金
 將領武陵太守為備所攻劫死子偉等見魏武本紀
 盧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
 為荆州牧治公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權稍畏之進妹
 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縹緲恩紀謂左公曰孫車騎長
 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畫夜行與
 孫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志未與權遣使云欲
 共取蜀或以為官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
 可為己有荆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
 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
 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
 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
 計遷觀為別駕從事蜀書曰孫權欲與備共取
 巴漢蜀則荆州危矣今先主取璋璋欲自守若
 相連則益州民富十萬計無所取璋欲自守若
 答不聽則益州民富十萬計無所取璋欲自守若
 守張魯欲虛為吳未取必盡忠於璋璋欲自守若
 萬里不使虛為吳未取必盡忠於璋璋欲自守若
 之武名者能見其失也取璋璋欲自守若
 吳今操何分天下操其利也取璋璋欲自守若
 軍任不使虛為吳未取必盡忠於璋璋欲自守若
 諸葛亮失南信備自下也取璋璋欲自守若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
 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
 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

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
 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
 破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
 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
 州可取之策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
 狹兵器府庫入馬棧東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具
 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具
 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荆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
 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
 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
 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
 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
 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
 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
 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
 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
 為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
 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
 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
 千其餘皆給半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
 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大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
 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
 懼禍及己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
 益部者書雜記曰張松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
 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遠諸公
 納備以此璋勅關成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
 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資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

廣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
 兵與忠厲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
 賢等拒先主於涪益部者舊雜記曰張任蜀郡人
世寒門少有膽勇有志節仕州為
 事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
 眾降先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
 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
 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益部者舊雜記曰劉璋遣張
 所破先主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嚴督綿竹諸軍嚴
 禽任先主聞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屬聲曰老臣復
 不復事先主先主乃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初
 劉璋之先主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嚴督綿竹諸軍嚴
 必之國難卒并之暇何士傳曰璋之先主與璋子
 死力諸葛亮達於何士傳曰璋之先主與璋子
 羽勇以備之義皆萬人佐之何士傳曰璋之先主
 人叔茂京北陵人也資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
 私而論密時公府人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
 辭而論密時公府人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
 奔官收斂之選平陵令故將王允欲害卓近者
 為五官將司馬相曰何相見長也送年六十餘卒
 殷威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
 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
 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
 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
 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萊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
 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
 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
 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

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
 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
 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
 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
 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
 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
 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
 銅等入成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
 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
 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
 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顯等
 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
 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
 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
 遂有漢中道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
 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
 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
 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注曰援字
三輔決錄
 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
 謝服為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令名故為射子孫
 氏焉初三輔亂關少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
 以聖為長史劉璋代璋以聖為長史而劉璋之丞相
 少有名行太尉皇南將軍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
 焉亮以中郎祭酒將軍師將軍臣諸葛亮蓋寇將軍漢
 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
 臣黃忠鎮遠將軍臣顧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

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過絕王命厭味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觀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泝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閹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趙高使閹樂殺二世王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奔廢罷子以為定安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寶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醜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

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增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歿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鄭玄注曰庶衆也厲作也故大羽翼之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封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棄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

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日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里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一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觀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

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顧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不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履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各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都王娶有夫化爲女子疾病欲歸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據士於成都蜀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故說之以即昨爲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文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

天派夏罔顧天顯操子不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襲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魏書曰備聞荆州刺史新再絕使命與略曰備遣軍謀掾韓冉好書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裕祭高皇帝以下臣松之以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任官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以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猓許文亭駐營自恨音恒山通武陵道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猓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猓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

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將軍陳習笏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病後主曰朕初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復恨不復自傷但過為之勿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商君書益人意智開丞相為寫申韓歷觀諸子及六韜吾亡之後汝兄弟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履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葛洪神仙傳曰仙人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紙筆其作大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先主大喜而求紙筆畫畫大敗還念發病死是言先主知其意其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

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仰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蜀志卷二



蜀志卷二考證

先主劉備勝于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臣浩按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云元狩六年恐誤。

遷為令注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復宋本作後。

先主轉軍海西注北至下邳兵潰。北至通鑑作比至。

先主還小沛注饑餓困敗。敗宋本作敗。

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厚監本說作後。今改正。

而身還小沛注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棚宋本作棚。

曹公遣蔡陽擊之。陽宋本作楊。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臣明楷按武帝紀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此云南征表繫於十二年誤恐上更有脫文也。

先主遣諸葛亮自結于孫權注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吳臣疑作吳巨下同。

治公安注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監本誤作公安縣今改正。臣浩按油口宜作油江口然此注已見于前曹公引歸之下此處不應重出。

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持通鑑作行宋本同。

璋出降注及見卓引辭正色。引太平御覽作列。

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成都。成都二字疑有誤。

大破淵軍斬淵郤。臣龍官按張郃死於建興九年此云淵郤恐誤通鑑無郤字何焯曰華陽國志云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則此郤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顛等之下為有脫字郤字非衍也通鑑刪郤字而以斬淵屬下及字讀亦誤。

追諡曰孝愍皇帝。臣清植按綱目既以蜀漢為正統則當以此諡為正今綱目中不書愍而書獻蓋

猶沿通鑑之誤。

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注高七丈。宋本作高十丈。

又懼漢邦將湮于地。邦疑作祚。

裕祭高皇帝以下注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略。臣清植按光武中興繼體元帝故成哀平三帝以及南頓君以上四親皆別立廟先主行輩尊於孝愍又當別有四親之廟故裴注云然但是時舊都未復諸事草創所謂裕祭高皇帝以下者殆循東京同堂異室之制而行之耳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疑未遑暇故隋王通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與乎蓋指此類未必記載之有闕略也。

蜀志卷二考證

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蓋子去股項伯歸漢
助元帥不式王命及妻李周有故相其露布天下
使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

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

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

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

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

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

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

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

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

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漢書

飛渡江北不能達江州有鳥從江南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

是歲南夷劉胥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

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

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

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

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

蔣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瀘臣松之案瀘縣名登觀阪

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氏民

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

太子子璿為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

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嵩太守張嶷平定越嵩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

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

赦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

將軍王平拒與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

軍退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

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

蔣琬卒魏略曰琬卒禕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衛將軍姜

維迎逆安撫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

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

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脩所殺于漢壽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眾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眾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縣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為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為魏大將軍

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歲立子瓚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眾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謀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眾出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眾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為

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偕緣蜀

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萬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

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

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勅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

樓敵以俟后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

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勅賜惟所裁之與觀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

地王謀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晉春秋曰周之策北地王謀怒曰若理窮力屈則必死也後主

父于君臣背城一戰同死復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重綬是日謀哭於昭烈之廟先紹良與艾

相逼於維維得書大喜即報書王國蜀記曰艾與艾自古並起龍虎爭鋒真主此蓋天命去就中道不

出國者也聖人則之公孫述據蜀不由此未嘗不

非往代車命也聖人則之公孫述據蜀不由此未嘗不

蜀志卷三考證

後主劉禪是歲魏黃初四年也。注魯乃洗沐。○宋本作乃為洗浴。

又注祭則寡人。○監本則說即。今改正。

又注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則字疑衍。營沔北陽平石馬。注葛國未靜。○宋本靜作定。

又注每從莽薄以益國用。○每從。毛本作每崇。

七年閏月。○毛本作七年春閏二月。

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鄧芝。監本說作鄧艾。今改正。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不書吳主。恐字誤。

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修所殺。○監本誤郭循。今改正。

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河間當作河關。姜維傳誤同。

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鎮西。毛本作征西。

立于費為新平王。○費。監本說作贊。今改正。

僧祿蜀土。○僧。毛本作階。

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人鬼歸能句。上下疑有關文。

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

臣潛植按。是時皇綱解紐。先主遽喪。民志必生惶

惑。未踰年而改元。雖違古義。實遵漢舊。藉此以新

視聽。而悚遠邇。冀民心以濟大業。應權通變。計宜

出此。史家以是譏亮。毋乃失之拘乎。

蜀志卷三考證



蜀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先主甘后 穆后 後主敬哀后 張后

劉永 劉理

後主太子璿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
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值
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偏棄后及
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
年追諡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
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
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
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飄特遣使者
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
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
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
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
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
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
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
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諡法宜曰昭烈皇后詩
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故昭烈皇
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
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

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

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先主

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秋曰先主

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

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晉書曰夫婿人倫

不可無禮而先主之無禮也禮記曰夫婿人倫

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

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

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

興元年五月後主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壹

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后薨合葬惠陵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

為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

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

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

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禮祀皇后其敬之哉

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

司徒靖立永為魯王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

序繼統大業運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

蒙世為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

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為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為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為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于東為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為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諡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瑒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為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祇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修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都璿為亂兵所殺璿蜀世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玄奔蜀李雄僞蜀安樂公以璿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也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蜀志卷四

蜀志卷四考證

劉永策曰少子永受茲膏土○少子疑當作小子
後主太子璿璿為亂兵所殺○殺宋本作害

蜀志卷四考證

Blank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蜀志卷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

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

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

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

為豫章太守初豫章太守周備病卒劉表上諸葛玄

為安州太守劉琰兵擊玄玄送首詣琰琰入南

不與本傳玄卒亮躬耕龍畝好為梁父吟亮家于南陽

之鄉里號曰隆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

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

友善謂為信然按崔氏諸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

至而元直與亮不交亮出後必思亮也亮之

此言諸葛亮之為人必思亮也亮之

審其分必兼而有之亮之

定其始矣夫若使游步侯

能沈其類矣夫若使游步侯

行能沈其類矣夫若使游步侯

將能沈其類矣夫若使游步侯

豈能沈其類矣夫若使游步侯

達能沈其類矣夫若使游步侯

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元也士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

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

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

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

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

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彊者非惟天

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

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

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

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

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

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

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

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

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

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

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

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

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

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

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性與亮不睦亮乃北行亮知荆州大當受敵又劉

備亦不睦亮乃北行亮知荆州大當受敵又劉

遠志與亮不睦亮乃北行亮知荆州大當受敵又劉

南曰是與亮不睦亮乃北行亮知荆州大當受敵又劉

以此待敵不無非計乎備及亮耳亮曰我亦軍之眾不當若何亮

不悅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
 乃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如亮有英略
 亮之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
 青至是亦良為可怪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
 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
 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
 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
 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
 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
 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
 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
 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
 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
 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
 詣曹公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
 史所得問其姓名庶曰名福也曹公曰庶子也
 之擊於令感其意庶曰庶也庶曰庶也
 諸將相除愛動初平先意賊不肯與共軍衣折乃解
 郡石相親除愛動初平先意賊不肯與共軍衣折乃解
 隨去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荆州兵起乃與亮相
 右聞元直中郎將也如史中丞建大和中諸葛亮出
 卒不見用彭城今猶存焉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
 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
 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
 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
 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
 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

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甲北面
 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
 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
 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
 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
 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
 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
 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
 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
 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
 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
 餘里此所謂疆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
 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
 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
 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
 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疆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
 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
 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亮曰庶子也
 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立論甚
 論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遠矣亮與中郎將
 可謂希世一時之傑也其量所獲過之甚厚可謂
 庸懷擇主設關羽為曹公所獲過之甚厚可謂
 己豈懷希世一時之傑也其量所獲過之甚厚可謂
 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
 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
 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亮時住雲陽云建安十
 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
 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

軍資所出國以富饒。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蠻，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今蒙賜觀，此軍何如？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觀之，則知其不虛也。亮曰：公天威遠，南人不復反矣。遂至犍為，復進。亮曰：南中平，皆歸公。然則無所食，或以亮之德，亦足以服之。亮曰：南中平，皆歸公。然則無所食，或以亮之德，亦足以服之。亮曰：南中平，皆歸公。然則無所食，或以亮之德，亦足以服之。

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使吳、蜀、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皆賴先帝之德。亮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漢書地理志：南夷之地，西自牂牁，東至交趾，南自交趾，北至牂牁。亮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略曰始國歲以蜀中無有是也右略無備而卒亮出朝野亮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護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

謝曰士女數千人入蜀漢人皆賀亮威名遠播天不假年亮之志非此相賀而能成也

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

陳明震也慶乃權正統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北出第四	訓厲第六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下第十	兵要第十二	與孫權書第十四	傳運第十三	貴和第十一	雜言上第九	綜覈上第七											
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南征第三	計算第五	雜言上第九	貴和第十一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兵要第十二	雜言下第十	雜言上第九	綜覈上第七	計算第五	南征第三	開府作牧第一										
許都君擇身時人有為笑樂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北出第四	訓厲第六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下第十	兵要第十二	與孫權書第十四	傳運第十三	貴和第十一	雜言上第九	綜覈上第七	計算第五	南征第三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北出第四	訓厲第六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下第十	兵要第十二	與孫權書第十四

蜀志卷五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
 荀最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
 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
 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
 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
 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
 甚偉時人異焉遺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
 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
 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
 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
 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
 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觀亮奇雅甚敬
 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
 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
 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
 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
 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
 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
 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
 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

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草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諸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

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與亮同樂每令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喬故攀還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任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眾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數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

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顯下之善士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為郎分書僕射山陽太守曰命京為京心所事京治郎自復有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

陽樊建代焉案亦晉百官表董元延熙二十四年
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
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
後為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
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孫盛曰異
益州刺史維奸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
史故事承和三年蜀事歸惡黃皓而老瞻不能代
也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厥建俱諫
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棄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漢晉春秋曰建改而不矜賞罰帝問諸葛亮曰
帝曰善哉使天下之人論皆謂建賞罰之明也
稽首曰臣聞下之所論皆謂建賞罰之明也
笑曰吾方欲明之也言起我意於是不見在陛下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
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
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
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
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
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
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
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何如人或謂亮也
曰張飛驕而劉琦與俱起而羣臣腹心何如或謂亮也
曰得諸葛關羽因劉琦與俱起而羣臣腹心何如或謂亮也
足重而不及尺事之如疑此者服亮也
君專權而不失其禮受君之如疑此者服亮也
盡其力而動心怨其人及兵矣如疑此者服亮也
不天而震其怒召亮也如疑此者服亮也
亮如周之思召亮也如疑此者服亮也
行人不進既而官兵上進則三郡復非亮中無尺寸之功而失亮此

仁而己下蜀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進仁而己下蜀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徐生獲今于蜀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見獲今于蜀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等于備蜀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為禁蜀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救當出為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圍時兵敵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不北陽平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解大禽國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故小勢里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蔣憂侯不讓而文登王以也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通孟羽自王里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言德自里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彼身里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時出南將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有南將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徒陽降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許樂曹弱之說曰必用之以海內無難

王影高可歌頌爾瀆履文何牛德我漢周生尼谷故群大興審肅狹何東少從明才能力渡
 隱歸究餘之安莅不既之之吾鼎行之得風興而傳中義整人憚西燕五何滅勤多河
 晉之魂已與夕隴堵專終沒要清子跨夫招發而神思據鎮於教多彼應君之不孔取士計
 書有於儒夫能惟畢言以昔亦世舍我知釋襄騶物庶為將主在少而首臣兵可明勝衆會
 云餘豐昔將不此則不於見顛般通天邊己以裳虞應先李軍難後未可如捷軍時時寡家
 李魂沛之厲沒宅伊流爾稱天又有神恨豈抗則深變雷器遺文至管辭特夫形於齊圖勢無
 與而公萬我貴仁車刑瑯又未若無之我北竭偉受而方登天中何懸以重數七邪於吳軍
 密之靈五里殊遺所管於守若無之我北竭偉受而方登天中何懸以重數七邪於吳軍
 子豈世殊遺所管於守若無之我北竭偉受而方登天中何懸以重數七邪於吳軍
 一其而塗矣格處晏鄭冲于迹功生抵北竭偉受而方登天中何懸以重數七邪於吳軍
 名議反今周我規卓規聖于受並吾微儕良千不何魏以嘉回禍德賦之礪記圖體晉謀時地
 安諸周我規卓規聖于受並吾微儕良千不何魏以嘉回禍德賦之礪記圖體晉謀時地
 想來卓規聖于受並吾微儕良千不何魏以嘉回禍德賦之礪記圖體晉謀時地
 翹思夫勳廉宜蜀讓夷良千不何魏以嘉回禍德賦之礪記圖體晉謀時地
 軀觀凡移日健蜀讓夷良千不何魏以嘉回禍德賦之礪記圖體晉謀時地
 以爾若風居慨民過吾籌井在思疆以嘉回禍德賦之礪記圖體晉謀時地
 勢故吾來月屢知許反妙齊孫之者三吾莊於不諸陽表曰忠當土之齒之之抗仲而與
 難墟子世諸數耻由玷畫發吳深也三吾莊於不諸陽表曰忠當土之齒之之抗仲而與
 冀漢難墟子世諸數耻由玷畫發吳深也三吾莊於不諸陽表曰忠當土之齒之之抗仲而與

蜀志卷五



蜀志卷五考證

諸葛亮父珪字君貢○君貢一本作子貢
好為梁父吟○何焯曰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屬
公越裳武舞之志其有取於此乎今所傳之詞蓋
非其作

謂為信然注太尉烈子○烈蓋本誤作列今改正
遂諸曹公注閱元直廣元仕財如此○各本俱作閱
元直應仕元財如此臣良妻按廣元即石廣元也
應士元何嘗仕魏耶今改正

并力拒曹公注袁孝尼著文立論○蓋本說作孝尼
今改正
後領司隸校尉注則此容亦一時之奇士也○亦元
本作必

事之如父注欲以固委付之人○宋本人作識
國以富饒注亮在南中○宋本在作至
又注閱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宋本無並字
深入不毛注瀘津水○蓋本說作瀘惟水臣龍官按
水經注禁水北注瀘津水則惟字實為津字之訛
責彼之裨尤等之慢以彰其咎○臣浩按文選此句
上有若無與德之言六字蓋尤傳中摘此表亦具
載此句不知亮傳何獨脫之也

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華陽國志作職臣是當
所總統如前注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臣浩按此
下疑有脫文

又注幾敗北山○蓋本說作伯山今改正
又注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何焯
曰按趙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
人或据此疑此表為偽非也以元璉傳觀之自明
第此表乃劇論事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
以激厲士衆不妨宜洩於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
伯松寫留箱篋元璉鉤致之於身後耳集不載者
益明武侯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臣明措按箕谷失
利在六年之春散關之役在六年之冬雲以信臣
宿將使其尚在自當復出其必歿於是冬之前無

疑也雲傳稱七年卒當為六年之誤

又注而不及今圖之○及今毛本作及虛本集作
及蚤
君其勿辭注便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成當作伐
又注非匹夫之為分者比○分冊府作忿比毛本
作也

又注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上進毛本作上
岸
射殺鄧注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既出宋本
作既在

亮子瞻嗣爵注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止
宋本作正
諸葛喬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臣龍
官按亮傳云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則此稱元年
誤也當作六年

諸葛瞻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蓋本羽林說作翰
林今改正
內移河東柱位至廣州刺史○廣州宋本作江州
董厥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臣
明措按後主傳延熙十五年吳王孫權薨此何以
云二十四年值孫權病篤也且延熙止二十年明
年即改景耀所云二十四年亦誤此二字宜衍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注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
欣戴之矣○君臣疑作羣臣

又注亮始出未知國中疆弱○國中宋本作中國
又注遣值際會託身盟主○盟主冊府作明主
又注木牛之奇則亦般模○宋本作則非般模言
非前人所規也

蜀志卷五考證

蜀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
 主於鄉里合徒眾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
 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
 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
 旋不避艱險蜀記曰公與劉備圖呂布於下邳關
 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
 因自備之羽破不自安於公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
 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
 事魏書云羽以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
 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
 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
 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
 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
 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
 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
 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
 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
 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傳子曰遼欲
 第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之道乃數日公君父也羽兄
 弟何能去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
 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
 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臣松
 自非曹公知羽不歸而心慕其志去不違追以成其美

蜀志 卷六

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
 江別遣羽乘舫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
 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羽
 與曹公共獵中興數日往獵備公備不從及至夏
 口不備曰羽亦為國備後之若天言何羽若果
 有此事不備耳若從者將以曹公腹心此言不免
 以此不備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此言不免
 以計而不備何惜非也乎既往之事故託為雅言耳孫
 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兵退歸先主收江南
 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
 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
 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
 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
 傑驟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
 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
 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
 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
 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
 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
 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
 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
 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
 羽又斬將軍龐統惠梁郡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
 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
 宣王蔣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
 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
 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

怒主與略曰羽國與權遣使求助之勃使莫速進又為
 乃知其輕己而欲圖之羽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
 呂蒙傳云伏精兵於船中使白衣搖櫓密襲之
 當往此言許相援助何故置其形迹乎又南郡太
 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
 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
 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
 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共語曰羽與生相愛過
 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
 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羽軍
 羽養後必為曹公活以敵自取左惠乃讓使都
 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按吳書孫權遣潘璋逆
 斷羽走勢羽至如斬且臨沮去江陵二百里豈容
 此時殺羽方議其生及乎又吳權曰權送羽以敵
 葬其屍於方議其生及乎又吳權曰權送羽以敵
 傳云羽好左氏傳細論略皆上表子與嗣興字安國
 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
 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
 以興庶子彝續封侯蜀記曰應其子會隨鍾鄣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
 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
 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
 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
 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
 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
 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

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
 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
 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阿顏曰
 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
 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
 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
 壯而釋之引為賓客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
 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
 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
 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
 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
 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
 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
 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士獲安先主為
 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還車騎將軍
 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
 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
 士延頸鶴望朕用恒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
 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各宜遐邇故特顯
 命高壙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
 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
 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
 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
 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
 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

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蜀志卷六

此時大開門長張翼在雲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
 營更天中推以者多先射公軍自來至雲營視跡
 漢水龍軍孫權也先州先主大飲宴至頃軍中號
 雲為虎威將軍孫權也先州先主大飲宴至頃軍中號
 雖曰國賊不曹操非因操也且先主則吳河上統統
 先討吳與兵先安主失交必裏權策馬以迎王師不
 留雲督兵至永安主失交必裏權策馬以迎王師不
 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征
 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
 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
 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為鎮軍將
 軍雲別傳曰亮相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繼其軍資
 什物略無所遺軍兵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
 冬賜亮大善之為七年卒追諡順平侯初先主時惟
 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
 之重亦見諡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
 故復得諡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
 諡時論以為榮顯既著朕以幼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
 順濟於危險夫誰所以敘元勳也外議雲難獲特忠
 軍姜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
 君念其法度功厚下臣忘其死義者有知足以不虧
 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諡雲曰順平侯順義
 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
 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
 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
 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
 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彊摯壯

蜀志卷六考證

關羽超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表赴白馬○

軍字疑衍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臣治按揚嚴輔臣贊注士仁

字君義廣陽人也吳主孫權傳云獲將軍士仁臣

蒙傳亦云遂到南郡士仁廉芳皆降是士仁即其

姓字此傳獨加傅字誤也

馬超領騰部曲注署焉軍行事與領部衆○軍行事

元本作軍從事

黃忠黃忠字漢升○太平御覽作漢叔

趙雲為先主主騎注雲雲來附○魯元本作喜

以雲為翊軍將軍注雲兵隨忠取米○太平御覽作

雲遣兵多遣字

蜀志卷六考證



蜀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開喜裴松之注

龐統 法正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橫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統少時橫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統少時橫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統少時橫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統少時橫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荆州統以從事守未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統少時橫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統少時橫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統少時橫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統少時橫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
 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
 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
 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
 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
 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
 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
 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王聖曰夫義
 以爲本杖信順以爲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
 備襲奪璋士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具廢統懼斯
 言之泄宜大知其敗誓斷手全軀何樂之有而統
 謙之道猶然太當盡其審謂之風夫則上隆堂高
 有臣也納勝然無教是從理也夫則上隆堂高
 可謂達乎必舉一言而三益兼之則夫則上隆堂高
 自絕遠讒能出於業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於此
 襲劉璋計難成於統然備未成之功不覺率爾而對
 備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會無愧色此備有
 非而論雖無大旨無乘然推演之辭近爲流耳也進圍
 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
 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
 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諡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
 剛簡有臧否輕傲尙書令陳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
 太守統弟林以荆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
 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襄陽記
 同郡習禰衡事在楊戲輔臣贊曹公之破荆州林
 始復集衣服以顯其義節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三
 决錄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緯學無常師
 名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太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
 仲尼柳下惠待有禮故四時朝觀若欲史使之真將

在正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爲史初
 正旦未朝朝吏會者數百人真於中獨其後與父
 語畢問真朝吏會者數百人真於中獨其後與父
 不果就友三正公之位世以服真先之知年八十九
 五年卒正公之弟左監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
 謀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
 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
 既不任用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
 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
 歎息松於荆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
 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
 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
 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
 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指
 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
 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
 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
 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華陽國
 州從事爲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
 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
 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
 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
 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
 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
 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
 圍雒城正踐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盍好違損懼左右
 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
 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戕敬

顧念宿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
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
感以致于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
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
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
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贖誓而以意
氣相致日月相遷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
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疆弱之勢以為
左將軍懸遠之眾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
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雖下
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
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
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
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
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眾已定巴
東入犍為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
本為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懸遠無糧饋運不及兵
少無繼今荆州道通眾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
異甘寧等為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
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為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
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
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
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
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
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
腹坐守都維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

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
復成况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
哉且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
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
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共憂正
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
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
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
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
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
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
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
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
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為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之令軌故必以禮崇德
人信則不虛行增遠室則友于不穆出則受位非其
語信則不虛行增遠室則友于不穆出則受位非其
杖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是崇德非賢猶以風
計策之郭隗非其倫矣臣松之以郭隗之禮待賢
以增方隗未彰不若不加禮而盛以何釋郭隗之
將謂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翁之友友于不穆出則
然皆謂是文休董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任非由
紀之傳皆應擢舉於世矣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
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洽之德睡眦之怨無不報
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
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
公安也北畏曹公之疆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

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盛曰：夫臣而極其諫，肆其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願顯勳，不免違命之刑，擗于難親，猶加親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帥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釐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用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立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豈不以此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夫職用嘉謀，以成功業，王之主，不皆然哉！魏武以為人，所教亦豈非此哉！蓋取恨之餘也。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諡曰：翼侯。賜子邁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

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擬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先主與如兩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大怒，不肯進，無敢諫者。失公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選。

蜀志卷七

蜀志卷七考證

龐統由是漸顯注司馬德操為水鏡○毛本作冰鏡

又注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

魏黃門吏部郎○臣奕楷按後漢書注作德公子

字山民可知仕魏者非德公也此脫去于字不然

幾疑德公為通操不終矣或字字即為于字之誤

可謂為牛能負重致遠也注為牛一日行三百里○

元修本作三十里

有似汝南樊子昭注退能守靜進能不苟○退能監

本說作退難今改正

法正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懼○宋本儒下有

弱字

顧念宿過瞻望懷懷○監本懷懷作恨恨今改正

日月相遷○相遷監本說作相遷今改正

必為人所教也注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將元

本作特

又注非測實之常言也○常宋本作嘗

正其程郭之儔儷耶注先主與曹公爭○臣龍官按

此注當在上節必不傾危矣之下但不知所引何

蜀志卷七考證



蜀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許靖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岱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陳留孔伋為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為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岱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此岱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伋合規靖懼誅奔伋蜀記云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其道其道伋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踈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

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翔字元鳳衛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驚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闕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迨於袁術方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荐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惠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蠡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臣之危主危就危得危所危也危許危靖危備危客危會危稽危閩危越危之危士危孫危策危之危來危矣危於危靖危何危為危而危乃危許危靖危備危客危會危稽危閩危越危之危士危孫危策危之危來危矣危若危安危時危處危順危端危拱危吳危越危與危張危懼危卒危顛危仆危永危為危亡危虞危憂危卒危慘危慘危忘危寢危與危食危欲危附危奉危朝危貢危使危自危獲危濟危通危歸危死危闕危庭危而危荆危州危水危陸危無危津危交危部危驛危使危斷危絕危欲危上危益危州危復危有危峻危防危故危官危長危吏危一危不危得危入危前危令危交危趾危太危守危士危威危彥危深危相危分危託危於危益危州危兄危弟危又危靖危亦危自危與危書危辛危苦危懇危惻危而危復危寂危寞危未危有危報危應危雖危仰危瞻危光危靈危延危頸危企危踵危何危由危假危翼危自危致危哉危知危聖危主危尤危明危顯危授危足危下危專危征危之危任危凡危諸危逆危節危多危

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

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

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好州刺史見吳志若荆

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

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

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通

逃之負派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

人命無常頃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

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漢書霍光

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

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

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

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

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

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顯顯注望足下任此豈

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志舊惡寬和

羣司審量五材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難必舉苟非

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

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為民自

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

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

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荆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

休儻瑰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益州舊傳曰

商字文表廣漢人王以才學絕倫問者於州里劉璋

為治中從事是時人疑璋不能斷信大臣商奏記璋

頗感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斷信大臣商奏記璋

信而至於不仁子起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起

乃利於璋夫所以欲示人等之益西士望民若引而近之則

由及養者宋忠誠聞其名從之商曰使成於此則

表及養者宋忠誠聞其名從之商曰使成於此則

王景與否至如也璋曰商曰使成於此則

至孝之行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祠作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增代許以商先表其墓道贈商曰使成於此則

陳亦何足下其志今者親生男女凡有歲人年
並幾何生於會稽一兒今者親生男女凡有歲人年
日九閱聖文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氣
命受其堂聖文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氣
以爲手難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望也徒不
元禮名以此推之南極星也
志時讓名以此推之南極星也
重老而地後辛辛樂酒酣談高平位也
沈其孤之期下明曉異又借之使足下
勞中沈其孤之期下明曉異又借之使足下
所下楚人而歸漢川之德注去非功於
能事大並聲容之遺孤定猶人耀宜於
與之且所見則無情者不考之猶去非
下直之思若天啓謀不從子則羅意誠
若險之路言每庚天啓謀不從子則羅
後以二書言每庚天啓謀不從子則羅
夏不可謂深矣海歷身而擇居猶於荒
也運報於深矣海歷身而擇居猶於荒

麋竺字子仲東海胸人也祖世貨殖僅客萬人貨產
鉅億一搜神記曰竺嘗從洛陽行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
我天使也當往燒竺東海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
竺因私請之當往燒竺東海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
遂出財物日中而火乃還家後徐州牧陶謙辟爲別
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
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
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爲夫人奴客二
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

表竺領羸郡太守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
羸郡地遠清康以爲守將備軍樂竺素履忠
貞文武昭烈補以竺領羸郡太守撫慰吏民
芳爲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
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爲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
平拜爲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
而幹翻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
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爲比芳爲南郡太守與關羽共
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
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
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
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傳云
玄葛乾於州乾被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
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
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
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
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爲秉忠
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生有舊隨從周旋先
主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
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
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
主拜雍爲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
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
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
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

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勅廣漢縣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

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食陳所見究極者謂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以學行齊太尉職除博士公車徵皆無疾不久居州孝廉茂才太尉職除博士公車徵皆無疾不久居州元寶宜處屬安味精道度屬節高觀皆無疾不久居州初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安九安所長安日忘人之過劉璋時必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街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街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以其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筆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翔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必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冠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

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
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
戰國從橫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
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弘
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
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
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
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
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
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
樂而棄朝事臣松之案書傳魯定公無善可若此輩
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
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
於言貌何戰國之誦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
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瓊穎乎宓答曰僕文不
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
哀公言成七卷事盡有不可嘿嘿也對向七略曰孔
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都接輿行
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錄錄者所謂七篇
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
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
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
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取革
子成之誤況賢於己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子
之言故謂之誤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
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
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廚膳即宓第宴談

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
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
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
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
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
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舉類傳也曰願
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為明府陳其本
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
能沃野千里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淮濟四瀆江為
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帝王世
紀有華氏女曰志是為修已上山行見流星貫昴
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人帝紀生禹於石紐
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為民除害生民已來功
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
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日三
皇乘祗車出谷口未詳此便鄭州之阡陌明府以雅
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遂巡無以復答益州
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
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
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
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
未往亮累遣使從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
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
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
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

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于將廢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蔣糜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蜀志卷八

蜀志卷八考證

許靖仁恕，惻怛。○惻怛，宋本作惻隱。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冊府作泊諸妻子，豈可具陳哉？注謀臣若斯難，以言智。○臣龍官按：謀臣疑當作謀身，蓋譏文休避地交州，室家顛沛，無保身之哲也。

如聖主允明。○允，冊府作光。

虎賁警蹕，注光出都肆，即羽林道上，稱警蹕。○肆，宜作肆。

文多故不載。注過聞受於文祖之言。○過，冊府作過。

又注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臣清植按：本傳增於章武二年卒，此書乃在先主既喪之後，則增不及見矣。豈異國乖隔，增雖歿而明不知耶？諸葛亮集云：明等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亮不答而作正議。此書當是一時事。

又注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直字疑。

糜竺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既平，太平御覽作既定。

秦宓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今，冊府作令。

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冊府作僕聞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

參伐則益州分野。○何焯曰：漢書地理志，蜀系秦分統於輿鬼東井參伐，乃魏地星也。此云參伐則益州分野，未詳。

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注誠令知之，蓋善人也。○臣明楷按：善人或疑作人善。然此句文義殊晦，夫文休本廊廟之器，而于將貶之，不知則咎在不明，知之又近於蔽善，兩無當也。

蜀志卷八考證

蜀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董和 劉巴 馬良 弟 陳震

董允 呂乂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王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傳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為亮主簿有忠蓋之效故見裴述亮卒為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

史至右軍前將軍濟漢中假節領州刺史劉巴字子初零陵人也少知名

巴字子初零陵人也少知名巴祖巴

巴祖巴

巴祖巴

巴祖巴

巴祖巴

巴祖巴

巴祖巴

巴祖巴

巴祖巴

巴祖巴

人如... 非素懼見猜嫌... 代法正為尚書令... 先賢傳曰... 而備銳意... 事之與主... 天上帝后... 二年卒... 巴消息... 馬良字... 里為之... 以稱之... 亦從後... 也尊兄... 長為兄... 以簡才... 於聽世... 無相奪... 不擊節... 今銜國... 自為文... 昆吾豕... 而有克...

主稱尊號... 五溪蠻夷... 越舊太守... 異先主... 察之亮... 軍向祁山... 令為先鋒... 戰于街亭... 漢中謖... 年三十九... 十使萬... 也天後... 武所以... 魏所以... 夫晉邪... 殺其益... 謂其非... 知之下... 難智其... 陳震字... 諸郡隨... 先主入... 蜀既定... 為蜀郡... 北部都... 尉因易... 郡

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祇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祿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又卒祇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祇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關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祇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諡諡曰忠侯賜子榮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自祇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祇媚茲一人皓構閑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臣松之以爲皓子抗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職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勳之流莫不皆然惟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昭著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駢角之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

呂又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又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又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又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又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

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又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又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又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蜀志卷九

蜀志卷九考證

劉巴少知名注劉表亦素不喜祥拘巴欲殺之○臣
清植按本傳下文云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
皆不就則表初未必有欲殺巴之事也零陵先賢
傳蓋傳訛之談

又注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
就巴學○臣浩按主記疑作主計劉先主主字宜
衍劉表傳中別駕劉先是其人也

巴復從交趾至蜀注乃由牂牁道去○道去元本作
遁去

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注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
降意也○元本作天分素高亮多分字

非公事不言注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
臣清植按本傳下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則
先主之稱尊號巴未必以為非也零陵先賢傳蓋

勦敵國諱諱之辭亦不足信
馬良亮猶不然以讓為參軍○宋本作亮猶謂不然
多謂字

呂乂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格論毛本作
恪論

蜀志卷九考證



蜀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封 彭業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眾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為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載達

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專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臣非庸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遇奉教謂非心願也王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讎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與之言必為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讖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風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會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達難背禍猶皆如斯國語曰智也宜子將以瑞為後智果長也則賢在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辭惠

則賢覆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端也督宗必滅不聽督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魏略曰申儀兄弟名耽庸間聚眾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為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死上言儀請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將軍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為牙門將咸熙元年扶風

彭蒙字承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傅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

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慕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翻未之備也伏見處士蘇竹素必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業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業為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業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業非故人又適有賓客業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業坐業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業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為奇數令業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業為治中從事業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驀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業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業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業行事意以稍陳左遷業為江陽太守業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業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業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楊雄方言曰誠誠乾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臣松之以為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為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業屬備為老革也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業言大驚默然不答業退具表業辭於是收業付有司業於獄中與諸葛

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
 振威聞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
 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讐
 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
 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
 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
 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
 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臣松之以
厚者兼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已兼一朝狂悖
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自求殖醜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
 下之圖右手劔咽喉愚夫不為也况僕頗別菽麥者
 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
 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卒感激頗以被酒
 悅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
 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
 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
 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
 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
 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
 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
 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
 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
 愛自愛素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
 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
 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
 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
 立本意自謂才各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
 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卻蔣琬至立計曰軍
 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
 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
 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
 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
 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
 眾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
 昔奉馬良兄弟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
 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以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
 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掎克使百
 姓疲弊以致今日卻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
 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
 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
 帝疵毀眾臣人有言國家兵眾簡練部伍分明者立
 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
 羊之亂羣猶能為害况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
 偽邪亮集有亮表曰立事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
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闕昧屬其神宮之大
則則謂諸葛亮曰立事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
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闕昧屬其神宮之大
 則則謂諸葛亮曰立事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
 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闕昧屬其神宮之大

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
 亮曰我軍何宜在此後朕不忍刑臣也
 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朕不忍刑臣也
 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

亮卒垂泣數日吾終為左袵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為郡職吏以才幹稱荆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荆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為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為護軍拒先主於縣竹嚴率眾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郫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雋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為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諸葛亮集有嚴與錫解足下方請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知久矣未復

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報文上尚書曰平為大才思生聞軍臨至西帶志狂若無天不辨自度軒露心多科參軍為忠至西帶志狂若無天不辨自度軒露心多

室此神明所開非但人知之也表動諸始可保中委君
 於東關者不與入議亦乃克之也感動諸始可保中委君
 中乘子昔楚卿禮道前關今難解任形業失故之
 數地願寬慰都議勳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否
 為上客若百數十人負以意斯與公瑛推心從事者否
 明復通漸可復長歲涕泣而已十二年平聞亮卒發
 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聖人以為難仲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怨言
 無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私也水
 亡怒水鏡之所以不污也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
 之德無私行於所不能污也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
 私可謂能行於所不能污也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
 朱提太守音蘇林漢書音義漢曰朱提也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
 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
 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
 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
 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
 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
 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
 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
 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
 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
 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
 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
 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
 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恍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
 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
 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搗胡至於以履搏面

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
 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
 朝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
 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
 以鎮漢川衆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
 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
 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
 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
 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
 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
 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
 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
 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
 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
 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
 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魏略曰亮每
 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少主督
 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十日可直從中
 關出循秦嶺而東當于午而北不遇有御史京兆太
 耳橫門關與敵民之穀足食也此東方則合聚
 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曰必克而無慮故不用延計
 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慮故不用延計
 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
 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
 北谷口延為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
 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
 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

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祕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椹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為漢中王拔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為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數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為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荊州刺史傳羣主

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

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亮病行已事

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宿與延不和見延行軍事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素廖

與亮北附遂率其眾攻延本無此心不戰而走

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遠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

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奪

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

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蜀志卷十

蜀志卷十考證

劉封猶皆如斯注矣。曩長大則賢。○曩宋本作曩。又注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補氏。○宋本太史下

無氏字。

彭蒙豐功厚利建跡之勳。○之勳元本作立勳。

頗以被酒倪失老語。○倪元本作脫。

廖立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臣明楷按楊戲輔臣

贊注云李邵字永南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

掾。此作李邵未詳孰是。

李嚴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狐忠即馬忠少養

外家姓狐後乃復姓成藩。毛本作成平。

言多增咎注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臣明楷

按此別一劉巴若于初已卒于章武二年且并未

嘗為征南將軍也。

故以憤讞也。注鏡至明而醜者亡怒。○亡元本作忘

魏廷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遷疑當作還。

延大怒讞儀未發。○讞字疑誤。

楊儀為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為宋本作惟。

蜀志卷十考證

蜀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霍峻 王連 向朗 張裔

楊洪 費詩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四十年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酌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爲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爲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爲參軍康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兵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

前任寵待有加漢晉春秋曰霍峻

今道與魏和未詳主禮則保而得三不

危辱六將死拒命臣國臣主附生

難所不致其命今交之敗主附生

後遺將兵二蜀平之至廣漢太守

字名則父能亂於官至廣漢太守

子尚書吏部郎中後主立至廣漢太守

太守黃皓預大政將軍關羽

永安副都督魏之蜀郡

乃帥所統臨都亭日百

而救其內欲背盟違約

降虜鄧芝保無主蜀郡

得鍾離計北出無主蜀郡

任宗突步北出無主蜀郡

遺陸抗等帥衆三萬出

爲人主到姓所中疾病

抗命於此退晉王即委

軍會武陵元帝宴中

四子三襲月從帝宴中

先主五年傳不爲同未詳

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
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
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
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
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
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
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
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

高麗士元皆親善荆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

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

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犍犛又徙房陵

後主踐阼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

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

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

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

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

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
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

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

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

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
陽

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眾此言天
地則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
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養使其性行不隨
小利而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養使其性行不隨
人患惟和為貴但貴耳非子條嗣景耀中為御史中
丞入晉為江陽太守文南中軍司馬朗兄子龍先主
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龍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

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
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眾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
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
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允歷射擊校尉尚書
壁記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瑾至成都得
國主諱其詞曰吾聞誰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也
後主諱其詞曰吾聞誰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也
相國軍名炎而漢年是歲拜允為梓潼太守而藏
公孫述自晉武帝起成都號曰成興於是乎微文焉
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
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
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
司馬張飛自荆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
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
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為巴郡
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
殺太守正昂者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
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起不
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蠱不足
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
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
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
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
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
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

四四〇

閻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閣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連皆此類也臣松之以為談啁貴於機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聖也少與健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太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贈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髦嗣髦音忙角反見字林曰髦思貌也歷三郡監軍髦弟郁

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為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為蜀郡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

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喜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留鄭綽討元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嶲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留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留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為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為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離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

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
 尚存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
 也益都者舊傳記曰每朝會但次拱坐朝臣曰君
 壯大又為笑食好字君色不少持節儉故人厚少
 常夢井中生桑以問卜夢八直直直直直直直直
 得此陰足初往放後不為所見嘗時諸葛亮用此
 密得此陰足初往放後不為所見嘗時諸葛亮用此
 往為祗備已聞密問答夜無所見嘗時諸葛亮用此
 近成都令時諸葛亮問答夜無所見嘗時諸葛亮用此
 許眾咸其讀而心計或以常人所無其精如此
 辭安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屬廣漢太守
 後有廣漢太守伯元亦以才幹顯八卒軍如直所
 美績難明不及祗而文才幹顯八卒軍如直所推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縣竹令先主
 攻縣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
 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犍郡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
 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
 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
 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
 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
 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
 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
 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
 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
 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
 悟遽即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
 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

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
 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
 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
 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丞昌從事創本意曰夫
 公而後正己之始主尚存而光武奉命以討賊
 主而後正己之始主尚存而光武奉命以討賊
 有能此也此也此也此也此也此也此也此也此也
 世觀此也此也此也此也此也此也此也此也此也
 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
 詣亮亮見鴻時將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許適
 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
 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
 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
 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
 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
 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
 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
 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華離乎嗚
 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
 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
 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
 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
 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
 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為牙門將
 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為樂
 陵太守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庸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况庸后乎哉

蜀志卷十一

蜀志卷十一考證

霍峻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郡曲宋本作部曲

龍特有加注高陽呂雅○元本高陽作南陽

向朗歷射聲校尉尚書注鎮南將軍衛瓘○臣明楷按魏志衛瓘傳云子瓘咸熙中為鎮西將軍此作鎮南字誤

又注孫盛曰昔公孫述云云○臣龍官按此語已見于魏志陳留王與咸熙元年注中此為重出

楊洪君昔在楮下○宋本作桓下

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委意豎本訛作委噫今改正

能盡時人之器用也注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往郡疑作仕郡

又注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為故山復得安○太平御覽反叛辭下多曰字時難下多復字為下多之字

費詩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太平御覽無下羽字

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陸崇於漢室○臣浩按漢王太平御覽作漢中王漢室疑當作漢升黃忠字也

左遷部丞昌從事注夫創本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己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保衆心○豎本訛作頰大定

快速建今改正

豈徒空托名榮貴為華離乎○華離蜀府作乖離

蜀志卷十一考證

蜀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杜微 周羣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
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
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
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舉而致
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
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
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
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
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
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
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
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置自屈也微自乞
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不篡弒自立為帝是猶
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
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不又大興勞役
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
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
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
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
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
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
春秋識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
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
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
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
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
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為
星字至二十五年蜀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
五諸侯羣以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
璋益州張魯將漢中韓遂涼州宋建建德遂于
年冬曹公遣偏將軍張魯涼州十九年獲宋建建德
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二先主定蜀署儒林校
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
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
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南諫先主曰
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
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
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
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
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
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黷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
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
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
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
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類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
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

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
鈕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
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
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
術劉璋時辟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
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
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
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
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
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
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
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嗣名也當
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
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各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
來各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
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
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
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
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
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
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
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
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
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
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

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
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
既亡咸以周言為驗周曰此雖己所推尋然有所因
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
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
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益土潛雖
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
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
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為博士與孟
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
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
尋楚捷以相震懾慈潛反其矜己妬彼乃至於此先主
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傲其訟
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
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
卒慈潛等並見載子勛傳其業復為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
常侍孟靈帝末為諱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
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
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
敏爭此二義光常譎譎袁爽反音祖格反音休
先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
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
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
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

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老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

但願謝跋踏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華陽國志曰：承字光祿勳，河東襄陽人。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傳：楊裴氏家，記曰：備字奉先，魏尚備送之時，年十餘歲，裴氏家未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蜀破還。

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空，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豔漢末大亂，敏從衆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

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阼，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與上言，顯言，新入者，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生此怨言，昔成初定，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拒也。後主即位，吾聞於為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不禮讓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教厲，薄亮卒，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後還成都，為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宗，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空，從衆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為庶子遷為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譔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濃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

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齋棺繼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徒為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

國大並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郵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聲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觀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爲驚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狼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聲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驥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從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

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進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取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偏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慈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偏於邯鄲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爲之圖

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
 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
 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
 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
 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
 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孫綽評曰
 魏可乎曰自為天子而乞降請命先君正之
 社稷而死則死之為天子而乞降請命先君正之
 居正位而推孫過曰春秋後首而事死君存夫
 苟免亡禮希天而實無榮或人且謂萬乘之君
 未盡之禮希天而實無榮或人且謂萬乘之君
 土崩之亂後國不難庸主固守封城借一自難
 若夜取舟自保然雲從江州二兵承命赴東投
 姜廖五將自保然雲從江州二兵承命赴東投
 無所資而欲留則必死老多難師且來會大情
 因所以資而欲留則必死老多難師且來會大情
 單致所以資而欲留則必死老多難師且來會大情
 能入復之社下豈或曰天覆斯言或生有云
 事復復之社下豈或曰天覆斯言或生有云
 主周實為臣方何申基包之田單構令龜大之
 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周有全之功封陽城亭侯
 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因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
 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
 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
 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少華治國志曰文立字
 曹爽稍遷尚書蜀并于入魏為州守建首為別駕
 刺史費禕命為從事魏州守建首為別駕從將軍
 秀才蜀大官及二死忠事者守運雖大子國或立
 言故蜀大官及二死忠事者守運雖大子國或立
 才同各宜量才敘用又慰亮蜀之心傾禪吳等入之
 中才同各宜量才敘用又慰亮蜀之心傾禪吳等入之

皆施行其賢雅為時名可替否末卒所補納稍選
 十篇凡數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與疾詣
 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
 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為本郡中正
 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子曰昔孔子七
 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
 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
 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為散騎
 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晉服一具衣詔曰朕甚悼
 周周朝服上衣物周臨終勿加照身當遺書墓道
 周周朝服上衣物周臨終勿加照身當遺書墓道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
 世從李通名之曰始抑是書侯好古述實無言不
 爾來業盛茲顯周周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不娶於秋秀性
 李雄冠皮車兄秀又諸親里父不與相見州郡
 應表忠貞之義故有洗耳之節耳高安之西
 昏東則忠貞之義故有洗耳之節耳高安之西
 重無所通以俗訓民神靜丘流是以代振之玄
 世所無通以俗訓民神靜丘流是以代振之玄
 有武事西林者自通以俗訓民神靜丘流是以代
 之秀植望於士固抱德而居王宣化於諸侯之
 庶武事西林者自通以俗訓民神靜丘流是以代
 消能之會望於士固抱德而居王宣化於諸侯之
 而秀植望於士固抱德而居王宣化於諸侯之
 洛襄能之會望於士固抱德而居王宣化於諸侯之
 上為洛襄能之會望於士固抱德而居王宣化於諸侯之

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高之
徽足以及鎮靜風軌訓黨俗幽選仰統九服如化矣
及蕭敬八人難若渠川中知人之宗族馮依日以百
數秀年八人難若渠川中知人之宗族馮依日以百
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
刺史為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
為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
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榮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
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祕書史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
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
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
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
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皓所愛亦不
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
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
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
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
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
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蹟索
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
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
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
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
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
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
質兼覽博闡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
命幹茲奧祕躡躑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

出尚書曰三考考績三考考績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
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殫
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胥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
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蓋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與
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
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
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
既美且豔管闕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
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
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
己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為吾子論而釋之昔
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錄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
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
是從橫雲起徂詐如星奇邪蠱動智故萌生或飾真
以離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
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
窮而惡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
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鏘鏘
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及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
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
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頤初升高岡終隕幽壑
朝含榮潤夕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
谷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
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
恭之數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
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

蜀志卷十二考證

杜微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勤元本作勸

許慈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何焯曰大長秋掌

奉宣中宮命西京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今皆

用通經之士為之則可以修周官內宰之職且仁

篤通大經四小經三即在中土亦烏可無述耶

孟光漢太尉孟郁之族○郁後漢書靈帝紀作魏

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宜疑作密

此儲君讀書寧當傲吾等竭力博識○儲君監本說

諸君今改正

尹默自劉歆條劄鄭眾買達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

○臣浩按後漢書云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

秋事黎陽買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

父業為之訓誥與范升爭立左氏學據此則此云

陳元方多方位疑為傳寫之訛也

誰周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郵乘以弱斃疆○

周人宋本作周文

嘗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嘗秦宋本作及秦

至冬卒注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臣清

植按周雖勸降然不仕魏晉至臨終所屬又如此

則其勸降也蓋度殉國之義非後主所辦故姑以

此為全君計耳視夫誤其君以榮其身者則有間

矣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何焯曰元彥之去承祚

遠矣此十字疑皆裴注之文臣龍官按上文既云

周三子熙賢同此又云周長子熙于文義似贊其

為裴注無疑

卻正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彼圖冊府作

披圖

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紕○粥元本作微

楚客潛寇以保荆注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

之子發○元修本作解齊將軍之幃帳多幃字

雍門援琴而被說注鼓鈞乎不測之淵○鈞宋本作

鈞

若士鍊身於雲清注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宋本

作至長不喻

又注此其外猶有沈沈之祀○沈沈宋本作汰沃

又注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宋本乃止下有

駕止杯洽悻若有喪也九字

蜀志卷十二考證

蜀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主簿特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商容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心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武用盧罔之言滅李陵之保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

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漢魏春秋曰文帝詔命發喪權答曰臣後問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答曰不啻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漢感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其微也明年卒諡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繇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士大姓寢而不許後官至領軍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繇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

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為別
 駕從事章武元年康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
 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
 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
 趙充國曰莫若老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
 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為康降都督使
 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臣松之謂之蜀人云康
 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縣以
 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先主薨高定恣睢
 於越巂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
 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
 恢軍於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
 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
 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
 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
 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
 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
 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
 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
 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
 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
 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懸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
 徙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
 徙呂氏以充之因不韋縣任郡五官掾功曹時
 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
 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

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遙署闓為永昌
 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
 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
 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奸
 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
 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
 躬聚黨眾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
 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
 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
 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
 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
 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
 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寶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
 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觀未萌
 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眾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
 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
 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
 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
 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
 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
 相亮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為高定部曲所殺
 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
 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
 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
 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
 侯為永昌太守蜀世譜曰呂祥後為晉南夷校尉祥
 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

諸呂不肯附舉郡國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承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康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閒又越舊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修弟恢子義忠為晉建寧太守人寬濟有度量但該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各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閻宇郡人也

宇文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漢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進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威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今入比爾閒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入下自臨之比爾閒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

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儘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爲人自輕以此爲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侯反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

大將軍時人語曰前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耆舊傳曰嶷

通壯弱冠爲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

捐家逃亡疑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

州召爲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伯位二千石當世

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

漢縣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

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

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

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

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爲通厚嶷宿與疎闊乃自舉詣

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

此類也拜爲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

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益部耆舊傳曰嶷受兵

上疑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門所上施牀積石於

上四五里羌必至厄作石門於上施牀積石於

上過者下曰汝擊之無不糜爛嶷度長不可得攻乃

計滅惡類汝等若從大積穀軍資給糧下雖遠亦

報百倍若終不從若積穀軍資給糧下雖遠亦

無益也者里已下悉出諸兵所或迎軍出降或奔

山谷放兵討胃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璋首逆斬

爲督康降討胃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璋首逆斬

南事訖詳病與古種二千人反悉傳諸漢中十四年武

都氏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

軍蔣琬深以爲念疑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

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

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

初越嵩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夷數反殺太守

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

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爲越

嵩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

降附北徽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

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爲邑侯種

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

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弟隗渠等已降復

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

徽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

嶷實取消息疑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

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

龔祿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郭宇

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

男女莫不致力定葺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

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傲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

長吏焉嶷之到定葺定葺率豪狠岑槃木王舅甚爲

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

往收致捷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狠岑之

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

牛饜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

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狠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

遣叔父難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齋牛酒勞

遣叔父難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齋牛酒勞

遣叔父難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齋牛酒勞

遣叔父難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齋牛酒勞

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為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疑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疑疑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為旄牛昞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疑撫戎將軍領郡如故疑初見費禕為大將軍姿性沉愛待信新附太過疑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修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耶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疑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偕督率隨疑朝貢者百餘人疑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

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者舊傳曰侯霸謂疑曰難與子下疎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疑答曰僕未之知也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有識之士以爲美談疑三年之後徐陳斯言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疑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者舊傳曰疑風聞固疾至都寢篤扶杖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期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曠叙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後主慨然爲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疑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疑死無不悲泣爲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者舊傳曰余觀張疑儀貌辭令不能駭崇之難古之節英士何有遠踰哉蜀世譜曰疑孫奔晉

蜀志卷十三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王平忠勇而嚴整張疑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蜀志卷十三考證

黃權少為郡吏○毛本作郡吏

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太平御

覽為幸作焉幸可慕作可慕

權還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往往者熒惑守心○臣明

楷按宋書天文志云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

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

七日癸酉乃出疑是入太微非守心也

宜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元本無地字

李恢任郡督郵○任元本作任

馬忠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味宜作味音

味

張嶷而夷傲久自固食○固後漢書作餽

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牟宋本作任

其偕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宋本作其督相率

隨嶷朝貢者百餘人

蜀志卷十三考證



蜀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蔣琬字公琰 費禕 姜維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邡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珍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

驕凶遠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數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為昔諸葛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聞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枝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

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諡曰恭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掃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音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

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衝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禕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過而撰答無所遺失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禕別傳曰禕乃以手中常佩一劍大才何能堪此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顧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倍於過人每省讀書記事目動輒已究其意旨其速數為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悉備允代禕之所及也禕事故若此甚遠此非吾琬自漢中還涪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基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禕通語曰司馬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品庸人苟設宗子枝屬傳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備遠交非其人私樹

副士民之望也乙以此陰成一人經國無本忠告爾若
 一朝廷之議其不逆豈門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
 信有君深慮之刑乎以此推之尺口被以明矣
 臣為君深慮之刑乎以此推之尺口被以明矣
 以與同戮為備不謂之親甥固讓州職復領益
 州刺史禕當國功略與琬比素家不積財兒性謹
 令車騎無異凡人入不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
 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
 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
 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
 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脩在坐禕歡飲沈醉為脩手
 刃所害證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
 主禕別傳曰恭為尚書禕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子傳
 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以
 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
 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
 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
 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
 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
 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
 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
 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魏略曰
 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
 洛東還上邽會亮亮已到祁山維願曰是欲自善遂
 歸東還上邽會亮亮已到祁山維願曰是欲自善遂
 家曰在冀遂與郡史上官子脩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而

等大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
 未幾維等却歸維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以
 妻此亦與維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以
 本傳不同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
 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
 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
 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
 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
 見主上魏志曰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
 當歸也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
 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
 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為
 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
 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
 汶山平康夷反維率眾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
 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
 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
 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
 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
 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漢晉
 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
 其功業以俟能者無如志梅之無及而十六年春禕
 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
 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
 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
 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

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略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芒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懸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

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華志曰維惡黃皓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志臣耳住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體於失言理辭而出後主勅皓請六年維表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糧麥以避內逼爾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略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會格鬪而死漢晉春秋曰維舒將出降乃謂非師國也無命保城惟全爲功今維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維全爲功今維出戰若至陰平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代之蜀記曰蔣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人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遠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嚙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懸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懸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郫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

蜀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常璩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鄆邸閣督先主出至鄆與語大奇之擢為鄆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

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抱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宏按張臣音夷反或作黠志曰長離前按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擣漢陰化不盡按天庭孫權蓋謂丁宏之言多浮黠也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華中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綠山芝性好奇手自射獲其將死矣芝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乃噉物之中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噉物之中自死當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益部者舊傳曰浩字叔明洽繁漢中李邵蜀郡張霸共結為友蜀大將軍鄧錡時浩稍遷廷尉光武三年安帝崩初立拜浩司馬常相焉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慶太子唯浩與浩相繼繼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高第為少侍御史公卿元行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分案行天下貪廉等七人皆奉命四出是時獨上書曰大將

之委安其保不能數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
 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奸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
 害心十良事於左皆不忠臣之所宜當也謹奏御京師
 順帝時知綱言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
 尚書以綱等廣陵太守若刺史二所殺則欲以法中
 何綱對太守無用兵馬送軍之官詔問當得兵馬幾
 所親者十餘人因以書語其長老素為所信者請與
 即出見綱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娶綱見綱意誠
 于後不能朝夕非聖人也忠臣聚以避害二千石遠有
 罪父以爲求福者乃非聖人也忠臣聚以避害二千石遠有
 若思以義相服天不非聖人也忠臣聚以避害二千石遠有
 在深計其利害天不非聖人也忠臣聚以避害二千石遠有
 乎更之澤但投其聚荒廢人仁及草二千石等
 必死及得綱言面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
 萬餘人與妻于面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
 嬰諸乞其故業不願居宅子弟欲為吏者隨才賦
 乃各從其意親為安處田業並元美州晏然論功三
 職欲封爲民者勸以農桑不歲侯康元美州晏然論功三
 當封上書乞留絕不歲侯康元美州晏然論功三
 起六等書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
 下詔褒賜除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爲書佐建安末舉
 孝廉爲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
 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爲庾隆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
 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
 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
 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
 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
 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

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珍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
 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
 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爲尚書
 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
 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
 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
 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衆死
 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
 大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率同行翼亦
 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
 六年與維咸在劔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
 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于微爲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
 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
 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
 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
 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
 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
 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
 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
 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
 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
 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邪
 臣松之以爲芝以年耄預是不自顧然預芝性驕傲
 之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爲屈預復東

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
 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
 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特權臣下重
 相親與不可無年與老病恐不復得幸聖朝盛日
 垂神慮又自保唯道與義道義不復得幸聖朝盛日
 夫帝王之保難道與義道義不復得幸聖朝盛日
 也帝王之保難道與義道義不復得幸聖朝盛日
 合從之計而秦以九國之疆漢之大莫能相救而
 武終兼之而秦以九國之疆漢之大莫能相救而
 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諒哉乃還
 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
 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
 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
 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
 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
 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
 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
 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
 先主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
 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
 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
 何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咸
 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貳庾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
 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
 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
 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
 軍還後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
 雖簡情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名指事
 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瑒
 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
 邱恩好好如初又時人謂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
 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
 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
 書督庾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戲同齡後進
 氏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死戲
 通涉機密解帶解帶解帶解帶解帶解帶解帶解帶
 日通涉機密解帶解帶解帶解帶解帶解帶解帶解帶
 主問從事尚書郎大將軍官用有餘太子洗馬使聘
 何氏以論道兄義征西將軍兄官用有餘太子洗馬
 欲與相見後征西將軍兄官用有餘太子洗馬使聘
 善曰與相見後征西將軍兄官用有餘太子洗馬使聘
 書曰與相見後征西將軍兄官用有餘太子洗馬使聘
 疾四歲九歲母死行志不亂子孫皆至孝伯約之謂也
 應門五尺之童行志不亂子孫皆至孝伯約之謂也
 常太尉守之童行志不亂子孫皆至孝伯約之謂也
 前太尉守之童行志不亂子孫皆至孝伯約之謂也
 除太尉守之童行志不亂子孫皆至孝伯約之謂也
 催臣具表請司馬微服侍書特東宮下臣臣臣臣臣
 伏惟聖朝私情則乞下告凡訴不許火臣臣臣臣臣
 病特聖朝私情則乞下告凡訴不許火臣臣臣臣臣
 苦特聖朝私情則乞下告凡訴不許火臣臣臣臣臣
 人命危殆桓桓不慮所夕臣無祖母無以薄西今日
 命危殆桓桓不慮所夕臣無祖母無以薄西今日

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前區區不
 敢乞終養於陛下幸非徒蜀之人及二州牧伯所
 願見明皇天後土實餘共鑒陛下當首死當結草
 微言庶知皇天後土實餘共鑒陛下當首死當結草
 其誠款犬馬怖懼之情武臣等當首死當結草
 母卒服過溫縣求為河內溫縣民政化嚴明中山
 幼桑梓之望供一求無煩爰求惟明王孝思維則
 戒本國望風式無煩爰求惟明王孝思維則
 勢位後去荀彧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
 篤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論之十戲以延熙四
 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
 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
 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
 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
 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
 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
 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
 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
 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
 承高祖之始光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對險天
 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
 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篤又扶携
 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
 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
 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

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
 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
 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
 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
 恨於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杏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赴赴出身匡世扶翼備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
 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伴迹韓耿齊聲雙德
 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
 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詒暫思經筭
 觀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
 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疆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犍為蜀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遷為安遠將軍陳降都督住南昌

揚威才幹敵敵文武當官理任衍衍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敘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鄢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縣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愛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勅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糜子仲

少府修慎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亦有容止操行劉璋

時為巴郡太守遷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黃柱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恭子玄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玄拔屬喪楊顯為朝中損益多矣顯亦荊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郡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顯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顯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與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釋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噉陳平不言知錢數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與選舉顯死亮垂泣三日鴻臚明真何彥英名宗蜀郡人其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節而名聞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為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阼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于雙字漢偶滑

稽談笑有淳于皃東方朔之風為雙柏長早卒諫議
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

璋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諸降先主定
益州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章

武元年為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
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

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
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

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
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

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
縣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
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
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穰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
永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祇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

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

永安都督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

輔元蜀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

既定為巴都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
侯監軍尚篤劉南和名邕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

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
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

至尚書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敷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食造此異端斥逐當時
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
志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眾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
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文經士元
皆失其名實行事聯聯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荆

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維以為廣漢太守存素
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慶存曰統雖盡忠

可惜然連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孔休文祥或才或臧孔休名胤爲荆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胤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維鄂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于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于忠亦有名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秘書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

祥

國山休風國山名甫廣漢縣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爲縣竹令還爲荆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猇歸遇害于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永南耽思永南名邵廣漢縣人也先主定蜀後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違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鄴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備得免久之爲健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于玉二世不赦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臣竊懼焉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宜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備

主畏其威故森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威衛承伯言藏言時盛衛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勳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辟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爲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爲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還廣漢太守復爲飛參軍亮卒爲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伯仙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爲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還爲參軍亮卒稍還爲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英照五年卒在作贊之後孫德果銳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爲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爲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爲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英照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登軍領司馬卒益都者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語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宜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聽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快耳君所問者公瑛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略輔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將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使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爲人精識果銳故於從政于職

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偉南篤常**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為別駕從事隨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志曰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為三龍也之狂直不得在此數**德緒義疆志壯氣剛**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為越雋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為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為領軍義疆名士廣漢郡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為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宕渠太守徙在健為會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濟修志蜀之芬香**

南龔德緒王義疆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猓亭**文進奮**

身同此顛沛文進名南亦自荆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還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餘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致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食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食父彤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食息著事後沒入吳官免為庶人**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
隕命於軍

贊程季然季然名繼巴西閬中人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資人種類剛猛昔從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相合部曲有議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繼于郁宜告索兵自助繼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繼之所聞并救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使人告繼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爾繼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己子吾必飲之羲知繼必不為己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繼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辟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繼曰吾在軍未曾為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遂及繼船繼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偪怒與同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
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麋芳士仁郝普潘濬麋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

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住公安。魏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郡普。字子大。義陽人。先主自荊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為吳將呂蒙所誦。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遣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眾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眾咸嘉播忘身為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長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後縣令穎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

曹繼為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己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為眾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蜀志卷十五

蜀志卷十五考證

鄧芝先主累遣宋璋費禕等與相報答○宋璋先主

傳作宗璋

張翼高祖父司空浩○浩後漢書作皓

宗預權大笑嘉其抗直○抗直太平御覽作蓋直通

鑑作蓋直

遺預大珠一斛柱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保元本

作寶

揚戲揚戲字文然○戲華陽國志作義

祁沐各早死柱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文選李密

一名虔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宜○輔國毛本作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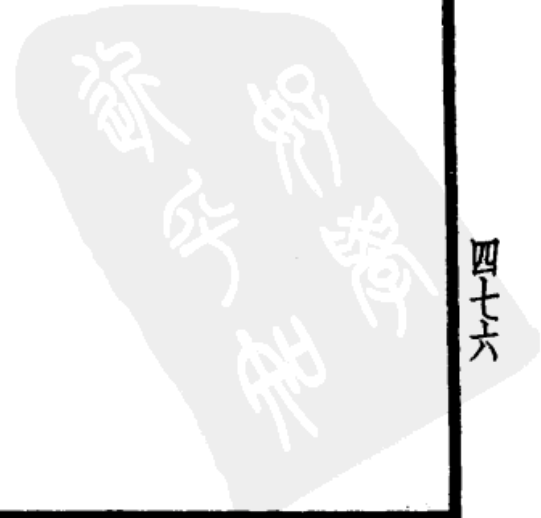
輔

贊程季然柱吾在軍未曾為敵走○曾華陽國志作

習

衛繼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大字疑衍

蜀志卷十五考證



吳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被創墮馬臥草中軍士隨馬於草中得堅所遺營

愈乃復出戰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

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備具以狀聞上拜堅別

部司馬曹公曰備字公偉少好學為郡功

亦陰謀其名重乃表起太僕以自副備止卓心忌

因進其國不日召君受拜而君拒之東不結非事

其可也何也此不日召君受拜而君拒之東不結非事

君陳之何也此不日召君受拜而君拒之東不結非事

運都之急也此不日召君受拜而君拒之東不結非事

病而卒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

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

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

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

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

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

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

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

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

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

未有不斬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

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

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

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

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數

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

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中嚴服給以盜賊文書必循治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
 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
 烏程侯吳錄曰是時盧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
 全異國以此獲罪何魏德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
 走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
 以討卓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張堅亦舉兵荆
 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通鑑曰王叡
 伯父也及叡率兵欲先與叡共擊叡叡
 能揚言當先殺叡叡聞之怒叡
 教兵數戰叡兵至叡望之曰此賊也叡
 乞直耳叡不戰而退叡
 之知有堅在無所動叡
 我何罪堅曰坐無所動叡
 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叡
 假中郎將堅到南陽亦知名叡
 不調發咨遂不與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叡
 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
 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
 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
 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
 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
 山川有後患乃詐得急病軍糧又不至南陽咨既不
 無利其兵將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見
 同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
 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
 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

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
 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
 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
 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
 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
 其步騎將校郡太守胡軫等皆與堅相善軫聞堅
 之軍今此行也去當斬人城數十里日暮軫等
 宿城下將受卓節度軫等欲入城數十里日暮軫等
 攻城已走卓將節度軫等欲入城數十里日暮軫等
 甚嚴不可當軫等欲入城數十里日暮軫等
 無軍糧軫等欲入城數十里日暮軫等
 天固便還軫等欲入城數十里日暮軫等
 已固便還軫等欲入城數十里日暮軫等
 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
 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
 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
 戰於陽人大破卓軍集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
 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
 術疑之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
 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
 私營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
 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
 壯軍深慮之術踰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
 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
 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
 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長山史曰公載記曰卓

孫皓時詛言謂奉當立誅死

沙桓王太子紹為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

鏡中大顯而弗見如是用三因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

中顧方後於治獨差而引鏡自照見左右意深

神記曰策後於治獨差而引鏡自照見左右意深

尚自將護功立事乎推策引鏡自照見左右意深

江東我不知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吳歷曰策治當

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

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

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

與云君客其有敵焉人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

而能交兵建國安志臨所云已生卒於然發有伴無

武都何以建國安志臨所云已生卒於然發有伴無

不可也若使山志蓋何從焉當遷帝於揚越所間未

在何所止規其年吳策已會孫盛宗無先圖之徒舉

破若規氣何未其案柳傳孫亦在曹公二征柳黃州

甚矣夫臣之能便焉志也紹表江曹公二征柳黃州

大疑將此言者乎帝歸然袁紹表江曹公二征柳黃州

伐四事類而遷者乎帝歸然袁紹表江曹公二征柳黃州

於汝事類而遷者乎帝歸然袁紹表江曹公二征柳黃州

險外略宗未歸然袁紹表江曹公二征柳黃州

孫自盛號州同秋秋北策許書其征山登海策遠且

之倒九條兵吾爾等何人答云見是韓當在卒應敵

策貢客也兵吾爾等何人答云見是韓當在卒應敵

殺策貢客也兵吾爾等何人答云見是韓當在卒應敵

不孫得策請貢客也兵吾爾等何人答云見是韓當在卒應敵

運從權策請貢客也兵吾爾等何人答云見是韓當在卒應敵

駿從權策請貢客也兵吾爾等何人答云見是韓當在卒應敵

不孫得策請貢客也兵吾爾等何人答云見是韓當在卒應敵

運從權策請貢客也兵吾爾等何人答云見是韓當在卒應敵

吳志卷一

評曰孫堅勇奪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

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

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

光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氏盛曰皆

權略夫意氣之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之命皆

聖之豈吝名號其於器者乎情之夫本至定義為日

盈絕之數而慎其於名義者乎情之夫本至定義為日

杜絕之數而慎其於名義者乎情之夫本至定義為日

國絕之數而慎其於名義者乎情之夫本至定義為日

業絕之數而慎其於名義者乎情之夫本至定義為日

乘則非禍亂未嘗孫年氏而因不獲貽之厥心隱存

也而策則子弱事之安邦無不防石微之固未則名

崇之則與子弱事之安邦無不防石微之固未則名

端之則與子弱事之安邦無不防石微之固未則名

括之則與子弱事之安邦無不防石微之固未則名

之未評其者未也達陳乎氏

吳志卷一考證

孫堅三十六萬一旦俱發○臣龍官按萬宜作方想

當時傳寫誤方為萬因正方為萬魏志賈詡傳注

層三十六萬方則又多一萬字也

卓對應不順○對應宋本作應對

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天兵宋本作王兵

晏然自若注吝字子謙○毛本作子儀

拒維九十里注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

○兒曹以下疑有脫文

平塞卓所發掘注且有五色氣○文選作每旦有五

色氣

為祖軍士所射殺注劉表將呂公○後漢書劉表傳

注中引英雄記作呂介

孫策堅難還葬曲阿○何焯曰按此云還葬曲阿而

吳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太書吳高陵松柏斯拔

余之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于吳也

以堅部曲還策注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依舅

蓋本誤依舊今改正

乃攻破虎等注策引白刃斫庸○白刃太平御覽作

白削

又注虎衆以其死也甚懼○以宋本作聞

策以書責而絕之注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

也○毛本作廢主自與

封為吳侯注遺讓即王輔○王輔宋本作王輔下同

又注聞其言以為不然○北宋本作始聞其言多

始字

又注瑀陰襲圖策○疑作陰圖襲策

又注仰榮龍顧所不克堪○宋本作仰榮顧龍

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注斬虎狼韓晞已下

二萬餘級○臣明楷按前江表傳云時劉表遣從

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則此

虎即表從子也狼字宜衍

又為子章取賁女○章當作彰郡陵侯也

策陰欲襲許迎漢帝注名為仙人錄○一本作仙人

錄

年二十六注推几大書創皆分裂類與卒○推几宋

本作推几類與卒北宋本作其夜卒

吳志卷一考證

吳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權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爲陽羨
長江表傳曰聖爲下孫策時權生方顯大口目有權
隨從性度弘明仁而多斷好俠義士始有知各作於
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甚奇之自以爲不及也每請於
此諸君汝之將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
漢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
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
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恆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
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勳勳破進討黃祖於
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
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
違父時不得行也年之喪金車之事無也子問曰三
初爲之也鄭氏注曰吾聞諸老矣而曰昔者魯公伯禽有
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曰吾聞諸老矣而曰昔者魯公伯禽有
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况今茲先競逐豺狼
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
爲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
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
天下英豪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
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
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
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

瑜程普呂範等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各士魯肅諸
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
事權曰初策表其用李術爲都督江表太守領兵
無傳見公所不其用又選州郡將而李術自曹公
史昔德公所不其用又選州郡將而李術自曹公
進爲州司除無道宜將而李術自曹公
衡之任所除無道宜將而李術自曹公
之術任所除無道宜將而李術自曹公
曲三萬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
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
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爲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爲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

君一之華散行風俗非反乎見以講好會先王之禮今仁義廢而
十之華散行風俗非反乎見以講好會先王之禮今仁義廢而
道乎一之華散行風俗非反乎見以講好會先王之禮今仁義廢而
桓桓以威德來歸者多矣然其好無功若此者其將何用乎
每所賞之來歸者多矣然其好無功若此者其將何用乎
之妙刀之妙三之務皆過絕於人焉荆州禮聘其筆法之至
權亦立以終不爲己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謀反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
破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
身亡走騎士馮則追襲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
使賀齊討黠歙音伊分歙爲始新新定改新定爲

安犂陽休陽縣吳錄曰晉改以六縣為新都郡荆州

牧劉表死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

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眾以降劉備欲南濟江

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為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

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眾形

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

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施施南指劉琮束手今冷水軍

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

不帶震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右督

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

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

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

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計留凌統以拒仁

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昭攻

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

荆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

瑜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

領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

為太守屯陸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

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

軍歎其齊肅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須得油船夜渡

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然數日生子當如孫仲謀

劉景升兒若豚犬耳權為賊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

曰孫權去別孤言足下不聽權乘大船來觀軍

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初曹公恐

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

江蕪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

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

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

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

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

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

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

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

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

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

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

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

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

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

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歸而曹公

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

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

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魏書曰張

孫會稽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離人答曰向

無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

數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上津橋

左右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性忠果亮烈言不荀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權數挑戰公堅守不為是挑戰者

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挑戰公堅守不為是挑戰者

欲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皆擊之公曰此必發權行五里迴還作鼓吹公

且權愛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

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慶亭慶亭音

反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

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道遣左將軍于禁

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

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己功踐與曹公

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鬪之驛

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

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

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

陸遜別取宜都獲稀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

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

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

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

及其子平都督趙雲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

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荆

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漢及令王惇

市馬又遣朱光等歸魏略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

南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

年為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鄴

筑陽筑音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

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魏略

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如星者已分野

中星氣何如遂有濟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眾又

致討然後可以怒眾眾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

而專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陽陽

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

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

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

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况今處身疆畔豺

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

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己遺名以

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

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

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

厚德盛者禮豐故叔且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

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

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

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

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

世作佐深觀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貢禹

自江出為海漢為潛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織綸

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

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使

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

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

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

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

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
 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女牡二駟君
 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宜導
 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
 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清除姦惡
 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南梟
 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
 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玃弓十玃矢千
 君以忠肅為基恭勤為德是用錫君柎鬯一亩圭瓚
 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勛相我國家永終
 爾顯烈伯江表傳曰權羣臣議曰蓋州伯古未聞也昔
 受沛公亦受項羽伯受漢王此蓋州伯古未聞也昔
 而夫二匹夫之志猶義不辱乎觀吳國之威三分天下
 於漢代其能固也向使權子是以知其義不辱乎觀吳
 於漢代其能固也向使權子是以知其義不辱乎觀吳
 合仁感百世哉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
 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
 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
 拒之道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
 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
 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
 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
 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吳書中大夫使魏魏文書傳歷甲百餘萬奇異不效書志
 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書傳歷甲百餘萬奇異不效書志
 略曰吳王使魏魏文書傳歷甲百餘萬奇異不效書志
 章曰吳王使魏魏文書傳歷甲百餘萬奇異不效書志
 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王使魏魏文書傳歷甲百餘萬奇異不效書志

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
 克全獨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
 無所施其死來此始正略其文叔善之建方曉務
 足折其支難未割備五使身門後發夷陵而子亦
 陵折其支難未割備五使身門後發夷陵而子亦
 詩賦與不道麗外轉智力老馬又動宜加爵賞
 身免所歷土權以表將魏具動宜加爵賞
 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
 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
 破之斬其將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
 與之言而彼所求若此與之可
 愛為不邪乎所方求者事於西瓦北石耳元何元惜特焉在命諒我
 荆揚二州角有增處之安荆士侯則官天少可立登為王太
 子象牙奉使英增處之安荆士侯則官天少可立登為王太
 矣其所奉使英增處之安荆士侯則官天少可立登為王太
 久服善之乃東引朝自不坐談語不數日而為之計
 帝善之乃東引朝自不坐談語不數日而為之計
 謙若魏論言臣密參不待中語不數日而為之計
 乎智謀不魏論言臣密參不待中語不數日而為之計
 有智謀不魏論言臣密參不待中語不數日而為之計
 字仲山吳郡對人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國何如
 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吳書
 服色東南之運順宜改年號今權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
 應東之運順宜改年號今權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
 觀北之運順宜改年號今權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
 明漢建者北八何九難十有又曰吳如嘉比車夫斗者幾人可勝日數
 江漢建者北八何九難十有又曰吳如嘉比車夫斗者幾人可勝日數
 明漢建者北八何九難十有又曰吳如嘉比車夫斗者幾人可勝日數
 明漢建者北八何九難十有又曰吳如嘉比車夫斗者幾人可勝日數

其使到入月權國上書加謝又與周書歸曰河北道開通不
 忘修到既入月權國上書加謝又與周書歸曰河北道開通不
 中獲罪至取棄之幸蒙國恩始見命也徒曰昔年君
 之克卒欲令國子復耳而加開導情未忘前怨取後討效
 用効慚假自頃又本國恩復耳而加開導情未忘前怨取後討效
 還得己因知此尋竟上宿念緝之室先若後使侯氏龍中
 戰之在以為當可垂宿念緝之室先若後使侯氏龍中
 入定奉行禮聘惠成豈有量君哉如日使侯氏龍中
 赤布前不輔護為孤絀然無餘凡思小欲豈有長邪宣欲
 曰赤布前不輔護為孤絀然無餘凡思小欲豈有長邪宣欲
 又前與周書頭尾擊陳以不具敢遺子自遠樂之宜保爾
 京師與周書頭尾擊陳以不具敢遺子自遠樂之宜保爾
 周師與周書頭尾擊陳以不具敢遺子自遠樂之宜保爾
 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
 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
 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威追斬魏
 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大中大夫鄭泉聘劉
 備于白帝始復通也深引求復舊好前得玄德書已
 王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陳漢人博學有奇志而性
 嗜酒其居每飲必醉飲之得美即酒而後已四時甘
 臧置其面或失禮敬乎禮即酒而後已四時甘
 臣直中值朝或失禮敬乎禮即酒而後已四時甘
 呼恩覆笑曰怖之言提上無龍何實特治罪泉不顧
 不使宜乎泉問曰死言提上無龍何實特治罪泉不顧
 是為宗室合維天城下之責子荷戈寡君未復書內先
 之自宗室合維天城下之責子荷戈寡君未復書內先
 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
 改四分用乾象歷江表傳曰辰臘推五林曰土運以
 未故其數矣坤初是月令未之月祖黃精於土郊
 其始登應運乎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
 乘油船長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
 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是月魏軍皆退夏
 四月權羣臣勸即尊號權不許漢江表傳曰權辭謝
 亦何謂相親乎羣臣曰天玄命符瑞固重諸君未
 許而受其拜待之北年而分極欲助發孤當內據
 若不與受其拜待之北年而分極欲助發孤當內據
 屈之真受其拜待之北年而分極欲助發孤當內據
 于白帝也吳書曰權立信川人馮異後蜀劉備薨
 日吳王孫休欲修好也必有變故吳國臣年西使直
 復非明修好也必有變故吳國臣年西使直
 賦之明修好也必有變故吳國臣年西使直
 百仇而必加有罪臣下皆無思慮惟忠與義
 以陳之國也如臣觀之野無思慮惟忠與義
 危身辱命乃因苦刀之刺者未至不為死守將
 何異竟死於武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口守將
 晉宗殺將王直以眾叛如魏魏以為斬春太守數犯
 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糜芳劉邵等襲斬春邵
 等生虜宗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馬二日
 為常吳亦致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
 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乃還千疑晉自紀曰魏文帝在廣陵吳大駭乃臨江
 加采趙疑晉自紀曰魏文帝在廣陵吳大駭乃臨江
 權令趙疑晉自紀曰魏文帝在廣陵吳大駭乃臨江

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

江表傳曰是歲將軍呂範卒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

武昌有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

吳錄曰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有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

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

蓋世作應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逆奪神器承乾

城志事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漢氏已絕祀於

祭不帝位受權無天無主休徵嘉瑞前漢氏已絕祀於

將軍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討逆

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

昌門出天子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

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

豫青徐幽屬吳充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

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承釁劫

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

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

丕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歡么麼尋不凶

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

苗千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敵禽其徒黨非漢與吳

將復誰任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

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

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

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

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啟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斐謚司慎司盟羣神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勳力

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

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

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

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

不協悖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

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

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

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

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

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

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

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

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

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衛

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

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

以誘魏將王凌凌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

於阜陵侯之凌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

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闕中令孫綜稱藩於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

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大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

屬從者四百許人張淵欲圖黃先等分其吏人置遠東
 諸縣以中使秦巨在四百里外等舍於民家自
 領戶二萬許人何長吏為國形勢若足自
 欽於此與死許其長吏為國形勢若足自
 心欲與城郭十月九日城門夜發其日
 所告便會士衆閉城門夜發其日
 谷行六病七創著益因不復能前扶中與俱
 所羣空守幸創甚死於無何諸也宜進守
 羣捕生共食之不忍相別於日推句使東宮
 於句王受詔命其主謂別於日推句使東宮
 皮衣十二人等見日喜還自無臣義紹皮千
 服珍年遺使到安平吳使自效奉聞之到
 遺劉州刺史固等出安平吳使自效奉聞之到
 十餘人賜物與宮是謝罪上馬數百匹乃
 奉詔書賜物與宮是謝罪上馬數百匹乃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
 寬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
 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
 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
 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
 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
 守討山越九月朔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
 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
 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求易
 珠璣翡翠璫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
 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界直

設盜鑄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
 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
 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
 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
 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
 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
 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
 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
 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
 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
 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
 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
 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
 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
 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
 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
 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
 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
 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
 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
 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
 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
 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
 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
 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

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聞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為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為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竝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貴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下無神白之孤而有神白之表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

惟能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汚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數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朕與諸君共定大業今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

月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邱閣收其

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凌戰于

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

樊大將軍諸葛瑾取相中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氏

襄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灌之數使疆者執戰取

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龍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

專襄陽陸遜受敵長征西務大入淮揚歷青徐襄

必分難角互解民必內應將帥對蜀軍許裕之衆勢

逐北以慶華夏不使當秣馬脂車陸遜城邑乘勝

竭非出於兵之策也權能時往力五月太子登卒是月

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

秋八月陸遜城郭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

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

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尙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

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

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大官膳秋七月遣將

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

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

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

南王苑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

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

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

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

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

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

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

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

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

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

郭何得不護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

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江表傳載權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

使妻去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

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

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吳歷曰茂王淮南失

叛歸吳茂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符節令朱

真無難督真飲牙門將朱志等合謀收縛之茂引兵

頭入苑擊權分發宮中及石

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

城通會市作邱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相中斬獲千餘夏

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

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

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江表

是歲權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鑄之

今聞民意不以爲便其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

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江表傳曰是歲權遣

涂中道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退

二月權適南

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江表傳載

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商竹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從武昌宮材瓦更繕治

所之有司更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矣不舉用宜下桑所在多賦材瓦更通伐材損農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

十月赦死罪十一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江表傳載

以寡德過奉先祀益事不睦獲譴風夜狂成三

若不其日奉餘其各屬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三

月宮成夏四月雨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瑞應圖曰白虎不害也王者詔曰古者聖王積行

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

修所職以匡不逮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

隋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吳錄曰大

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八月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瀾水溢

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

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

昶圍南郡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庚關楊都賊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

授書告以改年立后時令暮舉火於西廣歲三竟達吳郡南沙是歲神人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

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吳錄曰羅陽周旋民間語言飲

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

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

龍門外為立第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孫盛曰盛聞國將興於民國將立庶

命求福妖邪將止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

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還寢疾得吳錄曰權十

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

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

陵傳曰孫策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

地諱其名彙成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

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

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屠嗣廢斃

絕也絕君子之行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孫權橫廢無

罪之子雖為北亂然國之傾覆自由暴暗若權不廢和皓為世適終至滅土有何異哉此則國由於昏

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吳志卷二

吳志卷二考證

孫權多勸權迎之注旄麾南指○北宋本作旄麾南指

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江陵宋本作夷陵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太平御覽

作生虜禁等多生字

又遣朱光等歸注曹公因以為據尋遣南還○宋本作尋遣還南

冬魏嗣王稱尊號四月劉備稱帝於蜀○臣清植按

於丕書嗣王書稱尊明其為漢之王而備稱尊也於先主則書名書稱帝而已即此亦見此書之書

法不苟

注魏啓曰○魏啓疑作魏略

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注吳書○疑脫曰字

并獻方物注少總經藝○魏宋本作綜

僅以身免注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途以搖動江東

○轉是宋本作轉足

議者怪之注背棄天地○宋本作背棄天施

又注扭挾累世○扭挾宋本作扭伏

又注以為焉毘錯不發創霸王侯之謀○北宋本以為上多臣字

有如大江注又為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

萬將疑作督將

又注惟恐赤心不先暢達○不先暢府作不克

又注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

○臣龍官按下云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焉得其

真則此詭辭非謂權有異心也此權下疑脫無字

諸本俱同惟晉府作無異心是

改四分用乾象歷注土盛於戌而以未祀其義非也

○未祀宋本作未祀

劉備薨于白帝注乃引刀自刺○太平御覽自刺下

多中乳房三字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宋本十一月上有

冬字臣清植按使主傳云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

吳芝本傳。於時芝正入為尚書。此作中郎將。蓋異國紀錄之誤。而編史者因之。

以太常顧雍為丞相。注勳于弟。廢田業。絕治產。勳宋本作勳。

分三郡。置地十縣。置東安郡。何焯曰。三郡上不着丹陽。吳會疑是脫文。

韓當于琮以其衆降魏。○琮當作綜。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舒闡中令孫綽。稱藩於權。○闡中令。通鑑作郎中令。

加淵爵位。注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何焯曰。宋書五行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塋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禮禮缺。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闡焉。及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

又注復書曰。○應作復。奏曰。○又注故國之於郤。命便事天。○便。宋本作使。

又注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豎本訛作罪悔。據詩改正。

皆不克還。注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率聞之。到還。○到還。宋本作倒還。

虜得男女。注文士傳曰。○豎本誤文字。傳。今改正。又注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

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臣浩按。張昭傳。注引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孫紹此作孫邵。鄭禮此作鄭札。疑有一誤。

又注與雲詩詞往反。○毛本作與雲詩相往反。三年春正月。詔曰。○宋本作春二月。

年數有損而吏不良。○宋本作而吏或不長。多或字。大將軍諸葛瑾取租中。注零陵太守。嚴札言於權曰。

○臣明檣按。嚴札疑作嚴禮。張溫傳。載權罪溫令曰。又嚴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又顧邵傳。稱雲陽嚴禮。官零陵太守。合二傳參校。作禮為是。蓋禮之於札。為傳寫而互異也。

又注教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裏陽。○通鑑作直

指裏陽

又人家於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豎本作不獲。臣

龍官按。文義當作護。即指上多作舟船。繼於城郭而言。謂此不過為保護境土之常。非有他意也。今改正。

人言若不可信。○若。宋本作若。將軍馬茂等。圍逆夷三族。注何權在苑守。公卿諸將

在門未入。○宋本作何權在苑中。聖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邱闕。○

何焯曰。今道當是孫氏所鑿。雲陽即今丹陽。

吳志卷二考證



吳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亮 孫休 孫皓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之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

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孛於斗牛江表傳曰是歲交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於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於壽春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於高亭交戰珍敗續留贊為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陵贊及將軍孫楞蔣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吳歷曰正月為權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琳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琳代峻大怒己丑大軍滕胤為丞相琳不聽癸卯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琳琳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元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

林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
林事覺林殺惇追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
刁玄告亂於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
部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
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
林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
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
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
食生梅使黃頭至中藏取黃頭梅中黃頭黃頭黃頭
辭語不取與黃頭推服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黃頭黃
今外亮大樂笑謂黃頭曰若黃頭黃頭黃頭黃頭黃
州所藏甘蔗黃頭黃頭黃頭黃頭黃頭黃頭黃頭黃
掩覆無不盡亮呼黃頭黃頭黃頭黃頭黃頭黃頭黃
其黃頭黃頭黃頭黃頭黃頭黃頭黃頭黃頭黃頭黃
為如江表傳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眾
保壽春城道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觀長史吳
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
二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眾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
魏秋七月林率眾救壽春次於鑊里朱異至自夏口
林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
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步
兵校尉鄭曹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
食引還林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林自

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
奔魏十二月全端憚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
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
為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
日亮以林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林九月
戊午林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
臣會宮門黜亮為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
威沖受學大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
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
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
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
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林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
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林等所以奉迎
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
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嗚呼願陛下速行休善
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
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
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
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
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
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
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林以兵千人迎
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
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琳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為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史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為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琳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琳即日伏誅己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奸臣加布為中軍督封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疆羸課其田畝務令
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
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
若盡心於時雖太古感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
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
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
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
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
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候官侯道之國道
自殺衛送者伏罪吳錄曰或云休屠殺之至晉太康
中吳故少府丹陽縣順迎亮喪葬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
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
詔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飾
詔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

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
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
子立子羣為太子大赦吳紀載休詔曰人之有名耳以
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刑伯仲古或字伯明今人
也孤常非自為最不讓父兄所為四男作名太子名

卒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

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與及左將軍張布有
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與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
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閒常晨出夜還
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咸沖講論
道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
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
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
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
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
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
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
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
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
所為非而君以為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
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
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
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
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
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

昨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冲
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
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是歲使察戰到
交趾調孔爵大豬臣松之案察戰吳官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趾郡吏呂興等
反殺太守孫譚譚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
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
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
火燒西南百八十八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

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續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
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
罷呂興既殺孫譚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
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吳歷曰是歲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
軍留平建平太守威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
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
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

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
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
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
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養江表傳曰休養疾

帝之呼丞相相與陽與入令子出拜時年三十諡曰景皇
帝之呼丞相相與陽與入令子出拜時年三十諡曰景皇
帝之呼丞相相與陽與入令子出拜時年三十諡曰景皇
帝之呼丞相相與陽與入令子出拜時年三十諡曰景皇

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
尸兵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地兩耳及鼻孔中皆
有黃金如粟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
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
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趾攜叛國內
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或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
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嚆也又加之好學奉
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與布說
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
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
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續大將軍丁奉為左
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
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
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羣為豫章王子子汝
南王子子梁王子子陳王立皇后滕氏初立發優
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既得
禽獸擾于苑者皆放之當時倉然無期主皓既得
志龜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與布竊悔之
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
父滕牧為高密侯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舅何
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趾太守之郡晉文帝
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
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
下種義是故大必字小曰聖人無有君臣然後有上
生獲所建至末塗則仁者既動事大然後上爭聖則
下無外備之位至理則仁者既動事大然後上爭聖則
定到六用十餘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與仁壽元姓命

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未幾經年全軍征克於時將下陸軍南宜取四郡雲集未幾而後以順中軍取益州郡長江之東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動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

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

璆宜明至懷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

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

無歲寧居今疆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

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

欲徵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

才誰能去兵誦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顯庸可棄

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

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

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或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

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吳錄曰永安劫皓庶弟永

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衆

萬餘人丁固諸葛觀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

謙謙自殺揚州刺史孫資曰初望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破

閣但反獨自州界大臣名家氣與山賊謀入建業

殺但破揚州云天子使荆州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
陽為吳興郡廣樹藩屏秦發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
陽興永安流之便大注烏程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
陽地勢水陵奉承大祭亦不其亟分此九陽地勢水
吳興郡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
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或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
宮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
石以下皆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
費以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冬十二月皓移居之
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郡

二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
空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
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
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為晉將毛晃等所破皆
死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
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
威南將軍薛珣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
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或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
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
月左大司馬施續卒殿中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
殺馮斐擅徵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
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
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眾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
東觀令華嚴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黃初劉琦之
命南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曰此天譴也
春下其母諸子及後天子當上皓聞之曰此天譴也
甲持蓋其母諸子及後天子當上皓聞之曰此天譴也
耳通敵便當乃引順一天命寒行遇大兵道西天
九真日南皆還屬是歲沅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

而日未滿家屬盡乞降皓曰城不許入者刺受其
乃受使使來無罪而取無能者刺受其
不為可使人建寧人禮盡我取無能者刺受其
健反至前吳人禮盡我取無能者刺受其
軍九固求殺長則亦不為漢等屈壯等怒而縛之
腹之九固求殺長則亦不為漢等屈壯等怒而縛之
即詔使長子父何死狗三乃斬之晉武而哀孫
不秋所說大赦分交阯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

卒吳錄曰南陽李肅武江夏人為也厚得大破或問其
氣類曰小兒無德致客軍者多為奇故廣被廉可得與
兩屋漏因起涕泣以謝軍吏母母在營既不得志泣
也據亦稍知之除為豐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
避嫌也還吳令因之運之不得將家魚官每得時物
寄母常不先食及時聞母亡犯禁官每得時物
嗜死冬節復使為官尚優生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
所出感得還光祿勳遂至公孝之西苑言鳳皇集改明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
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計數十

年元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

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

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

南商世吳者公孫也略之文武職位至吳先吳起姓公孫者皆從於廣州不令停江邊及開馬反大懼亡也天八月以軍師張惓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

司徒執金吾滕循爲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

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

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

又有蕒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菜綠色東觀案圖

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伯

向徐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

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爲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

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

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

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

流之或刺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

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美平後晉侍中李仁曰

閻吳主被下流天則之惡皆歸焉仁曰此以告者

亦不足爲怪昔唐虞之主棄刑生之代刑也若信有之

無德何足爲罪夫受亮誅者不能無怨受榮賞者不以

皆無此足爲罪夫受亮誅者不能無怨受榮賞者不以

曰觀此足爲罪夫受亮誅者不能無怨受榮賞者不以

帶視則不君相連以罪乃禮視高下內不觀可上

等有何失之凡文多不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

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

豪子西驅馳無歲獲安彼失其民苛而日久矣其平司馬
 父腹謀主而授其賢民死固各盡其心非智勇計兼折枯
 而之同其威武張本固矣盡其心非智勇計兼折枯
 如蜀之官專朝武張本固矣盡其心非智勇計兼折枯
 外利何若其守備不固矣盡其心非智勇計兼折枯
 慮其也何若其守備不固矣盡其心非智勇計兼折枯
 降人於彼晉之伐志吳故昔楚無功秦無北憂而軍之
 國大舉萬里至齊力沈營曰州治衆軍浮江於蜀言衆而
 莫能軍無之晉戒水必至死矣當任衆過力江待諸軍
 戰若勝不可保江自軍必至死矣當任衆過力江待諸軍
 逆戰不勝復所保江自軍必至死矣當任衆過力江待諸軍
 懼亡不戰復所保江自軍必至死矣當任衆過力江待諸軍
 同死當復所保江自軍必至死矣當任衆過力江待諸軍
 者行亦當復所保江自軍必至死矣當任衆過力江待諸軍
 天不存走亡乎大迎渡江待諸軍
 為御垂涕相仲思拔今日豈肯去死也如往觀與五人六
 身餘步社稷復何所通罪邪莫得死也如往觀與五人六
 任希步社稷復何所通罪邪莫得死也如往觀與五人六
 岸無活理之問者忽於州上言北人斗門下見軍已海松
 激此逐使去榮不覺大呼言何日發張耳門下見軍已海松
 帝死猶至晉元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
 殺岑昏皓憤從之千寶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
 言不若爾當以下將如之何皓曰唯遂並起收昏皓略
 屏道也己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
 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
 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
 順流將至司馬伯玉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
 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伯玉渾曰昔漢室

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
 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閩劣偷安未喻天命
 至於今者猥煩六軍銜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
 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
 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江表
 千之卒與何植書曰昔大皇帝拓洪基欲之略世
 天至度關漢之變守成之難使集南蠻逆亂征討未
 反聞西軍大舉遠來臨江之憂使集南蠻逆亂征討未
 戰以民之復不戰守成之難使集南蠻逆亂征討未
 局士不憤其先勉此守成之難使集南蠻逆亂征討未
 以帝不憤其先勉此守成之難使集南蠻逆亂征討未
 愧山望故有使先勉此守成之難使集南蠻逆亂征討未
 重人王公之先勉此守成之難使集南蠻逆亂征討未
 壅蔽孤負諸君之先勉此守成之難使集南蠻逆亂征討未
 極也桓桓公之先勉此守成之難使集南蠻逆亂征討未
 休尚也桓桓公之先勉此守成之難使集南蠻逆亂征討未
 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觀延請相見王濬最先
 三州郡兵二萬餘人王濬先
 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於京邑四
 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
 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
 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
 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吳搜神記曰
 子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實其妻承名二日保三
 載前兒異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衣來忽來答

皇烈則皇... 歸命之寵... 淫極後宜... 皓凶頑肆... 德猶或矢... 熒惑巫祝... 勝數是以... 友于之義... 雖志善好... 休以舊愛... 評曰孫亮... 五年皓死... 庚子實... 當使入洛... 下尚不... 馬宜者... 來而... 驚也... 射日... 皇烈則皇... 歸命之寵... 淫極後宜... 皓凶頑肆... 德猶或矢... 熒惑巫祝... 勝數是以... 友于之義... 雖志善好... 休以舊愛... 評曰孫亮... 五年皓死... 庚子實... 當使入洛... 下尚不... 馬宜者... 來而... 驚也... 射日...

皇烈則皇... 歸命之寵... 淫極後宜... 皓凶頑肆... 德猶或矢... 熒惑巫祝... 勝數是以... 友于之義... 雖志善好... 休以舊愛... 評曰孫亮... 五年皓死... 庚子實... 當使入洛... 下尚不... 馬宜者... 來而... 驚也... 射日... 皇烈則皇... 歸命之寵... 淫極後宜... 皓凶頑肆... 德猶或矢... 熒惑巫祝... 勝數是以... 友于之義... 雖志善好... 休以舊愛... 評曰孫亮... 五年皓死... 庚子實... 當使入洛... 下尚不... 馬宜者... 來而... 驚也... 射日...

憤團勢... 皇賦固... 司文主... 戈... 應... 殊... 之... 天... 籠... 之... 之... 然... 羅... 川... 吳... 呂... 奮... 林... 俊... 皇... 反... 雅... 交... 定... 弱... 未... 藏... 憤團勢... 皇賦固... 司文主... 戈... 應... 殊... 之... 天... 籠... 之... 之... 然... 羅... 川... 吳... 呂... 奮... 林... 俊... 皇... 反... 雅... 交... 定... 弱... 未... 藏... 憤團勢... 皇賦固... 司文主... 戈... 應... 殊... 之... 天... 籠... 之... 之... 然... 羅... 川... 吳... 呂... 奮... 林... 俊... 皇... 反... 雅... 交... 定... 弱... 未... 藏...

參險國古順鳴州震我西北據人衆亂之我天其初百難重藩或政使守練足修服請夫以孤誓陸之之我係德銘俗華夏受俄時
 者其言人乎呼之禍六是軍路深而電城天共所于臣劉師險與蜀策守其其矣熱也天也盡慨踴而游肅非鞠信仁矣桓夫岷異而囊
 也參守焉有天入亂之禍六是軍路深而電城天共所于臣劉師險與蜀策守其其矣熱也天也盡慨踴而游肅非鞠信仁矣桓夫岷異而囊
 夫險國言或之禍六是軍路深而電城天共所于臣劉師險與蜀策守其其矣熱也天也盡慨踴而游肅非鞠信仁矣桓夫岷異而囊
 四也之曰云有師輝東疆溝巴發以贊彼以練吳氏百陸國骨守之其其矣熱也天也盡慨踴而游肅非鞠信仁矣桓夫岷異而囊
 川及由特天亂亡愈駭越西寇高漢綠延我若節羣謀之萬無而齒常以封器地綱爰于故其歸以除田一食躬士馨其王其益也成日
 之其人險時不極國向太警捷績案解江寇重謹技氣誌固之石喻過徑千川存則長之利海帶代天務肆投分惡滋言損甘而情效己以不患
 非也吳又如則珍時康封嚴宵甲公策資守以固無大以之司長夫死也亡承術有險百體既定謂初規信甘而情效己以不患
 無特之曰地殆不難役萬喪威東臺幣映就無大以之司長夫死也亡承術有險百體既定謂初規信甘而情效己以不患
 衆險興地利易形其而象虞計師反下諸誘以屈過馬陸沈其離迅何理年數有遺於長野民度何宮業固之節統爵歡三之高納濟潘士明薄功人
 也而也利易形其而象虞計師反下諸誘以屈過馬陸沈其離迅何理年數有遺於長野民度何宮業固之節統爵歡三之高納濟潘士明薄功人
 大已參不日言然邦未陸信大膚陸跡以帶鸞禽荆或勢千水則則未率弘塞萬國百朕都遠子以而情效己以不患
 江又而如帝與家盛公乎沒賈分跡以帶鸞禽荆或勢千水則則未率弘塞萬國百朕都遠子以而情效己以不患
 之孫由人候王易顛乎沒賈分跡以帶鸞禽荆或勢千水則則未率弘塞萬國百朕都遠子以而情效己以不患
 南卿焉和殺之曰覆慶而人命待偏要於耳揚而機公機也前驚郊矣亡勤者制沃之宮業固之節統爵歡三之高納濟潘士明薄功人
 非所孫在險因湯宗日潛之銳戰師而三以大爭步械以蜀不之蜀之民矣其具缺室羣不節統爵歡三之高納濟潘士明薄功人
 乏謂卿德以天武廟之謀謀師而三以大爭步械以蜀不之蜀之民矣其具缺室羣不節統爵歡三之高納濟潘士明薄功人
 俊舍所不守時革為師北豈三不萬止邦關舟則四以蜀不之蜀之民矣其具缺室羣不節統爵歡三之高納濟潘士明薄功人
 也其謂在其也命墟廣吳數千敢北吳之楫彼濟御之過難接蓋慮謹借區民亦粗與臣願是之之感公士瑜之於盛達其諸中殊利

吳志卷三

士則之是以連也山
 宇其共以致經功川
 麥難患其人國不之
 秀不安安和之與險
 無足與也寬長而易
 悲卹衆則冲規爾守
 殿也同衆以審遺也
 之夫慶元誘存者勁
 思然則與俊亡何利
 黍故其之又之我之
 離能危同之至所器
 無保不慶謀數以易
 駭其可及慈恭用用
 周社得其和己之也
 之覆也危也結安失政
 慮而與則士百也之
 矣固與則士百也之
 其下北民姓故業
 同庶之教先易
 患與愛惠王循

吳志卷三考證

孫亮心自不安○太平御覽作心不自安

勸孫亮納○太平御覽作勸權為亮納為妃

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臣龍官按以孫休永安元年

與皓元興元年劍之閏月上應有建興元年四字

未有嗣君改元而不書其紀年之理

召還據等聞琳代峻大怒○臣浩按文義似應作召

還據等據等聞琳代峻大怒應重書據等二字

日於苑中習焉注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慧豈本

作惠今從毛本作慧然晉宋以下史慧惠多通用

詔州郡伐宮材○宮材毛本作官材

孫休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于休宋本作于休

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南郡宜作南郡

大赦注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治民宋本作

正民民則宋本作民職

又注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宋本然作休

言今改正

孫皓宣明至懷注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孫休時

太平御覽作景皇時

又注西王失土為君王所禮○西王冊府作西主

儼道病死注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太平御

覽作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

九真日南皆還屬注瑣等怒面縛貝詰之曰晉兵賊

○兵字疑衍

送付建安作船注吏收購喪○豎本說作更收購喪

今改正

太平始注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七穿宋本

作土穿

又注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者乎○宋本無

為字

是歲奸情發聞伏誅注儼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

不法○表立豎本說作表正今改正

又注彈曲承言收繫囹圄○收繫豎本說作收累

今改正

又注取小妻三十餘人○宋本三十作二十

所在戰克注佛不肯去觀自往幸之謂曰且夫天下

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臣明稽按且夫二

字疑衍或為巨先之譌巨先張佛字也下文佛曰

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明為彼此相字

皓惶懼從之注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

謂皓宋本作請皓

延請相見注郡四十二○太平御覽作郡三十三

諸子為王者拜郎中○太平御覽作皆拜郎中

五年皓死於洛陽○臣清植按蜀志於安樂公書曰

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而皓則書名書死亦見史

法

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稼字疑衍

過厚之澤也哉注則天人殛之○宋本無人字

又注遂掃漕宗祊蒸禋皇祖○宗祊豎本誤宗祊

今改正

又注丁奉鍾離雙以武毅稱○何焯曰文選無鍾

字注云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入國之使奉與

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拜左將軍黎與離

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臣浩按李善所見之本

必可徵信但此斐字恐牧字之譌鍾離牧為武陵

太守以少衆討平五縣事在蜀并于魏之後作牧

為得也

又注分命銳師三千○宋本作五千

吳志卷三考證

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數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與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吳書曰基妻因苦潛其味道不以為戚與羣第居常夜臥早起妻希見其面諸第敬憚事之猶父不交交游門無雜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

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謹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偏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道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遺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

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特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安焉江表傳曰劉牧往實吾爲袁氏攻千求索人盡往路許獨慈不曰何者先吾爲袁氏攻千謀之勢不從得夫爲義行今荷其後不耳事仍不得自業何孤作孤求與公事共路論絕今之兒未如此交不劉知華又從事與俱往視其兒曲復依孤之意於否則曲部人昔樂又從事與俱往兒曲復依孤之意於否則曲部人昔樂又從事與俱往由來慈對曰慈有期於盡之罪將軍手所宜古人多往還也十人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自不宜多往還也十人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錢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穎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材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吳書曰琬與壹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據士交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還會卓入關壹乃亡歸士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輔領九真太守見音于林輔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馨備具威儀笳蕭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駟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仙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

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史瓚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之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闕看南土今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為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厥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瑋瑋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為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良怒答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趾告喻禍福又

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益尋匡後
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益謝令復服前
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
益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
伏誅傳首詣武昌孫盛曰夫柔遠能通美善於信保
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
主夏盟令問長世貽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
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祗不延利君子
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祗不延利者也
壹勳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厥皆免為庶人數
歲壹勳坐法誅厥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
米賜錢四十萬

吳志卷四

評曰劉繇藻厲各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
里之士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
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
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吳志卷四考證

劉繇繇伯父龍為漢太尉注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

○民各本俱訛作氏今改正

又注八居九列四登三事○毛本作八居九列

中常侍子貪穢不循○循冊府作脩

漢命加繇為拔振武將軍衆萬餘人○宋本作衆數

萬人

殺太守朱皓注竿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冊府

無命字

因酒酣殺昱○監本誤阻誅殺昱今改正

後策西伐江夏○監本誤路住江夏今改正

太史慈州家聞之更遣使通章○通章監本誤有章

今改正

策命慈往撫安焉注但其後不達臣節○不達宋本

作不遵

于亭官至越騎校尉○監本亭作享今改正

士燮壹亡歸鄉里注會卓入關壹乃亡歸○關疑作

關

難弟武領海南太守○海南宋本作南海

尉他不足踰也注捧其頭搖稍之○臣龍官按搖稍

二字不可解稍疑當作稍廣韻搖稍動也蓋謂捧

其頭搖動之也

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

遙監本訛作搖今改正

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毛本無阻字

吳志卷四考證

吳志卷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破虜吳夫人夫人第景權徐夫人祖父真

吳主權謝夫人真子現權王夫人

權步夫人權王夫人權潘夫人

權王夫人權潘夫人孫休朱夫人

孫亮全夫人孫皓滕夫人孫和何姬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塘早失父

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

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

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

女權神記曰初夫人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妲麗而生策及

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景常隨堅

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陽太守討故太

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眾共討

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

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孫資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

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

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

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為廣陵太守術後僭

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

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為丹陽太守漢遣議郎王

誦音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

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曹魏魏以注意見

吳志卷五

諸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乃倚大井而

論類皆如此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

事合葬高陵志林曰案會稽貢舉傳建安十二年

將封新亭侯卒吳郡都督以鎮東方子安嗣安坐

黨魯王霸死奮弟祺吳書曰祺與張溫諍事封都亭

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屠女也屠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嬰漢尚書郎徐令

權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

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

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

書百餘卷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善所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

親堅以妹妻真生現現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

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

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現母

時在軍中謂現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

矣如何可駐現宜伐蘆葦以為附佐船渡軍郭璞注

走笮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現領丹陽太守會吳景

委廣陵來東復為丹陽守江表傳曰初吳術遣從弟

之會景還以景前任丹陽且方攻伐宜得現民所屬而

現還矣現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

吳志卷五

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現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為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為吳王及即尊號登為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為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父現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騰同族漢末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吳歷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為繼室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為王及帝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懸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為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入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克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己者己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眾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欲立之夫人自謂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臥共盛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十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即位以夫人姊壻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生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皇后以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戚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裨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

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為

夫人以選入

全衰弱會孫緝廢亮為會稽王後又黜為侯官侯夫
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道見殺亮妻惠

解有容色居候官吳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臣松之以為

同漢惠荀悅議之赤烏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琅

邪王隨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

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譖

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

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

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

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

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

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

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

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

見逼薨合葬定陵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

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

人俱白見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

息小住須臾進一家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

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

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

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

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

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

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吳錄曰皓

昭獻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為

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

魏嗣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

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譏言皓久死

立者何氏子云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有龍

恆置座側問之左右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為之

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入宮大有寵拜為左

工匠以千餘金盜令宮人著空相撲朝成夕敗輒

備以金銀珍玩不出國入見狀不可解計已葬之後

葬者吳也皓舅子何國入見狀不可解計已葬之後

孫皓滕夫人故大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

以疏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

郎皓既封為程侯聘牧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

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

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恆左右

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

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

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

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江表傳曰

當備行州郡科取將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弟皆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

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

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

然後克免斯累邪。

吳志卷五

吳志卷五考證

孫破虜吳夫人甚有補益注策功曹魏騰○太平御覽作魏勝臣明措按吳範傳作魏騰注引忤策幾殄賴太妃救得免事與此合蓋騰與滕音同勝則滕字之譌耳。

吳主權徐夫人復為丹陽守注乃復用景召琨還矣○還矣宋本作還吳。

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漢丹楊郡蕪湖縣東晉始改名于湖此于字疑衍。

吳主權潘夫人夢有以龍頭授己者○以毛本作似孫亮全夫人尚將家屬徙零陵道見殺○道宋本作

道。孫和何姬植宣成侯○北宋本作宣城。

立者何氏子云注臨海太守奚熙信謔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信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宋本作舉

兵欲還秣陵諫都多秣陵二字都叔父信作都叔父植。

吳志卷五考證

吳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靜字瑜 孫韶 孫資字贛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相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眾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餐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臣松之案今承與有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博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時太尉府舉高第公征伐哀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帝春秋曰哀術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敢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任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毅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焉瑜皎免謙焉三子綽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琳

吳志卷六

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宮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眾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為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為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眾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

五二五

此人雖處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為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威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為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禽關羽定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為丹陽侯胤卒無子弟希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為滕胤所殺儀為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江表傳曰初權在武

昌欲運都建業而慮水道所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昌欲運都建業而慮水道所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昌欲運都建業而慮水道所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

魏黃初三年死

孫資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資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資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資去吏從征伐堅薨資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資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資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資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遷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資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資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走豫章策遣資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資九江

十餘年... 皓道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 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 策愛之賜姓為孫列之屬籍後為將軍屯京城初... 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 皓道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 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 策愛之賜姓為孫列之屬籍後為將軍屯京城初... 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

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陸太... 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 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 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 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 為吳門主...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 皓道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 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 策愛之賜姓為孫列之屬籍後為將軍屯京城初... 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

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
號為鎮北將軍韶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
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埃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
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
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
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
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眾寡魏將帥姓名盡
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
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
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
侯代越為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奕宗正卿恢
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為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
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
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
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為車騎將軍封丹陽侯晉諸公
贊曰吳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長次海鹽長並早卒次桓
儀容端正器懷聰明博學通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
為宗室顏淵擢為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
餘黨得五千人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
拒劉備備軍眾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勦
力備遂敗走桓斬上宛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
乃得免忿恚數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追
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
渚作橫江塢會卒吳書曰桓弟俊守叔美性度恢弘
武定中郎將屯成漢鎮

南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武將軍少子慎鎮
世內侍多得罪尤為黃門侍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

吳志卷六

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
中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丞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
此諸孫或贊與初基或鎮據邊陲克堪厥任不忝其
榮者乎故詳著云

吳志卷六

Blank space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page.

吳志卷六考證

孫靜令促其強，岳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明。○四維然火，宋本作羅以然火。

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臣明措按：孫亮傳云：太平二年夏，口督孫壹奔魏，魏志高貴鄉公紀云：甘露二年，魏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四年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此云黃初三年死，疑誤。黃初二字或衍，蓋壹以甘露二年奔魏，甘露四年死，適當三年，則云壹入魏三年死，于文義亦合也。

孫賁賁不就，棄妻李，還江南。注景，即棄守歸賁，因而獲免。○監本訛作因而後免，今改正。

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九歲無領郡理，疑脫十字。

審嘗失變，欲冥之。於法論者多有為言。○監本訛作多為有言，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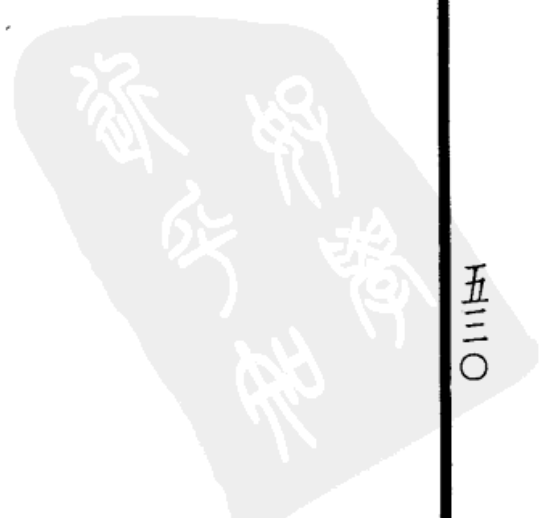
孫翊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注君過聽，不以某鄙數見訪及。○監本訛作不以其鄙，今改正。

孫巨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握兵，毛本作提兵，宋本作捉兵。

孫桓作橫江塢，會卒注慎于丞字顯世。○丞，晉書作丞，下同。

又注皆當如今宗室。○太平御覽作皆當令如宗室。

吳志卷六考證



吳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昭字子承休

顧雍字邵

邵子譚

諸葛瑾少子融

步騭少子剛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書起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五大國之議士以為後生之論云編也取乎疑馬論諸君行義高辭其可嘉羨意臣之在聖人順天之性厚重尚敬在莫大焉誠臣食之在故夫所天不盡焉得而論之然則六傳子所尊仰故夫所天不盡焉得而論之然則六傳子而親屬矣又曲禮有也世祖之義則不諱也六傳蓋名之謂屬矣又曲禮有也世祖之義則不諱也六傳嘉有也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諱乎周穆王諱王時有也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諱乎周穆王諱王傳及莊王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諱乎周穆王諱王之谷失云曲禮之難疑事無名而上下無所斷齊猶無辭可為備也過辭在前何言一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己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者上為校尉待以師友之禮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

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自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吳書曰傾天下分裂狼狽命者衆孫策及昭權恩澤未洽諸侯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衆命昭別領此希復將帥常將左右為謀臣權以昭舊臣待遇重尤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擊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拳侯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權於武昌臨鈞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

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
 有慙色遂罷酒初權嘗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
 多事職統者貴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
 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
 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
 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
 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感伏地流
 汗昭以昔數周倫魯肅等議非也臣所以不為昭
 者蓋以昔數周倫魯肅等議非也臣所以不為昭
 氏昭勸以昔數周倫魯肅等議非也臣所以不為昭
 以盡誠以巨運初存豈不遠乎夫其揚才略足補
 則六合為一豈有大定之功乎若使昭與權無從
 則六合為一豈有大定之功乎若使昭與權無從
 張魯降魏有於世况天下矣昔吳望風順與國升
 厚其可謂不忠且正乎昭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
 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
 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聞書不峻
 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為陛下誦之
 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為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
 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
 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
 自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
 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
 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
 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威旨自分
 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
 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
 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

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
 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
 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
 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
 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
 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
 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
 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
 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
 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
 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
 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
 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曰臣
 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悅則去臣之職也昭曰臣
 忠於國也昭曰臣忠於國也昭曰臣忠於國也昭曰
 下業通晉以梅通見錄孤無怨德之辭君臣道遠
 而後樂今權梅通見錄孤無怨德之辭君臣道遠
 夜匪懈以延來者昭乃追念不用廢權得道巨君
 坐待焚滅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
 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
 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諡曰文侯
 州書自欲使孫策與孫伯符以子承之昭曰文侯
 如正平之言無為子也昭曰文侯之子承之昭曰
 不謂平之言無為子也昭曰文侯之子承之昭曰
 入信等資而乃播種於會稽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
 休襲爵昭弟于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隲
 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
 曰昔董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
 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

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峻相
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
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
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
識人物拔彭城蔡勳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
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
內外以清機錄孫皓時位
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條機條孫皓時位
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專在孫登
傳又諸葛恪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
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
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侯子震嗣初
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
聞而勸焉遂為婚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
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
女權為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婿之禮
震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
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吳書曰休進授指
與同僚樂休為升堂宴飲酒酣樂之作登輒降意
從中庶
子轉為右弼都尉權嘗游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
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
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
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
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僞為險誠休素所忿錄
禮人弘因是譖詆下詔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吳錄曰雍會稽太守父
字季鴻雍川太守父奉蔡伯
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雍
伯喈伯喈字季重雍伯
數言為蔡雍之所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

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
雍為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
年入為左司馬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
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
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
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為人飲酒寡言語
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
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
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為
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為丞相尚書事其所選
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
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
不宜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
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
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獨損權默然顧問雍曰
君以為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
乃議獄輕刑江表傳曰權嘗令中書郎詣雍有所
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意雍即正色改容然不
言無所施設即退告如不意雍即正色改容然不
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當重恩宜有所損
為其身非為國也陸下宜禁制此等所陳欲損
事可不自非為國也陸下宜禁制此等所陳欲損
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
遂造作權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
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謹
讓後壹發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
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

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敘面晉辱壹雍責敘曰
 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故江表傳曰權及孫資孫資
 知尚書內任貴重是日召譚詡黃漢之曰君之功
 德臣下以恭謹奉光武信何信之勤並有大功
 高帝似不以能言漢事邪但信之勤並有大功
 何馬之勞復必止也呂蒙後亦門特之恩見
 足損吾家曰必止也呂蒙後亦門特之恩見
 長者矣然吳國引其意自問欲道此非已也
 得是忠賢乃欲起令言若之登陸邪相理則
 於色伯言承明不而委之吳主懷德私恨無
 源故言其承明不而委之吳主懷德私恨無
 死會點倚其門而取子皆創發子者無私恨
 責懷之雅不當雍為相十九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
 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
 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
 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諡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
 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
 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
 次子裕襲爵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移吳錄曰裕
 即裕子晉歷顯位元帝初鎮江東南榮士任吳禮
 孟著少有名望為中散騎侍郎早卒吳書曰裕
 主字著少有名望為中散騎侍郎早卒吳書曰裕
 罪云盜北錢行有營物解一權統至開行刑問之
 士罪云盜北錢行有營物解一權統至開行刑問之
 原雅許而嘉傳此使兵住與健兒關所監少乞
 拜對義順都今到江北東大豐山見公婚內化
 應一作兵公笑曰道與大豐山見公婚內化
 如出一家何笑曰道與大豐山見公婚內化
 石休問之云何欲知此江表正情是以公與
 還方權定云何欲知此江表正情是以公與
 用聽之會卒子諱裕字季未則有少他知名位至鎮東着軍雍族

人傳中子通以孝廉正開於鄉黨年十五為
 除軍入朱共陳其言辭末年嫡庶不與
 常將夜入晨出共陳其言辭末年嫡庶不與
 父扶更起四續舒老致拜跪每得父書
 拜若更起四續舒老致拜跪每得父書
 著書終飲疾不問其至則拜跪每得父書
 常著書終飲疾不問其至則拜跪每得父書
 而卒畫壁四作子棺殯禮設祕座晉交州刺史祕服
 射僕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吳錄曰敦字叔方
 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吳錄曰敦字叔方
 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為車騎將軍時
 主傳出補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一卒
 令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
 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
 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
 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
 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
 唐丁譔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為程吾粲雲
 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秉遭大
 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
 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
 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
 善所在皆此類也請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
 陵太守通禮人少為通語曰九守吳縣縣不奸弄
 召除名太守卒與文士俱曰九守吳縣縣不奸弄
 吳知偏將軍通統家曲城有巨吳平後為大蒼有
 吳郡太守慶元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在郡五年
 卒官子諱承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
轉輔正都尉陸機為譚傳曰宜太子正位東宮天子
四方之傑舉集太傅諸葛恪等謝景羊繼之徒皆以清
議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曄謝景羊繼之徒皆以清
秀稱其名而赤烏中代恪為左節度吳書曰譚初
志在譚下以爲過於徐詳雅性高亮不修意氣或
權輿金箱以爲過於徐詳雅性高亮不修意氣或
以此望之然權鑿其能見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
請每省簿書未嘗下筆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
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譚曰
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
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
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
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
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逸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
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
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
親親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
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
盜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盜辨上下之儀陳人堯
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
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
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
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
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
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
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
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
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吳錄曰全琮

敗之役為與軍陳恂詐增張休願承之功而休承與
拘通情休坐繫獄譚為譚故沉吟不決欲令譚與
江表傳曰大會以問譚譚問大不敬罪應大辟譚以
皆徒之致法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
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
趾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
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
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
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阮拜
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
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吳書曰其先葛氏本
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瑾少
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禮記居喪至孝事
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
軍有功而誅孝文帝進錄封其孫諸葛侯因并氏焉
此與吳書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婿曲阿
所說不同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婿曲阿
弘杏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
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
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
未嘗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
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
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
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
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
往付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
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
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

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賤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暨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吝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關羽揚兵西漢志陵上庸蜀為關河荆楚為維輪是為宗子勤王之師好義公移都之計極漢之規是為宗子勤王之師好義公移都之計極漢之規是為宗子勤王之師好義公移都之計極漢之規

亦以全師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邪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為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旆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不猶不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管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不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起更相陷讒轉成嫌貳自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悉此一事小短也臣松之以為魏明帝一時無主如權言宜其存錄以主幼國疑或當以難失之於明帝

而事者必濟王濟王之世可不謂權稱尊號拜大將
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
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各感當
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
戚融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
純妻死不改娶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
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
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吳融
字叔長生於龍貴少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
諸郡出部伍新都各尉陳表吳郡都尉融承各率所
領人會佃陵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
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
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
有擲蒲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
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
無采飾而融錦蜀文繡獨為奢統孫權薨徙奮威將
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
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續孫壹全熙等取融融
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
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置城中可長生
守死不夫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割金印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吳書曰晉有大夫楊與七
十子師事仲尼泰漢之際有世亂避難江東單
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
四體夜誦經傳吳書曰旌沈博研道藝靡不貫會稽焦
征羌郡之豪族旌性寬雅博學能降志辱身會稽焦

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
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
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祗結怨耳良久征羌開
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
愈取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香
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
餉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
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取吳書曰旌官至
尚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疾免與現邪諸葛
瑾彭城殿晚俱游吳中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
曹掾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
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
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
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意懷誘請
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
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
正昂與變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
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
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
蠻夷蠢動權遂命騭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
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騭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
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滬口
權稱尊號拜騭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
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
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騭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
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

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
 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
 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騰於是條于
 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
 夏侯承衛旌李肅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
 述後進題曰品藻曲有條貫衆人以中服之權權以
 為選舉號為得才求出補吏為桂陽太守吏民悅服
 不知並痛惜焉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
 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各司各任其職
 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
 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戴車齊國
 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舉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
 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
 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
 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
 之醜誠孽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
 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鷹
 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
 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
 跼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皋陶作
 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
 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
 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為虧甚可仇疾明德
 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
 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隲黨神明
 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
 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

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
 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
 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
 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
 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
 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
 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
 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
 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
 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
 善設刑以威奸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
 不成何事而不辦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
 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
 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
 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
 愚以為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鷹前後薦
 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
 其言多蒙濟賴吳錄云鷹表言曰北降人王濬等說
 盛沙壅江以向荆州夫備不豫設難來若不如為
 之防權曰此曹衰弱何能備有圖必不取來若不如為
 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格為說
 鷹所言云每讀步鷹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關俱生
 鷹塞埋也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猶誨育門生手
 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
 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
 得眾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
 嗣統鷹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
 業為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為

繞帳督圍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
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晉以
圍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
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
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
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
赴救圍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圍等
步氏泯滅惟璿紹祀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畷
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
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摠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
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
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
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
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
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
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
之矣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
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
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
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譚出於孤
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
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
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
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
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
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

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
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
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
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
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
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戎受上將之任與使
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
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
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審審
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
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平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
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幾好古之士也若乃
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
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各
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
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爲中
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譽方直動不爲己
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
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
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
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
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
之節休承修志咸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吳志卷七

吳志卷七考證

張昭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

○領通鑑作顧

造作攻城大攻車○下攻字疑衍

顧雍雍從學琴書注故雍與伯曾同名由此也○毛

本無由此二字

呂壹奏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官府

毛本作官府

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注是以潘濬欲同手劍之以除

國患○欲同手劍之宋本作欲因會手劍之

邵字孝則○太平御覽作孝時

或言讓而去或結厚而別○世說注作或輒讓而去

或結友而別

陽羨張秉生於庶民○太平御覽作生於民庶

烏程吾粲○毛本作吳粲何焯曰古書吾邱壽王多

作虞邱而虞仲亦作吳仲庚信作吳明徽墓誌用

吾彥事對吳起據此則吾與吳同

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注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眾

○等宋本作以

還屯軍章阮○章阮宋本作章阮

諸葛瑾現邪陽郡人也注時人謂之諸葛○廣韻注

作時人謂徙居者為諸葛

又注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其

孫諸葛侯因并氏焉○何焯曰按孝文時侯者十

人無姓葛者高祖封樂毅後于一鄉嬰何功德而

其孫乃食一縣此風俗通傳聞之謬也

易於反掌注舒曹公移都之計○各本舒俱作行今

改正臣龍官按當作舒當日雲長威震華夏孟德

恐懼欲遷都以免之今荆州為權所破羽死而操

安遷都之計可以緩也

比蒙清論有以保分○保分冊府作保全

比之於操萬不及也○比疑作丕

步騭權遂命騭上益陽○遂監本詔作逆今改正

衛旌李肅注權擢以為選舉號為得才○太平御覽

以為下多選曹尚書四字

多蒙濟續注俊有呂範諸葛恪為說騰所言○有疑

作與

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疎賤談得其賢○

臣明補按傳稱張承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敷又

言其敗諸葛氏者元遷也叔嗣承弟休之字傳無

憂敗之文叔嗣二字當作元遷蔡文至即蔡敷吳

錄云款字文德此作文至即名求義作文至於款

更協文德誤也

周昭之論稱之甚矣故詳錄焉○詳監本誤作辭今

改正

吳志卷七考證

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闡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取其貴太辛取其二以入柄詔王取羣臣一曰爵以取其貴七曰廢以取其生八曰誅以取其過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費巧辯緣閒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舍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絃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吳書曰絃見於此後絃自僕在河北武庫天應隔此與琳少於文章易為答伯自僕在河北武庫天應隔此與琳少於文章易為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絃在此好文章又善楷篆每與見融書自獨笑如復觀其前人勞手筆多篆書每與見融書自獨笑如復觀其前人也子立官至南郡太守尚書江表傳曰才不及絃子尚江表傳曰才不及絃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己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吳紀曰尚問則松亦中舟也又問相舟乎尚對曰詩言惟雀乎舟論每出百其衰積以恨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尚對曰聖下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李公卿已下而孤對曰宮得頭請罪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絃同郡

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絃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為峻喜峻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志林曰權又欲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王及稱尊號峻嘗為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蓄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峻有舊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為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釋收錄峻亦馳語穎使還謝權權怒廢峻而穎得免罪久之以峻為尚書令後卒吳書曰峻時年七十官少府峻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為太子登婚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乘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

詩美關雎以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
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
商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爲傅時率更令河南
徵崇亦篤學立行云吳錄曰崇字子孫李春秋左
傳曰崇字子孫李春秋左
過數人輒止會稽縣令其業必有成也好尚者從學所教不
過數人輒止會稽縣令其業必有成也
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諸詢太子數
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
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
錢唐長遷柳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
尊號以澤爲尚書嘉禾中爲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
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
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爲制
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
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
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爲抗禮人有非短
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
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
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
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
威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
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
而有正皆此類也吳錄曰廣翻澤曰關生備能蓋
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諸卿以爲何如羣臣
不以盛年即位初魏文帝即位諸卿以爲何如羣臣

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不其復矣大王勿憂也文曰何
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六六年冬卒權痛惜感
文帝五歲其爲長幼也微耳
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
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
權爲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
武四年爲尚書僕射卒吳錄曰固字子正
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先
其祀子孫分數漢祖定天下通齊推孟書後得其孫
州郡爲著姓綜少期經學屬文有秀世才少依族人避
地交州從劉熙學士變旣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
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
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
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
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
爲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
句曰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
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
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
云何格曰有水者濁無水者清及吳蜀相問曰蜀字
禕復問吳字云何格曰無水者清及吳蜀相問曰蜀字
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呂岱從交州
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
蒼梧素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
來矣趙陀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
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
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
別樵結徒跣買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

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
 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趾任延為九真太
 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
 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
 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
 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
 交趾糜冷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娶其嫂世以此
 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保體不以為
 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視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
 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
 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各珠香藥象牙犀
 角瑤瑠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
 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旬之外長吏之選
 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
 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兒取為髮及臣所見南海黃
 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擄殺主簿仍見驅
 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
 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不肯起歆猶迫疆萌
 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矢射萌萌至
 物故交趾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
 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
 百姓疆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
 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
 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疆歲歲興軍諸將厭患
 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
 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

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
 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
 以次錮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
 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
 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
 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
 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
 綏依作寇盜專為土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
 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
 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
 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
 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
 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年建昌
 侯慮為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為長史外掌眾事
 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
 淵降而復叛權威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
 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
 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
 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
 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
 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
 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今遠
 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
 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峭穀稼不殖
 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為驚
 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城守之

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混濛，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滄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遠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社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榮爛權曰：復為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綜讓紫綬。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是。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珣，官至威南將軍，征交趾。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珣為五官中郎將。連經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避。珣處堂下，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珣弟瑩，字道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為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嘆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絲絲，頗涉臺觀。暨臣父

綜遺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纒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蕙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珣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庸，曾無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為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嚴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部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

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乎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懷懷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為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為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為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佃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敘為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

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晚近小人刑罰妄加大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王隱晉書曰瑩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似吳人歷太子少傅自綜至元帝踐阼累遷丹陽尹尚書又為太子少傅自綜至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尤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吳志卷八

吳志卷八考證

張紘少遊學京都○宋本無少字

出故為會稽東部都尉○何焯曰漢書地理志會稽

但有西部南都尉趙明誠金石錄有承平八年

所造會稽東部都尉趙君關銘在未分吳郡之前

蓋班書略之也其居是官者惟紘見于史焉

注宜有紀頌以昭公義○公義元本作公美

非無忠臣賢佐關於治體也○闕疑作諸

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注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

書○元本作書與孔融書自書

玄子尚注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曰字疑衍

皆追以此為詰注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

頭請罪尚得減死○宋本作叩頭請尚罪得減死

關澤官府小吏呼召對問○宋本官府作官府

薛綜召綜為五官中郎○元本中郎下有將字

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臣浩按自錫光任

延至此時尚未及三百年此云四百餘年疑誤

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

除一本作餘臣龍官按文義似謂州縣之中猶存

禮化除此之外則嫁娶由己不由父母也作餘非

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番府所字衍取作輒

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監本脫海字今添

頗涉臺觀○涉疑作陟

吳志卷八考證

尙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忘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江表傳載蓋言。蓋帥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其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東方。將吏。無不。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所。督。領。偏。備。淺。意。未。解。耳。今。日。蓋。爲。前。部。當。因。事。變。詐。詐。耳。蓋。若。信。實。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粉。曰。但。恐。放。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於。前。後。也。

曹公軍吏士皆二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威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江表傳曰。至之。建。牙。旗。龍。艦。載。糧。積。柴。積。其中。淮。以。魚。膏。最。著。前。中。江。軍。帆。蓋。舉。火。白。諸。校。使。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皆。風。猛。往。船。如。箭。飛。燒。燬。北。軍。大。進。北。軍。大。壞。曹。公。皆。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中。糧。多。足。爲。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瑜。卽。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威。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

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
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
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璋乃詣京見權曰
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
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
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盛操
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
病卒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時
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
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
蕪湖眾事費度一為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
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
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
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
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與瑜少不睦瑜每重折節
告人曰與瑜同如初瑜交若飲酒則少不睦瑜每重折節
才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將軍與瑜往見瑜衣冠中
謝曰公見瑜下揚州遣九將軍與瑜往見瑜衣冠中
謝曰公見瑜下揚州遣九將軍與瑜往見瑜衣冠中

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
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
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
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
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
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
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
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
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
於鄴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
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
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
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
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
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
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
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
明稽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訴乞勾餘罪還兵復爵使
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
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
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
而胤恃此醜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
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追胤罪惡未宜便還
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勳援引漢高河山之
誓孤用愆然雖德非其嚆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
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

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
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
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
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
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
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
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臣松之案對備
已亟聞肅言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以子瑜友也則亮
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
聞載述之體也此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
非人而外互若此會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
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
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
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
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
各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
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
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
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魏書及
乃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欲勸權拒曹公
精乘送戰勝之威伐袁亂之國克可必也欲斬肅兵助
之且送將軍家諸將不將危懼兵助劉備及江表傳魯
乎權事已急周備孫權說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
也又請使觀權便說無緣方復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
欲斬肅非其論也獨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
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
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
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

趙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
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
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
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
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重勸留備
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敵而自
也權即從之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
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
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
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
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陪之日
所懷盡矣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
統帥兵馬志氣雖壯自效戎行謹道足備疾昨自
遷加無復奉教命耳方今公在北方疆場未靜劉備
日展有似垂天之目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
之秋至魯肅與本所言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
矣案此說與本所言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
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
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
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
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類
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吝備備內欲自規乃
僞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
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
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猶
虞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
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
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

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
 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
 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
 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
 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
 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
 人何知目使之去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
 相開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
 趨就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
 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
 計窮慮極志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
 豫州之衆不當一
 於西州矣其思無有處所不愛遠望不及此主上
 而況當重領人物之主乎肅聞食而棄義必為禍
 子屬當重領人物之主乎肅聞食而棄義必為禍
 將何圖力爭無曲為老備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
 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臨其葬
 諸葛亮亦為發哀吳書曰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
 思必行難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屬文辭權稱
 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
 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
 永安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
 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
 兵馬

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餵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
 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
 袁雄自首承間為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
 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
 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贊為兵作絳衣行
 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
 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
 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擣就
 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
 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
 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
 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
 蒙蒙感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
 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
 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瑜
 普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
 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
 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
 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
 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
 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
 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
 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
 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
 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
 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

不豫定因為蕭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
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
結友而別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當
若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
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少時
史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性明悟
及學必得之寧當自以為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好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
屈蕭何蒙不勝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是常欲
識大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日耳至是常欲
且與關羽論復何下稱蒙曰士別日耳至是常欲
亮有雄氣然為鄰人長而好學讀左傳對當有單
數日待之密為蕭陳三策蕭敬受之不可及也富貴榮
顯更折節並作國士不亦休乎時蒙與成當宋
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
蒙固辭陳啓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
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
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奇為斬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
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
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
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
甚精美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
船進敵步騎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
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
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
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
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
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吳書曰諸將皆勤
趨進曰治攻具及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

運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
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驚全勝之道也權
之從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
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
既而張遼至夾口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
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
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
不能禽權曰驚鳥累百不如一鴉復令蒙討之蒙至
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
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
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
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
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
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鄱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
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
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
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
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
屯救鄆逆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
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
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
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
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
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
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
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
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福福玄

即父子俱獲荆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太守封羸陵侯
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之功予期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
增威儀拜車馬將軍官屬并南郡江
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
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
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為之
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
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喏夜不能寐病中
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
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
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
勅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
感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常以部
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
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
為邪奚耶於是用之甘寧益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
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寧難
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
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
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遊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
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
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
萬眾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
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
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

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
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志
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
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
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
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
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
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
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
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
明出眾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
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
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
故載錄焉

吳志卷九

吳志卷九考證

周瑜皆為漢太尉注景父榮章和世為尚書令○後

漢書作景祖父榮

又注我舉若可矣不令思偏稱一家也○偏稱後

漢書作偏稱

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元本作吾得

卿事諧也

留鎮巴邱注與後所平巴邱處不同○臣明措按本

傳後云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邱病卒裴注

云瑜所卒之處在今之巴陵與瑜所鎮之巴邱名

同地異據此則平字當作卒

共掌眾事注土風勁勇所向無敵○土風毛本作士

風

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毛本恐懼

下有懼字宋本元本并無懼字

老賊欲廢漢自立矣○通鑑自立下有久字

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宋本

無方連二字

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太平御覽作燔

炎張天燔謂飛火也

還保南郡注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

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營○發火毛本作舉火

往船通鑑作船往艤爛毛本作絕爛營營宋本作

營柴

魯肅瑜之東渡因與同行注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

奇之○臣清植按本傳後文肅以劉子揚言欲往

依鄭寶周瑜勸止乃薦之於權則不得有先自見

策之事以策之收納英雋若早見肅必不令其栖

遲吳書所云蓋傳訛也

所懷盡矣注意旨雖同其辭乖異矣○乖冊府作微

矣毛本作耳

目使之去注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觀宋本作觀

又注而負特弱眾以圖力爭○弱眾元本作強眾

呂蒙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元本作十萬

益州將襲肅軍來附○襲肅元本作襲肅

蒙謂瑜普曰○毛本作蒙謂諸將曰

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豎本訛作

普肅今改正

今予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臣浩按今于下

疑脫太字于太郝普之字也

仗威東夏○毛本作東下

吳志卷九考證

吳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州郡吏有容貌

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

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

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

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

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

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

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

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

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

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

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

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

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

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

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

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

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吳書曰普病瘡百餘日卒

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

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幸苦備嘗

然有壯志難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聞

學書疏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

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

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虞有寇難之

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

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

為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

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

欺終不加鞭杖宜各盡心無為眾先初皆怖威風

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

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

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

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

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

陽都尉抑疆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眾

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

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

人所不得不知其蓋也置圖林中蓋自覆以衣遂以

當當聞之曰此公覆也置圖林中蓋自覆以衣遂以

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

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

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遠巴醴由誕

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

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官

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吳書曰又圖畫及

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令音即定反以音弓馬

支音巨兒反

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禽虜
為別部司馬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放陪分司
 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
 五十四從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
 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
 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
 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
 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
 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
 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
 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
 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
 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吳書曰綜欲叛恐
劫略示欲為之轉相放效為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
詔以部曲為寇見詰讓云將軍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
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
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軍所幸婢妾皆賜與親
近殺牛飲酒歡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
血與共盟誓
 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
 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
 其首以白權廟

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
 嘗入其堂內母疎帳縲被妻妾布裙權數其在貴守
 約即勅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
 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
 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
 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
 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江表傳曰權聞
卿今舉盛欲慕邪吳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
盛忠而勳疆有膽略器用好人督也今大事未定
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挾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
 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
 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
 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為左右
 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
 愛其為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
 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
 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
 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
 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
 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
 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
 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
 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
 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
 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為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
 為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

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譙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意重乎卿與之功臣門自退也卿勅以己常所用御蓋兵馬蓋期之坐罷住駕使泰以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妻殉葬復客二百家出杜回以之置介福三良從穆泰師以之不征魏妾既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爲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興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

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克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克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贏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爲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阮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子赦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赦卒脩子延復爲司馬代赦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爲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謝承魏志襲美烈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

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勳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乘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眾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眾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併閭大繼繫石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繼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喪供給甚厚

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貨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吳書曰表將備客八百人時諸英豪各起兵表對黃祖祖必無成志乃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祖既得走道兵急留依祖祖三年不禮之權校尉凌操祖既得走道兵急還營待軍如初祖欲去置酒請曰吾獨憂悶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密將兵入後射殺祖祖既得走道兵急不飛知其意乃逾牆入生幾何宜自遠圖庶幾免禍祖主長於是去就與臨版轉九乎寧曰幸甚飛白子為鄉義從者得懷亡客并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憐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位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眾遂授寧兵屯當口吳書曰初權祖先作兩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乞血滿交流不為言豈忘之權為諸將當夷飛特已捐軀乞其首領不得成其命於今飛寧之尚必不走去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人函權乃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曰寧本南陽人其頃之乘官歸郡丞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毳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常也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

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
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
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
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兩射城中士衆皆懼
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
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
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
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
往對之保羽聞吾效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肅
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
今遂各此處爲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
新下雒兩縣後從攻皖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
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寧次之拜折
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
營權特賜米酒衆殺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
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
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
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
見寧色厲即起拜時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
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表
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率衆
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爲前都督權密勅寧使夜
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
披鹿角輪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寧下使
如星驚駭老于否聊以觀聽耳即期絹千疋刀百
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軍便退寧雖倉猛好殺然開
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爲用命
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

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道遙津
北張遼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
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
之吳書曰凌統怒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
也因操刀持權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
於半州寧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
不即還後寧齋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
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
之畢勅船人更增舳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
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跳出諫蒙
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
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臣下非法
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
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歔曰負卿與蒙俱
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環以罪徒會稽
無幾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
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
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
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
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
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
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
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
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置統及其
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勳乘酒凶悖又於道路

辱統統不忍引刀斫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壤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為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為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為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為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吳書曰統創其權遂留統於舟盡得不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

能自止數日滅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為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周秦之興殉陳武之妻諸呂傾心竭思以承其死力也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故雖有由也然信順之字道期能屈強者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依信順之字道期經略之綱明賞賤之序易簡而其親語曰雖小道必功可大豈委瑣近務邀利於當年哉語曰雖小道必恐泥其是之謂乎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為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為寇權以為校尉蕪湖令復討臨成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為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為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

船攻盛威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園作薄落園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園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云疑晉紀所注孫權傳魏氏春秋文帝數日魏難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奸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卽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竝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

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尙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業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擐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卽位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

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卽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蜀之勢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彘之言共迎立孫皓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修權能志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吳志卷十

吳志卷十考證

程普增兵二千騎五十四○四疑作匹

韓當為別部司馬注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分疑

作介

綜內懷懼注又言恐罪自及○自及元本作及己

蔣欽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臣明楷按孫策

傳袁術僭號策止以書責而絕之未有襲術之事

疑有誤

賀齊討黠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黠賊疑作黠賊

周泰惟泰奮擊投身衛權○監本訛作奮激沒身今

改正

遣使者授以御蓋注威平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

也○威平疑作幼平周泰守也

陳武收考極壽惟死無辭○惟元本作雖

甘寧祖又以凡人畜之注祖三年不禮之○毛本作

三年祖不禮之

又注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臣龍官按各本

俱作王不能用誤黃祖未嘗為王也

送授寧兵屯當口注今為君致之若走去何○致疑

作置陳范二史此二字多通用若走去何監本訛

作若走去何今改正

涉水即吾禽○元本作即為吾禽

即起拜時酒通酌兵各一銀盃○毛本作即起拜持

酒太平御覽作次通酌兵各一銀盃多文字

權尤嘉之注因操刀持楯○元本作操刀持楯

凌統復襲爵領兵注豈委環近務邀利於當年哉○

監本訛作踐環臣龍官按踐音窩訓折足也於環

義無涉當作委環今改正

徐盛射絕迹不復為寇○元本作不敢為寇

潘璋禁令肅然好立功業○功業各本俱訛作功夫

今改正

丁奉太平二年魏大圍之○元修本太平二年下有

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十二字魏大圍之

作魏大圍之

奉無所獲暗怒斬奉導軍三年○三年下疑脫卒字

吳志卷十考證



吳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朱治 朱然 子續 呂範 子據 朱桓 子異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為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觀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教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竇女為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竇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

吳志卷十一

往見竇為陳安危江表傳載治說黃曰破虜將軍士壯之計逆世所定六郡兼建將校仍開兩府榮時生故表漢朝所贈加計盛業日隆承洪業之冠宗室周濟世務軍乘此天下共知運也前在東閣道結東北無以加也必收此元用也前在東閣道遠布腹心求見極救此元用也前在東閣道漢室之言云將軍有異趣元用也前在東閣道加百之無師族因之虛道元用也前在東閣道我爭利我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豈能長江與失機豈不惜哉竇由此遂止權常數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遺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陽深地頻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為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素為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吳書曰才字君業為人精敏善騎射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謂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神黨才乃數日我初為將謂才少處敵當身履鋒足為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天才子琬襲爵為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為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

五六七

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為臨川郡然為太守臣
之案此郡尋罷授兵一千人會山賊威起然平討旬
非今臨川郡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
 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
 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
 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
 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
 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
 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為其勢
 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
 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卻退郃據州
 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
 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上山
 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宴如
 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
 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
 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為內應垂發事
 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
 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眾攻石陽及至旋
 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不能禁然即還
 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
 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
 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
 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
 烏五年征相中襄陽記曰相音如租稅之租相中在

王海數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
 城西山隔河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
 魏將潘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
 險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
 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
 利質等皆退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
 質所破而直云然退耳魏志承魏書依連不說質等為
 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魏志承魏書依連不說質等為
 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然無事當是陳壽等皆退按嘉
 禾六年耳為赤烏九年復征相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
 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
 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
 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
 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
 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
 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
 以為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
 為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
 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
 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
 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
 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
 總為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
 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書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
 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
 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
 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
 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為之感勵子續嗣

續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續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續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續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續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續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續續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續先戰勝而融不進續後失利權深嘉續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續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爲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續兵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續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琳秉政大臣疑貳續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爲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續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續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西陽人也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爲袁氏規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陽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筆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從容獨與範

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
 其忠不怪其後江表傳曰人有白龍與黃雀同
 相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龍今于黃公苗身無完
 失但告者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
 乃不致復言者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
 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
 謹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
 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
 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
 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江表傳
 敬比範焉呂子衡相吳武時諸人未平此論今實
 云何範退席曰臣未解指武時諸人未平此論今實
 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時諸人未平此論今實
 馬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英光武時諸人未平此論
 及開初與公為先不故比之呂子衡忠始與一語
 善然以憂公為先不故比之呂子衡忠始與一語
 恪勤與吳領相曲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私之也

服乃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

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
 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
 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
 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關右部督遷越
 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
 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
 權寢疾以據為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拜右將軍魏
 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為驃
 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
 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

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琳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琳
 琳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
 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
 曰耻為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為將軍桓給事幕府
 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
 藥殮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
 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
 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
 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
 城亭侯後代周泰為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
 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偽先揚
 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
 拒濡須七十里問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
 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
 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
 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
 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眾勇
 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
 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
 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
 不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
 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
 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
 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棗臯復為泰等後拒桓部
 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

退遂鼻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
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鄧
陽太守周魴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
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為元帥全琮與桓為左右督各
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眾威邀於
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
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
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
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
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
先與陸遜議遜以為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
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
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
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
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
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
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
此是時全琮為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
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
素氣高耻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
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
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
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
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
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
罪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也人君且猶不可

况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
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租送謂曰今寇虜尙
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
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
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奸逆臣疾當自
愈吳錄曰桓奉勅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無所
復恨權馮几前席桓進前將數日臣今日真可謂
將虎也桓性護前耻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
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
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
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
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
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及異俱童曰張惲子純與張嚴
朱據據聞三人乃名欲試之告曰老病為妙其為吾各
矣夫願要後乃坐為純賦曰守則有威出則有德
韓盧朱麟書名竹席純賦曰南席以冬殺軍為夏
揮讓而坐君子故宜異賦曰南席以冬殺軍為夏
成而後悅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
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
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土叛為
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
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
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猶定見之復過所聞十
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
陳其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
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誦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威
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

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

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

吳書曰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日可拔異等皆言

宜格還豫章石頭城不遇數日可拔異等皆言

異格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

為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

吳書曰綝所枉害曰綝

所疑乎遂往蘇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

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

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

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

遇之特殊也

吳志卷十一

吳志卷十一考證
朱然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各宋本作

名

續字公緒○公緒監本訛公績今改正

呂範策亦親戚待之○亦元本作以

還吳還都督注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

事曰稱領都督○臣明措按曰稱疑作自稱上文

呂範欲覓領都督以策意未許故出而自稱也

祀以太牢注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時冊府

作特

呂據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備害太平御覽

作備宮

朱桓卒得仁進軍拒濡頰七十里問桓遣使追還羨

漢兵○監本訛作七十里間臣龍官按此當作問

言仁揚聲攻羨漢實欲襲取濡頰此時卒得其進

軍音問也今改正

朱異本知季文猶定見之復過所問○監本訛作情

臣龍官按情訓悶訓惡與語意不合應作猶言其

校猶也今改正

魏軍大破注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臣治按侯子

二字不可曉疑作侯子此朱異晉元遜之辭也

吳志卷十一考證

吳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陸瑁 吾粲 朱據

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
諸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
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侯
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送朗到廣陵朗欲
侯官王方平訊言疾來邀我南岳相求耳交遂南無
安乃止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別傳曰朗
呼乃還會稽父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向會
乃還會稽父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向會
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江表傳曰翻
謂孫策作郡與對相之也策好馳騁游獵諫曰明府
用鳥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
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
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
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
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耳越書曰吳越
在左右分行逐賊獨與事相得山中下馬翻其策
令策曰急行不逐賊獨與事相得山中下馬翻其策
請在前行得平地策但乘馬之執弓矢策以何者
有驚馬行不逐賊獨與事相得山中下馬翻其策
明能步躍日策但乘馬之執弓矢策以何者
取角自鳴日策但乘馬之執弓矢策以何者
郡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小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

吳志卷十二

若日不華開子魚讓自城有金字一然震非吾得無也所加傷其便具甚
相見宜謂散曰翻自奉命辭行徑在到內諸葛與王
民府勇果與今欲守城曰揚州刺史趙雲曰翻少
超計所無也及今君大軍已去揚州刺史趙雲曰
計策無定者與君引軍還吳翻曰揚州刺史趙雲
日策既再定者與君引軍還吳翻曰揚州刺史趙雲
及我東方意多未耳但恨博學問與翻曰揚州刺史
恐許子交網不朝能士兒折舌國翻曰揚州刺史
然示因人網不朝能士兒折舌國翻曰揚州刺史
二何公守於會稽耳後三討則未得復見翻曰揚州
實此高公守於會稽耳後三討則未得復見翻曰揚州
不名可徵於非明也而能王公傳述翻曰揚州刺史
與王居亦華量故力而能王公傳述翻曰揚州刺史
會飲答曰孤不齊王州非吳所載翻曰揚州刺史
異之謂耳對曰奇兵不如此會云當去此說為勝也
說有迎不策同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
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
留制服用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統事定日策
將之策使民從也屯烏程主之命因令士統事定日
宜錄之策使民從也屯烏程主之命因令士統事定日
此二命書為孝廉說除亡害與之逆明府之命因令士
翻州舉茂才漢召為待御史曹公為司空辟皆不就
以餘書財汚良家曹公辟曰盜賊欲翻與少府孔融書并
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
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
雲物察應寒温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

五七三

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為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偽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吳書曰：「禁後與魏和，欲遣禁歸，北不能放。盜不軍，政得禁，必不為人所規。魏無人，吾謀適不用耳。」

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避。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

得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聞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別傳曰：「翻之學，歷年無間，翻因上書曰：「陛下聖明，臣愚不肖，命業兩絕，幸蒙拜官，無任感荷。惟願天恩，降下聖訓，以垂教訓。」

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別傳曰：「翻之學，歷年無間，翻因上書曰：「陛下聖明，臣愚不肖，命業兩絕，幸蒙拜官，無任感荷。惟願天恩，降下聖訓，以垂教訓。」

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別傳曰：「翻之學，歷年無間，翻因上書曰：「陛下聖明，臣愚不肖，命業兩絕，幸蒙拜官，無任感荷。惟願天恩，降下聖訓，以垂教訓。」

君海白恐人難其婦亡焉丞丹平統未以字子司嘉率同少固惜門第連衆之荀壽日謂松玄不可云可或此就三不酒之爲從困罔
 之中復無使在行歸走格稍陽字爲若列元彌徒耳野寒妻在殊無義歲以八衆所未識翻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
 唯遣徒獲來徒義宗爲從遷太伯陵於卿大宇皓歷悼顯遺翻獨祿戶孫解孤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之會稽
 唯風蒼欲屬樂教敬平事武守先家今之歷欽悼顯遺翻獨祿戶孫解孤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之會稽
 不多梧諫尚心篤奉部意昌討童訟其位三遠虛位薪與固孫固母闕覽權仕家那又單
 如所猛不不皆情曲甚左山嵐之見故重翻長晉與休固孫固母闕覽權仕家那又單
 周及陵敢足忘此過所薄部越知求重翻長晉與休固孫固母闕覽權仕家那又單
 舍失江作取國類乎得及督以名與如書所至陸時爲徐而字待功微清
 之權表表今常也厚在使輔心威甚覽陵元著州孟其曰約之踐未守身之
 謂傳以去要南十餘年七十卒獲善力請葛焉侵向廷徐六位此構弱作見潔財
 虞乃後呂財賄求討焉益卒可稱爲土卿田太光國夫德淵敬後德第至密卒精苟
 翻令權益以宜於求討焉益卒可稱爲土卿田太光國夫德淵敬後德第至密卒精苟
 亮曰遣益求討焉益卒可稱爲土卿田太光國夫德淵敬後德第至密卒精苟
 直首將不馬以既達軍恪爲効焉益卒可稱爲土卿田太光國夫德淵敬後德第至密卒精苟
 於簡至焉非東所被盡力請葛焉侵向廷徐六位此構弱作見潔財
 盡于遠愛國海日吳平于初平爲爲子駱晉侯陵卒遷君克與固痛淨從孝錄
 國諸於所又聽翻書兩建平爲爲子駱晉侯陵卒遷君克與固痛淨從孝錄

之說於不惠矣其人節矣之石兵委喬世王章罪功土人傳充心君殊山經駕辱歸翻不液之北之曹敷出超育翔博守郡好會使尚之
 前王傳行帝鄴地燕之翻遠碑惠聰桓屯備安免曹之情之名功子特隆行漁白盡對善山諸雅美山臨對王門奇翻兒存周
 府府籍光恭大人而士對軌紀以亮帝妻小居史封之宿洪德之鄭足則日心焉生有浙下好貴山臨對王門奇翻兒存周
 也君較武讓里也出亦曰吳炳爲欽妻忘身吏門餘決疑才治著委公屬化報色不王俊金江當博邦珠郡往欽與朱書凡故仕
 讓笑然中出黃若之有故有然首明以家黃下辨曹極解淵狀當記國亮居海晏及君是爲山陽多南賢習國士川太特歸人使
 陽曰彰興則公以斯其先太著上神公要命會督駟交當誌在有忠贊揚則開其略曰忠之居位臣厥實東人徒方樂初親仲於陽體
 府等明然濟潔外非人言伯顯武主國垂身盜勳上世學在有志贊揚則開其略曰忠之居位臣厥實東人徒方樂初親仲於陽體
 君豈後難己來太昔其之王女策辭列聲嘗賊主虞刺之究漢朝直子讓雲鄰名良言地臣厥實東人徒方樂初親仲於陽體
 曰話如俯微暴言伯越近三府于無疾在來白餘鍾孟史聖道籍書宰不雲鄰名良言地臣厥實東人徒方樂初親仲於陽體
 御言巢就士泰之則讎野耳貴曰媿謀納俊河濟伍章三虞或著道信相疆上侵然身近然踵有州巨翻遠域名未美書召正類
 史也許矯餘之則讎野耳貴曰媿謀納俊河濟伍章三虞或著道信相疆上侵然身近然踵有州巨翻遠域名未美書召正類
 所賢流手姚世大邪讓若郡是父征近爲內君陸鄭世羨上書山及國禦書退光林者孝魚子鹽昔西日京生閱王日鄭韓實作還
 云矣俗不嚴高禹且位乃難既溺無故世太於驚雲死母窮垂陸陰趙宮在相樂成中顯者之閭蚌會五會香且虞以佐答問史千山與送問
 既非遣拜禮王即選伯於外巫紛紛投是上尚廣州反絳簿濟之群傲齊惠陸然錢大歸孝名下之羣潮稽香且虞以佐答問史千山與送問
 聞君譚志王即選伯於外巫紛紛投是上尚廣州反絳簿濟之群傲齊惠陸然錢大歸孝名下之羣潮稽香且虞以佐答問史千山與送問
 其不陵莽昨於外巫紛紛投是上尚廣州反絳簿濟之群傲齊惠陸然錢大歸孝名下之羣潮稽香且虞以佐答問史千山與送問
 人著見雲數不來山之紘川水以虞書魏從主始句一與百士皆故鍾傳里夫懷子可及鏡句悉賢海因暢應越閱曰妙識未於次以朱曰運州
 亞太經日聘能而之之事於有而天朱鳥少事任義梁議下釋虞實養意太養陰親章閱女巖以無率耳士聞之之觀劉問上育孫本翻
 斯守傳皆抗一葬君穴及此舉死下公傷英句任義梁議下釋虞實養意太養陰親章閱女巖以無率耳士聞之之觀劉問上育孫本翻
 已未者着節致之非越抗足許立義天楊遺章光引安爵據經王天有東尉車陳之董乎靡精命現牛功人玉才乎仲聖太什少亮郡若

疾鐵族相子越於檢不代交年忠討非見之唯六常一清在年吳復吳郡以耳代犯太其成作駱明瞭下守
 俗之子也騎衛操下之同稱宜扶所今威而欲父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選曹郎為散騎中
 喪所察中素清聞虛無從名欲進廷尉湘東河間太守字世昌少壯有守
 祭嘗日時聞虛無從名欲進廷尉湘東河間太守字世昌少壯有守
 無依世王從無從名欲進廷尉湘東河間太守字世昌少壯有守
 度已之岐名欲進廷尉湘東河間太守字世昌少壯有守
 第成取厚進廷尉湘東河間太守字世昌少壯有守
 爵所登敬退廷尉湘東河間太守字世昌少壯有守
 卒娶會禮以禮在吳歷太守字世昌少壯有守
 祭依不高之禮在吳歷太守字世昌少壯有守
 以已招士抽吳歷太守字世昌少壯有守
 少敗未所引歷太守字世昌少壯有守
 牢此當達必人清太守字世昌少壯有守
 酒吾於必人清太守字世昌少壯有守
 飯所丘物官字世昌少壯有守
 而以國秀入晉龍典同內清京貞貞守
 已數索異幽除河第司貞貞守
 當息長聲幽除河第司貞貞守
 時也才書隱河第司貞貞守
 族望於與孤間六第貞貞守

三適女同郡張生白侍廩三月婦禮幼未卒白遺羅家
 立殊女同郡張生白侍廩三月婦禮幼未卒白遺羅家
 崇忠臣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溫第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
 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溫第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
 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
 命南征遵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
 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
 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
 續既有雙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
 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
 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荆州
 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
 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
 張紘素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
 橋乎績跪答曰欲歸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
 之績年少未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
 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
 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
 張紘素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
 橋乎績跪答曰欲歸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
 之績年少未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
 陸績字公紀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謝承後
 歷三郡太守在任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
 橋乎績跪答曰欲歸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
 之績年少未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
 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
 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
 張紘素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
 橋乎績跪答曰欲歸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
 之績年少未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

死異郡... 許奉白... 必金... 酌前... 張溫字... 為孫權... 問公卿... 琮為... 權曰... 竦權... 明之... 三十二... 若山... 也溫... 老延... 數必... 心必... 殷祚... 聲貫... 良佐... 旅力... 河水... 溫通... 及即... 謹奉...

死異郡... 許奉白... 必金... 酌前... 張溫字... 為孫權... 問公卿... 琮為... 權曰... 竦權... 明之... 三十二... 若山... 也溫... 老延... 數必... 心必... 殷祚... 聲貫... 良佐... 旅力... 河水... 溫通... 及即... 謹奉...

部伍出兵... 聲名大盛... 會暨... 引致... 時郎... 彈射... 故者... 吏置... 言豔... 疏聞... 溫虛... 心昔... 觀豔... 豔所... 之黨... 吏客... 威柄... 帳帳... 豫勅... 至賴... 召而... 還當... 已又... 原專... 暴於...

幸將軍駱統表理温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又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尙少鎮重尙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温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犖冠羣焯燁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温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温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温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温不減之用之彊羸温不下之至於遲速温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温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

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脩君好因敘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隋會於屈建楚王孫圍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温彈之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温尙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含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睿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温非親臣臣非愛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身也權終不

納後六年温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温俱廢
怨之所及温故臣之取焉周云多者公器也
温意未信其故温分以取焉周云多者公器也
不獨可以取温之分以取焉周云多者公器也
古賢不以華蓋疾人實冲而之通統實密不使
才無敗乎權蓋疾人實冲而之通統實密不使
能方深又温事已嫁有日遂飲藥而死與朝嘉
官以許行温事已嫁有日遂飲藥而死與朝嘉
之人圖畫云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袁術

所害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為郡

第恐武保下淵清羣賊並起陳與比界奸慝四布俊

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疾統母改適為華

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

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

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

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

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

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

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

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

試為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為功

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

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

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

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為建忠

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
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
以據疆土為疆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
世膺為豐祚然財須民生疆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
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
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
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
今疆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
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
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
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
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
有温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
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
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進入險阻黨就
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
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
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
起養屯田貪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
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
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
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
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
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
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
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

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字思光作瑁帝春秋云瑁與張紘等俱瑁字思光作瑁帝春秋云瑁與張紘等俱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續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瑁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頽月且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

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猶虞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進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彙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

政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住計
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
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
邑優於宗脩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
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
日善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為散騎常侍瑁孫瑁
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瑁弟瑁字士瑁晉陽
至秋關玩器量淹雅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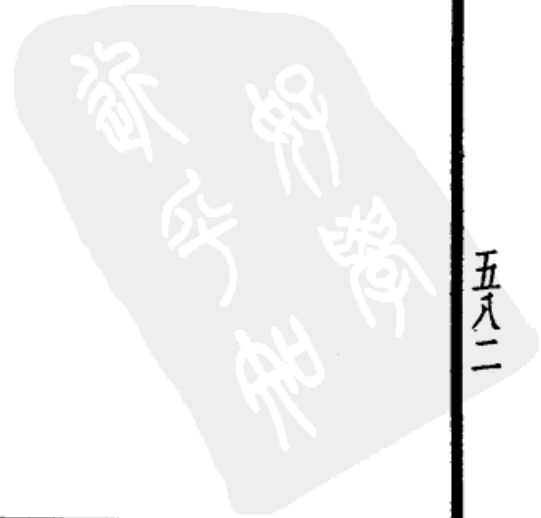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
有齊相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將
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長史治有名迹
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為
車騎將軍召為主簿出為山陰令還為參軍校尉黃
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
口值天大風諸船縋斷絕漂沒著岸為魏軍所獲
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
他吏士悉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
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為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
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
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為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
應龍以屈伸為神鳳皇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於天
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眾拜昭義中郎將與
呂岱討平山越入為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
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
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
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為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

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
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
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
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
張溫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
領兵屯湖熟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
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
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
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
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
吏為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
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
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
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
義形於色守之以死殷基通語據爭曰臣聞太子
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而申生不
存漢武信江充而吳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獲其
憂難立思子之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
宮無所復及矣遂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
潛潤據因權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
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
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公主孫皓時
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
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
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
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
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

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吳志卷十二



吳志卷十二考證

虞翻是以行耳注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毛本作三百里

又注行一大道得一鼓吏○宋本作行及大道咸以安寧柱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圖之○執事上宋本多惟字

門徒常數百人注奉承策命○策命宋本作革命皆傳於世注又奏鄭元解尚書遺失事因○事因宋本作事目

又注又以宋氏解元頗有繆錯更為立法○立法北宋本作立法

年七十卒注以遠東海絕○海絕疑作絕海妻于得還注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羣臣疑作羣

又注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據宋本作據

又注鄭美候反主簿任光○各本俱說美候候臣龍官按鄭美候反音茂縣名屬會稽即今之寧波慈谿與此正合乃留說為賀口說為川遂并美候反而說之矣今改正

又注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竟字疑三高未詳臣清植按此句詞旨不明三高疑指上文所引越王醫鄭大里黃公餘姚嚴遵而言比竟三高或當作竟比三高

又注其文章之事○事宋本作士討扶嚴病卒注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勢宋本作將

范第忠宜都太守注忠子諱字思奧○北宋本諱作譚

葛廷尉尚書濟陰太守注葛字子文○北宋本作世文

張溫吳郡人也○毛本作吳郡吳人也徵到廷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廷見太平御覽作廷見

覽性狷厲○太平御覽作峻厲納愚言於聖德○聖德疑作聖職

陸瑁又瑁從父續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臣良表按陸續傳云長子宏次子徽此作一男疑誤

吾粲吳郡烏程人也注粲生數歲孤城羶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臣明指按趙連傳注云孤城鄭羶能相人此云孤城羶即其人也疑脫一

鄭字但孤城或當作菰城烏程縣舊固名為菰城也

吳志卷十二考證

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艾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蜀以為將遜令人誘之布帥眾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吳書曰權嘉遜功權欲殊顯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時荆州士人新還仕進或就辟別駕從事奉茂才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懷懷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竝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威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吳書曰諸將欲擊遜曰此必難可卒攻之曰備率軍東下欲擊遜以備不可非小故也今但下屬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之不解以為遜長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諸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

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威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倚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眾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案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竝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羈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

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
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
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
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
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
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
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
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
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
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錄曰劉備魏軍大
江陵吾精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
破創未復始求通觀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
速送以復以傾覆之餘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
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
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
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孫
勛誦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
爲大都督逆休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假我
禁制而攝行王事主上親執鞭以見之休既覺知耻
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休既覺知耻
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
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
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
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
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
於時莫與爲比遺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
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
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

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
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即時毀徹之射
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
吏南陽謝景善劉虞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
之長於刑久矣虞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
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
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
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
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
其力效此乃聖王志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
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
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
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
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
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
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
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
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
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
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
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
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
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
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
上疏曰淵馮險恃固拘留大使各馬不獻實可讎忿

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
 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
 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
 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荆
 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推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
 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
 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
 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
 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闕感至
 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
 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
 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耀將來
 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
 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
 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
 聞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
 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
 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
 己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
 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
 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
 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
 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
 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
 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
 乃自斫殺己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之臣

為礙慮孫權已退魏無專力於己既能張拓形勢使
 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株矣何為復潛諸人未足
 備魏使無事之民橫羅茶酪與諸葛淵漢之術何
 其疎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餘殃我其所生得皆
 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
 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
 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臣松之以為此無異曲
 補大德何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
 頤等並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
 夏太守遠式鑄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
 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
 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
 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
 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
 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蓋臣松之以為邊將為害
 代者亦復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何足
 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
 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
 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
 竝應遽為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
 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
 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
 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玄等各陳便宜
 欲興利改作兼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修德操躬
 率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淵在戎旅猶垂意人物
 統子名秀被門庭之勢衆論疑其志行明淵聞之
 關息曰公望諸夫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
 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為顯士淵以事下遜遂議

曰國以民爲本。疆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
瘠國疆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
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爲難也。是以詩數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
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詔曰。朕以
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茲充充路。夙夜戰懼。不遑
鑒寐。惟君天資聰睿。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
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
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
兼之。今以君爲丞相。使持節。守太常。傳常。授印綬。
君其茂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
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
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竝闕。中外職司。多遣子
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
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
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
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
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
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
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
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
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竝以親附。
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
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
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
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

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
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
與別族。其先親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
時。追諡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
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
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
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
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
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
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
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
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
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
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
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
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
二年。大司馬施續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
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
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
蓋六國所以兼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
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
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
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
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
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

事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懼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開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賈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

陵繫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瀆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奮力項領伺視閉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抗嘗謂秋曰抗與羊祜推德信於今漢晉春秋曰彼專爲德信以禮抗札之於祜每告其邊界無求益而己於是爲是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益而己於是爲是而自服也

不改而欲克諸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
 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
 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
 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
 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
 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濬身好
 學著書數十篇也外生恪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格
 景為之喪及祖母亡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
 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
 張承外孫也晉景帝末士衡弟士倫字士龍張華傳見
 而公之曰後吳太康末士衡弟士倫字士龍張華傳見
 諸公太傅楊駿出後吳太康末士衡弟士倫字士龍張華傳見
 生雲立為吳王後吳太康末士衡弟士倫字士龍張華傳見
 於時雲多亦善屬文清出後吳太康末士衡弟士倫字士龍張華傳見
 特相雲多亦善屬文清出後吳太康末士衡弟士倫字士龍張華傳見
 與長沙王濬內弟雲多亦善屬文清出後吳太康末士衡弟士倫字士龍張華傳見
 人率秀等軍居十萬兵攻右征以見其軍無王林而
 其死散不半初官人又孟從而之變是也政謙事亦領
 及率秀等不半初官人又孟從而之變是也政謙事亦領
 之信秀等不半初官人又孟從而之變是也政謙事亦領
 及率秀等不半初官人又孟從而之變是也政謙事亦領
 三族相繼與身傷名可為悼事亦在晉書意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
 未著推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略又歎
 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
 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
 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吳志卷十三

吳志卷十三考證

陸遜得務北進未嫌於我○得務北宋本作但務
 務歸大姓艾布鄧凱等○艾布毛本作文布
 此必有誦且觀之注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顧
 沛交馳之憂○顧太平御覽作彘
 備知其計不可○不可太平御覽作不行
 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才略宋本作方略
 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注若不推算○推算宋本作
 惟算
 權使鄱陽太守孫劭詣魏大司馬曹休○臣明楷按
 孫劭疑當作周劭周劭為鄱陽太守齊賤七條以
 誘曹休事詳周劭傳
 自不彘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自
 不元本作自非
 夙夜戰懼不違鑿瘵○鑿瘵元本作假瘵
 陸抗故得將士歡心注協敷以相危○協敷北宋本
 作挾敷
 審刑罰以示勸沮○刑罰北宋本作刑賞

吳志卷十三考證

吳志卷十三考證

吳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篤德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衡等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吳錄曰慎字榮廣陵人場忠名曰己之君繼三

吳志卷十四

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穀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茲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登觀弟和弟有寵於權欲讓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嚙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志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

五九二

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
 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
 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
 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苑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
 之風羊衝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
 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
 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
 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
 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
 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為眾眾以財為寶
 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
 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
 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眾議寬刑輕賦均息力
 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嘗嘗在公有
 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闕
 澤嚴峻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
 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
 內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
 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
 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豈況臣登其能已乎願
 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
 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
 時為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
 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
 遣還郡證登曰宣太子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
 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

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吳歷曰孫和以
 皆懷憤數前司馬桓慮因此初合將吏謝景者字叔
 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為前有顧劭
 其次即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
 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
 尚日新北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
 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群后故
 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
 本朝為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
 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群寮大小咸用
 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
 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為鎮軍大將軍授任偏
 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吳書
 氣志休運機略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
 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解
 武訓持盈若冲則竭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
 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
 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眾望年二十嘉禾元
 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為
 置宮衛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
 述赤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闕澤為太傅薛綜
 為少傅而蔡穎張純封輔嚴維等皆從容侍從吳書
 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
 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好文學善射承承
 和常降意敬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諸朝

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
 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
 封和子皓為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即阼其
 年追諡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
 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為吳興郡治
 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
 二年七月使守太匠薛瑀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
 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
 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
 於庭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
 悲喜請開門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
 尚書詣闕門下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
 其翌日拜廟薦祭獻歡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
 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驢宜以禮斷情然後
 止吳歷曰和四子皓德謙後孫休即位封德謙侯
 之不能命聚萬餘人劫謙將至孫休欲立之未至
 十里住釋吉但到九里固觀出擊大破之固不
 斬其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
 殺以狀告皓惠為遠近所稱皓又殺之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
 孫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
 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衝上疏曰臣聞古之
 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
 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
 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
 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
 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

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
 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
 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
 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
 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隅隅之至願也或
 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
 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
 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
 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
 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
 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
 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
 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圖危
 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
 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
 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
 封基為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
 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
 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
 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
 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
 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
 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即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士
 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為齊王
 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

吳志卷十四考證

孫登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宋本

於是東宮號為多士注禮識時機達曲充微顯願譚

○太平御覽時機作如機

將傍虞翻志節分明○臣浩按下文此皆陛下日月

所照選置臣官得與從事則疏內所指之人皆青

宮賓客虞翻未嘗屬跡宮僚且歿于交州已十餘

年登疏胡為及之此虞翻二字疑誤

孫慮尚書僕射存上疏曰○臣龍官按存上疑有脫

文不然則失其姓也

孫和皆從容侍從注後諸葛豐偽叛以誘魏將諸葛

誕○臣龍官按諸葛誕即諸葛豐之後此何以云

諸葛豐偽叛吳主赤烏十年傳注引江表傳作諸

葛壹是豐字乃壹字之訛

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宋本隙上多有字

親拜送於庭注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

靈○曰使相繼宋本作日夜相繼

孫霸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臣與楷按魏續傳

云吳主權王夫人生孫和和傳末云創基壹爵士

吳志卷十四考證



吳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賀齊全琮呂岱周勳鍾離牧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咸預晉書曰賀氏本姓重名揚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璋

漢中揚厚俱公車徵避安帝太子德皇弟諱改爲賀氏齊父輔少爲郡吏守劍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齊

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

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

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

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

侯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

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又代晏

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爲陳禍

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

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威

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婿何雄爭勢兩

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

討一戰大破雅彊震懼率衆出降侯官既平而建

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

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

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

漢興吳五名姓吳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

蓋竹大潭同出餘汗音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爲賊

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

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

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

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

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各帥盡禽復立縣

邑料出兵萬人拜爲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

爲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黠歙時武

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

縣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

山黠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

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

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

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

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

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

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感亂不知所爲守路

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直上大破僕等其餘

皆降凡斬首七千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

劍不得拔弓考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

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

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楛選有力者

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提楛使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

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

萬計齊復表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并黠凡六

縣權遂劃爲新都郡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

軍十六年吳郡餘杭民即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

出討之即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爲臨水縣改爲臨安

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吳書曰

與齊定天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

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賜齊
 也若殊俗異珍設樂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賜齊
 駟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
 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
 當努力非積行累勩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
 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餘
 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為兵次
 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
 戰徐威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威所失權征表曰
 還為張逆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
 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
 而言曰至無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軍
 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
 非但大勳謹以慰心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
 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
 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
 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
 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
 住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
 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奢綺
 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雘青
 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
 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
 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晉宗為戲口將以眾叛如魏還
 為斬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恥忿因軍
 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虞芳鮮于丹等襲
 斬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
 佳將會稽典錄曰景為賊校尉乘賊而有恩兵
 烈遇人有征戰之勢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
 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
 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
 柔為丹陽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
 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
 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
 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贖不及啓報柔更
 以奇之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取私施所
 以禮臣松之以為子道然士類命在朝夕權其在
 琮重散之類全謂名或負其心是時中州士人避
 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
 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
 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
 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
 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
 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
 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
 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
 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
 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
 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
 之於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
 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琮至明
 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
 東安郡江表傳曰琮還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大觀

施散惠與千有餘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
萬本上以爲榮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
牧吳書曰初琮爲將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顧身及
表傳曰琮使子登出在征已出軍次于安樂軍臣
諫宗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
日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節尚公
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爲琮有大臣之節也尚公
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
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
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
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
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
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爲人恭順善於承顏納
規言辭未嘗切切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
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
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汚
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
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
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
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爲不忠琮既親重家族
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
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
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封臨相侯懌兄子禕儀靜
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
將軍牛渚督孫亮帥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諸與
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
四卒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
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
繫長丞皆見責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

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
合素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
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吳書
安十六年岱督領將尹異等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
賊帥張魯到漢興舊城魯據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
還召岱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
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
攻圍卽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礪及
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爲反亂礪據攸縣龍在
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礪得突走岱攻醴陵
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
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
西郡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
陽滇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
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
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
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表
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
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
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
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
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
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
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
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
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皆斬送其首徽大
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

禹侯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
 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徽外扶
 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
 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瀝口王
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縣修為刺史或謂
修蝦蟇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蟇長
四丈四尺封之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
示修修乃服之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眾屯陸口後徙
 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
 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
 討擊春即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眾遂為列
 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
 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
 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
 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掃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
 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
 供賦役重用數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
 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
 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
 林諸郡搔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
 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
 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
 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
 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日夷翼周二南作歌
 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
 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
 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

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
 有之禮言恭德言威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
 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為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
 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
 孫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
 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數息以讓羣臣曰
 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
 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
 岱親近吳郡徐源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構
 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源性忠壯好直言
 岱時有得失源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數
 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源死岱哭之甚哀曰德
 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
 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
 構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為寧國
 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為寇以魴為錢
 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
 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為
 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
 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
 者令誦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
 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棧七條
 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徵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
 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寶為之精誠微薄各位不昭
 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

奉觀禮遠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秘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燼不復厚雖或暨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尙視息憂惕集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

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道從弟孫英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資運糧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牋託叛爲辭目語心計不宜唇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勅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信一齎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卽應人倡之爲變聞聲響拊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茲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百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卽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

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鮪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壘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鑿不遠今鮪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効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即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為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闕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鮪賤乞加隱秘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鮪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未罪怪鮪因別為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輪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効猥發優命勅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為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

令臣誦休於計為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殘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公矚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威勳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子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殘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鮪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鮪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鮪初建密計時頗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鮪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鮪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然各有所分也夫臣立功則有必死之義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則不苟鮪為郡守雖在冷民非君所命自占誘敵見則憂懼以殉其害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鮪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鮪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為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鮪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為東觀令無難督虞預晉書曰處入晉不敵賊臨陣懷書不顧命遂死於戰場道贈平西將軍處子珩位為揚州士豪右而札凶淫放恣為百姓所苦秦中族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

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
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復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
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
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
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
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
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
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費速之勢也勅
外趣嚴據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尙說牧
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
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
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尙未見其利也牧曰非
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
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
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
封都鄉侯徙濡須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
因謂東觀今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恨於策
中東觀今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恨於策
答曰不肯在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恨於策
然當知吾功不見於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
成當知吾功不見於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
難成當知吾功不見於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
言君欲求吾功不見於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
皇家帝時吾功不見於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
督不吾時吾功不見於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
足兵不吾時吾功不見於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
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

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
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復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
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
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
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
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
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
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費速之勢也勅
外趣嚴據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尙說牧
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
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
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尙未見其利也牧曰非
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
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
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
封都鄉侯徙濡須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
因謂東觀今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恨於策
中東觀今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恨於策
答曰不肯在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恨於策
然當知吾功不見於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
成當知吾功不見於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
難成當知吾功不見於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
言君欲求吾功不見於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
皇家帝時吾功不見於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
督不吾時吾功不見於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
足兵不吾時吾功不見於朝朱育諸君以際會取謂高牧
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

嗣代領兵會稽典錄曰枚次子盛亦履恭讓為尚書
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智略名將屢經於
先無云當城之者不然倘領水軍督臨陣戰死也
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倘領水軍督臨陣戰死也
修信陵城晉軍平吳倘領水軍督臨陣戰死也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違外禦
 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
 岱清恪在公周劬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
 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奸子獲譏毀名云

吳志卷十五

（此處為多條空白或極淡的垂直線，代表原文中可能存在的多欄排版或印刷損傷。）

吳志卷十五考證

賀齊山陰人也注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孝德皇
 下帝字疑為後人妄增
 縣史斯從輕俠為奸○斯太平御覽作期臣良表按
 斯姓從名然期亦姓也
 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楊松疑作松楊
 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臣浩按三將疑作
 二將上云屯大潭蓋竹者吳五鄒臨也
 陰募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闕險賊所不備處以戈
 拓斬山為緣道○鐵戈疑作鐵杙音亦所以緣而
 上也新安志作鉄弋以戈拓斬山作以戈拓壘無
 山字緣道下太平御覽有遺成二字
 凡斬首七千注吾聞金有刃者可禁○太平御覽引
 此吾聞下多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十字
 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太平御覽
 引此作徐盛被創失牙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牙
 因住新市為拒○住監本誤作住今改正
 全琮更以奇之注斯亦馮護市義○護監本誤作護
 今改正
 呂岱以博為高涼西郡都尉○西郡疑作西部
 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太平御覽無門字
 周勣乃以勣為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太平
 御覽胡綜下多等字
 遠隔江川敬恪未顯○未宋本作求
 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推疑作惟
 鍾離牧徒罷頗督注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
 曰○監本育謂牧下多日字今去
 又注今日何為常○句內疑有脫字
 于津嗣代領兵注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北宋本
 作謂宜城信陵與建平接

吳志卷十五考證

吳志卷十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潘濬 陸凱 弟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吳... 殺之一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荆州... 荆土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

在所以所...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為... 儋耳太守討珠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

年討山賊陳慈於零陵斬慈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為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己羣臣侍見皆莫敢近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沛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貧窮躬請嚴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

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羣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虞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堵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體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為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息此蠶粉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網四方之民鑿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聽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

先述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
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
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
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
取士於貧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
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
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
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
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
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
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
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伎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
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
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
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
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
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
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
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
邵張煥郭遠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
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
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
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
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嚴表薦禕曰禕體質方
剛器幹疆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
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

果殺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
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
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
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徒凱家於建安或
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
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
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
不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
謀皓深警懼云兵爲備皓曰更選凱令此兵以謀難
得其人丁奉曰用留平欲曰更選凱令此兵以謀難
丁奉此凶微也及得宜凱乃不語語曰因野豬人故
止予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陳皓二十事博問吳人
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
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筒未敢宣行病困皓
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
然愛其指適皓事足爲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皓
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違先帝有何
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
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
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昏職司不忠姦黨
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臣拜受明詔心與氣
結意不離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
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威意驅馳六軍流
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
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
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

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養黃中通理處朝忠譽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念其苦辭惡其直對棄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或瓊才凡庸之質昔從家繼超步紫蘭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繇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作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醪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

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數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實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贖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實由茲起是為違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屠身潔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吳志卷十六

吳志卷十六考證

潘濬一方寧靜注加屬有名勢在所所屬不可職也
○宋本在所下屬一字臣照按在所官屬身所在也猶言所到之處人皆屬之云耳

潘女配建昌侯孫慮注先君昔因君侯嘗為州里讓
主今果如其言○因疑作目

陸凱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豈本誤作為晉所
代今改正

務寬盪起苛政○忽字疑誤元本作思庶政
今州郡職司○宋本作州縣

先帝每察竟解之妾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
毛本作推按

願陛下留意注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當元
本作當

又注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攘疑當作讓
陸膺著福南海歲有霜風障氣之害○臣明推按著

風障氣疑有誤觀下文折木飛砂轉石則著風當
作暴風霧鬱飛鳥不經則障氣當為瘴氣也

吳志卷十六考證

吳志卷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是儀 胡綜 徐詳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其義也所以明本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此先王之典也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為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願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徐衆評曰是儀以編族異方客任吳朝值議邪珍行當嚴殺之威命繇漏刻禍急危機不

謂同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難不無公不存私正不偏邪實此四德加之以文亦宜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數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思為戚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數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為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為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

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為斬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為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為吳王封綜儀詳皆為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狐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為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為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輿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為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為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偽為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烟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驪

飛遂為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履薰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為知天命也臣昔為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買販為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奏使光口傳而已以為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

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數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絲絲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東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為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徵幸。因事為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為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間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荊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贏

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氏。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棋，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為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數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鞏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吳使詐蕃如吳，令求作廷尉，蕃親重案大臣，以難問之。既為廷尉，及至事覺，乃走捕得，考問蕃與車馬，雲集堂及至事覺，乃以罪內為人受毒，乎蕃無所言。吳主使蕃入，謂曰：何前盛稱蕃不足相率，耳遂閉口而死。反叛皆由普，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

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諾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令吳錄曰冲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椽椽之佐乎

吳志卷十七

吳志卷十七考證

是儀遷偏將軍入關省尚書事○關元本作關胡綜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臣龍官按夏口毛本作舉口太平御覽作樊口舉口蓋樊口之誤然吳主孫權傳云黃龍元年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見黃龍則太平御覽所云樊口未為得也乃自在昔黃虞是祖○乃自元本作乃聞將恢大縣革我區夏○大縣疑作大猷下同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監本版誤敗今改正

吳志卷十七考證

吳志卷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吳範 劉惔 趙達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眾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劉備威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秘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

吳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備也

故其不言矣初權為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立為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己也削除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斃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閣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

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厄亦不為屈

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今鄞縣太守黃武五年範病卒

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曰範先如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薨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此日果卒臣

劉惔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惔惔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聞是

時邊鴻作亂卒如悼言悼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各儒刁文稱以為奇悼亦實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實愛其術自闕澤殷禮皆各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

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吳書曰初權即位後當復之數年達曰高祖元十二年達言氣風術者曰當迴算惟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閉居無為引算自校乃數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吳錄曰達妻數見達效張子也中書省者不根及也吳錄曰達妻數見達效得善也中書省者不根及也吳錄曰達妻數見達效與善也中書省者不根及也吳錄曰達妻數見達效御善也中書省者不根及也吳錄曰達妻數見達效于中真與達之天官轉而為地止以上應天使地居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諸盛曰夫玄覽未然逆聖來事雖知東南當慎其病流寓吳越之象帝王不知各術之命書達於其能逆而觀之而象帝王不知各術之命書達於其能逆而意對之而象帝王不知各術之命書達於其能逆而臣不幸之中為尼所乘是志以君者乎統一好可異以設神奇至首非安新十其年所生民識則盡皆非小廉自百原死之算其耳左危知有兵少利能如京東國之至非小廉自百原死之刑非沉氏但將以與流見吳越在在之推其要則古之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

吳志卷十八

之取松書既問目著付好物食之乃主生出微傳上當白盡能林得取以又者伍
隨數之負於人此青值恨乃不垂令曰可殿賜象曰閣候夕說凡一其化以有子
斷事以豐市人付爾使象論人於近吳其前武人帝真言家婦人景視千東獲主暫
為之葛杖相是其中指無下故眉殿道主有後昌介乃形上所推鬼履欲不端身過
感篇洪開識蜀言使左此切為中庭魚共見累者千敬字元之無復則移乃狀者其
樂未所記須驚中杖人一日吳下與作此論者又金貴之則然即急乃曰者而吳
謂神近史便乃須閉人蜀主取果方出使從象稱會稽為變介人死不疑實不乃埋景
夏仙為己作買杖止騎已杖十易使歸吳端可矣化形君有亦何鬼故也變鬼化但
蟲之惑還書董于已杖十易使歸吳端可矣化形君有亦何鬼故也變鬼化但
不術來到其時成止付得來安驚并邪日瓜術宅術以吳萬化但見矣告小現書謂
知詭其吳家吳成止付得來安驚并邪日瓜術宅術以吳萬化但見矣告小現書謂
冷可書家吳成止付得來安驚并邪日瓜術宅術以吳萬化但見矣告小現書謂
冰測文下此使都便之願得取喜求問鉤日象象可為果後御神以此竟日若
耳量類切人張不買象差覺取喜求問鉤日象象可為果後御神以此竟日若
臣行論買温知董先是訖一使作可象象可為果後御神以此竟日若
世適董先是訖一使作可象象可為果後御神以此竟日若
故了學在何復符者書食日起得上皆宮帳閣神以此竟日若
攝臣提蜀虞閉以可甚之可鉤耳吳立及給之仙實相頭日若

吳志卷十八考證

吳志卷十八考證
吳範數從訪問欲知其決○決太平御覽作訣
評曰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算役宋本
作等役

吳志卷十八考證

吳志卷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諸葛恪 滕胤 孫峻 孫綝 濮陽興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

論應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

不虛也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眉折類廣額大

聲口高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

道藝並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恪父瑾面

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

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

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

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

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噉命恪

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

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

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

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

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

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

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廩今

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

傳曰權嘗宴羣臣而先起勸羣臣曰使至伏食勿起

至曰權嘗宴羣臣而先起勸羣臣曰使至伏食勿起

傳曰權嘗宴羣臣而先起勸羣臣曰使至伏食勿起

傳曰權嘗宴羣臣而先起勸羣臣曰使至伏食勿起

傳曰權嘗宴羣臣而先起勸羣臣曰使至伏食勿起

傳曰權嘗宴羣臣而先起勸羣臣曰使至伏食勿起

傳曰權嘗宴羣臣而先起勸羣臣曰使至伏食勿起

吳志卷十九

六二一

夫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謂人令諸葛元璠可使人
馬失格曰願太子食之此出同耳權大笑曰表傳曰
有白頭為集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曰表傳曰
書昭未必有對坐中皆微矣復求權甚異之欲試以事
令守節度節度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
權為吳王初置節度使與諸軍糧穀非其好也
軍之要最饑雖在遠窮用不致下特為至
即轉恪領兵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
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
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議咸以丹陽地勢險
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
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
逸白首於林莽遺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
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尙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
若魚之走淵援狄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
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蓬至敗則鳥竄自前世
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
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感陳其必
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棗戟武騎三百
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
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
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
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
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
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
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白陽長胡

仇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仇縛
 送言府恪以仇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仇坐
 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
 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
 其功道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
 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
 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
 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
 茲既掃兇慝又充軍用黎條稂莠化為善草魍魎
 魍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
 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
 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
 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
 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
 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
 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為不可赤
 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
 以為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
 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
 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
 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
 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
 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
 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
 所短師僻由彥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
 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

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
 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
 在陳力便可獎就聘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
 足皆宜闊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
 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
 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
 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
 起非為大讐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
 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負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
 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
 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
 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
 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
 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
 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己
 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
 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
 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
 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
 事吳書曰權病危所付託朝臣咸皆注意於恪
 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遜固保之乃微恪則恨自
 等見取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遜固保之乃微恪則恨自
 死事一願陛下安精神慎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
 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諸法
 之不便者條列以聞權歛翼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
 懼為恪所治秘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
 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

曰今日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懣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為唇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連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成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耻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渡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過

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楊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春復欲出軍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魏以來東漢人之西形未有如今者也東漢與西魏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疆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尙微與之力競坐觀其疆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疆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尙爲吳禍況其疆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尙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

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尙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顛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疆欲列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尙貪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夷介胄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

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盡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自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圍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曰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讟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

用其親近復勅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盪激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縷衣入其閣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輿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齋酒吳歷曰張約恪因酒食中入耳乃以藥酒入孫盛評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胤性強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胤胤微勸便爲之冒禍乎爲長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吳錄曰峻提刀所爲乳母亮起立曰吳歷云峻先引亮如本傳後出稱詔與本傳同臣松之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

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日檢恪入已所起頭至小椽斫死切齒而曰視何故血不常神然也病每事必恪輔去君令答曰昔季文子三戒而後行方夫難當曰再思可矣今君言喜曰夫思明格之重也無以答臣非行探納至難也余呂侯國之元者恆能勝之不則神名不戒績著于侯國之元者恆能勝之不則神雷動懼也若因風移之義廣當此元者恆能勝之不則神人奇始其英辯造於春可藥而西侯國之元者恆能勝之不則神甲羽魏人代應是樂春可藥而西侯國之元者恆能勝之不則神略內定無厭飽臨別謂禱君必能辦賊而與言其謀守而戰何可降人郭修所害今觀元北之逆彼呂侯二於此微往而長年之甄文律今觀元北之逆彼呂侯二以事鏡誠于後承爲世之可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篋束其腰投之於此岡吳錄曰恪時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鳩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爲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

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彘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勳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狗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懸市積日觀者數萬罵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愾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豫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

石子岡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為恪立碑以銘其勳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智冲謙為是遂寢始恪退軍還尋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人疆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偉豫章人也吳錄曰友有骨少為書與陳章太守謝靈運友為功曹時見有功曹裴見之問曰裴君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際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裴曰論葛恪友為宜作功曹君其進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雲子真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為將計備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賈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賈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胤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吳書曰胤年正朔朝賀修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歎賞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為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吳書曰胤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巨細權以胤故增重公主之賜胤加存問胤每聽辭訟斷罪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有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為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胤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推強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

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肅為都下督掌統留事肅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吳書曰肅龍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暠暠生恭為散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

衛都尉為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

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綏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胤雖內不沾洽而

外相包容進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吳錄曰事臣上峻胤為丞相又置御史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

刑殺百姓囂然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死二年魏毋丘儉文欽

以眾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吳書曰留贊字正明

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吳書曰留贊字正明

史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首吳書曰留贊字正明

並起觀書獨因呼諸親引有足幸而刀自割其復

問用存死無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與相見甚奇

其筋血流則氣已絕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與相見甚奇

得之乃表薦規諫直言不阿言權稍遜屯騎校尉時

孫峻征東表薦規諫直言不阿言權稍遜屯騎校尉時

不曰敵自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第子

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為將臨敵必先發及

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琳恂等欲因會殺峻事

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

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

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

據軍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

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錢之領從者百許人入

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為諸葛恪

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琳

孫琳字子通與峻同祖琳父綽為安民都尉琳始為

偏將軍及峻死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

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

為丞相琳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

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琳琳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

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眾擊據遣侍

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

將軍孫咨告以琳為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琳琳不聽

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

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胤皆殺之傳曰

華融字德興居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山下

舍也溫溫蓋山家朝夕談講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

不與融并見害次子譚以才辯稱晉祕書監胤顏色

必委琳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

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為屠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林兵大會遂殺屠及將士數十人夷屠三族臣松之以為孫林雖凶虐與勝庸昌堂徒免當時之禍仍將承保元林遷大將軍假節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林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林林殺惇慮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為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為泰所追死傷二千人林於是發卒出屯饒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為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為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林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林斬之於饒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林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眾自戮名將莫不怨之林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林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命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

建業林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誅誅林亮妃林從姊女也以其謀告林林率眾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傳曰亮召全尚勸恩黃門侍郎紀密謀曰孫林專勢輕中不亮召全尚勸恩黃門侍郎紀密謀曰孫林專勢輕中不南不復朝見此委罪朱異無復所長臣不可久忍今取諸卿宜詔諸卿不得舉手正爾自時國之無卿去不曉使事耳無遠慮已語紀母泄漏誤人密語小女無卿去不曉使事耳皇太后共率止在位已五年上馬帶劍不從者侍出日乳母之適子國宮亮母泄漏誤人密語小女無卿去不曉使事耳勢當先與紀復見因自殺孫盛曰亮傳說漏泄少由詳矣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願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林道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林怒殺之漢晉春秋曰彝尚書令階之名臣也對稱彝典軍施正勸林徵立琅邪王休林從有忠貞之節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林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于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

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
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
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禽尚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
楷奉迎百寮囑囑立住道側繇遣將軍孫耽送亮之
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繇意彌益侮慢民神
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卽
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
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
憂懼臣聞天命業謀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
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
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
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曰朕以
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
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冰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
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
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荆州牧
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
雜號將軍亭侯闔亦封亭侯繇一門五侯皆典禁兵
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繇奉牛酒詣休休
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
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
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
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
繇分省文書或有告繇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
付繇繇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

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
器咸令給與吳歷曰繇求中書兩郎與知荆州諸軍
皆給與將軍魏遜說休曰繇居外必有變武衛士
施朔又告繇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
會殺繇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
變繇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繇益恐戊辰臘會
繇稱疾休疆起之使者十餘輩繇不得已將入衆止
焉繇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命府內起火
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繇求出休曰外兵自
多不足煩丞相也繇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繇叩
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繇復曰
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繇
首令其衆曰諸與繇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闔乘
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
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繇死時年二十八休耻
與峻繇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繇云休又
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繇兄弟所
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
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
長沙太守陸暕傳興與少有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
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爲會稽太守
時琅邪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卽位徵興爲
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
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
多而田不保成唯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

備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為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俄或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沉在於恪，矜己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違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緝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其宜矣。

吳志卷十九

吳志卷十九考證

諸葛恪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史。○臣浩按四郡當作四郡，即上文所謂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者是也。然諸本皆作四郡。

欲圖壽春，權以為不可。○何焯曰：以為不可者，蓋以此地南北襟喉，難得其地，非十萬之衆，不足屯守。若魏傾國來爭，恐致利鈍，其後恪出新城，欲卒此規，又輕用大衆，圖不以漸，遂致師老民愁，家族傾覆也。

自本以來，務在產育。○句中疑有脫誤。乃除地更敘，注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重。○任重，元本作重任。

孫峻二年，魏毋丘儉文欽以衆叛。○毛本作魏將多將字。會欽敗降軍，還注好讀兵書及三史。○三史，元本作三略。

又注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冊府作累有戰功。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魏延等欲因會殺峻。○臣龍官按孫亮傳云：五鳳二年秋七月，將軍孫儀、張留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此云孫邵、魏延何也？然各本皆同。

孫繼開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慮，三嗣主傳皆作慮，下同。將士見公出，必委繼就公。○宋本作必皆委繼就公。遂國宮注：正爾自得之無，去但當使密耳。○正爾自得之無句，疑有誤。

濮陽興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侍郎，宋本作中郎。

吳志卷十九考證

吳志卷二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蕃 樓玄 賀邵 章曜 華覈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汎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道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為夏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為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皓之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

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樓文字承先沛郡斬人也孫休時為監農御史孫皓即位與王蕃郭連萬彧俱為散騎中常侍出為會稽太守入為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或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為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忤皓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為作維綱眾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眾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為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己近亦可得皓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據付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勅奕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玄殞斂葬於器中見勅書還便自殺

既發言百拜所免江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吳書曰邵賀壽孫休即位從中郎為散騎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為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務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彝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逆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

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特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茲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數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為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謹告之誥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杆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衽褻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

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蠲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威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勳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穀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疆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誘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

邵年四十九
才除言行
不羈武康
與武康令
城陵三城
刑政肅穆
守職下
綱編名凡
萃出風操

新朝無知已居志不自營年時侯而無言
無進賢之思以不朝未良士後時守局
備太子舍人石沐以不朝未良士後時守局
陳太子舍人石沐以不朝未良士後時守局
桂常領軍司馬帝傳詢諸王英初循宗廟不
太常領軍司馬帝傳詢諸王英初循宗廟不
卒循所定空野日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
守海太

章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為晉名卿史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樓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興隆周道垂名億載沉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關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墮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業業志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綦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

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衰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基局而質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為黃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太史令撰吳書華嚴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祚為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

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為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則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三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薺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偏疆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蓋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為比曾無芒驚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志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各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曜冀以此求免

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汚被問寒戰形氣啞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曜曰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懷懼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并覈詣宮

門發表曰聞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忼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疆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

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
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
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屠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
國之南土交趾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
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
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虞窺東縣
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宵背有
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
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
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
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
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
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
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
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警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
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
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
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
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
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覲白雀繼
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
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
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與
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
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
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

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
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
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
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
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窺所未安又
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
滋慢若悉竝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
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
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
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
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
當角力中原以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
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
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疆大而
忽農志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
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
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
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
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
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
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
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答曰得表以東
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
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
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聘藻光贊時
事以越楊班張蔡之曠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

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吳志卷二十

吳志卷二十考證

王蕃請不能得，往使親近將眺蕃首。○眺字疑衍，或作挑。

樓元與王蕃郭連萬頃。○郭連，宋本作郭連。

賀邵會稽山陰人也。注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臣期措按：賀齊傳云：子達及第景，皆有令名。為佳將，則邵乃齊之從子，非孫也。

飲之醇酒，中壽，賜命。○醇酒疑作醕酒。

如是之輩，一勿復用。○是疑作定，指上何定也。

中宮內豎分布州郡。○中宮疑作中官。

宜時優育以待有事。○時，宋本作特。

邵年四十九，柱石冰破揚州。○冰，元本作冰，晉書亦作冰。

又注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於是，宋本作於時。

韋曜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紀多虛無，宋本作既多虛無。

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議。○宋本無運字，哀議，宋本作表議。

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闕，元本作關。

華嚴西域報險，謂當無虞。○報險，宋本作艱險。

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而急，冊府作為急。討之則廢役，與事不討，日月滋慢。○慢，冊府作蔓。為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為味為字，疑有誤。

吳志卷二十考證

原任詹事臣陳浩麻子臣朱良表侍讀臣齊召
南編修臣孫人龍臣李龍官待詔臣盧明楷拔
貢生臣廖名揚奉
教恭校刊



臣龍官等謹言陳壽三國志體制簡樸敘事實實可以繼馬班之武後儒爭譽其帝魏寇蜀夫壽本仕晉晉承魏祚奉命修史難於立言況壽並不帝魏寇蜀也三國各自爲書魏紀二字亦後人所誤加非壽之舊又蜀志首日先主後主諱某道非孫氏所能比並魏不云紀蜀著其諱可謂帝魏寇蜀乎而未復假揚戲贊以網羅全史且陰著中漢季漢名目于以見皇統斯在變劍隴辭令後人自悟苦心千載若揭也但是書出漢入晉首尾幾及百年諸書記載不無舛互而裴松之注更三倍於正文亥豕魯魚倘所不免臣龍官謹同臣浩臣良表臣期楷等將原本別本與凡漢晉之書參互考訂悉心校勘并取前學士臣何悼所校本擇其引據精確者撤行摘出逐卷分注釐爲考證計千有餘條臣等學識頑乏見聞固陋不足稱旨愧懼交併謹識